

乳燕降龍（新派俠情巨型故事）東方英．著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失去祖母的孟小倩再現江湖時，已經不是吳下阿蒙，所到之處，「雙龍會」無不吃驚，她這身武功是怎樣得來的呢？她又怎樣大殺「雙龍會」的威風呢？「乳燕降龍」就是孟小倩的故事。

$3.50

1077

編者話

迎新送舊，猴年來臨，本刊同人等謹祝讀者諸君新春大吉，萬事勝意！

同時，我們在過去一年來，有賴讀者全年捧場，鼎力支持，熱烈愛戴，致使我們雖然處於百物飛漲的困境中，仍能自强不息地繼續維持下去，這點實令我們衷心感謝各位的，同人等不敢稍怠鬆懈，今後再接再厲，盡力搜羅投合各位興趣佳作，供諸同嗜，以不負廣大讀者雅意爲原則，謝謝！

**　　**　　**

東方英先生今期貢獻迎春新作：「乳燕降龍」，是篇爲「滄海無情英雄淚」續篇，故事內容曲折奇情，恩怨纏綿，悱惻哀艷，女主角孟小倩在湖海波濤中一番奇緣際遇，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高深莫測，沈中原成爲雙龍會少會主後怎樣？本文都有很詳盡交代，請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高峯的作品，神州五惡傳奇故事之二「紅鬍子」，本故事情節賡續上篇「碧眼孃」，充滿傳奇性氣氛，人物個性突出，慓悍善戰，機智深具。在作者栩栩如生描述下有活靈活現之感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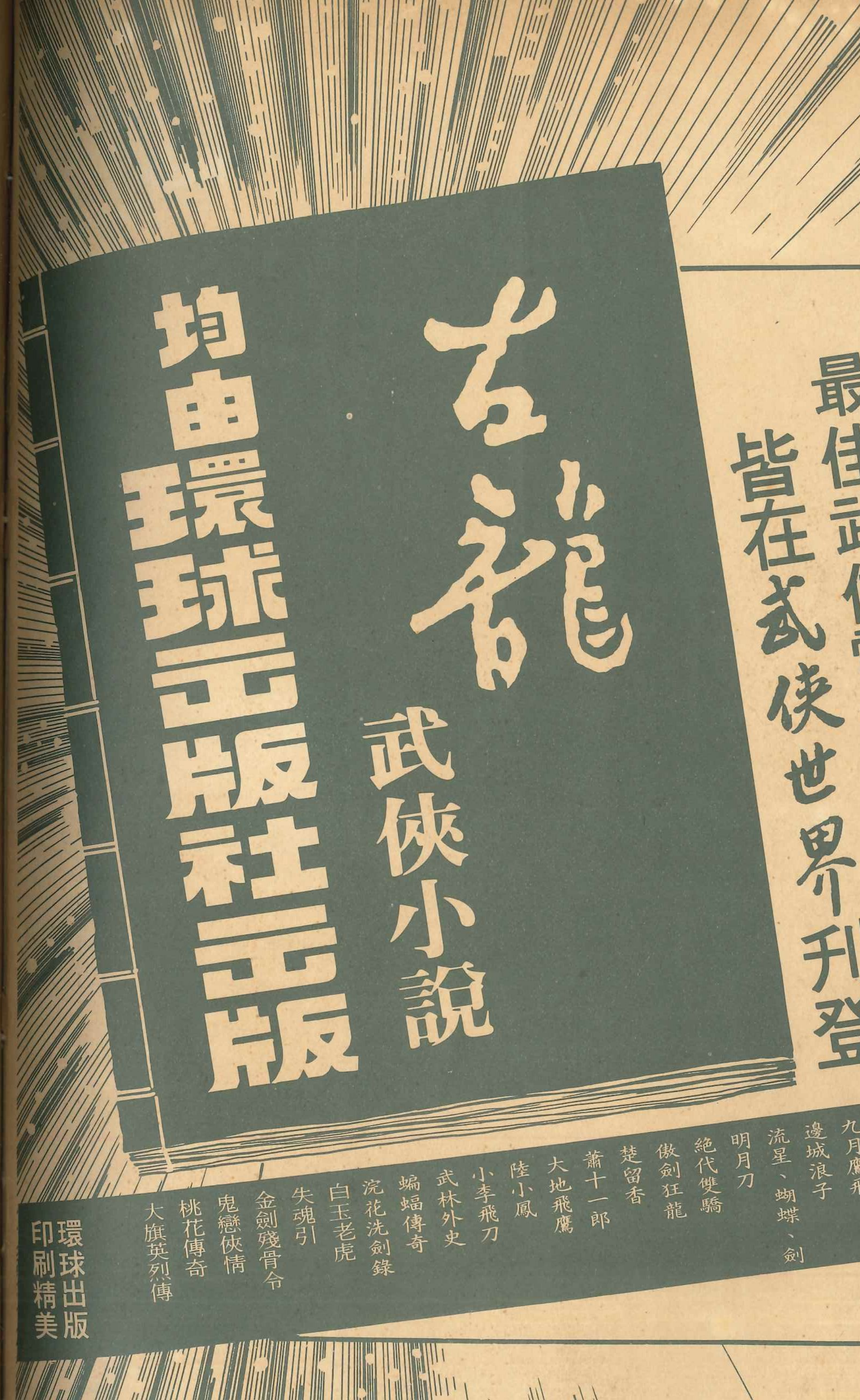
第107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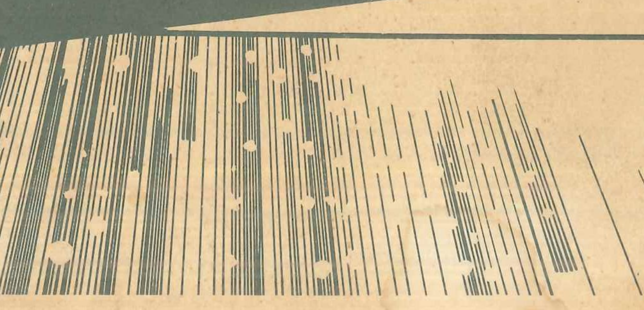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乳燕降龍

蒼海無情英雄淚之二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雛鳳離群 遇有心人

天色已經抹黑了。

倦鳥早已歸巢。

行人早已落店。

只有孟小倩，她還形單影隻的踽踽而行。

她本是一個刁蠻的小姑娘，會調皮搗亂，也天不怕地不怕，但這時却成了一個無依無靠舉目無親的小可憐。

她這一帶已經無分日夜的徘徊了三天了。

她和她奶奶孟老太太有個心意相通的默契，無論何時何地，兩人分手失散了之後會合地點，便是前二次住宿的地方。

前二次小倩與孟老太太住宿的地方就是這裏——青樹坪。

孟小倩已經在這裏等待了三天了，就是不見老奶奶孟老太太的影子。

這是從來沒有的先例，老奶奶不會不來，除非……

一種不祥的念頭突然在孟小倩腦中興了起來：「難道她發生了什麼意外？……不會，有沈大哥在，怎會發生意外，可是她老人家的人呢？」

思潮起伏，在孟小倩腦中翻來覆去的思考着，孟小倩越想越不對頭，然後一跺脚，下定決心，說道：「我還是回去看一看。」

她下定決心之後，還沒忘記在當地留下暗記信號，然後才重又向三天前突圍而出的龍潭虎穴奔去。





到得地頭，景物無恙，只是原來的龍潭虎穴，這時也恢復了原來的寧靜本色，再也尋不到三天前的痕跡了。

孟小倩站在懸岩前發了一陣痴，自己叫着自己道：「我真笨，爲什麼不去找沈大哥去，找到了沈大哥，不就什麼都知道了。」

接着她一楞，又一個聲音道：「到那裏去找沈大哥？」

她飛揚的神態，忽然又萎頓了下來，不久，她又一揚頭道：「找雙龍會去。」

有的人腦中沒有「難」字，現在孟小倩的腦中却沒有「怕」字，心中打定主意，身子一扭，就要去找「雙龍會」。

這時，忽然有人開口說話了：「小姑娘，你要到那裏去？」

孟小倩一回頭，只見身後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個土老頭子。

孟小倩這兩天鱉着一肚子悶氣，沒好氣的道：「你管我到那裏去。」

那土老頭子笑了一笑道：「你可是要去找『雙龍會』？」

孟小倩一怔道：「你怎麼知道的？」

土老頭子一笑道：「不是你自己口裏說出來的麼？」

孟小倩瞪眼道：「見你的鬼。」

小姑娘的脾氣就是這樣，自己不好意思，口中却還是要罵別人。

土老頭子一點也不生氣，臉上還是掛着笑容道：「『雙龍會』可去不得啊！」

孟小倩一揚頭，不服氣的道：「誰說去不得。」一甩頭，不再理那土老頭子了，右腿一抬……。

奇怪，右腿抬不起來了，整個人好像在地上生了根。

孟小倩暗暗一凜，趕忙吸了一口眞元氣徑，向四肢百穴貫去，血脈暢通如常，經穴也沒絲毫異狀，雙腿就是抬不起來。

抬頭向那土老頭子望去，只見那土老頭子望着她直笑，不用說，準是那土老頭子在使壞，孟小倩一翻眼，就要罵人了：「你……」

那土老頭子笑道：「一罵人就不可愛了。」

孟小倩一頓道：「你！……」

這一頓脚，她居然抬起腿來了，她驚訝得話也說不出來了！

這土老頭子什麼動作都沒有，自己腿又能活動了，莫非錯怪了他？

一念未了間，那土老頭子忽然問道：「小姑娘可是姓孟？」



孟小倩一怔道：「姓孟又怎樣？」語氣還是友善不起來！

那土老頭子又說道：「你奶奶那裏去了？」

孟小倩道：「我要知道就不會急着找她了。」

那土老頭子接着道：「老夫認識你奶奶。」

孟小倩刁蠻過人，可還不敢沒大沒小，一聽這土老頭子認識奶奶，可就不敢太放肆了，訕訕的道：「你老前輩是……」

那土老頭子道：「老夫姓顧，你叫老夫顧爺爺就行了。」

孟小倩抱着先吃虧後找奶奶的心理叫了一聲：「顧爺爺！」

顧老頭先找了一塊石頭坐了下去，又指着另一塊石頭，道：「坐下來，告訴老夫，你們發生了什麼事，還有那姓沈的小子。」

孟小倩心中又苦又悶，能有人談談也是好的，於是把經過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孟小倩一氣說完這幾天來的遭遇，心中也舒暢了不少，長長的一吁道：「可是我奶奶不知那裏去了。」

顧老頭沉思了一陣道：「你奶奶也許被囚禁起來了。」

孟小倩道：「沈大哥現在是雙龍會少會主，所以我要去找沈大哥。」

顧老頭道：「沒有用。」

孟小倩道：「怎麼沒有用，難道沈大哥就……。」

顧老頭截口道：「要能作主，就不會把你奶奶囚禁起來了。」

孟小倩道：「我們可以找沈大哥作內應，把奶奶救出來呀！」

顧老頭道：「你沈大哥目前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能接應你。」

孟小倩一聽沈中原也有困難，更是着急道：「他怎樣了？」

顧老頭道：「他的實際情形，老夫還不大清楚。」

孟小倩說道：「那我們更應該去看他去。」

顧老頭道：「你有看到他的本事？」

孟小倩道：「顧爺爺，有您呀！你總不能袖手旁觀吧。」

顧老頭哈哈一笑道：「老夫當然不會袖手旁觀，不過老夫另有打算。」

孟小倩道：「你老有什麼打算？」

顧老頭忽然顧而言他道：「你覺得你沈大哥的本事如何？」

孟小倩道：「大極了。」

顧老頭道：「可惜單絲不成綫，單木不成林，……你要不要也像沈大哥一樣，有一身叫人伸大姆指的功夫？」

孟小倩道：「想有什麼用？」

顧老頭道：「單只想當然沒有什麼用，把想望成爲自己追求的目標，那就大有可能。」

孟小倩雙目一張，振奮了一下，可是爲時不久，又搖了一搖頭，道：「這種希望太渺茫，那裏去找那高明的師父，就算找到了够高明的武林奇人，人家願不願意教也是問題，這種機緣，可遇不可求，太難了。」

顧老頭笑笑地道：「有時機緣巧合，卻又容易極了。」

孟小倩小小年紀，心中塡滿了憂傷，平時機伶的心智，現在似乎顯得呆滯了，淡淡地道：「是麼？」

顧老頭道：「運氣好的人，就有這種機會。」

孟小倩早該明白顧老頭的意思了，可是這時她卻一點也不明白，搖頭道：「我的運氣可壞透了……。」

顧老頭一皺雙眉道：「孟小倩，你是眞的糊塗呢？還是在裝糊塗？」

孟小倩一怔道：「顧爺爺，您是什麼意思？」

顧老頭道：「老夫要你學絕世武功，你聽懂了沒有？」

孟小倩道：「到那裏去學？」

顧老頭苦笑道：「隨老夫去學。」

孟小倩雙目張得老大，道：「您……。」不是驚喜，而是疑訝。

顧老頭道：「你還不拜師？」

孟小倩搖了一搖頭道：「那要學多久呀？」

顧老頭道：「這就很難說了。」

孟小倩道：「怎樣一個難說法？」

顧老頭道：「練眞功夫，學眞本事，就以你現在的根基來說，起碼也管要十年苦功。」

孟小倩道：「遠水救不了近火，時間太久了，除此之外呢？」

顧老頭道：「用速成急進之法，老夫能在九九八十一天之內，把你造就出來，不過這種急進法造就出來的身手，有三大不良後果。」

孟小倩道：「能速成就好，晚輩不計較什麼後果。」

顧老頭道：「計不計較，那是你的事，老夫還是要告訴你。」

孟小倩口裏雖說不計較，心裏卻也樂於知道下情，因此靜靜的聽着。

顧老頭道：「那三大不良後果，一是你將來活不過三十歲……。」

孟小倩一笑道：「但得生命錦繡如花，何必一定要活過三十歲。」

顧老頭笑了一笑，又道：「其二，一生之中不能躺下睡覺。」

孟小倩道：「那只有打坐了。」

顧老頭道：「其三，就是不能結婚生子。」

孟小倩內心之中暗暗一皺眉頭，叫道：「那豈不要斷子絕孫了！」

顧老頭道：「事實正是如此。」

孟小倩道：「連自己祖宗血食都顧不了，如非喪心病狂之人，誰願意學這種武功？」

顧老頭道：「只是喪心病狂之人，老夫還不願造就他了，所以，要老夫造就之人，更要有一顆捨己爲人，大仁大義之心。小倩，你有沒有自我犧牲的決心呢？」

孟小倩道：「我不知道。」

顧老頭道：「這件事，老夫不勉强你，漸進速成隨你自己決定。」

孟小倩想了一會，說道：「要就速成，不然……。」

顧老頭截口道：「那你是要速成了，好，老夫包你八十一天之後，令人刮目相看。」

孟小倩搖手道：「別忙，我還沒決定學不學你的武功哩。」

顧老頭頗爲失望地道：「這樣千載難逢的機緣，你到那裏去找去，還三心二意的下不了決定。」

孟小倩眞想不計一切的花九九八十一天時光把自己變成另一個人。可是，將來不能結婚生兒育女，卻叫她爲難了。

要知，她這時心中正暗戀着沈中原，這一來，豈不自絕於沈中原了！

這是，最叫孟小倩難以決定的主因。

孟小倩道：「讓我多想想好不好？」

顧老頭道：「你要想多久？」

孟小倩道：「三天，好不好？」

顧老頭點頭道：「好，三天後老夫再來看你。」

轉身一長身，在孟小倩注視之下離去了！

孟小倩眞要好好的想一想了，她找了一處淸靜的地方，苦苦的想了三天三夜，當然也餓了三天三夜。

三天時間一過，顧老頭就出現在她眼前了！

孟小倩不等他開口，便道：「顧爺爺，我決定走速成的路子，學您的絕世武功了。只是……。」

顧老頭樂了，笑道：「只是……什麼？你難道還要向師父提條件？」

孟小倩道：「那就算了。」

顧老頭忙又道：「說吧，誰叫老夫看中了你哩。」

孟小倩道：「學成之後倩兒不願受什麼門規約束，倩兒要有自主自決之權。」

顧老頭聽了一笑道：「如果你要造反呢？」

孟小倩回答道：「你老人家也只有認了。」

顧老頭道：「我想你也不是那種人，好吧，老夫原沒有那些臭規矩，答應你就是。」

孟小倩眨了一眨眼睛，道：「顧爺爺，你這樣將就倩兒，是爲了什麼？」

顧老頭一震道：「小丫頭你想得太多了。」

孟小倩正色道：「倩兒年紀雖小，也有自己立身行事的原則，本來倩兒想學，卻不能失去自己原則。」

顧老頭哈哈一笑道：「好，有你這句話，老夫可放下心頭上一塊石頭了，老夫找上你，當然也有老夫的原因，老夫告訴你就是。」

於是，顧老頭說出一番話來，至於他說了些什麼話呢？因爲他的話聲輕得叫外人聽不到，但見孟小倩連連點頭不止，由此可見他說的話，大有道理。

孟小倩笑吟吟的拜了師，卻沒有叫他師父，而仍然叫他顧爺爺。

拜過師，顧老頭一笑道：「倩兒，老夫馬上就有三招手法傳給你，回頭你給爺爺先出一口氣。」

他說了就做，口說手畫的敎了孟小倩三招手法，然後，抬頭向着遠處的一塊山石，笑了一笑道：「朋友，多承你替老夫護法，現在老夫事情辦完了，你也可以現現金身寶像了吧。」

他話聲一落，山石後面果然現身走出一人，同時，哈哈一笑道：「顧老兒，果然有點門道，居然發現了老夫。」

身形一晃，了無怯意的飄身而下，落在孟小倩他們面前。

顧老頭打量那人半天，搖了一搖頭，說道：「咱們素未謀面呀！你怎知老夫姓顧？」

那人一笑道：「你不姓顧，這小丫頭爲什麼叫你顧爺爺？」

顧老頭「啊！」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你眞聰明。」

這當然不是恭維，卻叫那聽話的人不知如何表情才好，可是，顧老兒笑笑的又道：「你既知老夫姓顧，可知老夫爲人行事的規矩？」

那人的年紀約在五十左右，顯然也是一個狠人，冷笑一聲道：「你可知老夫也有老夫的規矩。」

顧老頭笑道：「敢情好，我們各有各的規矩，小丫頭，你有沒有你的規矩？」

孟小倩就高興無事生非，應聲接口道：「有。」

顧老頭道：「你是什麼規矩？」

孟小倩道：「打耳光的規矩，見面三耳光，這就是我的規矩。」

顧老頭道：「那你還不動手？」

孟小倩道：「小心了……。」

話聲未了，那人臉上已响起了淸脆的耳光聲，那人果然挨了三記耳光。

這時，不但那人一臉驚愕之色，就打人的孟小倩也睜大着一雙眼睛，自己不明白自己，剛才是怎樣得手的。

當孟小倩出手時，她使用了顧老頭才傳授給她的手法，手掌連翻，就完成了使命！

那手法是靈妙極了，但見那人揮手扣來，自己只是照着顧老頭所教的手法使出，居然避過了那人扣來的五指，而一擧成功。

孟小倩勝得大意了，所以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顧老頭哈哈大笑道：「你是埋着尾巴走呢，還是還要講你的規矩？」

那人的一張臉原本憤怒到了極點，再經顧老頭這一調侃，登時漲紅得成紫色，但見他全身皆顫的儘量在壓制着心中的怒火，不讓發作出來。

他是一個狠人，也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這一出手，他已立時看到最後的結果，最後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定是自己。

小的沒有什麼可怕。但從小的出手，不難推測到老的可怕處……。

顧老頭追問一句道：「你還講不講你的規矩？」

那人忽然傳了一招「落荒求命」，身子一矮，順着斜坡滾了出去。

顧老頭哈哈大笑道：「好走！好走！不送！不送！」

孟小倩這時也回過神了，樂得裂嘴笑道：「顧爺爺，妙！妙！妙！你的手法眞妙！」

顧老頭忽然臉色一正道：「剛才你只是僥倖得手，不足爲訓。」

孟小倩一怔道：「什麼？那只是僥倖得手？」

顧老頭點了一點頭，道：「僥倖之極，老夫問你，他如果不出手冀圖扣拿你的腕脈，存在傷你之念，只要隨便出手一掌，只怕你未打到他耳光之前，你早巳受傷在先了。」

孟小倩一想，顧爺爺說的話不錯，臉上的笑容立時消失了。

顧老頭話聲一緩道：「當然，有老夫在此，他也傷不了你，同時也不會出手就傷人，這就是你出手倖勝的眞正契機。」

孟小倩似懂非懂地道：「原來是他自己先有顧忌。」

顧老頭道：「霎時，度勢，察情，見微，一念之得，閃電出擊，便是化腐朽爲神奇的取勝之鑰。」

孟小倩笑道：「這道理太多了，倩兒還懂不了，可是倩兒現在卻要餓死了。」

顧老頭「啊！」了一聲，笑道：「當然，吃飯比什麼都重要，你不提起，老夫都忘了哩。你看！這是什麼？」

一甩袖，袖子裏面滾出了一大包食物，裏面有饅頭，有鹵菜，香得叫人只流口水。

孟小倩飢不及待的抓了一個饅頭，低頭就咬……

驀地，傳來一聲暴喝道：「吃不得，裏面有毒！」

孟小倩聞聲一驚，抬頭望去，正有一個青衫儒生模樣的人現身出來。

那人年紀不大，也不小，約在三四十之間，他一喝之威山鳴谷應，把顧老頭都震得愣了一愣。

直到那青袍人走到他們身前不遠之處，顧老頭才如夢方醒般大叫一聲道：「你

是什麼人，胡說些什麼?」

那青袍人冷肅的道：「在下有心人，特來拆穿你處心積慮安排的陰謀詭計。」

顧老頭道：「你簡直在胡說八道，老夫豈會計算我自己的徒兒。」

有心人說道：「事實勝於雄辯，你要沒有存心不良，就自己先把那二個饅頭吃了。」

顧老頭一笑道：「有何不可。」

接過孟小倩手中饅頭，就待放入口中，忽然，他眉頭一皺道：「老夫爲什麼要聽你的話……。」停止了這饅頭入口的動作。

有心人冷笑道：「自己怕了吧。」

顧老頭「哼!」了一聲，道：「怕什麼?」

有心人道：「怕饅頭裏面迷心失性之毒。」

顧老頭道：「饅頭裏面根本沒有什麼毒，老夫只是不願任人戲弄。」

孟小倩年紀雖小，江湖上的事情可知道不少，原先她攷慮再三，就是怕被騙上當，如今橫裏插出這個有心人，她却暗自打定主意，忖道：「我且不示可否，看他們誰是誰非。」

所以，他既不馬上追問顧老頭，也不馬上表示相信有心人，只望着他們而笑。

有心人道：「你明明是心裏有鬼，藉故支吾。」

顧老頭道：「老夫只是不願受人支使。你要證實，儘可自己試驗。」

右手一揚，手中饅頭已化作一道白光，直向有心人當胸打去。

兩人之間的距離不過一丈左右，饅頭所化的白光，還帶起了一股輕微的破空之聲，勢道奇猛奇疾，一閃便到了有心人胸口。

有心人不避不讓，單手一翻，把那饅頭接到手中，冷笑一聲，道：「在下一直隨在你身後，眼看着你和你那伙伴安排一切，豈有不明白你底細之理，你把饅頭送來正好，走，咱們一同去找個人來試一試，便知端的。」

顧老頭冷笑一聲，道：「你去找人吧，老夫等着你就是。」

有心人朗朗一笑說道：「要去就大家同去，否則，你又可舌燦蓮花，死不認帳了。」

顧老頭怒喝一聲，道：「你分明在胡纏攪和，再不知趣滾蛋，老夫可要不客氣了。」

孟小倩忽然接口道：「我去!」身子一彈而出，也使了一招出人意料之外。

顧老頭叫道：「倩兒，小心他另有同謀，暗算於你。」

孟小倩遠出二丈開外，身形停了一下，好像被顧老頭的話嚇住了，顧老頭心中一喜，又道：「你還是不去的好，待爺爺擒住他，再一同去找人試驗的好。」

顧老頭的話，直都理由，但孟小倩却有孟小倩的打算，她應了一聲，道：「沒關係，倩兒知道小心，倩兒一定要給他一個胡說八道的教訓。」身子一幌，她還是跑走了。

孟小倩的腦筋就是這樣靈活，心中有疑問就得消除，絕不悶在心裏自己折磨自己。

她一口氣跑出了五六十丈，心中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忖道：「不對，任何人都不能找，我怎能找別人來當試驗品，這豈不等於妄殺無辜，這種事我不能做。」

此念一起，她便立時轉身往回走，當她快要接近顧老頭他們時，心中又起了一個念頭，忖道：「且慢現身，看他們說些什麼再作打算。」立時屏息輕身，慢慢向前接近，將近五丈左右她可不敢再前進，萬一被他們發現了可就白費了這番心機。

好在五丈的距離一經潛心守意，還聽得到他們說話的聲音，可不是，他們正在交談了。

前面他們說了些什麼話，因爲未能及時回來，不得而知，這時只聽那顧老頭發着怒聲道：「有心人，看來你是眞要和老夫搗蛋了。」

有這一句話就够了，前面的話聽不聽都無所謂了。

這顧老頭果然沒有安着好心，孟小倩心裏一寒，慶幸的呼了一口氣，靜靜的聽了下去。

有心人道：「不錯，在下是搗蛋定了，在下不但搗蛋定了，而且還要向你問個一清二白。」

顧老頭笑了一聲，說道：「有此可能麼?……。」

有心人怒喝一聲，說道：「你胆敢偷襲!」

孟小倩一伸頭，只見他們兩人已經打在一起。

他們兩人顯然都想速戰速決，一拚上就用上了全力，不過四五個照面，顧老頭已是冷笑一聲，飛身逃走了。

有心人轉身走了二步，脚下一個踉蹌向前衝了出去，幾乎跌倒地上……。

孟小倩暗叫一聲，道：「他也已受傷了。」

孟小倩原就是一個非常熱心助人的人，身形一射而出，扶住那有心人道：「你受傷了?」

有心人笑着道：「沒有關係，他受的傷比我更重。」

孟小倩道：「快坐下來，我身上有治傷藥物……」

有心人道：「不必，我調息一下就可以了。」

有心人調息了一陣，站起身道：「沒事了，我走了，小姑娘，以後你可要自己小心啊。」

不便說什麼，只有目送那有心人消失在視綫之外。

「咕!咕咕!……」孟小倩的肚子餓得叫起來了，她接着也大叫一聲，長起身形向山外跑去。

將出山區不遠處就有一戶人家，孟小倩跑進去，掏了小塊銀子向桌上一放道：「快餓死了，請隨便給我一點東西吃。」

有銀子可以少費不少口舌，冒冒失失的衝進來一個人，差一點就把還留在屋內的一個中年婦人嚇得失了魂。

但白花花的銀子看得那中年婦人定下了心，知道來人只是要吃東西，並不是什麼壞人，拍着心口道：「我們可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啊。」

孟小倩說道：「只要能吃，什麼都可以。」

那中年婦人點頭道：「那麼姑娘請稍坐，我馬上去替你取來。」

轉眼間那中年婦人取出一大碗芋頭，訕訕的道：「山中糧食少，這陣子我們只有這個，不知姑娘吃不吃得來。」

孟小倩連聲道：「吃得來，吃得來……」一口氣連吃了四五個，才緩下氣來慢慢吃。

這一大碗芋頭眞香甜到了極點，臨去的時候孟小倩又塞了一塊小銀子給那婦人表示她的感謝。

吃飽了，孟小倩的步伐也輕鬆起來了，走着走着，耳中忽然傳來了一陣呻吟之聲……。

孟小倩就有愛管閒事的脾氣，連想都不想，就順着那呻吟之聲找去，走約二十多丈，在草叢中她發現一人。

原來，就是那有心人。

孟小倩大驚之下，扶起有心人急急問道：「你……你……怎樣了?……傷勢這樣重爲什麼不早說……。」

有心人苦笑着道：「傷勢實在不太重，是……是我一時大意，沒想到他掌上有毒……。」

孟小倩大驚道：「你還中了毒，這可大意不得，可惜，我身上沒解毒藥物。」

有心人道：「我自己身上有。」

孟小倩道：「還不快服。」

有心人道：「我已服過了，只是效用不大。」

孟小倩心急道：「這却如何是好?」

有心人道：「他這種毒藥雖然厲害，但還不是致命之毒，只是雙腿癱瘓，不能走路了。」

孟小倩當機立斷道：「你在這裏等一等，我替你想辦法去。」

她急急離開了有心人，跑到山外找來一輛牛車，那輛牛車又到不了有心人躺臥的地方，孟小倩又毫不考慮的揹着有心人上了牛車，向附近市集駛去。

找了一間小客店，把有心人安置好了，孟小倩的眉頭結起來了。

有心人救過她，她也非救有心人不可，可是她能怎樣救他呢?她是一籌莫展。

她沒有辦法，又不便向有心人說明，只有悶在自己心裏着急。

有心人睡了一會，精神好多了，孟小倩却反而差多了。

早上，孟小倩進入有心人的房中，有心人謝了又謝道：「孟姑娘，眞得謝謝你了。」

孟小倩道：「你先救了我，該謝的是我才對。」

有心人道：「那是我該做的事。」

孟小倩一笑答道：「這也是我該做的事。」

有心人笑了一笑道：「最後還要麻煩你一下……」

孟小倩截口道：「什麼事，我一定替你辦到。」

有心人說道：「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雪峯山下王家坪，請姑娘替我送個信去好不好?」

孟小倩道：「此去雪峯山路途不近，留你一個人在這裏只怕不方便，萬一那顧老頭找到了你如何是好?」

有心人道：「事難兩全，只有碰我自己的運氣了。」

孟小倩道：「這樣吧，我去找一乘轎子，乾脆送你到雪峯山去好了。」

有心人啞着聲音道：「孟姑娘，我眞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

孟小倩笑道：「最好什麼話都不要說。」他自己有地頭，孟小倩心頭放下了一塊石頭，已是高興極了，還要他說什麼。

轎子抬着有心人，孟小倩跟在轎子後面，直向雪峯山下的王家坪奔去。

路上非止一日，居然半點風吹草動都沒有就平平安安的到了王家坪。

王家坪不是一個大地方，但有一家客店。

有心人要孟小倩先落店，遣去了轎夫，然後取出一件信物要孟小倩替他去把朋友找來。

孟小倩接過信物之後，終於忍不住說話了：「老大哥，現在你總該告訴我姓什麼了吧，你『有心人』這三個字，你叫小妹怎樣取信你的朋友呢?」

他們一路同行了不少天，有心人總是不愛多說話，除了要孟小倩叫他老大哥外，孟小倩可說對他完全不清楚，這時，孟小倩可抓住了機會。

有心人還是老樣子，搖了一搖頭道：「你說有心人，我的朋友就知道，你去就是了。」

有心人要找的人姓莊，叫莊希望。

王家坪不大，總共不過百多兩百戶人家，而且，也大多數都姓王，找外姓人太好找了，一問就有人告訴她道：「莊希望就是希望莊的莊主，朝北一直走，靠山邊迎面一個莊子，就是希望莊。」

孟小倩順着大路走了二里多路，前面果然有一座莊子，不用問，那莊子自己告訴她，這裏就是希望莊了。

莊子大門上就寫着「希望莊」三個斗大的字。

莊子很老舊，也不太大，大門旁邊雖然有一間門房，也沒有了看門的人，却養了三條牛。

進門是一片廣場，廣場上長滿了叢草，只有當中現出一條人行路來，顯見這「希望莊」過去有過他風光的日子，如今似乎風光已離他而去了。

孟小倩穿過了廣場，踏上了台階，也沒有見到一個人，當她正想伸腿跨進二門時，只見迎面一道腥風吹來，一道灰色影子向她當頭撲到。

孟小倩側身一讓，讓過了那道影子，隨之也聽到有人喝聲道：「小花，不得無禮。」

撲來影子隨着話聲一歛，原來，是一隻奇大無比的花貓，說大一點，這隻貓眞有平常所見的家犬一半大。

同時，孟小倩也在大廳上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這青年人瘦得身上沒有四兩肉，面色蠟黃，穿得也破破爛爛，顯得又窮又病的樣子。

那青年人目光一閃，居然神光十足，孟小倩心中一動可不敢再存有第一印象了，暗暗忖道：「這人有一身好功夫，不可

輕視於他。」

她輕咳了一聲，抱拳道：「請問大哥，這裏可有一位莊老先生，莊希望莊老先生？」

那青年人一笑道：「你到底問那一位？是莊老先生呢？還是莊希望先生？」

孟小倩原是只問莊希望一人，爲了加强語氣，及表示敬意，所以才重覆了一句，這時被那人一問，不由一怔道：「這有分別麼？」

那年輕人笑哈哈的道：「有。」由於他臉上沒有肉，笑的樣子難看極了。

孟小倩說道：「在下只求見莊希望先生。」

那位青年人接口說道：「我也是莊希望。」

孟小倩反應奇快地道：「你們有幾位莊希望先生？」

莊希望道：「三位，我爺爺叫老莊希望，父親叫大莊希望，我是小莊希望。」

孟小倩忍不住，「噗哧」一笑道：「你們祖孫三代都叫莊希望。」

小莊希望正色道：「正是如此，姑娘到底找那一位？」

孟小倩楞了一下，忖道：「看有心人的年紀不老不少，他的朋友當然也不是最老的和最小的，定是大莊希望。對，一定是大莊希望。」接着脫口道：「小妹找大莊希望。」

小莊希望哈哈一笑道：「你找不到他了。」

孟小倩一怔道：「爲什麼？」

小莊希望道：「先父在十年前就已死了。」

孟小倩道：「那麼令祖呢？」

小莊希望道：「家祖父倒健朗如昔。姑娘到底找誰？」

孟小倩暗罵了一聲道：「該死的有心人，就不把話說清楚。」生氣地取出有心人信物一揚道：「小妹也不知道找誰，但有信物在此。」

小莊希望接過信物，道：「姑娘等在這裏，不要亂動，小花可厲害得很，我去問問爺爺去。」

小莊希望這一去，足教孟小倩等了半個多時辰，還不見他出來，孟小倩眞有點不耐煩了，可是望着小花死盯在自己身上的一對眼睛，又不敢招惹，心裏只恨恨的罵道：「小畜生，姑娘現在是仰面求人，不得不低頭，哼，錯過今天，姑娘倒要看看你有多厲害。」

總算小莊希望出來了，可是他的臉色不大好看，冷冷的道：「姑娘有什麼事，說吧。」

孟小倩忍着氣道：「有一位名叫有心人的人受了毒傷，現在鎭上客棧，小妹是受托前來請府上去看看。」

小莊希望道：「好，我們去看看。」舉步就走，對孟小倩也沒有原先的那份禮貌了。

孟小倩也忍不住冷笑一聲，只有跟在他身後。

到了客棧，店小二迎住道：「莊爺找誰？」

莊希望望着孟小倩，孟小倩向前道：「莊爺是來看有大爺的。」

店小二一臉茫然之色道：「什麼有大爺。」

孟小倩一聽大不對味，微怒地道：「小二哥，你也不認得我了？」

店小二打着怔道：「姑娘是誰？小的實在想不起來了。」

孟小倩大聲嚷道：「本姑娘就是剛才住進來的呀！」

店小二笑道：「姑娘錯了，小店今天就沒有客人進過門。」

孟小倩氣得一伸手把店小二推開，向有心人住的房子跑去，屋內空空如也，那還有什麼有心人。

孟小倩眼睛一轉，跺脚恨道：「又上了當……」

背後一聲冷笑道：「好一個野丫頭，你也戲弄起本莊主來，本莊主非好好教訓你一頓不可。」隨着話聲，一股冷風已向背後襲到。

孟小倩一斜身子，可是沒用，還是被莊希望一把抓個正着，孟小倩但覺背上一緊，便動彈不得了。

她掙扎了一下，穴道一麻，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孟小倩清醒過來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只覺鼻子聞到的是一股霉氣，身手接觸到的是濕濕黏黏的地面，想起來就作嘔。

她一挺腰，居然站起來了。

同時，她也發現自己身上被刺的穴道也解開了，眞氣也能運行了。

她冷靜了一下自己，顧不得地上潮濕，坐回地上，運功調息起來。

事到如今，萬事急不得，先把內力調息好，才能另作打算，這是她奶奶孟老太太告訴她的經驗，現在她正好運用了。

調息了一陣，運足神光向雙目一逼，目光一盛之下，她已能隱隱約約看出四週景象。

原來，她這時正處身在一座山洞之中，一座四方閉塞，沒有出路的山洞之中。

當然，不是絕對沒有進出路，否則，她又怎樣能够進來。

不過，她也不孤單，同在洞中的至少還有七具完整的枯骨，有的橫在地上，有的靠在洞壁上，教她見了心裏只發毛。

她雖然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她還脫不了孩子脾氣，因此也非常怕鬼。

看着枯骨想到鬼，孟小倩被嚇得想叫都叫不出聲來了。

她自己都不知怎樣未被嚇死，由極端的恐懼而漸漸產生了胆氣，胆氣一生，脫困之念便起，這時她也不管枯骨不枯骨，鬼不鬼了，便在四週找尋起來，希望能找到進來的暗門，設法再逃出去。

很令人失望，她已找了十幾二十遍，莫說沒找到暗門，連暗門的影子都沒有找到。

這個石洞不大也不小，不圓也不方，是一個未經絲毫人工整理的天然形狀，大約四五丈之間。

孟小倩猛然一抬頭，只見高高的頭頂上有些微弱的光綫透入，現在她算是明白了，原來她是從上面放下來的。

上面的光綫微弱得幾乎看不出來，因此很難估計他的高度，但那是進出口，是

不會錯的了。

孟小倩可不是一個隨便放棄奮鬪的人，她用了很多方法想爬上去，都失敗了。

當她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時候忽然有人輕笑一聲道：「別白費氣力了，憑你這點點起碼功夫也逃得出去，環繞在你四週的那些武林高手，豈不死都不能瞑目。」

孟小倩叫道：「你是誰？有種就站出來。」

那聲音道：「站出來不可能，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是誰。」

「你是誰？」

「其實你不必問，想一想就知道我是誰了。」

孟小倩大叫道：「你是那混帳小子，小莊希望。」

小莊希望笑道：「你很聰明，一猜就猜出來了。」

孟小倩叫道：「你這混蛋，爲什麼計算本姑娘？」

小莊希望道：「只有你才是混蛋糊塗蟲，自己上了當還不知道。」

孟小倩再强可也强不過事實，她確是上了那有心人的當，被賺到這裏來，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不出話來了。

小莊希望幸災樂禍地乾笑了二聲，說道：「你想不想知道我們這樣對待你的原因？」

誰不想知道，孟小倩却氣嘟嘟地道：「你愛說不說。」

小莊希望道：「你可知你帶來的那件信物是什麼東西？」

孟小倩道：「我要知道，還會來自投羅網。」

小莊希望道：「那叫『痴人令』，正是我們希望莊的死對頭。」

孟小倩道：「我不知道什麼『痴人令』，也不是你們的死對頭。」

小莊希望說道：「這個我們就管不着了。」

孟小倩道：「你們講不講理？」

回答得乾脆得很，小莊希望道：「不講理。」

孟小倩道：「你們要怎樣對付我。」

小莊希望道：「那得看你了。」

孟小倩一怔，道：「看我自己？」

小莊希望道：「你要生，你就嫁給我，我可以偷偷放你出來，然後，咱們遠走他鄉……。」

孟小倩啐了一口，道：「做夢！」

小莊希望道：「那你就只有嫁給那些白骨了。」

孟小倩賭氣不和莊希望說話了，小莊希望也沒再找孟小倩說話，過了半天，孟小倩叫道：「姓莊的……。」

姓莊的沒有回話，顯然已經走了。

孟小倩自己氣苦了一陣，不知不覺累得睡着了。

她到底還是一個孩子，想睡就睡，管他天翻地覆的。

當她一覺醒來時，縱然用盡目力，却什麼也看不見了，她的眼睛到底不會發，因爲頭頂上的微光沒有了，洞內沒有絲毫光綫，所以她什麼也看不見了。

忽然，她看到了一點點淡淡的綠光，在洞內飄盪。

孟小倩嚇得暗自忖道：「鬼火！」

她想儘量的把身子向後退，可是她原就靠在洞壁上，那裏還有退步，她只有把身子縮成一團，把頭埋在自己懷裏。

她這樣自以爲安全的折磨了自己半天，除了自己的心跳之外，並沒有眞的受到鬼魂的傷害。

慢慢的她的胆子又大起來了，她站起身來，向着飄浮的鬼火走去，那鬼火飄動得更大，而且，好像避着她似的向後退，接着很快的又不見了。

試了幾次，她看出一個名堂，原來那些鬼火只在白骨上面尺多高處飄浮，她不動，那鬼火也不動，她一動，那鬼火也動了一動，可是動不多遠，就倏忽不見了。

也就是說那鬼火離不開那地上的白骨，離開白骨稍遠，就不能存在了。

孟小倩久試之下，不但再也不害怕，而且童心大熾，覺得非常好玩，居然和那些鬼火捉起迷藏來。

忽然，一個不小心，脚下一滑，踩在一堆白骨上，「咔嗒」聲中，白骨被踩得支離破碎。

孟小倩却被另外一種聲音嚇得臉都青了，人也僵立在地上不敢動了。

原來，她似乎聽到那堆被踏散的白骨叫了一聲：「唉喲！你好狠的心，老夫死了你還要踩老夫一脚。」

白骨會講話，你能不怕麼？

孟小倩怕得要死，慢慢抬起腿，退了開去，退到遠離白骨的地方，坐了下去。

「白骨會說話，可能麼？」孟小倩驚魂稍定，腦中又不服氣了。

由懷疑而確定自己的看法，一拍自己大腿道：「不，白骨絕不會說話，這裏面一定有鬼。」

「不錯，是有鬼，過幾天你就可以和他們相聚了。」頭頂上現出了微光，話聲是小莊希望的。

孟小倩賭氣不答話，小莊希望等了片刻不見孟小倩答話，又道：「別生氣了，我給你送了些吃的東西來。」接着便有一籃食物用繩子吊了送下來。

熱騰騰的，香噴噴的，好不饞人。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不吃。」

小莊希望一抖繩子，繩子離開籃子被收了上去，笑呵呵的道：「天下最笨的人，就是和自己的肚子生氣。我走了。」上面的微光又消失了。

孟小倩眞是個烈性子人，說不吃就不吃，雖然餓得要死，她還是不吃。

爲了抵抗菜香的引誘，她雙目一閉，又運功調息起來。

調息只能抑制暫時的吃慾，但不能眞正使自己不飢餓，一陣調息醒來，頭上又現出了微光，她也發現了一件奇事，身前裝滿香噴噴的食物的籃子居然空了，空得一點不剩。

是誰把那些食物取走了？還是已吃掉了？

頂上的繩子慢慢垂了下來，又送下來一籃食物，只聽小莊希望又道：「把空籃子給我繫上。」

孟小倩懶得說話了，小莊希望也就不囉嗦，把繩子收回去之後就走了。

這人雖然可惡，却是還不大討厭，很

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孟小倩心裏有一個結，就是這些食物那裏去了，這次她不再打坐，睜大眼睛守着那籃食物，倒要看看是誰把它吃掉的。

守了半天，她看到了一對大眼睛輕得沒有一點聲音，到了籃子旁邊，咬着籃子，把籃子帶着向洞壁上走去，大約只走了丈多高，就隱身不見了。

顯然在那裏還有一個出入口，只因洞中黑暗，是以孟小倩未能發現。

現在，孟小倩的腦筋又止不住亂想起來：「那是什麼生物，它要吃東西倒也罷了，爲什麼連籃子都帶走了……」

過了不久，那對大眼睛又溜了下來，而且，把空籃子也送回來了。

這時，孟小倩可以大胆的假設，肯定那一定另外還有生人存在，否則，一般生物絕不會再把空籃子送回來。它一定受了什麼人的支使，才會蘊有這份靈性。

孟小倩沒有當時截住那對大眼睛，她却在那大眼睛走後，一長身跟了上去。

巧合奇遇　練就神功

丈多高的高度不是問題，孟小倩一長身就達到了，她吸了一口氣，用壁虎功把身子穩在牆壁上，伸手向四週摸去，摸了一陣，果然被她摸出可疑之處，那裏有一道雖已密合，但一摸就摸得出來的縫隙，順縫隙摸了一遍，居然形成了一個圓形。

孟小倩用力推了一推，中間那塊洞壁竟然向內一退，現出一個洞口。孟小倩身子骨不大，一縮身正好鑽了過去。

原來，那正是一個圓洞口，原被一塊石頭塞住，想必是因爲小倩來得快，未被堵緊，才被孟小倩推開。

穿過洞口之後，裏面又有一個洞，順着洞壁走去，轉了一個彎，洞中一亮，有了光綫。

不是燈光，也不是什麼珠光寶光，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天光。

這裏是一個敞口的山洞，洞中正有一個長髮老人，還在吃着小莊希望送來的飲食。

孟小倩的出現，那老人一點不稀奇，望了她一眼，笑道：「不吃白不吃，老夫代你消受了。」

孟小倩吁了一口氣，道：「能够見到你老人家，晚輩看來是有望了。」

那老人道：「不見得，老夫自己都出不去，你那會有希望。」

孟小倩指着外面道：「洞外不是出路麼？」

那老人說道：「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孟小倩走到洞口一看，做不得聲了。

原來，洞口外面只是一道山岩裂縫，寬不過數寸，又高達七八丈，要想鑽出去，簡直不可能。

孟小倩一臉沮喪地道：「眞是出不去了。」

那老人道：「那也不見得。」

孟小倩精神一振道：「請指教。」

那老人道：「你答應嫁給那混帳小子，不就可以出去了麼？」

孟小倩道：「你老都聽到了。」

那老人嘆了一口氣道：「這裏不見天日的味道，實在不好受，老夫勸你還是將就一點，嫁了那小子吧。」

孟小倩道：「不，晚輩死也不能嫁給他，因爲晚輩已經有了心上人。」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你有多大一點，就有心上人，如今世道眞是不同了。」

孟小倩臉一紅，顧而他言道：「現在有你老人家作伴，晚輩什麼都不怕了。」

那老人道：「雖然死不了，活着却是無味得很。」

孟小倩道：「能够活下去，總會有希望。」

那老人道：「老夫在這裏活了三十多年，可就沒有發現半點希望，再下去，只怕時日不多了。」

孟小倩道：「晚輩只要不早夭，我準備再等他二個三十年。」

那老人道：「好一個死心眼的丫頭，你怎能活下去。」

孟小倩道：「老前輩能活下去，晚輩當然也能活下去。」

、那老人向着洞脚一指道：「老夫有小青替我找食物，你呢？」

孟小倩這才注意到洞脚後盤着一條青色大蛇，那條大蛇昂起頭來，還向着她吐着紅信哩。

孟小倩笑向那大蛇道：「你能不能也帮我找些食物呢？」

那大蛇居然連連點了好幾下頭。

那老人笑道：「這是你自己答應的，老夫可沒有勉强你啊！」

那條大蛇又點了一陣頭。

那老人轉向孟小倩道：「小青點了頭，你可以活下去了，你也不用再到下面去了……不……那小子送的東西，不要太可惜了，咱們最好還是和他保持接觸，也好多騙他送些美食下來。」

孟小倩道：「晚輩不吃他的東西。」

那老人道：「你不吃，老夫吃呀！」

孟小倩道：「他自己要送下來，我不管，可是晚輩却不能爲老前輩的口慾而騙他。」

那老人笑道：「你這小丫頭倒很有個性，那麼這樣吧，那臭小子送食物來的時候，你就到下洞去一下，却不能讓他看出你不在下洞，而橫生枝節，惹出許多痲煩來。」

這是道理，孟小倩當然點頭答應了。

上洞的空氣新鮮，又有人聊天，當然，孟小倩留在上洞的時間多，回到下洞的時間少。

每次小莊希望送東西來總要問一聲孟小倩肯不肯嫁給他。

孟小倩也照例冷笑一聲，把他擋了回去，莊希望也不囉嗦，留下食物就走了。

好食物孝敬了那老人，她就吃小青找來的食物，小青似乎是素食主義者，牠找來的食物，不是果實之類的東西，就是黃精根籐之類的食物。

孟小倩和那老頭已經相處了二三天了，孟小倩發現這老頭爲人很風趣，也很古怪。

他不告訴自己的姓名給孟小倩，也絕口不問孟小倩的姓名來歷，有幾次孟小倩極想一吐自己胸中苦水，都被那老人發話

止住了。

他們兩人除了說說笑笑之外，就是練功，他們練功是爲了打發漫長的歲月，因此各練各的，誰也不管誰。

幾天下來，孟小倩發現那老人練功的架勢怪異得很，不但她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且眼見着都想不出他在做什麼。

這天，孟小倩實在忍不住，問道：「老前輩你這樣的功夫有用麼？」

那老人道：「你要不要試試？」

孟小倩道：「怎樣試法？」

那老人道：「老夫運起功來，全身四肢百穴，如鋼似鐵，你用任何手法也傷不到老夫，你可以用全力點點老夫的穴道看看。」

孟小倩道：「你老人家不避不讓？」

老人道：「要避讓還算什麼功夫。」

孟小倩道：「要是出手傷了你老人家呢？」

老人道：「算活該。」

孟小倩好奇的出手了，起初她點的是不大重要的穴道，無功之後，她一狠心，在他死穴上出了手，對那老人也是毫無傷害。

老人笑道：「咱們閑着也是閑着，你學不學老夫的功夫？」

孟小倩道：「不學白不學。」

老人道：「好，你先試試老夫這個架式。」他擺了一個令人莫明其妙的架式，又告訴了孟小倩運行呼吸的方法。

孟小倩照着一試，自己立時就感覺到有立竿見影之功，全身上下有着說不出的舒暢。

老人有三十六種練功架式，配合着三十六種運氣呼吸法門，孟小倩七天練一式，練了八個月，把那些架式都學會了。

這些日子裏，小莊希望還是每天送食物進來，也每天問孟小倩一次「嫁不嫁給他」。

長年累月的僵持，孟小倩的心眞被磨軟了，也確確實實的被感動了。

可是，她的心雖然軟了，也被感動了，但她却只能同情他，而不能答應他什麼，因爲他忘不了暗戀中的沈中原沈大哥。

練完三十六式奇功，孟小倩心中很是高興，當小莊希望這次問她「嫁不嫁給他」時，孟小倩不禁嘆了一口氣道：「謝謝你的厚愛，可惜我的心已經給了別人。」

小莊希望還是第一次聽到孟小倩說話這樣柔和，高興地道：「那你是不是討厭我了？」

孟小倩回答道：「我爲什麼要討厭你哩！」

小莊希望道：「那你也不恨我了，我把你關了這麼久？」

孟小倩道：「你身不由己，怎能怪你呢？」

小莊希望道：「你這樣一說，我覺慚愧極了，明天見，我要回去想一想。」

孟小倩自己不覺得，這時日來她的孩子氣消失了不知多少，而且也懂事多了。

她回到上洞，那老人取出一張紙片，遞給孟小倩，笑笑地道：「大約還有個把月，你就有機會出困了。」

孟小倩大喜若狂，大叫一聲，道：「什麼！我們可以脫困了。」急急的展開那紙片，向上看去。

原來，那張紙片是三多公子陸廣元寫來的：「孟姑娘：姑娘被困之事已悉，正設法營救中，請安心勿燥。三多。」

這眞是天大的喜訊，眉頭一皺，孟小倩壓住心頭欣喜，迷惑地道：「他們怎麼知道的？」

老人道：「老夫告訴他們的。」

孟小倩一怔道：「老人家你？……」

老人道：「老夫寫了很多求救的信，要小青送了出去，終於有一封落到了你的朋友手中，你的朋友果然有信回來了。」

孟小倩搖了一搖頭道：「你老人家怎會知道晚輩的呢？我們從來沒談過呀。」

老人笑笑地道：「你自己告訴老夫的呀！」

孟小倩道：「晚輩沒說過呀。」

老人道：「老夫從你夢中聽來的。」

孟小倩說道：「晚輩沒有說夢話的習慣。」

老人道：「老夫自有法子叫你說夢話，而且全是眞話，一句也不會假。所以，老夫才把『奇奇三十六法』教給你，好叫你出出心中這口怨氣。」

孟小倩感激得大叫一聲，道：「啊，你老人家對倩兒太好了。」

老人道：「你不要感激老夫，老夫也是爲了自己，你能出去，老夫不是也能出去了麼。」

孟小倩心中一動，說道：「是了，你老人家過去爲什麼不叫小青送信出去求救呢？」

老人一笑道：「憑老夫的身份，豈能求救於人。」這是江湖人物的死硬脾氣，一點也不爲怪。

孟小倩一笑道：「所以你老人家也不告訴晚輩你是誰。」

老人道：「有這必要麼？老夫雖然因你而得脫困，但已把『奇奇三十六式』傳你，兩不相欠，所以，你無須知道老夫是誰。」

孟小倩道：「不管怎樣說，晚輩對老前輩的賜予成全感激不盡，永銘肺腑。」

老人道：「那是你自己的事，老夫也不管。」

一夕過去，第二天小莊希望送飯來的時候，問孟小倩道：「孟姑娘，常言道：『愛是奉獻，而不是獲得』，這是什麼意思？」

孟小倩道：「我也不大明白，你問這做什麼？」

小莊希望忽然接口道：「啊！我明白了。」

不是他突然之間想明白了，而是有一道細小的聲音傳入他耳中，回答了他的問話。

孟小倩道：「你明白了什麼？」

小莊希望道：「你等一等，我去找一根長繩子來，現在就救你出來。」

孟小倩想起那教他武功的老人，正要叫住小莊希望時，耳中忽然傳來那老人的細聲道：「夜長夢多，你先出去，老夫現在也還不能走，三個月之後，你再來救老夫吧。」

孟小倩想乘這機會回上洞去勸那老人，那知回上洞去的洞口已被堵死，再也推

不開了！

小莊希望回來得很快，他找來的不是繩子，而是一根山籐！

山籐不粗，放下來後離地面還有四五丈高。

小莊希望道：「這是最長的山籐了，你跳跳看，能不能抓到，如果抓不到，那就得等明天帶繩子來了。」

四五丈的高度，孟小倩自己知道無此能耐，但想起「夜長夢多」的話，眞怕明天發生變化，鼓起勇氣，抱着試一試的心理，拔身而起，便向那繩子抓去。

當身子拔起時，孟小倩萬萬沒有想到，竟是輕快如燕，毫不吃力的就抓到了山籐！

小莊希望把孟小倩拉出洞口，一片耀眼的陽光，射得孟小倩的眼睛都花了！

孟小倩閉了一閉眼，當她再張開眼睛時，只見小莊希望瞪着一雙眼睛，死死的望着她，失去了魂魄。

孟小倩低頭一看自己，自己也羞得漲紅了秀臉！

敢情，這些日子來，孟小倩自己不覺得，而她的身子却起了很大的變化，這一打量，才發現身上的衣服緊緊的貼在身上，把自己的形態完全襯托出來了！

孟小倩秀臉一紅，同時心中激起了一股怒氣，柳眉方一挑，只見小莊希望「嘖嘖！」兩聲，道：「眞想不到，你竟變得和大人一樣高大了。」

看他一臉驚訝之色，却沒有什麼邪念，孟小倩嘆了一聲，把怒氣消了，道：「難看死了，還不替我去找身衣服去。」

小莊希望應了一聲：「是。」飛也似的跑走了。

小莊希望把衣服找來後，孟小倩穿在身上却又太大了，當然不能怪小莊希望，他那能看得準！

這裏離開王家坪還有很長一段路程，是一處偏僻的山谷，孟小倩和小莊希望在山路上都無話可說！

出了山谷，孟小倩打破沉寂道：「莊大哥，謝謝你了，小妹要告辭了，你對小妹的厚愛，小妹永誌不忘。」

小莊希望囁嚅地道：「你就要分手了，我再陪你走一段吧。」

孟小倩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小妹還是就此告別了的好。」

小莊希望一臉苦別之情，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孟小倩心中一忖。忽然道：「莊大哥，我們結爲異姓兄妹好不好？」

小莊希望大喜過望道：「好！好！好！那你是小妹了。」

孟小倩於是正正式式的叫了一聲：「大哥。」

小莊希望心情高興多了，忽然大叫一聲，道：「是了，小妹，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了。」

「什麼事？」

「你還記不記得那有心人，後來我們查出他的底細來了，原來他就是『雙龍會』的少會主。」

孟小倩一臉不相信之色，道：「會是他？」搖了一搖頭，接着又道：「不可能，我對他太熟習了，他再神妙的易容之術，也瞞不過我的一雙眼睛。」

小莊希望只笑了一下，沒有駁辯，接着又道：「聽說令祖母已經喪身在懸崖之下了。」

孟小倩深深的長嘆一聲，戚然道：「小妹有過這種想法，可是我不敢面對這種事實，這次小妹要好好查個明白。」

小莊希望借話拖時間，道了又道，甚是依依不捨。

孟小倩看在眼裏，暗暗一狠心，咬着牙齒道：「大哥，請保重，小妹走了。」拔起身子，急急的別了小莊希望。

孟小倩在石洞之時原已發現自己的輕身功夫有了極大的進境，這時展開身形之後，才眞的驚訝得叫自己閉不上嘴巴。

脚下只是微微一點，身子一起一落就是七八丈，而且毫不費力，好像走路跨大步似的，這份能耐她不但沒有見過，也從來沒有聽到過，想不到現在自己居然有了這份成就，這叫她怎能不高興得闔不攏口來！

其實，孟小倩只練了三十六式怪異身法，此外，什麼都沒有學，想不到那三十六式怪式，居然有這樣大的帮助，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而自己的遇合更是奇中之奇。

孟小倩初次發現自己身手已非昔比，心中高興，放開脚程一趟奔行下來，她自己不覺得，但已是八九十里開外了！

收住脚力，緩了一口氣，前面正是一個小市集，她記得這處小市集她送有心人時曾經來過，而且還住了一宿，那是一天的路程，現在她似乎只用了一個多時辰就趕到了！

孟小倩說不出的高興，踏着輕輕的步子進了市集，信步間就進去她從前住過的那家客棧！

店小二當然不再認識她了，可是鄉下客棧，沒有鬧市那樣勢利眼，孟小倩的那套衣服雖不合身，看來怪怪的，店小二還是很熱誠的接待了她！

孟小倩住店的目的，不是吃也不是喝而是想大大的洗一個澡，將近一年不洗澡的日子，這叫一個女孩子如何忍受得了！

洗過澡，全身一輕。孟小倩又想換一身較爲合身的衣服了，隨即叫了一聲：「小二哥。」

店小二跑進來，見了容光煥發的孟小倩先是一怔，接着堆上一副笑臉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孟小倩一摸口袋臉就紅了，訕訕的一笑，道：「這裏有金器店沒有？」口袋裏那有銀子，好在她耳朵上還有一副耳環。

店小二直覺地問道：「姑娘可是要買金子？」

孟小倩取下一隻耳環道：「我身上帶的銀子用光了，請你替我去換點銀子，好不好？」

店小二接過耳環，笑道：「姑娘不是還有一隻麼，何不一道換了。」

孟小倩把另一隻耳環也交給了店小二，又道：「小二哥，同時，也請你替我買一套合身的衣服來吧。」

店小二走後不久，只見外面氣虎虎的走進來二個彪形大漢，直闖過來，向着孟小倩一瞪眼道：「你隨我們走。」

孟小倩可不是怕事的人，冷笑一聲，道：「憑什麼？」

她一兇，那二個漢子的語氣倒和緩了下來，其中一人道：「姑娘，是這樣一回事，這裏的店小二小狗子身上有一副金耳環，我們莊主懷疑他是偷來的，他却說是姑娘的，因此請姑娘去作個證明。」

孟小倩道：「不錯，那耳環是本姑娘的，好，我隨你們去一趟。」

走出店門不多遠，轉入一座宅子，店小二被綁在一張椅子上，他一眼看到孟小倩，便大叫道：「請姑娘替小的作證。」

孟小倩可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這等小地方小事情，她根本沒有放在心上，目光一轉，向四週打量了一眼，只見廳中有七八個人，其中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穿裝氣勢與其他的人都不同，自然是爲首的人了！

孟小倩向那人一抱拳，道：「小妹路經貴寶地，一時盤纏短促，這才請小二哥代兌金耳環，小二哥無罪，小妹可以完全證明。」

那爲首的人，一抖手道：「好，放了小狗子。」

店小二被放開了後，那敢再停留，一溜烟的跑了。

那爲首之人，一揮手又道：「姑娘，你也可以回去了。」

孟小倩皺了一皺眉頭，道：「小妹的耳環，也請發還罷。」

那爲首之人道：「耳環還在小狗子身上，你回去向他要吧。」

孟小倩回身走了二步，一想：「不對頭，金耳環怎會還在店小二身上，分明是存心不良，欺侮外鄉人。」當時身形一旋，回了過來，冷笑一聲：「一副金耳環，能值幾何，朋友此舉，不覺得胃口太小了麼？」

那爲首之人，臉色一變，大怒道：「你說老子吞沒了你的耳環，混帳之極，給老子趕出去。」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好，本姑娘今天就教訓教訓你們。」

四條大漢一擁而上，伸手齊向孟小倩抓去。

孟小倩雙手一攤，使了一招「推三阻四」，只見那擁來的四人，人還沒有接近她，就倒飛了回去。

他們不僅倒飛了回去，而且回去的力道奇大，身子直撞到牆壁上，而且，才落回地上，都像死狗一樣，昏死過去了。

孟小倩可沒想到一出手就把那四人打得這樣慘，心中一愣，大爲懊惱。

那爲首之人可嚇得臉都白了，打着哆嗦道：「你殺死他們了。」

孟小倩出手不知輕重，那四個人是不是眞的死了，她也不知道，可點她的江湖經驗使她非常冷靜，一是不在乎的冷哼一聲，道：「殺一個人是兇手，殺十個人也是兇手……」話聲中，人却直向那爲首之人走去！

那爲首之人可知道那四個人的能耐，那四個人連人家的邊都近不了就喪了命，這姑娘誰還惹得起，當下只嚇得雙腿發軟，大叫一聲，道：「姑娘手下留情，他們死了活該，我們自埋掉，不告你姑娘就是了。」

孟小倩一伸手說道：「本姑娘的耳環呢？」

那爲首之人忙又伸手懷中取出耳環，交還給孟小倩道：「在！在！在！請姑娘收回。」

孟小倩收回了耳環，心中一動，暗忖道：「這種人強王霸道，平日不知欺侮了多少善良百姓，我正好缺少銀子，何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叫他心痛心痛……」念中瞥眼間，只見倒在地上的那四個人，已在翻動眼睛，分明並未喪命！

孟小倩暗暗吁了一口氣，內心一安，外形却更冷更酷的一笑，道：「本姑娘行道江湖，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今你犯上了本姑娘，本姑娘豈可輕饒於你……說，你是要死？還是要活？」

那爲首之人只不過是鄉下小土霸，那裏見過孟小倩這等氣勢之人，孟小倩一喝，他已雙膝一軟，跪在地上，哀求道：「請姑娘饒命！」

孟小倩道：「本姑娘手下從來不饒任何人之命……」

那人大叫一聲，哀告道：「姑娘啊！小的還有八十歲的老娘啊。」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你就是有一個一千歲的老娘，那是你自己的事，不過本姑娘有個規矩，你如果有銀子倒可以贖回你自己的狗命。」

那人連連應聲道：「有！有！有！但請姑娘饒命。」

孟小倩道：「拿一千兩銀子來，本姑娘暫時寄下你的狗命。」

那人在地上磕了一個頭，應聲道：「是，小的就去取來。」爬起來轉身就走。

孟小倩也不制止他，輕輕的貼在他身後，那人走入後堂，回頭望了一望，他那能發現到孟小倩，這時，他忽然一挺胸，「呸！」了一聲，罵道：「死丫頭……」

「拍！」一記耳光，打得他滿眼金星，當時口中牙齒掉了五顆，再一抬頭，死丫頭可不已站在他面前。

這一下，他可嚇了個半死，打着顫聲叫道：「姑娘……」

孟小倩連氣都懶得生了，只冷冷的道：「拿銀子來。」

那人苦着臉，可不敢再耍什麼花樣，硬從地下挖出一千兩銀子給了孟小倩。

孟小倩得了銀子，又訓了他一頓：「記着，你以後要還是這樣黑着心腸强王霸道，欺壓善良，給本姑娘知道了，那就要一萬兩銀子才贖得回你的狗命了。」

那人現在是連頭也不敢抬了，連聲應了好幾個：「是，是……」

孟小倩身形一幌出了那座宅第，提着銀子還沒有回到客棧，路上忽然橫裏跑出一個叫化子，攔住她道：「請打發打發我花子幾文。」

孟小倩雖然向那惡霸敲了一千兩銀子，銀子到手之後，心裏却是不安，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銀子才好，這時心中一動，心情反而輕鬆地一笑道：「你能猜出我這裏有多少銀子，那就給你。」

那叫化子不加思索道：「一千兩。」

孟小倩自己取五兩銀子，將其餘的九百九十五兩銀子向那叫化子一塞，道：「

也只能用五兩銀子，其餘九百九十兩銀子，你替我分給一百九十八個人吧，你要少分出去一分銀子，本姑娘就要你的命。」

那叫化子原是存心生事來的，沒想到孟小倩來了這樣一手，一怔之下，孟小倩已走出老遠去了。

孟小倩送走銀子之後，突然感到身子一輕，暗暗吁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敲人家的竹槓，自己也不見得好過，下次再也不做這種想頭了。」

五兩銀子雖然不多，在合理的使用上，却很有用處，孟小倩買了二套全身的衣服，除了房店錢，還足足剩下四兩銀子。

她大大的敲了那土霸一記，那土霸居然不敢聲張，更不要說去找孟小倩的麻煩了。

第二天出了市集不遠，那攔路要了孟小倩銀子的化子又閃身出來攔住了孟小倩去路。

孟小倩怒眉輕揚，冷冷說道：「你又來了。」

那叫化子欠身道：「姑娘的吩咐，花子已遵辦分散完畢，特來向姑娘復命，備有分發名單一份，請姑娘過目。」

孟小倩怒氣一消，臉上有了笑容道：「多謝大哥了。」

那叫花子道：「小的王章平，有眼不識泰山，冒犯姑娘之處，尚請姑娘海涵見宥。」

孟小倩一笑道：「王兄，你可是丐帮弟子？」

王章平道：「在下正是丐帮弟子。」

孟小倩道：「這等窮鄉僻壤，居然有王兄在，貴帮弟子可謂無遠勿介了。」

王章平微微一笑道：「在下可否請教姑娘上姓？」

孟小倩道：「小妹姓孟。」

王章平目光一亮道：「姑娘閨名可是『小倩』兩字？」

孟小倩點了一下頭道：「王大哥知道小妹？」

王章平道：「在下正是奉命在附近一帶搜查王姑娘下落。」

孟小倩雙眉一皺道：「貴帮替誰搜查小妹？」

王章平道：「在下只是奉命行事，其他的事就不知道了。」

孟小倩道：「王兄能不能查明告知小妹？」

王章平作難地道：「這個……」

孟小倩道：「小妹並未强人所難，只因找尋小妹之人，有善有惡，小妹不得不小心謹慎。」

王章平道：「敝帮有位護法長老就在附近，姑娘何不去和他談一談。」

孟小倩道：「王兄可否先將貴帮護法長老姓名見告？」

王章平道：「這個……在下有所不便之處。」

孟小倩搖了搖頭道：「那麼王兄的盛情，小妹只有心領了。」長身一躍，飛出八九丈。

「丫頭，給我老花子站住。」一聲暴喝，和一條人影疾掠而到。

只是，來人還是比孟小倩慢了一步，未能攔阻孟小倩。

孟小倩杏眉一揚，却也未有飛颺，回頭一望，她看清了來人，她認得來人，正是她隨她奶奶見過的丐帮護法萬重山萬長老。

萬長老萬重山和他孟家很有交情，孟小倩吁了一口氣，幌肩回到萬重山面前，行了一禮道：「花子爺爺，是您呀，倩兒有禮了。」

見了熟人，心裏踏實，逗人喜愛的毛病又發了。

萬長老板着面孔道：「你這些日子那裏去了，出了事情也不來找老花子，你眼睛裏那還有你這老花子爺爺？」

孟小倩道：「倩兒逃命的時間都沒有，那還有時間去找你老人家。」

萬重山一鼓眼道：「胡說，本帮弟子到處都有，你只要提起老夫，本帮弟子誰敢不照顧你。」

孟小倩揚了一揚頭道：「孟家子孫可是隨便仰面求人的人？」

萬重山嚴厲的面色怔了一怔，忽然哈哈一笑，道：「好丫頭，有種，花子爺爺不怪你了，現在你隨老夫走。」

孟小倩道：「去那裏？」

萬重山道：「陸家莊。」

孟小倩道：「不去。」

萬重山道：「你要做什麼？」

孟小倩道：「我要找我奶奶。」

萬重山道：「你奶奶下落不明，到那裏去找她。」

孟小倩道：「你老爲什麼不說我奶奶死了。」

萬重山長嘆一聲，道：「孩子，你都知道了，老花更不能不照顧你了，你隨老花子去吧。」

孟小倩道：「倩兒能活到今天，以後更不需要別人照顧了。」

萬重山皺了一皺眉頭，道：「這些日子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產生了惱恨之心，是吧，你不能這樣想……。」

孟小倩搖搖頭道：「倩兒無惱恨之心，實在是倩兒有了自保之力，無須別人照顧了。」

萬重山笑道：「當此『雙龍會』席捲江湖之日，老夫都不敢說有自保之力，你這點點年紀，能有多大道行。」

孟小倩自己有多大能耐，她眞還沒有自知之明，怔了一下，道：「不知道，不過倩兒可以告訴你老人家，倩兒已非吳下阿蒙了。」

萬重山哈哈大笑道：「你奶奶修練了甲子以上的功力，都保不住自己，你這大話說出來，臉紅也不紅？」

孟小倩睨目而笑道：「花子爺爺，別看不起人，倩兒正想找個有份量的人試試手……」

萬重山樂道：「你看上了老夫，想嘗嘗老夫大力金剛掌的味道，好極了，來！來！你先出手。」

孟小倩道：「落了敗，可不准老羞成怒罵人啊。」

萬重山道：「笑話，老夫會落敗，就你奶奶也擋不住老夫的大力金剛掌，少要嘴皮子，出手吧！」

「來了。」孟小倩學了三十六式怪式，調功運氣別走奇徑，她雖然沒有再得到其他招式手法，可是，她爲人聰明絕頂，體會到那些奇招怪式的運功行力，與自己原有的武學配合起來，自己原有的一招一式，威力陡然大增，原來使不好的招式，現在輕而易學的就使出來了，原來無法使用眞力的地方，現在一出手，眞力自然貫注而出，式與式的轉換，招與招的變化，成了通體渾圓的整體，眞可說是隨心所願，意動形生，忽然之間，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

孟小倩話聲出口，使出了萬重山熟之又熟的孟家「落花掌法」，第一招「秋風起兮」。

萬重山一笑道：「你家的『落花掌』……」孟家的落花掌他可眞沒放在心上，可是「落花掌」三字方出口，他的臉色變了……

同樣的掌法，同樣的招式，却快得出奇，一伸手就到了自己胸前，萬重山再也笑不出口了，一式「脫袍讓位」，雖然化解了孟小倩的「秋風起兮」，但他却冒出了一身冷汗。

萬重山身形一退二丈，怔怔的注視了孟小倩片刻，大叫一聲，道：「老夫不相信，你再來一招試一試。」

孟小倩道：「倩兒自己也不相信，正要用你老人家作靶子，加强倩兒的自信心哩！來了！」

她再次出手，還是秋風起兮，老花子這次全神貫注，還是與剛才的情形差不多，在危乎其危中化開了。

孟小倩微微一笑，「落花掌法」一招一招使了出來，打得老花子手忙脚亂，好不容易應付過去。

孟小倩一收手，老花子心驚之餘，却還想强詞遮羞，輕笑一聲，道：「你的功夫確是比過去進步了不少，只是還說不上高明……」

孟小倩道：「花子爺爺你先看看你自己再說吧。」

萬重山道：「看我自己什麼？……」

這一看，他的臉色紅了。

原來，他全身二十四大死穴部位的外衣上，都被孟小倩用手指捏了二個小洞，這可不是胡吹的，非有奇快的手法，絕難在他身上做到。

萬重山還不至妄自菲薄到把自己歸於二流身手之列，孟小倩能把自己打得如此之慘，其身手之高，可以想見了。

老花子一陣感慨之後，只樂得心花怒放，哈哈大笑，道：「倩丫頭，眞難爲你了，花子爺爺服了你了，你這身本事是怎樣練來的？」

那教孟小倩的老人，原沒囑咐她這樣那樣，但孟小倩可是出身武林世家，平日耳薰目染，知道自己應該有些自己的秘密，但她也不願完全隱瞞老花子，只有畫龍點睛地道：「倩兒遇見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前輩奇人，他成全了倩兒。」

老花子萬重山可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聽孟小倩的說法，就知道孟小倩能說的到此爲止，但他却還是高興得很，哈哈大笑道：「好！好！好！『雙龍會』可有了對手了。」

孟小倩道：「雙龍會現在怎樣了？你們花子帮可不是向來不與任何門派作對的麼？」

老花子萬重山道：「『雙龍會』鬧得太不像話了，所以本帮明的不和他們作對，暗中却也和他們對上了。」

孟小倩道：「『雙龍會』能容忍你們麼？」

老花子萬重山道：「敝帮人多勢衆，他們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表面上，彼此都沒有破臉。」

孟小倩道：「沈少會主現在的行爲怎樣？」

老花子萬重山道：「他呀！別提了，出手就傷人，正道武林可吃了他的大虧，他們的勢力，現在已擴展到江西湖北和兩廣了，眞是江湖大刦，江湖大刦。」

孟小倩不敢相信地道：「他眞的這樣壞麼？我才不相信！他不是這種人。」

老花子萬重山道：「事實俱存，老夫難道會騙你不成，現在，有了你，那可好了，……」

孟小倩一搖頭，說道：「我才不和他作對！」

老花子一怔道：「你不記恨你奶奶的殺身仇了。」

孟小倩道：「他不會殺害我奶奶。」

老花子萬重山道：「沈中原雖然沒有殺害你奶奶，你奶奶死在立竿見影沈大鵬手中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孟小倩心裏愛着沈中原，事實又非叫她記上這筆仇恨不可，當下只說了一個「這」字，就無言以對了。

老花子萬重山道：「江南武林要你，你不能不顧你奶奶的老朋友。」

孟小倩心情混亂到了極點，也激動到了極點，大叫一聲道：「我什麼都不管……」轉身拔腿就跑……

「小倩！小倩……」老花子萬重山追了一陣，那能追得上孟小倩，越追越落後，最後連孟小倩的影子都追落了。

孟小倩放腿疾奔，整個的人就像是瘋了，也不辨東西南北，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只覺自己疲憊已極，這才停了下來。

過度的疲憊，把孟小倩的情緒也平息了下來，這時，她什麼都不想，只想睡覺，倒頭就睡在一片草地上了。

好香呀！好暖和呀！一覺醒來，只見滿眼繁花，暖暖的陽光，正洒在自己的身上。

「好丫頭，那裏跑！……」

孟小倩一震，翻身坐了起來……

眼前人影飛動，只見一個穿紅色衣裳的小姑娘從草叢裏鑽了出來，正向她飛奔而到。

兩人眼對眼一怔，那小丫頭回頭就跑，而且還大叫大嚷道：「不得了，有了妖怪……。」

孟小倩楞了一下，忖道：「自己在人家眼裏怎會成了妖怪？……」低頭一看自己，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

原來，她滿身都堆滿了落花，怪不得那小姑娘把她看成妖怪了。

她方拂去身上落花，那小姑娘拖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又回來了。

二個姑娘都打扮得花團錦簇，身手俐落，顯然都是幸福中的寵兒。

孟小倩這時已拂去了身上落花，當然

再也不是妖怪，大姑娘瞪了小姑娘一眼，嗔道：「看你胡說八道，羞也不羞。」

小姑娘楞着眼道：「她剛才確是妖怪，不過現在變成人吧了。」

那大姑娘一笑道：「別丟人了！」接着轉向孟小倩道：「你是什麼人？怎麼偷偷的睡在我們園子裏？」

這姑娘眼睛利，人也聰明，從被壓倒的秀草，就看出孟小倩在這裏睡了不少時間。

孟小倩訕訕的笑着道：「小妹糊裏糊塗而來，糊裏糊塗就睡在這裏了，請姑娘海涵。」

那大姑娘道：「看你這身穿裝打扮，你不是附近的人吧？」

孟小倩根本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只有苦笑道：「大約不是吧。」

那大姑娘微微一揚秀眉，道：「你說話好沒道理，自己是不是附近的人都不知道。」

孟小倩搖了搖頭道：「昨天我跑了一天，跑得糊裏糊塗，實在還沒弄清現在處身的地方。」

那小姑娘接口道：「告訴你，這裏叫『大成園』，現在你該知道是什麼地方了吧。」

孟小倩道：「我還是不知道。」

那大姑娘道：「你連『大成園』都不知道？」

孟小倩道：「確是不知道。」

那大姑娘無可奈何地一搖頭道：「好了，你去吧，我們也不盤問你了，要叫我們小哥哥逮住了，可不得了。」

孟小倩可不是怕事的人，聽得心中甚是不樂，笑了笑，說道：「你們小哥哥怎樣？……。」

「小英，你們在和誰說話呀？……」

那小姑娘大約就叫小英，接口道：「小哥哥快來，這裏有奸細。」

那大姑娘聽得一急，道：「你胡說些什麼……」

小英一揚首道：「這人藏在我們園子裏，不是奸細是什麼？」

眼前人影一閃，飛身落來一個二十左右的少年人，寬肩膀，大眼睛，眼睛裏精光如電，向孟小倩身上一罩，點頭道：「不錯，像個奸細樣子。」

那大姑娘忙道：「小哥哥，你怎可聽小英胡說，人家只是走錯了路，撞到我們園子裏吧了。」

那少年人道：「她一定是奸細。」正面一寒，對孟小倩道：「來！隨我走！」

走就走，現在的孟小倩的胆子比以前又不知大了多少倍，眉頭也不皺的隨着那少年人就走。

那大姑娘和小英走在後面，那大姑娘却死死的瞪了小英好幾眼，那大姑娘實在是一個非常好心的人。

這是一個大花園，走了半天才走進一座大廳。大廳裏坐了十幾個人在談話，孟小倩是打量那些人，只見他們個個目光烱烱，都有絕高的身手。

那少年人把孟小倩向廳中一推，然後向一個五十多歲的長衫人欠身道：「小妹她們在後園發現了一個奸細，孩兒把她帶來，請爹和各位前輩問話。」

所有的眼光都瞧在孟小倩身上了，孟小倩氣定神閒的毫不在意向大家微微笑了一笑。

憑她這份胆識，就不是普通鄉下姑娘能做得到，她不是奸細是什麼？

她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使大家的臉色都嚴肅起來了。

那少年人的父親，大約也就是這裏的主人，冷肅的打量了孟小倩一陣，眉頭一皺道：「你姓什麼？是受了誰的主使前來本園圖謀不軌？」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你們憑什麼認爲本姑娘就是奸細？」

那少年人道：「你如果不是奸細，爲什麼躲在我們大成園內？」

孟小倩一笑道：「瞧！你們這份小心眼，本姑娘只不過在你們園子裏睡一覺而已，就成了奸細，天下有這個道理麼？」

那少年道：「你是怎樣到我們大成園來的？」

孟小倩道：「當然是走進來的。」

那少年道：「你就這樣大搖大擺的走進來了？」

孟小倩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走法麼？」

那少年冷笑一聲道：「本園四週五步一伏樁，十步一暗卡，容許你這樣大搖大擺的走進來麼？」

孟小倩反問一句道：「你說是怎樣走進來的？」

那少年道：「當然是偷偷摸摸進來的，就足認明你是奸細了，你還是老老實實說出你的主使人來，敝園也不會過份爲難你，你如果說得詳盡，本園還會重重有賞，否則，你就有得受了。」

孟小倩察情度勢，暗暗忖道：「聽他說來，附近一帶戒備極是嚴密，而又一上來就把我當作奸細，想必他們一定遭到了什麼强仇大敵，才如此這般緊張，只不知他們這家人家是什麼人家，該不該助他們一臂之力？」

她心中有了這種念頭，倒冷靜地不大責怪他們的不禮貌了。

孟小倩心中雖然消除了敵念，却無法消除他們猜忌之心，正當她思忖之際，那少年人却以爲她被說中了心病，情虛胆怯起來，因此無言以對，哈哈一笑，道：「你還是爽爽快快的招認了吧。」

孟小倩見他們先入爲主，自以爲是，似乎任何解釋都屬多餘，心中惱怒之念又起，一揚螓首，冷笑一聲，道：「本姑娘說的是實話，你們相不相信，那是你們的事，本姑娘懶得和你們糾纏了。」身形一轉，就待掉頭而去。

那少年人冷笑一聲，道：「你還走得了麼？」身子一橫擋住了孟小倩去路。

這少年人一副飛揚凌人的神態，很使孟小倩反感，因此存心要他吃點苦頭，力達右臂，一揮道：「讓開！」

那少年人眉峯一揚，道：「給我躺：……。」右手一揮而出，便向孟小倩右臂扣去……。

可是孟小倩一揮之力，勁氣如輪，那少年人的手只使出一半，自己一條身子已被孟小倩揮得倒飛出去一丈多遠，身形落地之際，居然止不住後退之勢，一連退了

六七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羞成怒之下，那少年人一式「倒履摘星」暴喝一聲：「賊丫頭，你找死！」直撲孟小倩。

孟小倩道：「找死的是你！」

當然孟小倩不會要他的命，不過這次她一出手，把那少年人拋得更遠，而且落地之後半天都爬不起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孟小倩的手法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但勝在一個「快」字，快得叫人看都看不清楚，自然無法和她抗衡了。

廳中羣雄的臉色都變了，尤其那少年人的父親一撩長衫，搖肩到了孟小倩的面前。

其他的人也紛紛站起來，有的人甚至把兵刄都亮出來了。

眼看一場混戰就要爆發起來了。

忽然，其中有一位光頭老人先是楞了一陣，接着眼睛一亮，搖手叫道：「大家不要動手，待老夫與這位姑娘談一談。」

他一個箭步到了孟小倩面前，抱了一抱拳道：「姑娘，你剛才使的可是『落花掌』？」

光頭是他的標幟，孟小倩猛然記起小時候見過的一位父摯前輩，抿嘴一笑道：「你是甘老爺子？」

光頭老人怔道：「姑娘認識老夫？」

孟小倩道：「我從小認識你。」

光頭老人果然姓甘，他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甘化雨，這時他「啊！」了一聲，老眼一瞇道：「姑娘姓孟？」

孟小倩點頭道：「老人家說對了。」

甘化雨大叫一聲道：「你是小倩？」

孟小倩一笑道：「我們有五六年不見了。」

甘化雨道：「那時你只有這麼高一點點，怪道甘伯伯不認識你了。」

孟小倩道：「要不是你老人家問起來，侄女也想不起你老人家了。」

他們只顧話舊，把當前的事情都給忘了。

不過，這時大家都吁了一口氣，有了關係就好說話了。

主人訕訕的一笑，道：「甘老，這位姑娘是……」

甘化雨這才替孟小倩介紹道：「這位是大成園的主人石紹軒石園主……這位姑娘就是孟姥姥的愛孫小倩姑娘，老夫可以担保，孟姑娘絕不是奸細。」

石紹軒訕訕的向孟小倩一抱拳道：「小老兒父子對姑娘無狀，尚請姑娘海涵見宥。」

孟小倩笑着一欠身道：「是小女子說話不明，也請園主不要放在心上。」

石紹軒肅客說道：「姑娘請坐，請上座。」

孟小倩剛才露了二手，叫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石紹軒請得應該，其他的人也心服口服。

人敬一尺，我敬一丈，孟小倩微微一皺秀眉，道：「貴園如此戒備森嚴，可是有什麼事故？」

石紹軒輕嘆一聲道：「正如姑娘所說，要非因此，也不會無故得罪姑娘了。」

孟小倩望了座上羣雄一眼，道：「對方是什麼人物？」

石紹軒道：「雙龍會。」

孟小倩道：「又是他們？」

石紹軒道：「他們看中了敝園，要收購敝園做爲一處分宮，如此强買强賣，實在欺人太甚。」

孟小倩道：「眞是豈有此理。」

石紹軒目光一轉，望了座羣雄一眼，道：「一干好朋友也爲小老兒氣憤不過，紛紛前來拔刀相助，誓與『雙龍會』一分是非……。」

忽然，奔進來人報道：「丐帮萬長老到。」

孟小倩聽得暗自一皺眉頭。

石紹軒却是聽得大喜道：「請！請！快請！」連忙站起身來，向外迎去。

這時廳外已傳來老花子的朗笑之聲，笑道：「不敢有勞多位，老花子自己進來了。」

石紹軒抱拳肅客道：「萬老請坐。」

老花子萬重山目光流轉如輪，掃視了全廳一眼道：「且慢，老花子請問石園主一句話，你們剛才可是抓了一個奸細？」

石紹軒點了一點頭，方待說明，老花子萬重山接着又問道：「她人呢？」

她人呢？不見了。

石紹軒一楞道：「她剛才還在這裏，怎會不見了……」

甘化雨愕然道：「萬老，她怎樣會是奸細呢？」老花子的來勢，很使人又發生誤會。

老花子萬重山一瞪眼道：「誰說她是奸細。」

甘化雨吁了一口氣道：「小弟也說她不是奸細。」

石紹軒道：「萬老如此急於找尋她又是爲了什麼呢？」

老花子萬重山道：「咱們要想法子留住這丫頭，她巧合奇遇，練成了絕世武功，將力拒『雙龍會』，她不但是主力，更是一隻奇兵，不能讓『雙龍會』又把她弄去了。」

石紹軒一震道：「她眞有這大的本事麼？」

甘化雨一笑道：「小霖吃的苦頭，還不够說明麼？」

石紹軒勉强地笑道：「她當然很高明，聽萬老的語氣，她好像比我們想像中的高明更高明。」

老花子萬重山正色道：「老花子在她手中一次印證武功之下，有過連死二十四次的紀錄。」

老花子萬重山的身手如何，江湖中已有非常公允的認定，被列爲當代十大高手之一，他這句話叫大家聽了，無不悚然動容。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又飛身進來一人，報道：「雙龍會耿會主帶了二十餘人在園外請園主答話。」

石紹軒向廳中羣雄發出一聲苦笑道：「事情既然來到了頭上，就請各位照原定計劃行事。」

廳中一陣人影移動，立時少去了大半，剩下六個人都站到了石紹軒身邊。

石紹軒再向他身邊的人一揖道：「紹軒謝過多位盛意。」

老花子萬重山一掀長眉道：「別婆婆媽媽了，走吧。」

石紹軒一抬手，立有一人送上一把寶劍，寶劍到手，石紹軒神態立刻一昂，領着羣雄大踏步向外走去。

大成園揚名於世的不僅是有一所培植了名種奇花異卉的大花園，園主三代以來，也都是武功高強之士，一套大成劍法，也替大成園在江湖上博得了相當的地位。

「雙龍會」的人，已經進入了頭門，三八二十四人，排成了一個「V」形，耿會主耿栗另外和二個人站在「V」字隊形之前，形成了一個攻守兼顧的陣式。

石紹軒一行人在耿栗丈遠之前停了下來。

耿栗皮笑肉不笑的抱了一抱拳道：「石園主，七日之期已到，石園主打定了主意沒有？」

石紹軒道：「打定了主意。」

耿栗道：「石園主是打定主意出讓給敝會了。」

石紹軒冷然道：「咱們打定的主意是與大成園共存亡。」

耿栗一嘆道：「石園主，你這個主意打錯了。」

石紹軒道：「老夫知道，你們『雙龍會』崛起江湖以來，巧取豪奪，無往不利，很少有人敢與貴主會抗衡者，老夫不才，却要以卵擊石，爲江湖之中保持一份威武不屈的氣節。」

耿栗冷冷一笑道：「老夫好佩服石園主你這份豪情傲氣，只是老夫很爲石園主悲傷，恐怕過不了幾天，大家就把你石園主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笑聲一收，面色一板，又道：「敝會出一百萬兩銀子買你大成園，可超出市價十倍以上，你別不知好歹，拿矯作梗，你眞要不知道進退，本會可不在乎替你大成園修一座大墳……。」

「哈！哈！哈哈！有這樣一本萬利的生意，耿老兒，你爲什麼不替我老花子也介紹一筆，我老花子也有一座大園子要出售哩！」老花子萬重山越衆而出，橫在石紹軒前面。

耿栗冷笑一聲道：「老花子，你也要插上一脚，不惜與敝會反臉成仇？」

老花子萬重山道：「這是老花子個人的事，與敝帮無關。」

耿栗道：「好，有你這句話算是你個人行運，大成園的萬人壕算你一份吧。」

老花子萬重山搖手道：「慢來，慢來，老花子可不是來架樑子的。」

耿栗道：「那你來做什麼？」

老花子萬重山道：「來替你們作成這筆生意呀！萬一作不成，咱們就攬攬自己的生意。」

誰也聽得出來，老花子萬重山在胡扯，耿栗口中發出陣陣冷笑。

老花子萬重山四方一指道：「你們要毀了這園子那多麼可惜。」

耿栗道：「咱們目的不在毀園子。」

老花子萬重山道：「不毀園子那就好說了。」

耿栗道：「只要石園主同意割讓，本會可以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兩銀子。」

老花子萬重山「嘖嘖」兩聲，伸着舌頭道：「一百五十萬兩銀子，那要買多少土地呀！」

石紹軒冷笑一聲，道：「就出二百萬兩銀子也不賣。」

「慢來，慢來，那你要多少銀子才賣呢？」老花子萬重山好像又在帮着雙龍會說話了。

石紹軒悻悻地道：「老夫要一千萬兩銀子。」他在生老花子的氣，獅子大開口，說了一個不可能成交的價錢。

老花子萬重山冷冷笑道：「石園主你也太狠心了……」

耿栗急口接道：「一千萬兩銀子，就一千萬兩銀子，本會買了，這可是你自己開出來的價碼。」

石紹軒不能否認自己所說的話，當時傻了。

老花子萬重山大叫一聲，又道：「慢來，慢來，先把話說清楚，石園主，你還有別的條件沒有？」顯然又給石園主開了一條路。

耿栗雙眉一皺，暗罵了一聲：「老花子你在搗什麼鬼，現在有了價錢，只怕你再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了。」

石紹軒先是生老花子的氣，一聽老花子的話，又有了轉機，馬上接口道：「當然還有條件。」

老花子道：「什麼條件，你說吧。」

什麼條件，石紹軒一下子實在開不出來，當面的耿栗可是一條老狐狸，萬一開出來的條欵不當，可就返魂無術了，石紹軒沉思猶豫起來了。

老花子萬重山笑嘻嘻的道：「老耿，石園主在傷腦筋，咱們先談談如何？」

耿栗道：「你在打什麼主意？」

老花子萬重山道：「老花子能有什麼主意可打，只是奇怪你們花一千萬兩銀子買這十萬兩銀子都沒人要的園子，是爲了什麼？是不是這園子裏還有什麼寶藏？」

耿栗喝聲道：「不要胡思亂想，這園子裏怎會有什麼寶藏。」

老花子萬重山一聳雙肩道：「這就叫人莫測高深了。」

耿栗道：「這有什麼莫測高深，我們少會主看中這園子，我們就要這園子。」

「有了，老夫的條件想出來了。」石紹軒眉飛色揚，又是精神抖擻了。

耿栗道：「你說吧。」

石紹軒道：「條件是你們少會主什麼時候退隱江湖，我們的園子就什麼時候成交。」

耿栗大叫一聲，道：「廢話，我們少會主怎會退隱江湖。」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能作你少會主的主？」

耿栗一怔，道：「這……」

老花子萬重山道：「有了價錢，有了條件，成不成，不是你的事了，你爲什麼不回去問問你們少會主去？」

耿栗想了一下，一揮手道：「我們走。」他可沒有再和石紹軒他們再打招呼，就帶着隨人呼嘯而去。

老花子萬重山吁了一口氣道：「石園主，今天好險呀！」

石紹軒一笑道：「萬老，你是在長他人志氣呢？還是在滅自己威風，諒他那二

十幾個人，又豈能奈何得了本園。」

老花子萬重山笑了笑道：「石園主，你知道『雙龍會』多少？你可知『雙龍會』無敵殺手的厲害？」

石紹軒臉色一變，大爲震駭的道：「他那二十四人就是『無敵殺手』？」

「雙龍會」無敵殺手的厲害，誰能不知道！

老花子萬重山點頭道：「不錯，那二十四人已是他們的無敵殺手，他們目前的無敵殺手只有七十二位，這一次派來二十四位對付貴園，其意如何，可想而知。」

石紹軒沒追問老花子爲何知道那二十四人是無敵殺手的原因，因爲花子帮有花子帮的辦法，老花子的話是無可置疑的。

石紹軒搖了一搖頭，又長嘆了一聲，向老花子拱手道：「多謝萬老關愛。」

老花子萬重山一笑道：「該謝，老夫跑了一晚，腿都跑酸了，先謝老花子一罎貴園的『百花春』佳釀吧。」

甘化雨接口笑道：「老夫只知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却不知道有酒就能使老花子跑斷腿，以後可知道對付你的法寶了。」

老花子萬重山笑道：「可惜你沒有『百花春』，其又奈我何。」

有驚無險，大家眞該喝一杯了。

其實，這時候孟小倩早就吃得飽飽的了。

原來，孟小倩一聽老花子萬重山的聲音，頭皮就發了麻，趁着大家一哄之際，她可就偸偸的出了大廳。

別人沒有注意到她，却也有特別注意她的人，那就是小英那小丫頭和她的小姐姐。

孟小倩一走出大廳就被小英擱住了：「姊姊，你到那裏去？」

小英長得可愛，一聲「姊姊」又叫得甜，孟小倩自己就還是個大孩子，她那能不答理小英，一笑道：「我肚子餓了，去找點吃的去。」話雖然是隨口而出，她的肚子也眞的餓了。

小英纏上了孟小倩，小姐姐小雯也就走了過來，笑口道：「孟姐姐，我們陪你吃飯。」

孟小倩一笑道：「你叫我孟姊姊，你有多大了？」孟小倩這年來長得出奇的快，對於這一點她頗有自知之明。

小雯道：「十六歲多了。」

孟小倩道：「我十六歲還不到啦！」

小雯一怔道：「眞的？」

孟小倩道：「誰騙你就是小狗。」到底還不脫孩子氣。

小雯笑道：「那我是姊姊了。」

孟小倩道：「我叫你什麼姊姊呢？」

小雯指着自己道：「我叫小雯，小妹叫小英，我們二姊叫小鳳。」

孟小倩一笑道：「那我該叫你小雯姊姊了。」

小英插口道：「我們還有二個哥哥，大哥哥叫震川，小哥哥叫小霖，找你麻煩的就是小哥哥。」她倒嘴快，把家裏的人都說出來了。

小雯把孟小倩帶回自己房中，因爲怕小哥哥知道了再來找麻煩，所以也不敢聲張，親自到厨房去取來許多飯菜，三人吃了個飽。

忽然，房門一衝而開，他們的小哥哥小霖跨步走了進來……。

高人暗助　擋者披靡

小英首先跳了起來雙手一攤橫在小哥哥面前，叫道：「小哥哥，倩姊姊不是奸細，你不可胡來。」

石小霖訕訕的道：「我知。」

小英仰着頭道：「那你來做什麼？」

接着雙手一抱拳，向孟小倩道：「小弟無知，見事不明，剛才得罪姑娘之處，尚請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看他知錯能認錯，倒是一個心性不壞的人，只是性情急燥，又嫉惡如仇，加上年紀輕輕的又有一身不弱的武功，所以難免驕妄任性，說來，這也是世家子弟的通病，孟小倩在奶奶身前時，還不也是一樣的不講理。

孟小倩笑道：「咱們一樣是惹禍精，誰也別記在心上，剛才沒把你摔痛吧。」

小霖裂嘴一笑道：「怎麼不痛，只是我功夫紮實，一下子就沒事了。」自己說自己功夫紮實，要非直腸子人，誰也說不出這種話來。

小英笑道：「羞不羞，自己打敗了還說功夫紮實。」

小霖面孔漲得通紅，叫道：「倩姑娘年紀大，我當然打不過她。」

小英又笑道：「倩姊姊比小姊姊還小哩，怎會大過你去。」

石小霖打量着孟小倩說道：「我不相信。」

孟小倩點頭道：「本來我也是小小的，後來天天吃亂七八糟的果實，不料一年不到就長成大人了。」

石小霖驚訝的道：「有這等事。」

石小雯接口道：「爲什麼要騙你。」

石小霖笑道：「只是有點叫人想不通吧了。」

石小英一揚頭道：「這有什麼想不通，我就知道。」

石小霖一揮手道：「去你的，你知道什麼？」

石小英大聲道：「告訴你，書上有說，有些果子吃了可以使人長生不老，也能使人身輕如燕，力大如牛，當然也能使人長大長高。」

石小霖一搖頭道：「我不信。」

小英「嗤」地笑了一聲道：「我們的話，你就是不信，只信自己的拳頭，現在倩姊姊的拳頭比你硬，你的拳頭也不可信了啦！」

小頭丫的嘴巴眞利，說得石小霖只翻眼，却答不上話來。

孟小倩笑了一笑，把話題一轉，道：「老花子走了沒有。」她跑進來吃飯，却不知道外面來過「雙龍會」的人，所以只問老花子。

石小霖道：「老花子要喝『百花春』哩，那會就走。」

孟小倩道：「那麼我要走了。」

石小霖眼皮一翻道：「孟姑娘，你是不是在躲避老花子？」

孟小倩道：「昨晚我就是要躲他，糊裏糊塗就躲進你們園子裏來了。」

小英吃了一驚，「啊！」道：「那老花子這樣厲害麼！」

孟小倩道：「我倒不是怕他厲害。」

小英道：「那你爲什麼要躲着他？」

孟小倩道：「我不想和沈大哥作對，他却硬要我和沈大哥作對。」

石小霖道：「沈大哥是誰？」

孟小倩道：「他就是『雙龍會』的少會主呀。」

石小霖臉色一變道：「你和『雙龍會』少會主原來是好朋友。」極度的不滿，不滿就不滿，也不管孟小倩的拳頭了。

孟小倩望着石小霖道：「他有什麼不好？」

小英道：「他壞到了極點，要搶我們大成園的就是他。」

孟小倩不大相信地一怔道：「眞是他麼？」

石小霖道：「怎麼不是他，剛才他還派人來過，過不了兩天，只怕他自己就要來了。」

小英搖着孟小倩肩頭道：「倩姊姊，你們既然是朋友，請你和他說說，要他不要搶我們的園子，好不好？」

孟小倩很有自信的一點頭，道：「好，我一定和他說說。」

小英拍手道：「好姊姊，那你也不要走了。」

孟小倩道：「不走不成，我不能當着大家問他要求什麼，我要在他未來之前攔住他。」

小霖點頭道：「倩妹，你說得是，那你還要回來啊。」

孟小倩點了一點頭道：「我會回來的……不過……」特別望着石小霖，接口又道：「你們可不能把我的事告訴任何人啊？」

小英道：「我們不會說的！」

孟小倩一溜烟的走了。

「雙會龍」現在已經不會跳樑小丑，在那裏都是明目張胆的瞪着眼睛看人，橫着身子走路。

要找「雙龍會」的人，那太容易了。

孟小倩在「雙龍會」一處顯得有點特別的地方，守了三天。

第三天傍晚時分，她果然發現沈中原親自趕來了。

現在的沈中原可與從前大不相同，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走路的時候，眼睛是看着天上，身後還跟着二男二女，四個隨從，好一副不可一世的氣概。

看了現在的沈中原，孟小倩再回頭看看自己，不由螓首一垂，暗暗嘆一口氣。

抱着一種不安的興奮，孟小倩偷偷到了沈中原臥房窗外，時巳三更，沈中原兀自尚未就寢，低頭坐在燈前，不知在想些什麼？

他似乎沒有發現有人到了窗外。

孟小倩故意弄出些微聲音，沈中原的聲音冷冷地道：「朋友，請進來吧，在下巳相候多時了。」

不簡單，居然在等着她了。

孟小倩當然不能再穿窗而入，失了自己身份，她搖肩晃身轉到門口，輕輕一推，房門一閃而開。

兩人四道目光一對，沈中原失神了一下，但很快的就認出了孟小倩，他雖然認出了孟小倩，臉上却沒有現出孟小倩迫切希望看到的那股喜悅的激盪。

只淡淡的道：「原來是你，請坐。」

孟小倩祈待的熱情，像是被潑了一盆冷水，頓時涼了一大截。

孟小倩輕輕的叫了一聲：「沈大哥，你近來好？」

沈中原點頭道：「很好，你有什麼事？」好冷淡的反應。

孟小倩心中一陣抽動，道：「小妹不能來看看你麼？」

沈中原顯然也發現了自己的冷淡和孟小倩的委屈，不知是內愧呢？還是故意大方，哈哈一笑道：「能！能！我們本來是好朋友啊，怎麼不能……只是……我現在是少會主，不能向往常一樣的了……」

孟小倩楞了半天，整個的春夢一下子完全醒了，柳眉一挑，哈哈一笑，道：「沈中原，我認識你了！」身子一轉，掩面而颺。

沈中原沒有任何挽留她的表示，這也罷了，但他還在背後發出一連串譏諷的冷笑，道：「不知自愛。」

孟小倩的一顆心原巳到了欲碎的程度，再經沈中原這樣一笑，她只覺頭腦一陣昏眩，幾乎身子都把持不住，當場摔倒在地。

這時，她腦中又是一片空白，迷迷糊糊的莫辨東西，盡力狂奔，只跑得精疲力竭才疲憊的倒了下去。

有人借酒消愁，但酒入愁腸愁更愁。

只有孟小倩把悲憤愁苦發洩於狂奔之中，用極度的疲憊，把一切苦惱拋入九霄雲外，而掙來一塲無人無我的呼呼大睡。

她似乎有一種專門闖入人家園地的毛病，當她覺得強光耀眼，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是睡在人家稻草堆上，而且身前巳有一個老農婦怔怔的望着她發楞。

孟小倩到底是一個心胸開朗的人，昨晚的氣惱雖然不可能從心頭上抹消，却也不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當前的情景，使她很不好意思的羞紅着臉笑道：「對不起。」

拍了一拍身上的草屑，低着頭轉身就走。

老農婦回過神來了，招呼着道：「姑娘，你昨晚爲什麼不叫門呢？睡在外面多不好。」

孟小倩不能不答人家的話，停下身，訕訕道：「這草堆也好，也很暖和……」

老農婦忽然道：「姑娘的肚子大概也餓了吧，如果不嫌棄鄉下人的粗茶淡飯，請吃過飯再走吧。」

孟小倩睡在人家外面草堆裏，憑她那身衣裝和長像，人家也絕不會把她看成叫化子。

孟小倩一笑，接受了老農婦的好意。

孟小倩身上本只有五兩銀子，這幾天來巳經花得只剩下一兩銀子了，老農婦的好心，使孟小倩大爲感動，伸手把最後一兩銀子也取了出來，放在桌上，笑了一笑道：「多謝了。」不等老農婦拒絕，一幌身就跑走了。

未能攔住沈中原，孟小倩顯烝也不好意思回到大成園去，但她也不能離開大成

園太遠，因爲她答應過小英的話，不能沒有交待，所以只能守在附近以觀動靜。

她身上沒有了銀子，但不能不吃飯，要吃飯就要想辦法，能想辦法的對象，只有一個——雙龍會。

雙龍會的成員，有一種特色，最容易辨認，孟小倩心念一定，抬眼後就看到了一位雙龍會的打手，最理想的是他居然只是一人，而且腰中板帶鼓得好高，分明身上帶得不少銀子。

孟小倩暗自幸慶的一笑，道：「想什麼就來什麼，眞是大棒刀。」

其實雙龍會的徒衆，平日漁肉鄉民，欺軟吃硬，誰身上沒有十幾二十兩銀子，如果一個雙龍會的人身上沒有銀子，那才叫人覺得奇怪哩。

孟小倩閃身而出攔住了漢子，那漢子一臉橫肉，原是個惹不起的人物，但惹不起的人物，却也有絕不發脾氣的時候，那就是有美麗的女孩子面前。

當那漢子看淸孟小倩後，冒火的眼睛忽然眯了起來，裂着嘴笑道：「大姑娘你是找本大爺麼？」

孟小倩道：「正是。」

那漢子笑道：「妙極了……」

孟小倩冷冷的道：「本姑娘想向你借樣東西。」

冰凍了似的話聲，頗有清心醒腦之功，那漢子一震，知道當面這位美麗的姑娘不是普通姑娘了。

可是，他方明白過來，將來不及變臉之際，孟小倩又輕喝一聲道：「把你腰中板帶解下來！」

那漢子一瞪雙目道：「你……」

孟小倩沒讓他再多說一個字來，右手一指，便點在他「肩井穴」上，輕喝道：「解下來！」

如今孟小倩的身手，對付這類不入流的人物，簡直不當一回事。

那漢子但覺全身勁力盡失，而雙手居然還能動作，他有點胆寒了，近乎哀鳴地叫了一聲：「姑娘！」

孟小倩冷然道：「廢話少說，快解下來。」

惡狗只服粗棍，別看那漢子兇神惡煞似的，當此情形之下，却也怕得要死，當下不敢再作聲，將腰中板帶取了下來，却又萬般捨不得地不想遞過來。

孟小倩伸手攫過那條板帶，向自己腰中一扣，笑道：「不管你的來路如何，本姑娘還是謝了。」

伸手一掌，解了那漢子穴道，那漢子大喝一聲，孟小倩早巳走得不見了影子。

孟小倩走了一程，覺得全身都不對勁了，原來，她搶自那漢子的板帶上面有一股惡臭向她鼻中陣陣冲入。

她嘆了一口氣，將板帶解了下來，將裏面的銀子取了出來……

一看之下，當塲就楞住了，原來，那不是銀子而是金子，大大小小怕莫有七八十錠。

雙龍會一個小小的人物，身上居然帶有這許多金子，就此一點，即足以證明那「雙龍會」的可憎可惡了。

孟小倩也有根小板帶，只能裝下一半，另一半她却無法帶在身上了。

這是金子呀！當然不能隨便拋棄，正當她苦思求全之計時，忽然，有人嘆惜一聲道：「金子太多也苦惱，老夫和你作個交易如何？」

居然有人到了附近，孟小倩一震之下，抬目望去，巳有一個花白鬍子的老人自她迎面來了。

藝高人胆大，孟小倩鎭靜的一笑道：「老丈有所需要取去用就是。」雙手一推，把多餘的金子，凌空送了出去。

那白鬍子老人微微一笑，將袖一捲，接住了所有金錠子，道：「無功不受祿，老夫不能白受你的金子，你送來的是三十七個小錠子，老夫先行收下了，但老夫也給你一個價值五個小錠子的現貨……。」

孟小倩隨口道：「什麼貨品？」

那老翁道：「消息。」

孟小倩一笑道：「什麼消息？」

那老翁道：「明天晚上三更，雙龍會要向『大成園』下手。」

孟小倩嚇得驚叫了一聲：「啊！多謝了。」一轉身拔腿就跑。

跑了一陣，孟小倩心念一轉，忖道：「該死，我爲什麼不問個明白呢？那老頭的話可不可靠呢？唉！……我還是不够沉練……。」

臨事的時候不知道多想，事後總是悔懊。

事情也許不可信，但却非信不可，白跑一陣無所謂，要因不相信而出了事情，那就後悔莫及了。

孟小倩趕到了大成園，還是不願和一些大人物們見面，她先偷偷到了石小雯房中，要小雯去把她們小哥哥石小霖找來。

石小霖年紀雖然不大，却是一個熱中工作的人，一個愛工作的人，自然也就培養了自己的工作環境，把這個消息告訴他，自是最理想不過了。

石小霖得了孟小倩的消息，馬上跑去見父親石紹軒，這時，大家正坐在大廳之中啜茗淸談。

石小霖先向大家行了一禮，然後向父親禀報道：「爹，孩兒剛才收到一個消息，今晚三更時分，『雙龍會』要來襲擊我們。」

「雙龍會」之來，是意料中事，大成園也一直沒有放鬆過戒備，但却沒想到他們今天晚上就來。

大家一驚之下，老花子先急口問道：「你這消息是那裏來的？」

武林中消息最靈通的無過於丐帮，老花子都沒有得到消息，他當然要急着追問了。

石小霖眼睛一轉，扯了一個謊道：「小侄巡查時，有人暗中傳音告訴小侄。」

傳音入密神功，不是普通武功，內功修爲不達到相當火候，根本施展不開，有這功力之人，自非等閒之輩，其消息可信與不可信，那就看你的看法了。

石紹軒轉口道：「既然是暗中高人示警，不可以不防，小霖，傳話下去，小心警戒。」

石小霖方待領命而退之際，空中忽然飄來一陣笛聲，笛聲起時，只見老花子的臉色先是一變，笛聲幾個轉折了後，老花子大叫一聲，道：「不錯，『雙龍會』要

向大成園下手了，小霖，你快去。」

笛聲顯然是丐帮弟子傳來的急訊，所以老花子萬重山才這樣緊張。

接着，老花子又補上一句話道：「聽說雙龍會少會主沈中原要親自前來，而且，有不得大成園勢不休之勢。」

沈中原這些小子來大展兇威，在江湖上只爲自己造成了一種談虎色變的威勢，大家聽了老花子的話，無不聳然動容，愁眉目結。

石紹軒目光流轉，雙拳一抱道：「各位高朋好友，這次仗劍前來聲援，小弟感激不至，只是這次小魔親自前來，非同小可……。」

甘化雨哈哈一笑，接口說道：「園主老弟，你再說下去老哥們可要罵你了，廢話少說，咱們來了，你就別想再請我們走了……。」

「對！甘老哥說得對，你再說什麼話都是放屁，咱們是拚定了。」這人身體魁偉，一臉絡腮鬍子，黑色臉膛，連「放屁」兩字都說出來了，顯然是一個眞腸子熱心的人，他姓李，叫李大山。

李大山雖然罵石紹軒放屁，却是一腔熱忱的表現，罵得石紹軒只有連連點頭，道：「李兄，李兄……。」

李大山接口道：「你還要趕我們，那我們就先打一架再說。」

先打一架，那是什麼話，石紹軒那還能開得了口。

老花子萬重山一笑道：「廢話少說，那你家的佳釀多取些來，以代淡而無味的清茶吧。」

李大山應聲道：「對，我老李越喝越有精神，快取酒來。」

朋友的熱情義氣，顯然不容石紹軒多說半個字，石紹軒只有感激在心裏，連連道：「是！是！是！取酒！取酒！」

酒是英雄胆，三杯下肚之後，「雙龍會」少會主沈中原是什麼東西，誰也不把他放在眼睛裏了。

正當大家喝得高興的時候，不知什麼時候，大廳之中忽的多了三個人。

三個都是年輕人，爲首的二十多歲，身後隨着二個十七八歲的少年。

有人認出了那爲首的年輕人，大叫一聲，道：「沈中原！」

「沈中原」三字頗有醒酒作用，大家猛然驚震之下，各自推座而起，把兵刃取了出來。

沈中原冷傲的用目光一掃大家，道：「各位有的是機會，現在儘可先把兵刃收起。」

隨之，又向石紹軒一抱拳道：「石園主，久仰。」

一樣的禮貌，却有點凌人的氣勢，石紹軒這樣開朗的英雄人物，也不免爲之怔了一怔，以完全不同的味道，抱拳還禮，道：「請坐，備酒。」

沈中原大馬金刀的坐下，道：「酒倒不必，本座只請園主回答一句話。」

石紹軒雙眉微微蹙道：「請說。」

沈中原道：「貴園售價可是要一千萬兩銀子?」

石紹軒點頭道：「不錯，非一千萬兩不出讓。」

沈中原道：「本座給你一千萬兩。」

這算是什麼買賣，一個開天要價，一個居然照價給錢，石紹軒驚愕得楞住了。

沈中原接着又道：「據說園主附帶了一個條件『本座什麼時候退出江湖，什麼時候成交』可有此事?」

石紹軒道：「有！」

沈中原鏘然道：「好，本座也答應你，立時退出江湖，歸隱大成園，請園主收下一千萬兩銀票，並立時交屋。」不待他揮手示意，隨侍在他身後的少年人，已有一位跨步而出，取出一紮銀票放在石紹軒面前桌上。

沈中原一指桌上那些銀票，又道：「每張銀票十萬兩，一百張銀票總數一千萬兩，請石園主點收。」

這一來，不但石紹軒傻了，老花子萬重山也傻了，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他們出的條件，沈中原都答應了。

銀票在桌上，沈中原也說了立時歸隱大成園，石紹軒和老花子萬重山實在找不出搪塞的理由了。

這小子眞狠！眞毒！

只有李大山大叫一聲道：「空口說白話，你這樣一句話就算是退隱了麼?」

沈中原道：「不僅是一句話，你不見本座人也在這裏麼。從現在起，本座就以大成園爲家了。」

李大山道：「退出江湖乃是大事一件，你應昭告江湖才對。」

沈中原目光一掠座上羣雄道：「座上羣雄畢集，都是响噹噹的人物，在下當着諸位宣佈，如說不當，諸位不是太看不起自己了麼?」

「退隱江湖」這是一種行爲，也是一句話，按照江湖慣例，退隱之人宣佈之後，就算數。

如今沈中原宣佈了，算不算數呢?將來如何呢?那是將來之事，在江湖慣例說來，沈中原的「理」字說得穩當極了。

誰都看得出來，沈中原答應的是句空話，也許房子一交，明天他就宣佈復出江湖了。

這種事，也許別人做不出來，他眞是這樣來，誰又能奈他何。

老花子萬重山跑了一輩子江湖，這次可搬着石頭砸了自己的脚，睜着眼上當，又說不出個「不」字來，這時見他一張臉紅得成了紫色，全身也抖顫不止。

石紹軒氣得苦笑一聲道：「你說的話算數?」

沈中原道：「當然算數！」

石紹軒道：「如果不算數呢?」

沈中原道：「你自己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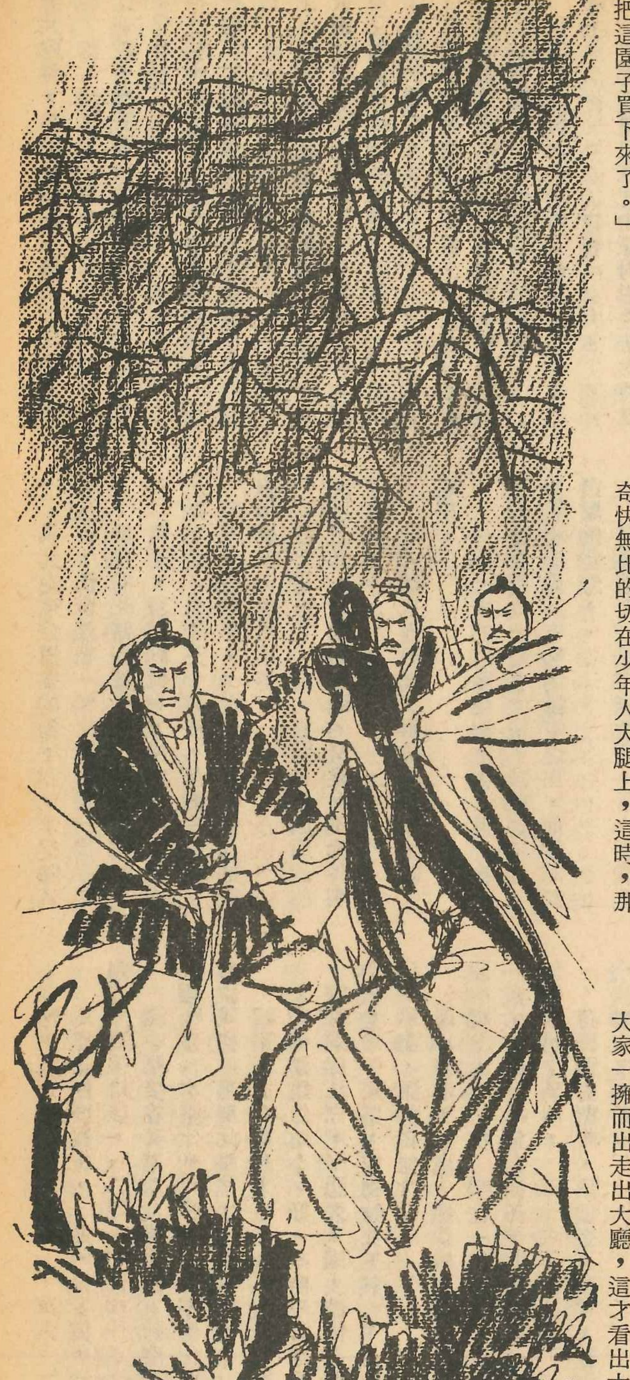
石紹軒道：「老夫要你死……。」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你現在可以交大成園了。」

「且慢！還有本姑娘哩！」孟小倩從廳後緩步走了出來！

沈中原驚「咦」了一聲道：「小倩，是你……。」

孟小倩望也不望沈中原一眼，直趨石紹軒面前道：「石園主，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十天前你已經將大成園賣給本姑娘了，並且已經收了本姑娘五兩銀子定金，現



在如何又可賣給別人?」

石紹軒怔了一怔，他明白了孟小倩的思意，可是，他不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人，要他張着眼睛說瞎話，他是怎樣也說不出來，一低頭收回了目光，結果沒有說出一個字。

孟小倩一笑道：「你不敢否認，就是事實。」

一轉臉又向沈中原道：「少會主，你付過定金沒有?」

沈中原搖頭道：「沒有。」

孟小倩道：「照規矩說，我成交在先，你銀子雖多，也只有請你收回去了。」

沈中原道：「你花了多少銀子?」

孟小倩道：「我可不能與你一樣，誰的錢都是你的錢，我只有五百兩銀子，就把這園子買下來了。」

沈中原道：「好，我把一千萬兩銀子給你，轉買你的園子。」

孟小倩道：「可以，不過我也有一個附帶條件。」

沈中原道：「你說吧。」

孟小倩道：「附帶你的腦袋一顆。」

沈中原大怒道：「胡說，你分明是有意從中擾局。」

孟小倩笑道：「咱們誰也別說誰，大家心裏有數。」

沈中原大喝一聲道：「把這個丫頭給本座拿下。」

他身後走出一個少年人，也不說話，伸手就向孟小倩抓去。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憑你也能和本姑娘動手，去你的。」右手斜出一掌，奇快無比的切在少年人大腿上，這時，那少年人的手還只伸出一半，先自受了孟小倩一掌，痛得大叫一聲，摔倒地上，站也站不起來了。

沈中原一怔道：「好快的掌勢。」

沈中原接着又一點頭道：「好，咱們到外面去。」身形一幌，抓起地上那少年人，快得像閃電一樣出了大廳。

廳中羣雄都有把沈中原圍困在廳中的意念，可是他太機伶了，動作也實在太快，根本不讓大家有圍困他的機會，他已射出了廳外。

老花子萬重山這才哈哈一笑向孟小倩道：「老花子就知道你和你奶奶一樣，看不過的事，總要多管。」

孟小倩輕輕嘆了一口氣，當先向廳外走去。

大家一擁而出走出大廳，這才看出大廳外前面廣場上，大成園的人和「雙龍會」的人已排陣相對上了。

對方「雙龍會」還是由耿會主耿栗領陣，身後排着二十四個快刀手。

沈中原將手中受傷少年人交給另一個少年人，自己却轉身站到兵陣之前，迎着孟小倩一笑道：「孟小妹幾日不見，你已令人刮目相看了，你眞要和我動手麼?」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廢話，本姑娘出了面自然要向少會主討教！討教！」

沈中原道：「你眞要和你沈大哥對敵?……本座念在昔日相處之情，實在不願傷你，這樣吧……。」

說着用手一指那二十四個快刀手道：「只要你能鬥過本會二十四位金刀快手，你沈大哥回頭就走，也不要你們的『大成園』了。」

沈中原不想和孟小倩動手，孟小倩又何嘗想和沈大哥動手，其原因倒不是打不打得過沈中原的問題，而是狠不狠得下心的問題，如果狠不下心，就不如不動手的好，否則誤了自己，也誤了大成園。

孟小倩秀眉一掠，冷笑了一聲。

沈中原接着又道：「本會金刀快手二十四人聯手之下，天下無敵，就本座也無力抗衡，本座念在我們過去相交的情分，今將二十四位金刀快手分成三組，各自爲戰，你如能連過三陣，就算你勝了。你沈大哥回頭就走。」

孟小倩微一猶豫間，耳際傳來老花子萬重山的傳音細語道：「雙龍會的金刀快手厲害無比，向來是二十四人同時出手，一旦同時出手，大成園絕無幸免，他如今

分兵戰你，却是你最好的機會，快快答應他。」

孟小倩秀眉一挑，道：「你說的話算數？」

沈中原道：「這是本座特別給你一次機會，以酬過去相交之情，豈有不算數之理。」

孟小倩回頭向石紹軒道：「請借一把寶劍。」

石園主揮手吩咐道：「去把夫人的『彩虹劍』取來。」

石小霖應聲飛奔而去，片刻之間取來一把長約二尺七寸九分的寶劍，劍身彩霞隱現，的確是一把世間稀有的寶劍。

孟小倩接劍在手中，輕重長短合手已極。

這時耿粟已在沈中原吩咐之下，將二十四位金刀快手，在廣場上分成三組，每組八人，各自形成三種不同的陣式。

孟小倩一領手中寶劍走向第一個陣中，她走入陣中時，那八個人都靜立不動，望也不望她一眼。

孟小倩暗暗生氣，口中喝了一聲「看劍！」揮手發出一劍向着其中一人刺去。

她出劍奇快，那知當面那人的身形也是奇快，閃身避過了她的劍勢。

她一劍走空，却如同搗亂了一巢大黃蜂，只見刀光紛起，八個金刀快手，帶起了八道刀光，一齊揮刀向她攻到。

八個人八把刀，分由四方八面而至，出刀的部位，佔住了極有利的空間，上下左右，結成了一個嚴密非常的刀網，把孟小倩綿綿密密的包圍在中間。

果然是十分厲害的殺手。

孟小倩若是在一年之前，這一出手之下，便只有死路一條了。

可是，現在的她，却遠非一年前的她，她那套「奇奇三十六法」使她完全變了一個人，一舉手，一投足，都有無比的威力和妙不可言的攻勢。

孟小倩舉手一劍，封開了迎面而到的四道刀光，身軀轉動間，又避開了另外四道刀光。

但，第二道刀網又很快的結成，攻了過來。

一次一次的迎敵化解之後，又一次一次的結合再攻，結合之快，攻勢之不竭，使孟小倩處於守勢的困境之內，而找不到還擊的空隙。

這種情形如果不能改變，孟小倩就是鐵打的金剛，也將難以永久支持下去。

孟小倩心裏可有點着急起來了。

這時，一旁觀戰的人，只見孟小倩全身都被强烈的劍氣護住了，八個人八把金刀就像是八條瘋狗在她四周時上時下，結成了一條鎖鍊。

孟小倩沒有敗象，可也沒有勝象，孟小倩雖然顯出了她的眞功夫，叫大家驚嘆不已，却也更叫大家認識了「雙龍會」金刀殺手的厲害，而爲之震駭不已。

這時，孟小倩耳中忽然傳入一道傳音回語道：「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存在老夫手中的金子，還有三十錠之多，好，現在再給你一個價值五錠金子的指點，破去他的金刀大陣……。」

孟小倩暗中叫道：「老前輩，你就長話短說吧！」

「走『離』位，步『艮』位，死裏逃生。」

孟小倩實在弄不清八卦方位，什麼是「離」？什麼是「艮」？她一點不懂，茫然之下直皺眉頭，却無法採取有效對策。

暗中老人，顯然看出了孟小倩的困難，又傳聲罵道：「小丫頭，平時不知用功，現在可知道了吧，也罷，老夫索性告訴你做是了，不過，這得加扣五錠金子。」

細聲不斷的傳來……

孟小倩心領神會，抓住機會，身子向左一偏，右手一揮，架住一把金刀，身形一竄，向離卦中電射而出，右手劍式一轉，斜裏揮了過去。

但聞兩聲悶哼，兩個金刀殺手，被孟小倩劈成了四片。

二人一死，刀網立破。

孟小倩搶先還手，劍式連發，又傷了四個人。

剩下二個人，嚇得一楞，孟小倩到底不是心狠手辣之人，再也下不了殺手，放過那二人，向第二組殺手走去。

孟小倩因爲那「奇奇三十六法」，神妙無比，能使內力生生不息，雖然經過一番大戰，仍不覺十分疲乏，仗着白髮老人暗中撑腰，胆氣大壯，她要一鼓作氣，連闖三陣了。

另外二陣的打法，又自不同，破第一陣的法子，已使用不上。

但那白髮老人對他們的金刀殺手，知道非常清楚，一經指點，孟小倩又大獲全勝，三陣全破。

「雙龍會」名重一時的金刀殺手，在這一戰之下全軍盡墨，死了十二個，重傷了七個，只剩了五個完整無傷的人，但已心驚胆破，不足爲敵了。

刀光劍影收斂之後，廣場之中却呈現着死一般的沉寂，沒有人叫「好」，也沒有人出聲，大家都楞住了。

沈中原也沒有再說一句話，只揮了一揮手，當先一躍，出了大成園。

這時，全園的人才突然從夢中驚醒，一齊向孟小倩迎來，孟小倩却大叫一聲，轉身跑出了大成園，沒有接受石園主等羣雄的敬意。

別看孟小倩平日刁鑽古怪，花樣百出，可是從來沒有眞的傷過人，這次一出手就殺死十二人，重傷了七人，對她來說却一點也不好過，不但不好過，簡直嘔心到了極點，更別說接受大家的恭維歡呼了。

她這時但覺頭腦之中一片紛亂，只想找一處無人的地方，靜下來好好想一想。

狂奔急跑，對孟小倩來說，似乎形成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平衡治療法。

一陣狂奔下來，倒頭便睡，醒來眼睛一睜，她又精神煥發，生龍活虎一般了。

而腦中纏擾不清的觀念，也現出了一個頭緒，確立了她自己的一套心理準備。

孟小倩現在已知道自己的身手確實不凡，配合「奇奇三十六法」，她過去所學的任何招式，現在施展出來，都有脫胎換骨的威力，換一句話說，任何技擊招式，只要配合「奇奇三十六法」，就可增加無比的速度，而把原招式的威力完全發揮出來。

想起現在的成就，孟小倩就想起了被囚禁中的那位傳授她「奇奇三十六法」的老人，一想起那老人，孟小倩便忍不住要去把他救出來，但一想到三個月的約定，也只有暗嘆一聲，再等下去。

孟小倩現在是無牽無掛，日子却過得既沒有目標，也沒有重心，二天下來，她又爲自己的無聊煩惱了。

猛然，她心念一動大叫道：「我眞該死，糊塗得把收殮奶奶遺骸的大事都忘了，我還是人麼？」一陣自責之下，孟小倩直奔那處與奶奶生離死別的傷心之地。

舊地重臨，景物依故，望着雲霧瀰漫的岩壑，孟小倩悲從中來，大號誓言道：「奶奶啊！我一定要向『雙龍會』討回你老人家這筆血債……。」

「什麼人？在本會重地鬼哭神泣的！」話出人到，三條人影勢如急箭落在孟小倩身後。

孟小倩猛然一回頭，大吼道：「是你家姑奶奶，你們這些該死的惡賊。」悲傷的時候，最易激怒。

那三個人顯然出現的時機不對，正好碰上孟小倩心情最惡劣的時候。

那三個人面白如紙，沒有半點血色，像是從墳墓裏走出來的殭屍。

其實，說他們是殭屍，一點不爲過，因爲他們練的就是殭屍功，而且練得火候十足，被「雙龍會」譽爲會中一龍，二鳳，三殭屍，四絕，五奇十五大高手之三，一身本事僅次於一龍沈中原，二鳳金姝銀妹之下，而高於四絕五奇之上。

他們是同胞三兄弟，老大古怪，老二古精，老三古靈，簡單念來就是「古怪精靈」。

他們三人既是「古怪精靈」，當然絕不是沒有頭腦、像殭屍一樣的人物。

小倩開口就罵人，他們三人聽了一點不在意，古怪只冷冷的道：「小妞，報上名來。」

孟小倩一昂頭說道：「你家姑奶奶姓孟。」

老二古精道：「你叫孟小倩。」

孟小倩道：「不錯我就是孟小倩。」

老三古靈道：「聽說本會二十四金刀殺手是死在你手中……。」

孟小倩道：「你可是不信？」

古靈道：「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孟小倩道：「你們還是相信好的。」

古靈道：「此話怎講？」

孟小倩道：「你們現在不相信，等到相信的時候，就來不及了。」

古精道：「小妞好大的口氣。」

古怪道：「你可知老夫兄弟三人是什麼人？」

孟小倩道：「你們不像人。」

古怪大喝一聲道：「你家爺爺就是名震江湖，人人聞名喪胆的古氏三屍。」

孟小倩一笑道：「原來你們果眞不是人。」

古怪道：「小妞，你找死。」

孟小倩道：「要死，你們就上吧。」

孟小倩離開大成園時，忘了將「彩虹劍」還給石紹軒，後來只有臨時配了一隻劍鞘，把「彩虹劍」帶在身邊，現在倒也好派上了用途，橫劍當胸，挑起了一雙秀眉。

孟小倩對古氏三屍並不是毫無所知，早在她奶奶口中就知道他們三人練了一身奇功，非常不好對付，現在自己雖然已非吳下阿蒙，却還是不敢大意。

古靈道：「照說我們三兄弟動手時，不論你是單獨一人也好，千軍萬馬也好，都是同上同下，現在面對你這小丫頭，老夫們破例，有老夫一人出手就够了，你小心了。」

孟小倩一笑道：「本姑娘的規矩正好和你們相反，不論你是單人獨騎也好，千軍萬馬也好，本姑娘都是一人獨擋，絕不像你們一樣，一個人從來不敢出頭。」

「利嘴丫頭，看招！」古靈單足一跳，青蛙似的跳了起來，兩手箕張，十指如鈎，撲向孟小倩。

孟小倩拔劍在手，原是準備對付他們三人同上的，這時只有古靈一人出手，孟小倩可就懶得還劍入鞘，手中劍式一順，直點古靈胸前大穴！

古靈的動作表面看來直手直脚，生生硬硬，孟小倩出手一劍，又快又準，居然沒有刺中他，被他一扭身形，滾了開去。

孟小倩心中一震，忖道：「果然名不虛傳，我得小心謹愼了。」

古靈沒有動用兵刃，只是空着雙手，但鈎着的十指却發出一道道的黑氣，黑氣中瀰漫着一股腥臭之氣，令人聞之作嘔。

孟小倩只有閉住氣來和古靈週旋，孟小倩因爲閉氣的關係，應有的功夫，竟不能完全發揮出來，一交上手就是二十多招，只是，她也並未落敗。

孟小倩的未曾落敗，在古氏三屍的感受上，却是一種非常巨大的震撼，憑老三古靈的功力，居然收拾不下一個丫頭片子，對他們來說，可不是個光鮮露臉的事。

二十招下來，古靈可有點急了，攻勢猛增，拳攻掌切，指點脚飛，形成了一股狂風暴雨的威勢，齊頭沒腦罩向孟小倩。

孟小倩一時措手不及，被他打得連連後退，幾乎穩不住陣脚。

就在這時候，那白髮老人的聲音又突然出現在她耳際：「嘻嘻，小丫頭，憑你現在的功力，莫說只是一屍，就是三屍同時出手，你也應在二三十招之內取勝，現在這等打法，眞是叫人看了洩氣。」

孟小倩氣得暗罵道：「風涼話誰不會說，你行……」

「哈哈，老夫當然行，先使一招『撥草尋蛇』再使一招『指日京兆』，直取他的『僕參穴』。『僕參穴』是他的罩門，罩門一破，古老三就成了一條死狗……」

孟小倩大喜之下，精神立振，全力反攻，三招二式就搶到了先機，先是「撥草尋蛇」，接着瞬間又是「指日京兆」，長劍一抖，便點在古靈「僕參穴」上。

只是那麼輕輕一點，古靈便如同洩了氣的皮球，立時跌倒地上，同時一張慘白臉，也佈滿了黑氣。張着驚愕的眼睛，說不出話來了。

「記着：古老大的罩門在『承扶穴』，古老二的罩門在『飛陽穴』，有了智珠，如何活用你的功夫，就看你自己了，是了，老夫這裏要扣你十五錠金子了。」

孟小倩揮了一下手中「彩虹劍」，道

：「還是二位一同上吧，免得本姑娘多費手脚。」

古老三倒在地上的實，震得古老大和古老二大爲驚感，望着孟小倩同聲道：「你知道古老三的罩門？」

孟小倩道：「你們要眞有本事，又何在乎我知道你們的罩門。」

被人家知道了罩門，等於自己的腦袋提在人家手裏，而這個把他們腦袋提在手裏的孟小倩，實在是一個絕頂高手。

古老大老二的臉色都變了，誰不怕死，他們也不例外，死的陰影，先影响了他們的鬥志。

孟小倩氣勢如虹，嬌喝一聲，道：「兩位接招。」彩虹劍運轉如輪，攻向古怪古精。

古怪古精兩人貪生怕死，力求自保，守住罩門重穴，完全處於被動，攻守易勢，孟小倩的劍勢何等快速，三下五除二，左取右挑，古怪古精同時被破去了罩門。

殭屍功乃是毒功之一種，罩門被破，毒性自再也控制不住，傷人不得，自己先遭殃了。

片刻之間，只見他們的臉色由白變黑，接着口鼻之間又流出一股黑血，黑血所到之處，肌肉開始腐蝕，不到半個時辰，名震天下的古氏三屍，只成了一灘屍水，連踪跡都沒有了。

孟小倩這是第二次殺人了，心中雖然仍不免慨嘆不已，但是已沒有太多的自責了。

這一戰下來，孟小倩又體驗了一件事實，武功再高，要沒有過人的智慧和豐富的經驗，也不一定能够無往不利，這次要不是那位白髮老人暗中指點，倒在地上化爲血水的可能就是自己。

想起白髮老人，孟小倩感激之心由然而生，張目四望了一陣，斂聲呼道：「老前輩，多承指教，晚輩感激不盡，請你老人家現身一見，容晚輩當面拜謝。」

朗朗清音，山鳴谷應，一陣和聲之後，白髮老人不但沒有出現，連話都沒有回答一句了。

白髮老人沒有現身，却給她招來了丐帮長老老花子萬重山，萬重山一臉笑容的飛身射落到孟小倩身前，吐着大氣道：「小倩，老花子總算找到你了。」

孟小倩苦笑一聲道：「花子爺爺，您就別逼倩兒了吧，你是知道的，倩兒隨便慣了，受不住別人的恭維，也過不慣作古認眞的生活，你也就饒了倩兒吧。」

老花子萬重山笑道：「好！好！好！老花子不拉你和他們在一起，但是花子和你作個伴總可以吧。」

孟小倩一個人雖然自由自在，但有的時候也非常寂寞無聊，當下一笑道：「倩兒是匹野馬，你可不能煩我呵。」

老花子萬重山道：「不煩你，不煩你，你可知道老花子最好吃，你和老花子在一道，包你吃盡天下奇珍異味。」

孟小倩笑道：「我可不吃狗肉，花子鷄倒是特別喜歡。」

老花子笑道：「那你就天天吃花子鷄吧……啊！老花子給你把『彩虹劍』的劍鞘帶來了，這把劍石園主就送給你了。」

這把劍用得非常順手，孟小倩實在喜愛，換上劍鞘，佩在身上，笑道：「這多不好意思，當時忘了交給他們。」

老花子笑道：「小雯小英她們還直念着你呢。」

孟小倩輕輕的說道：「我們去看他們去。」

老花子瞥眼間看到了地上殘餘的衣物，一怔道：「你身上有化骨丹？」

孟小倩搖搖頭道：「沒有……那是古氏三屍的遺跡，倩兒破去他們罩門之後，他們就自己化成了濃水。」

老花子萬重山一楞道：「你怎樣知道他們的罩門？」

孟小倩可不是一個神神秘秘的人，於是把白髮老人賺她金子的事說了出來。

老花子萬重山暗忖道：「他是什麼人呢？分明是在暗助小倩……。」

念動之間，口中却是一笑道：「這位高人有意思得很，一點不苟得，爲了幾十錠金子，得跟着你跑斷腿了。」

話聲一轉，忽然問道：「你心裏可有計較，準備到那裏去？」

孟小倩道：「聽說我奶奶是落岩喪身的，我想下去看。」

老花子萬重山點頭道：「好，應該，老花子陪你下去，你隨我來。」回身向外面走去。

孟小倩追上一步說道：「另外還有路麼？」

老花子萬重山道：「怎會沒有哩！」

孟小倩道：「如果不從這裏下去，到了下面又怎知道什麼位置才正是這懸崖之下呢？」

老花子萬重山顯然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怔了一怔，道：「這……。」

孟小倩道：「我有辦法……」話聲未了，她已拔出「彩虹劍」振臂向懸崖之下投出，只見一道五彩毫光掠空而下，沒入霧氣之中。

老花子萬重山欲待阻止，已是不及，只有搖頭太息道：「你這又何必呢，萬一找不回來豈不可惜。」

孟小倩道：「這把劍毫光照眼，正是最好的目標，沒有理由找不回來。」

老花子萬重山一笑道：「說得也是，好，我們走吧。」

他們繞了一個圈子，然後進入了懸崖之下的山谷，山谷之下有一道溪流，沿着溪流去，憑他們的身手倒也沒有太大的困難。

地勢漸走漸高，也漸走漸狹，走到兩山夾峙之間，谷內便開始有了山霧，走到後來，霧氣漸濃，視力只能看到一二丈遠近了，頭上一片白茫茫，懸岩何處，實在無法猜測，同時，找來找去也沒有找到孟小倩投下來的「彩虹劍」。

二人足足找了一個多時辰，找得心煩意燥之際，忽然曙光陡現，眼前出現了「彩虹劍」的彩霞。

最早是孟小倩發現的，孟小倩在一聲歡呼之下跑了過去，可是她跑過去之後却又發出一聲驚「咦！」

老花子萬重山一皺雙眉道：「小倩，有什麼不對？」

孟小倩道：「這是不可能的……。」

「什麼不可能？」說話中，老花子萬重山也掠身到了孟小倩身前。

孟小倩並沒有收回「彩虹劍」，仍讓它保持原狀。

追討解藥　捨死忘生

敢情，那「彩虹劍」乃是平平的插在一塊矗立的大石頭上，劍鋒入石深達五寸，入口處並無破裂現象，顯見入石時之力道奇大，奇快。尤其入口方向，劍鋒微微向上，更是不可能發生的角度。

孟小倩與老花子萬重山都不是連這些情形都看不出的人。

老花子萬重山說道：「定有人動了手脚。」

孟小倩道：「難道這下面有人……」

老花子萬重山道：「這是事實，不容置疑。」

孟小倩又道：「他何不乾脆把『彩虹劍』取去，豈不殺人永遠找不到『彩虹劍』，糊塗到底。」

老花子萬重山沉思了一陣，道：「不知其人打的是什麼主意。」

孟小倩伸一手一拔，將「彩虹劍」拔了出來，還劍入鞘。

老花子萬重山看她拔劍的功力實在已到了教人吃驚的地步，竟未震裂絲毫石屑，老花子他自己就做不到這一點。

孟小倩道：「管他打的什麼主意，咱們搜。」

當然要搜！

搜得着麼？答案是當然搜不着，因爲人家也不是傻子。

同時也激起了孟小倩的執拗脾氣，賭氣地道：「咱們一天搜不着，就二天，二天不行，就三天！搜不出眉目來，我們就和他耗……」

老花子搖了搖頭道：「咱們不能和他耗，也許這還是他想達到的目的呢？」

孟小倩道：「就算他們的用心如此，對我又有什麼關係。」

老花子萬重山道：「對你個人而言，也許沒有什麼明顯的關係，但對整個武林態勢而言，關係可就太大了。」

孟小倩說道：「我可不管整個武林的事。」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不管也不行，你道『雙龍會』達到目的之後，還會放得過你麼？」

孟小倩張嘴道：「我不怕他們。」

老花子萬重山笑了一笑，道：「到時候你就說不出這種話來了。」

孟小倩跟隨奶奶見了不少世面，當然不是完全不明世事的鄉下丫頭，老花子萬重山的話，帶起了她一片探討深思。

過了片刻，孟小倩嘆息一聲，道：「花子爺爺，您的看法是……？」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已是『雙龍會』心目中的唯一大敵，有許多事情，他們都得先攷慮你的出手阻撓，你如果耗在這裏，他們在外面就可放手大幹了，等到一切成熟之後，你已孤掌難鳴，只有任由他們宰割了。」

孟小倩默然不語，她也從奶奶口中知道不少江湖掌故，明白孤掌難鳴的處境，她能不暗暗心驚。

老花子萬重山接着又道：「其實這種乾耗的方法，只能算是鬥氣，不能說是鬥志，如今我們看透了他的用心，不上他的當，不爲他所左右，保持我們的主動，他已落於敗方了。」

孟小倩一笑道：「花子爺爺，你說得有道理，我們現在就去，好在這一趟我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老花子萬重山跨步走在前面道：「小倩，你將來在武林之中一定大放異彩。」

孟小倩笑道：「花子爺爺，你這不是甜言蜜語吧。」

老花子萬重山道：「老花子說的是實話，就以老花子自己來說，老花子這身功夫，在丐帮中眞要殺起來，應在二十名開外，而我老花子的眞正地位，總在五名之前。」

孟小倩說道：「你們丐帮這樣不公平呀。」

老花子搖頭道：「這不是不公平的，而正是非常公平的做法。」

孟小倩一怔道：「一定有個說法。」

老花子道：「功夫好，頭腦不好，再好的功夫也只是頭腦好的人的工具，敝帮有八個功力最高的師兄弟，除了說什麼做什麼，自己却抓不住事件的契機，因此他們在帮中的重要性就不能和他的功夫等量齊觀了。」

孟小倩一笑接口道：「因此他們對你們帮中的貢獻除了會打會殺之外，就沒有更大的作用了。」

老花子萬重山道：「對，這就是老夫說你頭腦靈活，將來大有可爲的理由。」

孟小倩內心之中當然也是高興，但又自己不相信自己地道：「只怕我們頭腦還是不行。」

老花子萬重山道：「能够知道自己頭腦不行，這就是行，因爲人無十全之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缺點，就有辦法補救了，怕只怕自己明明不行，却以天下最聰明的人自居，那才注定了非失敗不可……唉喲！」說得好好的忽然大叫一聲跳了起來。

孟小倩伸手扶住老花子道：「花子爺爺，你……。」

老花子萬重山咬緊牙關道：「老夫中了暗算。」坐向地上，拉起右脚，脫下草鞋，只見脚板心插了根三寸多長的鋼針。

鋼針刺進脚板心，孟小倩想也不敢想，全身直冒冷氣，雙腿軟得沒點力氣了。

老花子萬重山拔出鋼針，雙眉一皺，道：「你看，這鋼針還用了毒啦！」

老花子萬重山身上帶得有丐帮「解毒丹」，當下吃了二粒，將一粒咬碎，敷在傷處，用布包好，道：「小倩，你替老夫護法，老夫要運功逼毒了。」

孟小倩心神不安的守望老花子，而老花子運功逼毒的情形並不見得十分順暢，顯然，老花子所用的「解毒丹」並不十分有效。

這時，附近又隱隱傳來不少輕靈的步履之聲，有人朝着他們接近過來了。

暗中接近而來的聲息忽然停止了下來，保留着相當的距離，沒有下一步行動。

老花子調息了一陣，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老花子的『解毒丹』不對症，這可麻煩了……。」

四週隱伏的人，好像就等他這句話似的，馬上就有人接口道：「老夫有對症靈丹，老朋友可想要一顆？」

老花子雙目暴睜道：「誰？給老花子滾出來。」

「受了傷的人，脾氣總是不大好，老夫也不與你計較這些，滾出來就滾出來吧。」一條人影從霧氣中走到了丈遠左右，便不再前進了。

依稀中仍可辨認，那是一個手持虎撑，身穿長衫的半百老人。

老花子萬重山冷笑一聲，道：「惡郎中，是你！」

惡郎中尤慶哈哈一笑道：「老花子眞行，中了老夫的地獄金針，居然老眼不花，還能看得淸老夫，難能，難能，可貴，可貴！」

老花子一震道：「你的地獄金針！」

惡郎中尤慶點點頭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命一條而巳，人死之後無大事，所以本郎中就不主張要人的性命，老花子放心，你絕對死不了。」

老花子恨恨的道：「你却要活活的折磨老夫。」

惡郎中尤慶道：「那也不盡然，你可以絲毫不受活罪，只要你出得起價錢。」

孟小倩道：「要錢，好說！多少？」

惡郎中尤慶呵呵地笑道：「老夫要的可不是金銀財寶啊！」

孟小倩道：「那你要什麼？」

惡郎中尤慶一指孟小倩道：「老夫要你，孟姑娘！」

老花子萬重山臉上肌肉抽動了一動，接着又漸漸控制了自己，雙目一閉，不聞不問了。

孟小倩倒也不生氣，笑問道：「你要我？」

惡郎中尤慶道：「老夫要你同我到『雙龍會』去。」

孟小倩道：「好呀，小姑娘巳想去『雙龍會』哩，你給解藥吧。」

惡郎中尤慶道：「解藥現在暫時不能給。」

孟小倩道：「你要什麼時候能給？」

惡郎中尤慶道：「你一到雙龍會，老夫馬上就給解藥。」

孟小倩道：「那不行，老花子之傷在脚板心，那能走路。」

惡郎中尤慶道：「不用他走路，我們備好了轎子。」

老花子萬重山哈哈大笑道：「老花子一輩子沒有坐過轎子，今天有轎子坐，怎麼不去，好，叫轎子來。」

惡郎中尤慶向身後招手，叫了一聲：「來人呀！」

他似乎大意了一點，也高興得太早了一點，其實他也只微一側頭，但再回過頭來時，孟小倩的「彩虹劍」，巳冷森森的指在他心口了。

惡郎中尤慶與孟小倩之間原保持了二丈左右的距離，他做夢也想不到，只是微微的一分神，孟小倩就抓住這機會，出手反而制住了他。

惡郎中尤慶一怔道：「你……。」他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他總不能說自己該死。

孟小倩一笑道：「本姑娘現在問你一句話，你的解藥什麼時候可給。」

惡郎中尤慶眼珠一轉道：「老夫身上沒有帶得解藥，解藥都放在『雙龍會』總壇之內。」

孟小倩冷「哼」一聲，道：「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你看本姑娘能不能一劍殺了你。」

孟小倩說得凶，像這種殺人法，她却實在下不了手，劍鋒送了一送，連惡郎中尤慶的衣服都沒刺破……

突然，老花子萬重山傳音道：「刺下去，只要不傷他的命就行了。」

惡郎中尤慶可是老奸巨滑之人，一眼就看出孟小倩心中殺氣不足，手上無力，因此冷笑一聲，道：「你要傷了老夫，老花子就永遠得不到解藥了。」

那知這時孟小倩在暗中得了老花子的暗示，柳眉一挑說道：「好，咱們就賭一賭！」

劍鋒一吐而出，裂衣入肉，直刺了進去。

惡郞中尤慶大叫了一聲，嚇得退了一步，孟小倩一笑道：「還賭不賭？」

惡郎中尤慶暗中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自己退得快，這一劍可就非受重傷不可。他的語氣可硬不起來了，訕訕的道：「老夫說的是眞話，老夫的解藥不在身上，你這時殺了老夫，誰還能替你們找去解藥來。」

老花子萬重山接道：「小倩，惡郎中說的也許是眞話，叫他派人回去取吧。」

惡郎中尤慶道：「老夫這次毒針用量很重，派人回去取解藥只怕來不及……」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先派人回去之後再說吧。」

惡郎中尤慶只有招手叫過一人來，吩咐了一些話，那人點頭去後，老花子吩咐孟小倩道：「小倩，先點了他穴道，咱們找個舒服的地方休息，老花子要有什麼不對頭，我們就從他身上收回來。」

孟小倩原就是一個刁蠻的丫頭，整人的事，她可頗有經驗，聞言笑道：「奶奶教了小倩一種逗人笑樂的手法，閑着也是閑着，倩兒拿他試一試如何？」

話聲一落，她也不等老花子點頭，劍鋒連點，打了惡郎中尤慶好幾處穴道。

劍鋒打穴，可是了不起的上乘打穴功力，因爲劍鋒本就鋒利無比，打在身上透力入肌，如無極精純的功力，那就不是打穴而變成刺穴了。

惡郎中尤慶怔怔的望了孟小倩一陣，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不得不承認，傳言中的孟小倩確有了不起的功力。

老花子萬重山相好地形，雙手向地上一搭，射了過去，半躺半坐的倚在一塊山岩之上。

惡郎中尤慶穴道被刺，雙腿還是可以行動，只有自己走了過去，這時，他巳發現體內開始有了不尋常的反應，像是有許多的小蟲小蟻在他身上爬行不息。

這種感覺是有點不舒服，並沒有太大的難過，可是時間一久，情形就有點不對頭了，癢癢的，癢的皮膚收縮，癢得心頭發慌，那種味道可眞不好受。

老花子望着惡郎中尤慶那種辛苦臉的

樣子，笑着道：「尤老弟，那是一種什麼味道，還好受吧。」

惡郎中尤慶苦着臉道：「老夫還撑得住。」

孟小倩一笑道：「花爺爺，你要感覺什麼地方不對頭時，倩兒就在他身上加點利息……」

一語未了，老花子巳是大叫一聲道：「老花子的十指像針刺一樣，好痛啊！」

孟小倩道：「好，倩兒馬上就替你老人要回公道和利息。」說着，折下一枝小樹枝，分成十段，就要向惡郎中手指尖插入……

惡郎中尤慶嚇得臉色大變道：「且慢，你們怎可這樣折磨老夫。」

孟小倩道：「咱們可不是折磨你，只因花子爺爺中了你的地獄針，向你身上要回一點公道吧了。」

惡郎中尤慶長嘆一聲道：「好，我給你們解藥就是。」

孟小倩說道：「你不是說沒有解藥的麼？」

惡郎中尤慶道：「老夫虎撑之中藏有解藥，你旋開虎撑頂端，就可倒出來。」

孟小倩旋開虎撑一端，裏面滾出十顆白色丸子。

惡郎中尤慶道：「服一粒就行了。」

孟小倩給老花子服下一粒，把剩下的九粒放入自己袋中，望着惡郎中尤慶，笑笑地道：「你不反對我留下其餘的吧。」

惡郎中尤慶道：「姑娘要留下就留下吧。」

對症之藥，其效如神，老花子萬重山只運功調息片刻，傷口逼出一股黃水之後，精神立振，大笑一聲，站了起來道：「尤慶，其實老夫的手指還沒有痛。」

惡郎中尤慶道：「你們現在可以放了我吧？」

老花子道：「咱們老朋友相會，能不談談麼。」

惡郎中尤慶道：「那請解了小弟的穴道吧。」

老花子點了一點頭，孟小倩伸手解了他穴道，道：「本姑娘狠不下心宰殺手無反對之力的人，現在你穴道解開了，希望你千萬不要激起本姑娘的殺心。」

惡郎中尤慶苦笑了一聲，轉向老花子道：「老花子，老夫要是你的話，現在馬上逃出谷口去，也許還來得及，不要浪費了自己的時光。」

老花子萬重山一笑道：「惡郎中，你爲什麼忽然好心起來？」

惡郎中尤慶道：「慚愧，老夫也說不出來，爲什麼不願你們被困在這絕谷之內，雖然，你們剛才還用詭計騙去了老夫的『地獄針』毒的解藥，給老夫製造了一個大厤煩，我還是忍不住要告訴你們一條明路。」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謝了，你這黃鼠狼給鷄拜年的好意。」

惡郎中尤慶長嘆一聲，道：「也許老夫惡名在外，難於教人相信，但老夫說的確是實話，兩位現在……。」

忽然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半空中砰然爆裂，散出一片火花。

惡郎中尤慶話聲一頓，苦笑着道：「兩位現在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接着，一陣長嘯之聲傳來，同時，此起彼落，激起了一片响應之聲，片刻時光，只見重霧之中，人影閃動，走來十幾個人。

孟小倩看淸爲首來人之後，暗告老花子萬重山道：「爲首那婦人就是『雙龍會』副會主辣手青娥莊美美。」

辣手青娥莊美美身後緊貼着二個二十五六歲的妙齡女子，那二個女子的衣服形式一樣，但顏色上却有着完全不同，一個金光閃閃，一個銀霞萬道，身上的光彩，比辣手青娥莊美美更爲打眼。

惡郎中尤慶忽然自言自語地輕聲道：「一龍二鳳爲本會王牌高手，副會主之後，就是金銀雙鳳。」

孟小倩冷冷的望了惡郎中尤慶一眼，暗忖道：「這人不明明在洩『雙龍會』的底麼……。」

一念未了，只聽辣手青娥莊美美叱喝一聲，道：「尤慶，過來！」

惡郎中尤慶大聲叫道：「屬下穴道被刺，行走不動。」

孟小倩喑罵一聲道：「鬼話……」念中突然舉起疑惑的目光，望着惡郎中尤慶沒有再罵下去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那你就自絕了吧。」

惡郎中尤慶大叫一聲道：「副會主請容屬下……」

辣手青娥莊美美冷冷的回答道：「你可知道私帶解藥，陽奉陰違，藉故資敵之罪。」

惡郎中尤慶啞口無言，低下了頭。

辣手青娥莊美美暴喝道：「你還不速死謝罪，難道還要本座派人相送麼！」

惡郎中尤慶忽然一揚首道：「副座，那你是不給屬下一條生路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好大胆的尤慶，難道你敢抗命麼？」

惡郎中尤慶道：「人生只能死一次，不是屬下胆敢抗命，而只想死中求活。」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你現在不死，以後你就死活都難了。」

惡郎中尤慶道：「那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氣得一跺脚道：「好大胆的尤慶，你要反了，給我拿下來。」

銀鳳閃身而出，直向他們面前走來，惡郎中尤慶身子一縮，退到了孟小倩身後，叫道：「姑娘救我！」

孟小倩從這跡象看來，這惡郎中尤慶實有棄暗投明的存心，這時，見他向身後躲來，義不容辭，自該保護於他，於是横步擋在惡郎中尤慶面前。

她身形方動之際，但覺身後一窒，巳有一股暗勁向「腰眼穴」襲到。

同時，老花子萬重山也驚叫一聲：「小倩……。」

來勢臨身極近，勢子又猛又急，任何人也難避過這一招暗算……

而且暗襲的角度非常巧妙，被襲之人也根本沒有回手招架的可能。

可是，孟小倩却出人意料之外，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之下，身子一擰，像扭厤繩似的扭了回來，右手穿花而出，「彩虹劍

」從不可能的角度之下一掠而出……

只見一道血光帶着一條手臂和一聲慘號同時激掠起來，惡郎中尤慶的身子，已倒翻了出去……。

接着，老花子萬重山又大叫一聲道：「倩兒，小心！」

孟小倩身形隨着劍勢一回，只見銀鳳挺着一把銀鉸、張着雙刄向她頭上絞來。

孟小倩連番大戰以來，對自己的奇奇三十六奇功，已是信心十足，心裏一動，「彩虹劍」斜動風生，不架不讓，一招「毒蛇吐信」，後發先至刺向銀鳳「心心」大穴。

孟小倩出手奇快，銀鳳如果不變招換式去求自保，自己心窩定必被孟小倩的「彩虹劍」穿心而過。

利害得失之間銀鳳那能不顧自己安危，而逞傷人兇心，只有一面銀鉸剪向孟小倩手中「彩虹劍」絞去。

銀鳳確有過人的功夫，回手自救一招，險險乎從死中拾回了一命。

銀鳳自救成功，銀鉸剪招式一變，又立時搶攻，直取孟小倩。

孟小倩緩過氣來心中暗自忖道：「他們人多勢衆，絕不能讓他們圍攻上，我要速戰速決，先寒敵胆，殺其銳氣，再圖良謀。」

心中打定主意，孟小倩立時以攻止攻，盡量展開身法，以不可捉摸的角度，劍出如雨。

銀鳳雖然名列二鳳之一，在「雙龍會」名列三大王牌高手之一，却也擋不住孟小倩的猛攻。

十招不到，經已被孟小倩打得東倒西斜。

接着，孟小倩嬌叱一聲：「着！」長劍一刺而到，銀鳳避讓招架不及，劍鋒一掠而過，銀鳳的右手手腕，隨着銀鉸剪，一同落向地上。

銀鳳尖叫一聲，甩着手臂退了下去。

金鳳疾身而上，出手點了銀鳳的穴道，一擺手中金鉸，撲向孟小倩，口中罵道：「死丫頭，你胆敢傷我妹妹，我和你拚了。」

金鳳這次出手，和銀鳳又大不相同，她是心痛銀鳳之傷，存了拚命的打法，忽剪忽脚，迅辣兼具，威勢驚人。

孟小倩意到形成，揮劍之間，變化奇奥，招招難測，眨眼間又打了二十多招。

金鳳一輪急攻下來，未能傷得孟小倩一分一毫，心中大是着急攻勢更是瘋狂。

孟小倩與金鳳一輪急拚下來，對自己奇奇心法，運用得更是純熟，而且，又悟出了不少用法，抓住金鳳一個破綻，「彩虹劍」一穿而出，這次却把金鳳一條右手齊肩削了下來。

金鳳比銀鳳傷得更重更慘，而金鳳也忘了呼痛，怔在當地僵住了。

孟小倩暗暗吁了一口氣，還劍入鞘，投目向辣手青娥莊美美他們望去，只見他們也錯愕在當地，再沒有人挺身而出。

身後响起花子萬重山喝聲道：「兎崽子，你敢再動，老花子就一掌劈了你。」

惡郎中尤慶哀聲說道：「你讓我止止血啊！」

老花子萬重山道：「不行。」

惡郎中尤慶道：「你……。」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說，你是不是安排好了的詭計？」

惡郎中尤慶道：「我還說什麼哩，你有眼睛難道還看不出來麼？」

老花子萬重山哈哈一笑道：「老花子當然看得出來，只不過要你這句話吧了，好，老夫帮你止痛止血。」

老花子萬重山體內惡毒既解，脚板上雖然被「地獄針」戮了一個洞，對他這等功力的人來說，那根本不算一回事，老花子先出手點了惡郎中尤慶三處穴道止痛止血。

惡郎中尤慶雖然叫「惡郎中」，但也眞是「郎中」，身上自有不少應急之藥，老花子也帮他紮好了傷處。

在老花子替惡郎中包紮傷處時，「雙龍會」方面居然也看着老花子替惡郎中裹傷，而沒有馬上向孟小倩動手。

其實，孟小倩一出手就傷了金銀雙鳳，這對「雙龍會」來說，太教人震驚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自己就不能像孟小倩一樣這樣輕鬆愉快的把金銀雙鳳擊敗。

所以，她也借着金銀雙鳳裹傷方便，而籌思取勝方策。

老花子萬重山帮惡郎中尤慶裹好傷勢之後，一推惡郎中尤慶道：「老夫掌下不殺傷重之人，去你的吧！」

惡郎中尤慶跑出五步之後，回頭認了老花子萬重山一眼，欲言又止的跑回「雙龍會」陣中。

辣手青娥莊美美悻悻的一指孟小倩道：「死丫頭，你這叫自投羅網，看本副會主把你困死這谷中。」

一揮手，帶着來人隱回重霧之內。

老花子萬重山一跳而起道：「小倩，咱們就此衝出去。」

孟小倩一皺雙眉道：「地上『地獄針』只怕不止一根……。」

老花子萬重山打了一個冷噤道：「老花子穿的是草鞋，再碰上一根，雖說有解藥，却也是痲煩之事。」

孟小倩道：「再加霧氣重重，目視受阻，最容易受暗算。」

老花子萬重山點頭道：「對，咱們就暫時不出去，和他們耗一耗，在這種情形之下，諒他們也不敢闖進來找死。」

孟小倩沉思了一下道：「只是……」

老花子萬重山截口道：「關於吃的問題，你儘可放心，有老花子在，包你餓不着。」

孟小倩一笑道：「好，我們回頭去找那動我『彩虹劍』的神秘人物去。」

回頭走，絕不會有「地獄針」，老花子萬重山大胆的走在前面。

山谷越走越狹，前行約二里多路，便陷入三面峭壁之中。

孟小倩試行攀登了四五丈，越上越陡，最後也只有敗興而回。

山谷之內因爲霧氣太重，又多是三岩巨石，樹木極是稀少，最多的是分佈在石塊上的青苔和一些山籐。

谷中範圍不大，不過個多時辰，就找尋了一遍，可是什麼也沒有找到。

但這時候老花子萬重山却捉到了一條二丈多長的大蛇，搓木取火燒烤了起來。

孟小倩女孩兒家，看了大蛇就噁心，看都不敢多看，跑過一邊自去消遣。

瞥眼間，頭上重霧中似有火光閃爍了一下，接着又一下，三下，四下……。

孟小倩身形猛扳而起，向着頭頂上峭壁飛去，貼壁之處，又用壁虎功游行了一段距離，離地總在十幾二十丈了，抬頭上空，火光還不時的閃爍隱現，可是，她已體力用盡，無法向上再進了。

這絕不是眼花，而是事實，上面有火光，也一定有人，而且，就在頭頂之上，高不過四五丈了。

可是四五丈的高度，這時對精疲力竭的孟小倩來說却有着分寸難上的感覺。

只要能穩住身子，緩過一口氣來，調息片刻，孟小倩自信也有克服那高不可及的能力。

有了，她幾乎忘了佩在身上的「彩虹劍」，可惜，劍把壓下身後，兩手正施展壁虎游牆功，附着在石壁上空不出手來。

這可氣死孟小倩了。

慢慢的試着把右手空出來，手空出來了，身子還貼在石壁上，未嘗落下去。

孟小倩心中打喜，伸手去拔「彩虹劍」，劍身拔出了一半，由於角度關係，最後一段劍鋒却非移動身子便拔不出來了。

孟小倩心中一狠，猛一拔劍，劍是拔出來了，可是附着在石壁的身子再也支撐不住，重心一偏，身子便直綫向下落去。

孟小倩費了半天勁，結果還是回到了地面之上。

費了半天力，出了一身汗，正懊惱之際，一股奇香無比的美味撲鼻而來。

老花子萬重山的呼叫之聲，也傳了過來，道：「小倩快來，嚐嚐你花子爺爺的手藝。」

孟小倩跑了過去，只見老花子手中拿着一串一串，黃黃橙橙的美味食物在手中晃動。

那香味實在太誘人了，同時，腹中實在太餓了，這時再也不管它是什麼肉，伸手向老花子手中接去……

當然，這不是打架，孟小倩伸出去的手絕不會快如閃電，正當她要接到蛇肉時，那蛇肉忽然一跳而起，掙脫了老花子的手指，向半空中飛去。

事出意外，誰也來不及阻止，燒熟的蛇肉居然飛了。

老花子萬重山驚叫道：「有人！」

烤熟的蛇肉當然不會飛，不是有人搶掠是什麼？

孟小倩道：「我早就發現有人了。」

老花子專心烤肉，顯然沒有注意孟小倩剛才在做什麼，疑訝地道：「你早就知道了？」

孟小倩道：「先吃飽了再說吧。」

老花子從火中取出另一段蛇肉，這次兩人都提高了戒心，等待着事變發生……

果然，又來了，老花子手中一動，那塊蛇肉又要向半空中飛去，孟小倩眼快，已看出一條細綫正纏在那蛇肉之上，冷笑一聲，劍鋒一閃，便向那細綫揮去。

細綫沒有揮斷，却把老花子手中的蛇肉震出去了。

霧氣中暴出一聲哈哈大笑，道：「老花子，你也未免太小氣了。」

老花子萬重山身子一射而去，同時喝道：「誰……」

老花子的身子被重霧掩沒了，但隨即揚起了老花子的笑聲：「哈！哈！原來你這老不死……。」

孟小倩幌身掠了過去，只見老花子正和一個身穿褐色短袍的老人手拉着手大笑不已。

那褐色短袍老人的另一隻手，正握着一串香噴噴的蛇肉。

老花子招呼孟小倩道：「倩兒，快來見過莫爺爺，他原是個釣魚的，現在却釣到這死谷裏來了。」

孟小倩萬福一禮，叫了一聲：「莫爺爺。」

釣魚的莫老頭就是江湖很有名氣的「無影手」莫非，其實他根本不會釣魚，他手中的釣魚絲釣魚鈎只是他的獨門兵器，但大家却把他叫成了釣魚的。

無影手一指孟小倩道：「你就是孟家丫頭呀，爲什麼直到現在才來？」

孟小倩一怔，問道：「你老是什麼意思？」

無影手莫非道：「你就一點不想念你奶奶？」

孟小倩道：「倩兒怎麼不想！我……我奶奶……」

無影手莫非的話，使孟小倩聽得有點激動了起來。

無影手莫非道：「你奶奶想你想得要死。」

孟小倩驚喜過望的大叫道：「我奶奶……她……」

無影手莫非微微含笑道：「你奶奶活得好好的。」

孟小倩就地跳了起來叫道：「啊！啊！啊！我好高興啊！」

老花子萬重山叫道：「廢話少說，孟姥姥現在在那裏呢？」

無影手莫非一笑道：「兩位請隨老夫來。」

他走到剛才孟小倩攀登石壁的地方，招呼老花子他們兩人道：「老夫先上去，然後老夫再接引你們。」身子一長，躍起四丈多高，貼在石壁之上，隨後右手一揚，一抖人就冲天而起隱入重霧之中去了。

老花子萬重山道：「小倩，你先上去，老花子還要回去一趟，把烤好的蛇肉帶來……。」

孟小倩已看出無影手莫非是上到適當的高度，然後甩出手中釣絲，勾住上面的某地方，利用釣絲的拉力飛向上去的。

這時，孟小倩沒有使用全力，只飛到無影手莫非貼身的地方就緊貼在石壁上。

她剛一貼上石壁，只聽頭頂上傳來無影手莫非的話聲，道：「請注意老夫垂下的釣絲，握住釣絲後，老夫就可以拉你上來了。」

釣絲一甩而到，無影手莫非還在釣絲上繫了一截樹枝，非常著目打眼，孟小倩一手穩住釣絲，釣絲上已傳來一股力道，孟小倩借着那股力道彈身向上飛去。

原來，上面有一小片平岩，平岩之內有一座石洞，只因霧氣沉重，不親臨其地，誰也看不出這重霧之中還別有天地。

孟小倩落定身形，急口便道：「我奶

奶呢？」

「你奶奶就在洞內……。」

孟小倩已揚聲叫了一聲：「奶奶，倩兒來了！」便先向洞內跑去。

這座石洞還眞不小，孟小倩跑了十幾丈才聽到奶奶傳來的聲音：「啊，倩兒，你找來了！……。」

孟小倩在一道油燈小光之下見到了奶奶，只見奶奶滿臉興奮之色，人却坐在一張竹子支架的床上，而沒有站起來。

這時孟小倩也沒有多想，一式乳燕投懷撞向奶奶懷中，也許她的力道用得太猛，只聽奶奶禁不住「唉喲！」叫了一聲。

孟小倩這次可注意到了，驚叫一聲道：「奶奶，您怎樣呢？」

孟姥姥苦笑一聲道：「奶奶中了他們暗算，一直沒有養好，要不，奶奶還不早去找你去了。」

孟小倩道：「奶奶，你中的什麼暗算，讓倩兒看一看。」

孟姥姥道：「先別談奶奶的傷，快告訴奶奶，你這些日子過得還好麼？」

孟小倩頑皮地道：「說壞嗎，可壞到了極點，被人關在地牢整整的關了十個月；說好嗎，可也好到了極點。倩兒在地牢之中，練了一身相當不錯的功夫。」

孟姥姥笑道：「你又逗奶奶了，你到底在說些什麼呀。」

於是，孟小倩笑着把自己的一番經歷告訴了奶奶。

孟姥姥笑道：「上天眞是有眼，簡直是好極了。」

孟小倩追着問奶奶的別後情形。

原來，孟奶奶當日向岩下投落之際，不知是誰暗中發了一指，點了她的「氣海穴」，一身功力雖未免全破去，却受了極重的傷，她下落的身子，直墜而下，毫無生還的希望，那知人剛落入雲霧之中，忽然，飛來一道銀綫纏住了她，硬止住了她落勢，而把她救了下來，這就是無影手莫非的救命之恩。

至於，無影手莫非怎會碰得那樣巧呢？其實並不是無影手莫非碰得巧，而是無影手莫非發現了「雙龍會」準備在這裏開香堂，他有心窺視「雙龍會」的秘密，於是預先利用手中釣綫，垂身躲在懸岩之下，他垂身之處正好有一塊突岩，他就隱身在那突岩之上。

孟姥姥墜落的位置，正離無影手莫非不遠，莫非順手就救了孟姥姥。救下孟姥姥之後，無影手莫非不敢從上面出山，只好向下發展，好在他手中銀絲釣綫放盡之後，可以長達十丈，他先自一人一段一段向下墜落，終於發現了這個古洞，於是無影手莫非又千辛萬苦把孟姥姥垂了下來。

由於孟姥姥「氣海穴」被點，雖然未被點破，散去一身功力，却受傷極重，行動不便。只有在這石洞中住了下來調養。

祖孫兩人這下說開了，只顧說話。却完全把無影手莫非和老花子萬重山拋到腦後去了。

當談話告一段落時，孟小倩才想起他們，驚訝地叫了一聲，道：「奇怪，花子爺爺和莫爺爺怎麼還不見回來。」

孟姥姥一震道：「不好，他們一定出了事，你快去看看。」

孟小倩掉頭跑出洞外，洞口那有無影手莫非和老花子萬重山的影子。

孟小倩上下過一次，對於脚下峭壁的情形已有相當瞭解，她手中雖然沒有無影手莫非那種釣綫，但憑她的功力，加上手中的『彩虹劍』，要下到谷底去，倒不是辦不到的事。

她下落谷底之後正要向谷外走出去時，一塊石頭後面傳來無影手莫非的呼聲輕叫道：「小倩，老花子被他們逮着了。」

孟小倩與無影手莫非會合一處，道：「我們快去救他去。」

無影手莫非說道：「他們又來了不少人……。」

孟小倩道：「人多怕什麼！」

無影手莫非那裏曉得孟小倩的眞實功夫，搖頭道：「咱們不能打草驚蛇，一出手就要成功，咱們只能偷偷的下手。」

孟小倩道：「怎麼偷偷的下手呢。」

無影手莫非笑道：「莫爺爺對這裏熟極了，又有手中的天蠶銀絲，出了谷，他們還在做夢哩！」

天蠶銀絲又輕又長，無影手莫非運用起來又有獨創的技巧，他們眞的偷出了谷口，「雙龍會」的人連他們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就在谷口附近，「雙龍會」臨時搭蓋了幾間房子，副會主辣手青娥莊美美就在這裏休息。

不過，他們現在不是休息，而在審問老花子萬重山。他們對老花子萬重山居然還算客氣，給了他一個座位，辣手青娥莊美美就坐在他對面，不過其間隔了一丈多遠，而老花子似乎也被制住了穴道，腰部挺不起來，身子斜斜的半坐椅子上。

孟小倩和無影手莫非來得正是時候，辣手青娥莊美美的問話才開始哩。

辣手青娥莊美美尊了老花子一稱，道：「萬老前輩，抱歉之至，委屈你了。」

老花子萬重山雖被制，豪氣不減，哈哈一笑道：「副會主好說，貴會計算人的手段高明之至，我老花子佩服！佩服！」

辣手青娥莊美美笑笑地道：「這是爲了避免傷害彼此的權宜之計，尚請老前輩見諒本座的苦心。」

老花子萬重山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

辣手青娥莊美美接着輕咳一聲，道：「老前輩，本座已向你表示過歉意了，但也請老前輩重視貴帮與本會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交情，保持貴我兩方的道義，給本座一個明白交待。」

老花子萬重山翻着眼睛道：「你要老夫交待什麼？」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孟小倩一定有一個隱密的藏身之地，請你說了出來。」

老花子萬重山道：「這個很難。」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此事出你之口，入本座之耳，何難之有。」

老花子萬重山道：「老夫說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定不相信？」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這個當然。」

老花子萬重山道：「老花子如說知道，我可是又交不出一個地方來，你說是不是很難。」

辣手青娥莊美美臉色一變，冷笑一聲

，道：「老前輩，你這就不够朋友了。本座是敬你，才與你好言好語，否則我莊美美這辣手青娥可不是慈悲心腸的人，但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罰酒，本座也就懶得和你多費唇舌，尤慶，再給他嘗嘗『地獄針』的味道。」

惡郎中尤慶蒼白着一張臉，走到老花子面前揚着一枝「地獄針」，嘿嘿笑道：「眞是山不轉路轉。我們這快又見面了，兄弟這根『地獄針』應與上次那根又有點不同，這根是着體見效，馬上實現，對不起，請你……。」

惡郎中尤慶可眞狠，話未說完左手向下一落，便向老花子萬重山大腿上落去。

孟小倩冷「哼！」了一聲，「彩虹劍」一抖而出，人影隨着劍光疾掠而到。只聽惡郎中尤慶大叫一聲，一道血光飛起，僅剩的一條左臂也給孟小倩一劍削掉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一震而起，道：「是你！」

孟小倩微微一笑，道：「你不是要我死麼，現在我可來了，有何指教。」小倩原就不是一個冷眉冷面的人，這時雖然橫劍當胸，臉上却緊繃不起來。

孟小倩身形一轉，向老花子道：「花子爺爺，您是什麼穴道被制？」

老花子萬重山道：「老夫的穴道，現在不能解，釣魚的來了沒有？」

孟小倩道：「來了。」

老花子萬重山揚聲道：「釣魚的，你來照顧老花子吧！」

無影手莫非只好跳身下來，搖頭道：「老花子，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有一個留在暗中接應豈不更好。」

老花子萬重山笑道：「你懂什麼，這樣小倩就不會因照顧老夫而縛手縛脚。」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你們還有人沒有？叫他們一起出來。」

孟小倩道：「就我們三個人，只怕你也阻擋不住。」

辣手青娥莊美美一抖手道：「去，咱們到外面去。」帶着所有的人先自走出屋外。

屋內只剩下孟小倩他們三個人。

孟小倩道：「花子爺爺，你爲什麼不解了穴道自己行動呢？」

老花子萬重山道：「她用的是一種獨門手法，只怕你解不開，咱們可不能在他眼前丟人。」

孟小倩一笑道：「花子爺爺，你可就小看倩兒了，別的倩兒也許不行，行宮過穴，搜經走脈可是倩兒的拿手，不信你就讓倩兒試一試。」

老花子萬重山一笑道：「現在當然可以讓你試了，反正他們都已出去了，沒人看見。」

孟小倩伸手在老花子肩頭上，一股內力已透體注入老花子體內。

孟小倩的「奇奇三十六功」，乃是專走奇經外脈的奇門功夫，正是多種奇門制穴手法的尅星。再奇的手法，她也能利用「奇奇三十六功」找出癥結來。再難打通的經穴，她也可以利用「奇奇三十六功」的行功方法把他打通。

孟小倩只默察了一週天，便已瞭然於胸，微微一笑道：「這還難不倒小倩。」

翻腕點了老花子七處穴道，點過穴道之後，又施展奇奇功法，催動老花子自己內力，衝破了老花子被制穴道。然後，一收手道：「花子爺爺，你自己再運功一週天，就沒事了，倩兒，先出去了。」

孟小倩走出屋外，只見辣手青娥莊美美巳聚集了三十多人在房屋前面。

孟小倩搖了一搖頭道：「莊前輩，可是準備羣打羣毆。」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我們的二鳳三屍二十四金刀殺手，可不能白白死在你手中，這個仇本座今天非報不可。」

孟小倩揮動了一下手中「彩虹劍」，道：「本姑娘年幼，說不出大道理規勸你們，你們要報仇就上來吧。」

孟小倩原就是鬼靈精，略爲打量一下附近地形，不進反退，退了一丈多遠，這是一處比較狹窄的地形，左右兩邊都是大塊石頭，可以用作掩護，只要守住正面，他們的人數再多，也無法完全一擁而上。

辣手青娥莊美美一揮手道：「殺！」

接着一陣暴喝：「殺……」陣子辣手青娥莊美美左右六個人外，其他的人都衝上來了。那些人一鼓氣衝到孟小倩身前，立時便有四個人撲了上來。

孟小倩一狠心，咬緊銀牙，道：「本姑娘不殺你們，你們就要殺本姑娘了，本姑娘只有以霹靂手段和你們一戰了。」

孟小倩對付過二十四金刀殺手，也對付過古氏三屍，知道以寡敵衆，最忌纏鬥，利在速戰速決，先寒敵胆，因此決心痛下殺手。

那四個人，使的都是大刀，二把大刀夾着刀風迎頭劈了下來，孟小倩一幌肩，另二把大刀又橫掃而到。四把刀四個方向，封住了孟小倩可能閃避的四種變化。

孟小倩現在不但早巳有備，而且決定痛施殺手，手腕一沉，先不管迎頭劈來的刀勢，却使了一招「問東打西」，劍光一閃，先傷二人，然後式化「擧天托月」，又傷了二人，孟小倩身形奇快無比，劍勢來自預料不到的方向，那四個人的攻勢根本沒有發出威力，就被孟小倩一擧擊破。

攻勢擊破了，但並沒有要他們的命，只給了他一劍重傷，傷得失去再戰之能。

四個人連爬帶叫的退了下去。

辣手青娥一揮手又撲上來四個人，這四人有凜於孟小倩的劍勢凌厲，採取了不同的打法，他們打法雖然不同，但技差一籌，還是難逃受傷失敗的命運。

辣手青娥莊美美惱怒交加之下，連連揮手，發動了五次攻勢，這五次攻勢下來，孟小倩足足傷了辣手青娥莊美美二十個得力手下。

辣手青娥只顧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攻勢，却沒想到全軍盡墨，回觀自己身前能戰之將，只剩下十幾個人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心中一動，眉頭一皺，輕輕「啊」了一聲，半天叫不出苦來。

她明白了，她是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浪費了。雖然一時不明，白白犧牲了不少力量，但她還不相信憑現存的實力，就奈何不了孟小倩。

辣手青娥莊美美運思謀籌對策之際，整個的打鬥也就停止了下來。

屋內無影手莫非揹着老花子萬重山走

了出來。

孟小倩見老花子還不能自行走動，不由一怔，惑然問道：「花子爺爺……。」

老花子萬重山向她做了一個鬼臉笑道：「剛才你出足了風頭，咱們兩個老不死可也不能被你一手掩住了光彩，咱們也有幾手功夫，叫你見識見識……。」老花子萬重山口中說着，無影手莫非卻如飛般向着一塊二丈多高的大石頭上奔去。

辣手青娥莊美美一見老花子他們，以爲他們奪路逃走，叫道：「截住他們。」

四條人影，快如離弦箭一般，二個當頭截去，二個隨後追而上。

無影手莫非身子一拔上了大石頭，先把老花子放下，接着哈哈一笑道：「現在該看看老夫們的手段了。」

話聲中，只見那四個追截他們的人，紛紛躍起向大石頭上撲去。

這時，只見無影手莫非站在大石頭上，指東打西，那四個圍攻他們的人，便在半空之中，一個一個摔回地面之上。但那四個人雖然栽回地面之上，又好像沒有受什麼大傷，怒吼一聲，又向石頭上撲去。

可是，他們撲來撲去，都被凌空打了下來，沒有一個人上得了石頭。這種情形太不尋常了，辣手青娥莊美美發出一聲呼嘯，把那四個人召了回去，喝問道：「你們在攪什麼鬼，爲什麼攻不上去？」

敢情那四人圍攻了無影手莫非半天，卻沒看到無影手莫非手中揮動的天蠶銀絲，只知道每次躍起之後穴道一痲，一口氣提不住，人就落回到地上，試一運氣行功卻又查不出傷勢，這時被辣手青娥問起來，大家只有漲紅了臉，誰都說不上話來。

這也難怪他們，天蠶銀絲本是半透明的細絲，靜止時都不容易看見，何況是在空中揮動之間，更可況揮動之人是無影手莫非，無影手莫非要沒有獨到的手法，也就不會被人號爲「無影手」了。

最巧的是辣手青娥莊美美這心腹死黨之中，竟然沒一個人認得他無影手莫非。

一個人的底細未被人摸清楚，等於披上了一件神密的外衣，無影手莫非可教他們疑神疑鬼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卻有點手足無措了。

她本來是獨自帶了心腹死士追踪孟小倩而來，準備把孟小倩除去，以絕隱患，因爲她知道孟小倩與沈中原過去的感情很是不錯，生怕沈中原暗中維護孟小倩，所以，這次對付孟小倩的行動了，也沒敢讓沈中原知道，想不到孟小倩他們人數雖少，卻是這樣難以對付。

孟小倩的毫毛都沒有損失一根，自己帶來的心腹勇士倒下了一大半。辣手青娥莊美美口中不說，心中卻是大大的作難起來，蛾眉雙剔，目光射出了一道兇光。

「哇……。」只見老花子萬重山凌空飛掠而來……。

辣手青娥莊美美他們雖離老花子萬重山所立的大石頭總有七八丈遠，辣手青娥莊美美冷笑了一聲，揮手道：「老花子可惡，不必再顧忌丐帮，先把他除了。」

人影一分，迎着老花子撲來。

七八丈的距離，老花子絕無一掠而到之能，是以大家迎了上去，準備一出手就把老花子置於死地。

「呼！……」老花子的身形不但沒有落地，而且，在他們頭上一掠而過，掠過他們頭上之後，身子一折，又從他們頭頂上回到了大石之上。

老花子會飛，大家都楞住了。

大家發楞之際，只聽「嘭！嘭！」二聲，已有二個人向地上倒去。

大家一驚，扶起那二人，只見那二人每人頭上起了一個大包，被老花子在半空之中打了穴道。

驚魂未定之際，只聽「哇！……」的一聲，老花子萬重山又凌空飛到了大家頭頂上。

當然，辣手青娥莊美美帶來的那些心腹武士，也不是普通之人，稍一定神，便人人激起了再去的鬥志，紛紛出手攻擊空中飛騰的老花子萬重山。

老花子萬重山雖然仗着無影手莫非天蠶銀絲之力，可在半空之中飛騰轉折，這是二人功力技巧的配合，一擊不中，便失去機會，對方一有準備，就很難得手了。

可是，他這種空中飛騰的威勢，卻震撼了辣手青娥莊美美和她的手下。

這時，孟小倩反成了袖手旁觀之人，看得哈哈大笑不已。

老花子萬重山第三次又出動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冷笑一聲喝道：「老花子你一而再，再而三，眞道本座治不了你麼，照打！」

一點寒芒奔向了老花子萬重山。

老花子萬重山手中打狗棍一揮，擊中了那道寒芒。

詎料，那道寒芒並未被擊落，忽然發出一聲輕輕脆響，寒芒反而大盛，向老花子萬重山全身捲去……。老花子萬重山大叫一聲，人便凌空掉了下來。

老花子這一掉可掉在辣手青娥莊美美頭頂之上，辣手青娥莊美美冷笑了一聲：「該死！」左手一揚，袖中飛出一道軟劍，向老花子萬重山當胸掃去……。

忽的，老花子萬重山下墜的身子一頓，向斜裏落去。

辣手青娥莊美美輕叱一聲，道：「老花子，你今天是死定了。」

嬌軀如風，一掠而到，劍光一閃，又向老花子萬重山當胸刺去……。

這時老花子落到地上之後，人巳昏死過去，一動也不能動了。

「有本姑娘在，只怕你難稱心如意。」孟小倩飛身而到，「彩虹劍」連接辣手青娥莊美美七劍，救下了老花子萬重山。

同時，無影手莫非巳飛掠而到，抱起了老花子，又掠回山石之上。山石之上易守難攻，無影手莫非的處置一點不錯。

辣手青娥莊美美恨死了老花子萬重山，身形一斜，欲待越過盈小倩追去，孟小倩搖劍阻住辣手青娥莊美美，喝道：「前輩，貴屬沒有晚輩的敵手，何不你我一分勝負。」

辣手青娥莊美美皺着鼻子冷笑一聲，道：「自不量力的丫頭。」

孟小倩道：「名無倖致，前輩號稱辣手青娥統率『雙龍會』羣雄，自有驚人之藝，晚輩是有點自不量力，而且，還要向前輩討回一點公道。」

忽然，無影手莫非在石頭大叫道：「

小倩，老花子中了她的毒針，一定要她把解藥拿出來。」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他死定了。」

孟小倩怒道：「那你也就死定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哈哈一笑道：「小丫頭，你以爲你這點點小成就，就自以爲了不起了麼？」

孟小倩肅然道：「加上我拚死的決心，你呢？你敢不敢和我併骨於此？」

辣手青娥莊美美見多識廣，從孟小倩的神態上看得暗暗一震，忖道：「這小丫頭，入世不深，一腦子衝勁，說出的話不知轉彎，倒眞是可慮，她眞要拚起命來，卻也厭煩得很。」

孟小倩的表現，顯示她有這份力量，所以她說的話，甚爲震動辣手青娥莊美美的心弦，否則沒有實力作後盾，你孟小倩說的話再狠，人家想也難得想。

辣手青娥莊美美心念一動之間，手中已發出了指揮手下的暗號。

只見她的手下，又漸漸的圍了過來，把孟小倩和辣手青娥莊美美圍在當中。

孟小倩看在眼裏，輕輕冷笑一聲，連番的戰鬥，使她信心大增，在以少戰多的勢態之中，心領神會之中悟出了不少取勝的方法。孟小倩信心十足，目光堅定的注視着辣手青娥莊美美，強烈的神光，直似兩道冷電，看得辣手青娥莊美美臉上泛起了一道鐵青。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常言有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晚輩今天如果能與前輩併骨於此，『雙龍會』定也不解自散，三湘七澤的安和樂利生活，又可拭目以待了，晚輩之死，實有重於泰山，晚輩何樂不爲。」

一番視死爲歸的說詞，聽得辣手青娥莊美美背上直冒冷汗，眞不懂她這點點年紀，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她說得不錯，只要自己死了，「雙龍會」也完了，因爲自己雖是副會主，卻是「雙龍會」的眞正靈魂。沒有自己，不會有立竿見影沈大鵬，更不會進而發展到今天雙龍會的局面。

辣手青娥莊美美越想心中越是後悔，後悔不該輕身涉險前來收拾孟小倩，而給了孟小倩這個機會。想到失策之後，辣手青娥莊美美又重新激起了無比的鬥志，銀牙一咬，暗罵一聲：「哼！老娘見的大風大浪了，還眞的怕了你不成。」

辣手青娥莊美美左手伸手懷中，取出一朱紅色的手套，套在左手之上，右手一抖，順着衣袖滑落下來一把細長的軟劍。

她這軟劍原是藏在袖中之物，只因她剛才已經使用過，已不能再收奇襲之效，所以索性取出來，與孟小倩對陣。

孟小倩冷肅道：「晚輩要出手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大喝一聲，手中細長的軟劍一揮，登時暴起一道劍光，先向孟小倩出手。劍勢如虹，一連三式，殺得孟小倩措手不及，登！登！登！退了三步。

這就是孟小倩還是經驗不足之故，一念客氣，先機頓失。

辣手青娥莊美美三式使過雖逼近了孟小倩，卻也未能傷得了她，變招換式之際，緩得一緩，孟小倩大叫一聲，振臂刺出一劍，把辣手青娥莊美美殺得返回原處。

人影一息，兩人注目相對抱劍而立。

一度交手，彼此心中都是大爲震驚，認爲對方極爲厲害，不敢稍加太急了。

兩人微一換氣，劍光突然暴起，兩人又打成一團。兩人都是極盡快速的能事，只聽兵刃交接之响不絕於耳，青光白芒，交織成了一道光幕。

忽然，光芒斂處，兩人仍然分立在原來立身之後，四目相對，怒意更盛，只是那強烈的神光卻減弱了不少。顯然，這一番劇鬥，雙方都損失了不少眞力。

孟小倩長長喘息了一口氣，道：「前輩，只要你交出老花子所需的解藥來，咱們今天就到此爲止，約期再戰。」

辣手青娥莊美美厲喝一聲道：「休想！」身形暴起，又撲向孟小倩。

孟小倩舉劍相迎，又一陣猛烈交戰。

兩人再次分開時，辣手青娥莊美美臉色蒼白如紙，握劍的右臂，一片殷紅，鮮血順着手腕一滴一滴的向下滾落，接着，只見她握劍五指緩緩伸開，手中軟劍便軟軟的滑落地上。

她受了傷，傷得最重的，不是她的手臂，而是她的心志，她不是孟小倩敵手。

孟小倩的臉色也不好看，喘息了一陣，臉色才漸漸恢復正常。忽然，辣手青娥莊美美厲叫一聲，身子便向後倒去。

孟小倩心裏有數，自己雖傷了她一劍，卻絕不是致命的一劍，但，她……心神不由得一楞，人卻向對方身前走去。

她們之間，分開之後，中間拉了一丈多遠距離，孟小倩走了四五步，腦中忽然掠起了一道奇念，忖道：「奇怪，她的手下爲什麼不阻止我的接近呢？……」疑念一生警念隨之立起，脚下便停止不進了。

就在這時候，辣手青娥莊美美忽然一揚手，打出了左手的那朱紅色的手套。

在孟小倩想像中，那朱紅色的手套可能除了是護手之用外，便是指尖上藏有無堅不摧的利刃和劇毒之物，這種戒心早在辣手青娥莊美美取出之時，就作了分析。

很自然的，孟小倩伸手舉劍削去……。

忽然，斜刺裏射出一道凌芒，擊在孟小倩劍刃之上，打得孟小倩劍鋒一斜，未能削中那朱紅色手套，那手套掠過孟小倩身旁，落在孟小倩身後一丈開外……。

只聽，一聲炸裂之聲响來，那落地的手套巳冒出一蓬霧珠，向四方捲開。

不用說，那定是厲害無比的絕毒裝置，中了必無幸免。

孟小倩怒火上升，大喝一聲道：「你如此惡毒，饒你不得！」搖身舉劍，向倒在地上的辣手青娥莊美美刺去……。

「不可傷人，解藥留你！」一道人影，一掃而過，打向孟小倩一道白光，孟小倩一幌身，讓開那道白光，來人巳攔腰抱起辣手青娥莊美美飛躍而去。

來人身手快如閃電，孟小倩竟是來不及阻止那人搶救辣手青娥莊美美。

心神一楞之下，落在她身前的是一隻小紙包，那定是那人口中所說的解藥了。

孟小倩微一收神，口中忽然猛叫了一聲：「沈大哥……。」

飛也似的猛追了下去……。

（本篇完。請留意本故事之三「玉劍天心」刋出。）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余破浪·文
盧令·圖

虎豹羣英

（上）

道士鬥和尚

奪妻殺子

（一）

月滿枝頭，風輕雲淡。星很疏，就像殘局裏餘下來的幾顆棋子。

方亭下，兩人對奕，亭中燈火照得亮如白晝。

這是方鳳豪在杭州的鳳威苑！

江湖上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方鳳豪非獨有錢，而且產業之多，恐怕連南宮、慕容兩大世家加起來還及不上。

在方亭下手執紅子舉棋未定的錦袍中年人，是方鳳豪二十年的老朋友，姓梅，名庭之，乃華山派俗家弟子，八八六十四式火燄飛虹掌和十三烈颷劍法，飲譽武林多年，江湖中人稱「掌劍雙絕手」。

但凡認識「掌劍雙絕手」梅庭之的人，都知道他不嫖、不賭、不喝酒，而且畏妻如虎。

梅庭之雖有季常之癖，但在其他事情上，却是極具胆識，三年前華山派與青城派曾經發生誤會，險些釀成浩刦，結果由梅庭之出面斡旋，終於化干戈爲玉帛。

但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一年前，梅庭之掌劍除五毒，單人匹馬橫掃五行魔寨的壯舉。

五行魔寨五位寨主，號稱「連環五毒」，在五年前崛起於閩南，其後更在嶺南蒼雲峯下建立五行魔寨，一年內併吞方圓五百里內所有大小盜寨，聲威之壯，一時無兩。但他們千不該，萬不該，不知如何居然殺了華山派的幾個俗家弟子，其中有兩人還是梅庭之的師弟。

梅庭之一怒之下，賁夜單騎獨闖五行魔寨，與「連環五毒」惡戰直到黎明，終於把五毒全部送進鬼門關內。

梅庭之本已有名，經此一戰，更是聲名大噪，成爲江湖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英雄人物！

然而，自此之後，這位家傳戶誦的江湖英雄，却一直悶悶不樂。

沒有人知道眞正的原因，即使是與他相交凡二十年的老朋友方鳳豪也不知道。

彼此打一場

（二）

方鳳豪喜穿白衣。

他喜歡潔白鮮明的衣服，對於梅庭之的華麗衣飾，總是認爲太炫耀、太俗氣。

幸好梅庭之這個人的性格不俗。

方鳳豪喜歡性格爽朗正直之士，梅庭之無疑正是這種人。

他做事作風明朗爽快，說一就一，說二決不會弄出個三，甚至弄出個嚇傻人的「四五六」。

他下棋也是一樣，一看準就揮軍直上，擅攻而不擅守，但他攻勢之猛烈，絕少棋手能攖其鋒。

方鳳豪却是例外。

彼此對奕二十年，雙方棋藝如何，大家都心中有數。

比較下來，還是方鳳豪略勝一籌。

梅庭之的手一拈棋，向來絕少猶豫，往往立刻着子。

但這一天，他的手拈棋之後，却經常猶豫不決，良久還未能把棋子放下。

他已連敗兩局。

這第三局，他看來又要輸了。

× × ×

棋局已殘，風忽轉勁。

梅庭之忽然把手中棋子放在棋盤下，喟然嘆道：「我又輸了。」

方鳳豪拈鬚淡淡笑道：「二十年來，我還是第一次可以連勝你三局。」

梅庭之道：「方兄棋藝又大有精進，小弟自愧不如。」

「論棋藝，愚兄確略勝一籌，」方鳳豪沒有故作自謙，「但莫非賢弟心不在焉，我自問還沒有可以連勝三局的把握。」

梅庭之默然。

方鳳豪凝視着他，又道：「你有甚麼困難，何不對我直說？」

梅庭之嘆息一聲，道：「這件事我不想說，而且天下間也沒有任何人能給予我任何的帮助。」

方鳳豪皺了皺眉，終於忍不住道：「莫不是嫂夫人……」

梅庭之面色忽然變得比雪還蒼白。

方鳳豪一凜，忙道：「愚兄一時失言，賢弟休憤。」

梅庭之吸了口氣，道：「你沒有猜錯，這件事確和內人有關。」

方鳳豪不敢再問，但梅庭之却繼續說道：「三娘已決定要跟隨別人，捨我而去了……」

方鳳豪聞言，也是爲之面色蒼白。

就在這時候，一老家僕匆匆而入。

方鳳豪問：「何事神色匆匆？」

老僕回答：「苑外來了一個惡僧，已打傷了方祥、方義兩人，現在正與湯總管惡戰……」

方鳳豪一楞，微怒道：「何以無緣無故會發生這種痲煩？」

老僕又道：「這惡僧穿着一襲雪白袈裟。」

方鳳豪道：「那又如何？」

老僕道：「袈裟上寫着十個血紅色的大字。」

「血紅色大字？」方鳳豪臉色一沉：「上面寫着的是甚麼？」

老僕垂頭顫聲道：「奴才不敢說。」

方鳳豪道：「直說無妨。」

老僕猶豫半晌，忽然抬頭向梅庭之望了一眼。

「白袈裟上寫的血字共有兩行。」

方鳳豪道：「第一行寫的是甚麼？」

老僕說：「華山梅庭之。」

方鳳豪、梅庭之互望一眼，兩人的面色却很不好看。

梅庭之瞳孔收縮，道：「第二行寫的又是甚麼？」

老僕又是一陣遲疑。

方鳳豪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不必吞吞吐吐，梅大俠是明白人，他不會怪你的。」

老僕這才鼓氣勇氣，道：「雜種活王八。」

× × ×

既是「雜種」，又是「活王八」，把這種罵人的說話寫在袈裟上，這和尚若非太滑稽，就是太可怕。

當方鳳豪和梅庭之走出鳳威苑門外的時候，立刻就知道這個和尚極其可怕。

因爲鳳威苑的湯總管，已給這個和尚捏斷了頸子。

（三）

無論是誰給人罵是「雜種活王八」，只要這個人還有點自尊心的話，都一定會感到生氣。

但梅庭之沒有生氣。

他只是在嘆氣。

沒有人知道他是在爲這個和尚嘆氣，還是在爲自己而嘆氣。

身穿血字的白袈裟的和尚，年紀最多還不超過三十歲。

他身材短小，但却渾身肌肉結實，十根手指雖然又粗又短，但湯總管的頸子給他輕輕一捏立刻就變成了一隻斷頭公鷄。

方鳳豪來不及搶救湯總管，心中實在又驚又怒。

「何方野僧，竟敢在此撒野？」

「俺不是野僧，是神僧，非但要在此撒野，更要在你的頭上撒尿！」白袈裟和尚嘿嘿冷笑，忽然又喝道：「誰是梅庭之，滾出來吃俺三百拳！」

梅庭之挺胸闊步而出。

「我就是梅庭之。」

「你是梅庭之？」白袈裟和尚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忽然大笑道：「你果然是個雜種活王八，該殺，該殺！」

梅庭之冷冷道：「在下與大師無仇無怨，甚至素未謀面，何故一上來就惡言相向？」

白袈裟和尚哼的一聲：「奪人之妻，殺人之子，大奸大惡之徒，人人可得而誅之！」

梅庭之身子猛然一震。

方鳳豪已怒喝道：「瘋僧，你含血噴人，莫非以爲此地當眞無人？」

白袈裟和尚冷笑：「你是甚麼東西？敢罵神僧是瘋僧？」

方鳳豪鬚眉皆豎，凜然道：「我姓方，方鳳豪。」

白袈裟和尚嘿嘿一笑：「管你是鳳毛還是鴨卵，敢擋俺者，一律殺！」

這和尚看來不但很可怕，而且也很滑稽。

白袈裟和尚已作勢欲撲，與方鳳豪動手。

梅庭之却在這時候大聲道：「這位大師既然是衝着我而來的，梅某決不願做縮頭烏龜。」

白袈裟和尚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你還有幾分硬脾氣，倒不知道你的骨頭硬不硬？」

梅庭之吸了口氣，道：「大師要動手，梅某樂於奉陪，但事情非要先說清楚不可？」

白袈裟和尚冷冷道：「俺早已很清楚，還有甚麼好說的？」

梅庭之道：「大師是否很清楚，那很難說，但梅某現在却是不清不楚，給你弄得一塌糊塗。」

白袈裟和尚冷笑。

「梅庭之，你裝蒜的本領，的確令人佩服，可惜俺絕不會給你的花言巧語瞞騙，你想活到明天，那可是妄想！」

梅庭之啼笑皆非，道：「大師可不是如花少女，梅某亦非浪子登徒，如何會對你來甚麼花言巧語？」

白袈裟和尚冷哼一聲：「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爲樂重陽報仇雪恨！」

梅庭之一愕。

「你說甚麼？」

「俺要爲樂重陽報仇！」

「樂重陽是梅某義兄，他出了事？」

「不必裝模作樣，連樂重陽都已證明你就是奪其妻，殺其子的兇手，你是絕對賴不掉的！」

梅庭之面如土色，忙道：「樂大哥在哪裏？」

白袈裟和尚冷冷道：「他也和俺一樣，當了和尚！」

梅庭之道：「大師，梅某要見他，煩勞帶引則個。」

白袈裟和尚吼道：「『帶引則個』不可，『殺你則個』却是事在必行。」

梅庭之振聲道：「容我辯白一二！」

白袈裟和尚突然一掌拍過去，厲聲道：「你要辯白，先到閻王殿去！」

這和尚內力非凡，一掌擊出，熱烘烘的掌風簡直可以把人的臉孔烤熟。

這掌力和梅庭之的看家本領，八八六十四式火燄飛虹掌，可說是大同小異。

兩股烈燄的掌力在半空中相遇。

「哧」的一聲，兩條人影乍合又分。

白袈裟和尚怪叫一聲：「果然不愧是華山派的一流高手，可惜你今天遇上的和尚，脾氣極臭，功夫却是極硬。」

梅庭之面色一片殷紅，有如一團烈燄在他的臉上燃燒。

方鳳豪忙挾着他：「怎樣了？」

梅庭之沒有說話，但却吐出了一口鮮血。

白袈裟和尚冷冷一笑道：「善惡到頭終有報，這是你罪有應得，來生若還有機會做人，切莫再幹這等傷天害理的事！」

說完，轉身就欲離去！

方鳳豪怒喝：「禿顱，給我站住！」

白袈裟和尚霍然轉身：「方檀樾，這件事與你無關，別惹禍上身。」

說完，又再次轉身離去。

但他還沒有走出三丈，眼前白影一閃，方鳳豪已攔住了他的去路。

入骨無肉

（一）

殺氣有如一層濃霧，籠罩着白袈裟和尚與方鳳豪。

白袈裟和尚冷冷道：「方檀樾，貧僧可不是善男信女，再不知機退下，恐怕你會大大的吃虧。」

方鳳豪沉聲道：「方某雖然沒有甚麼眞實本領，但也不能任由大師在此地恣意殺人，然後又從容離去。」

白袈裟和尚瞧着他半晌，才道：「你是打算爲梅庭之報仇？」

方鳳豪道：「最小要向你討還一個公道。」

白袈裟和尚道：「世間的事，本來就很不公道，你要討公道，除非你的拳頭比石頭還硬。」

方鳳豪道：「既然大師這樣說，咱們不妨比劃比劃。」

白袈裟和尚大聲道：「自當奉陪。」

方鳳豪道：「但在比劃之前，咱們必須先弄清楚梅庭之的事。」

白袈裟和尚道：「他刦走了樂重陽年輕貌美的妻子，更辣手毒殺樂重陽唯一的兒子以滅口，這種人難道還不該殺？」

方鳳豪冷冷道：「我不相信梅庭之是這種人。」

白袈裟和尚道：「但他本來就是這種人，不，他不是人，而是一隻比畜牲還更不如的東西。」

方鳳豪沉聲道：「無憑無據，單憑大師一面之辭，恐怕天下間沒有任何一個人會相信你的說話。」

白袈裟和尚哈哈一笑，道：「貧僧也不在乎你是否相信，總之，貧僧既已把梅庭之擊殺，別人怎樣看法，那是別人的事，大不了你向貧僧報復，若殺得了貧僧，貧僧也是死而無怨。」

方鳳豪凜然道：「好！方某就領教領教大師的驚人絕藝。」

說着，單拳擊出。

這一拳看似平平無奇，力道也不見得很威猛，但白袈裟和尚却居然不敢硬接，身子一側閃了開去。

方鳳豪冷冷道：「大師是感到害怕了麼？」

「不怕、不怕，怕的不是好漢，怕的不是鐵面神僧！」

「果然是鐵面神僧！」

「貧僧之名，居然也會傳到方檀樾耳中？」

方鳳豪冷冷道：「人說鐵面神僧是個不分清紅皂白的糊塗和尚，今日看來果然不假。」

鐵面神僧嘿嘿一笑：「貧僧就算再不分清紅皂白，這件事情，也絕不會糊裏糊塗。」

方鳳豪喝道：「接方某一掌！」

這一次，鐵面神僧不再閃避。

「叭」的一聲，兩掌相交，發出一陣震人心絃的聲音。

方鳳豪身子突然向前再進三尺。

鐵面神僧的身子則不斷後退。

倏地，鐵面神僧口中咯出一口鮮血。

方鳳豪冷笑，掌上勁力再增。

鐵面神僧突然像鳶子一般向後倒飛開去。

方鳳豪又是一聲大喝，身如巨鳥，再度撲前，又再發出凌厲無比的一掌。

鐵體神僧面色慘然，終於慘呼倒下。

方鳳豪神情冷漠。

他瞧着鐵面神僧，鐵面神僧的眼睛也直盯着他。

鐵面神僧忽然又再躍起。

但他剛躍起了的身子又再仆倒，而且永遠也沒有再爬起來！

× × ×

鐵面神僧死了。

梅庭之也活不下去。

方鳳豪很悲傷，整整三天粒米不進，只是悶悶不樂的在喝酒。

他與梅庭之是多年朋友，一旦訣別，自然是說不出的難過。

他決定要把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二）

晚霞一片殷紅，微風吹在方鳳豪的臉上。

他仍然是一身白衣，騎着一匹快馬，來到了一座地處偏僻的寺院。

這寺院的規模並不大，香火也不見得怎麼旺盛。

方鳳豪來到了寺門之前，就看見了兩個小和尚在下棋。

方鳳豪深好此道，雖然下棋的只是兩個年紀輕輕的小和尚，但這居然也吸引着他。

方鳳豪初時只是隨便的瞧瞧。

但他不看猶是可，一看之下，不禁爲之看得出神。

這兩個小和尚雖然年紀甚輕，兩人加起來還沒有三十歲，但棋藝之老練，下子之快捷，簡直是連方鳳豪也自愧不如。

奕棋快捷，並非難事，但既要快捷，又要妙着層出不窮，那可就是極之爲難的事。

連方鳳豪都認爲這兩個小和尚棋藝驚人，那麼世間上還有幾人可以和他們相比，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

寺院細小，却有這種天資聰穎的小和尚，看來這裏並不尋常。

方鳳豪越看越是驚奇，終於忍不住道：「兩位小師父……」

他只是說到這裏，立刻就給東方的小和尚喝止：「別吵！」

他的說話居然很不客氣。

方鳳豪眉頭一皺，果然不出聲！

那知西方的小和尚却瞪着他，冷冷道：「離開這裏十丈。」

方鳳豪是江湖上一個大有名望的武林大豪，幾時給人這樣呼喝過？

但說也奇怪，他却很聽話，只是猶豫了片刻，就退開十丈之外。

兩個小和尚繼續下棋。

方鳳豪也不着急，靜靜的在那裏等。

不久，這一局完了。

但兩個小和尚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又在繼續下棋。

他們下子仍然是那麼快，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但這一次，方鳳豪已無法可以看見他們的棋下得怎樣，因爲他的距離實在是太遠了。

兩個小和尚很快又已下了第二局棋。

但他們仍然沒有停止，又再繼續。

方鳳豪很耐心，仍然站着。

直到這兩個小和尚連奕八局之後，坐在西方的小和尚才揮了揮手，對方鳳豪說：「你過來。」

方鳳豪立刻走了過去，簡直比學生碰見了老學究還更聽話。

坐在西方的小和尚手裏拈着一隻棋子，不停的在打量着方鳳豪。

他忽然說：「貧僧法號入骨。」

坐在東方的小和尚接道：「他是入骨，貧僧是無肉。」

方鳳豪心中一陣奇怪。

入骨和尚問道：「施主來自何方？」

方鳳豪道：「南方。」

入骨和尚道：「南方何處？」

「杭州鳳威苑。」

入骨和尚手搓棋子，沉吟着，忽然對無肉和尚道：「鳳威苑是甚麼地方？是不是妓寨？」

方鳳豪不由苦笑。

鳳威苑在江湖上名氣响鐺鐺，現在居然有人以爲那是妓寨。

而且還是出自一個小和尚之口，這眞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

（三）

天色漸漸黯淡了。

無肉和尚忽然點着了一個很大的燈籠。在燈火下，方鳳豪好像已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脾氣的人。

無肉和尚咬着指頭，對入骨和尚道：「鳳威苑並不是妓寨。」

入骨和尚道：「你怎知道？」

無肉其尚道：「因爲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這位施主會和妓寨之類的地方有甚麼關係。」

方鳳豪又是暗暗苦笑。

這位無肉和尚，倒是很看得起自己。

入骨和尚點了點頭，問方鳳豪：「施主姓甚名誰？」

好一句「姓甚名誰」，當眞是不客氣之至。

方鳳豪却毫不介意，立刻回答：「姓方，方鳳豪。」

「方鳳豪？」兩個小和尚同時脫口說道。

「不錯正是方鳳豪。」

兩個小和尚互望一眼，似是感到有點意外。

無肉和尚道：「你若是方鳳豪，怎會對我們兩個如此客氣？」

方鳳豪對他們不但是很客氣，簡直就是忍讓到了極點。

若是換上別人，說不定早已翻臉動手了。

無肉和尚這句說話，方鳳豪並沒有回答。

但却有另一把蒼老的嗓子响起，呵呵笑道：「徒兒休得無禮，方施主若非看在老衲面上，又豈會讓你們一味胡來？」

兩個小和尚的師父來了。

不問而知，那必然是個老和尚。

（四）

這是個很高大的老和尚。

也許是由於他太老，也許是由於他太高，所以他的背脊已曲起，看來很像個駝子。

但他站着的時候仍然很高，最少比方鳳豪還要高上一尺。

兩個小和尚和這個老和尚相比，更是矮了一大截。

雖然是佛門中人，雖然是師徒身份，但入骨、無肉兩和尚看見了師父之後，他們的態度還是沒有多大的改變。

無肉和尚向師父笑了一笑，忽然道：「狗肉熟了沒有？」

老和尚瞧着方鳳豪，訕訕一笑，似乎有點不大好意思的樣子。

方鳳豪不由微微一笑，道：「大師這種嗜好，二十年來還是沒有改變過。」

老和尚哈哈一笑：「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這是佛門中人不可忘記的，老衲可沒有忘記，一直都沒有忘記。」

入骨和尚笑道：「師父就是最喜歡吃狗肉，而且興之所至，不問地方，不問氣候，就算是六月大暑天時，刀山油鍋之上，他媽的也照吃不虞！」

老和尚一翻白眼。

「甚麼『他媽的也照吃不虞』？出家人豈可胡言亂語？混帳！荒謬！他奶奶個熊！」

入骨和尚舌頭一伸，忙道：「他媽的下次不敢說了！」

老和尚道：「如此最好！」

接着向方鳳豪道：「二十年前你還是個小子，現在卻已是個老小子啦！」

方鳳豪苦笑。

老和尚又道：「你不遠千里來找老衲，必然心中有點疑難問題要向老衲請教，但老衲現在餓得發慌，非塡飽肚子不可，你來陪老衲喝點酒，如何？」

方鳳豪道：「恭敬不如從命！」

老和尚怪笑一聲，道：「爽快，爽快！五十年前那婆娘若有你這股爽快，老衲也不必去當和尚了。」

說着，一手拖着方鳳豪，一手拖着無肉和尚，向寺內大步邁進。

這間寺院，原來就只有這三個怪和尚而已！

× × ×

酒香醇。

但更令人垂涎三尺的，卻還是瓦罎裏又肥又嫩的狗肉。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吃狗肉的。

對於不喜歡吃狗肉的人來說，這些狗肉，可能會令人連腸胃裏的飯菜都嘔吐出來。

幸好方鳳豪並不是這種人。

雖然他平時很少吃狗肉，但對於這種具有特殊香味的「香肉」，倒也很有興趣的。

老和尚不斷的吃，一塊又一塊的往嘴巴裏塞。

「不錯，不錯！老衲對狗肉泡製的手法，是越來越精進了。」

他雖然是在自己稱讚自己，但方鳳豪卻不能否認，老和尚泡製狗肉的功夫，確是一絕。

老和尚又吃又喝，忽然問無肉和尚：「這條黑狗你是買的？」

無肉點頭。

老和尚道：「花了多少兩銀子？」

無肉道：「十兩。」

老和尚道：「是向誰買的？」

無肉道：「洗家鎭的洗長齡。」

老和尚道：「爲師今早給了你多少両銀子？」

無肉道：「是八両。」

老和尚道：「如此說來，爲師還欠你二両銀子？」

無肉道：「區區二両銀子，何必掛在心上？」

老和尚笑了笑：「不錯，的確不必掛在心上。」

說着，挾着一塊狗腿肉，遞到無肉和尚前「這一塊給你吃！」

無肉和尚只好張開嘴巴。

忽然間，狗腿肉不見了。

狗腿肉怎會不見了？

原因很簡單，是老和尚自己吃了。

無肉和尚一怔，方知不妙，正待閃身退開，老和尚的筷子已挾着了他的鼻子。

「別動，」老和尚忽然沉着臉，沉聲冷喝道：「你若敢溜，爲師就挾斷你的鼻子。」

無肉和尚不敢動，只好乖乖的站着。

老和尚冷冷一笑。

「洗長齡雖然是個屠戶，雖然他的家裏最少有二十隻狗，但爲師却知道，他養的沒有一隻是黑狗！」

無肉和尚吃了一驚。

老和尚冷冷道：「快說老實話，這隻黑狗你是從那裏偷回來的？」

無肉和尚猶疑着。

「你不說也罷了……」

老和尚突然鬆開筷子，無肉也鬆了口氣。

但接着，老和尚却一個耳光重重打在他的臉上。

這一記耳光極其沉重，無肉和尚差點給打得站立不穩。

「你可以不說，爲師也可以不問，但爲師現在却喜歡打你耳光！」

啪！

又是一記極沉重的耳光打在無肉和尚的臉上。

「我說，我說！」

「快說！」

「是在五靈觀偷的……」

「甚麼？」老和尚臉色驟變：「畜生，你竟然偷到五靈觀那夥牛鼻子身上？」

無肉和尚吸了口氣，道：「這些牛鼻子——」

說到這裏，又再吃了兩記耳光。

「爲師叫他們牛鼻子是爲師的事，你算是甚麼人物，也叫他們牛鼻子？他媽的，你有幾條性命？」

入骨和尚忽然大聲道：「師父，你何必爲了這種小事生氣？這些年來，你從來都沒有打過咱們兩人，難道這條黑狗是瘋的，師父吃了這條瘋狗也變瘋了？」

他這幾句說話，可說是又快又响亮，一氣呵成，老和尚聞言，不禁臉色一陣煞白。

狗肉和尚

（一）

禪房內一片靜寂。

老和尚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挾了一塊狗肉，輕輕的遞到無肉和尚的面前，道：「你吃！」

無肉和尚這一次眞的吃到了一塊又香又滑的狗肉。

老和尚道：「滋味如何？」

無肉和尚答道：「不疼。」

老和尚一怔，半晌才道：「爲師不是問你被打耳光的滋味如何，而是問你這塊狗肉的滋味怎樣？」

無肉和尚道：「妙極。」

老和尚嘆息一聲，道：「狗肉雖然妙極，但你萬一和五靈觀那些道士動手，那

可不妙之極。」

無肉和尚道：「那些道士兇得很。」

老和尚道：「尤以近日爲甚。」

入骨和尚插口道：「師父武功高强，何以不闖上五靈觀，給他們殺個人仰馬翻，片甲不留？」

老和尚瞪了他一眼：「你以爲師父是個神仙，還是一個觔斗就可以翻到十萬八千里的老孫？可以去大鬧天宮？」

入骨和尚微微一笑，道：「大鬧天宮雖然不能，但大鬧五靈觀却不是難事。」

老和尚冷冷一笑：「五靈觀雖然只有百來個道士，但却都是劍術高手，就算是武當派的道士，也未必是他們的敵手。」

入骨和尚道：「這些道士，心術不正，無惡不作，難道師父就任由他們貽禍武林？」

老和尚嘆了口氣，瞧了方鳳豪一眼。

「方施主，你別見怪，這兩個小禿顱都是混蛋，只會胡說八道，只不過五靈觀的道士，的確惹不得、惹不得。」

方鳳豪道：「既然目前不能與他們爲敵，就暫且忍讓，等待將來時機成熟，再去對付這羣惡道士好了。」

老和尚點頭道：「說得對，說得好，老衲敬你一大碗。」

說着，斟滿一碗酒，仰首便喝，喝得一滴不留。

但方鳳豪還沒有喝。

老和尚眉頭一皺，緩緩道：「方施主，老衲看你似乎是心事重重。」

方鳳豪點點頭，道：「不錯。」

老和尚道：「你來找老衲，準是有極困難的事無法解決，且說出來，只要老衲能力所及，決不推辭。」

方鳳豪長嘆一聲，道：「大師可認識鐵面神僧？」

老和尚臉容一整。

「鐵面神僧？他就是老衲的師侄。」

方鳳豪沉聲道：「他死了。」

老和尚一楞。「你說甚麼？」

「他死了！」方鳳豪重複着。

老和尚呆了半晌，才問：「他是怎樣死的？」

方鳳豪道：「給人打死。」

「誰打死他這麼斗胆？簡直混帳！」老和尚的腰忽然挺直，顯得比平時高半尺，「是那一個不知死活的混蛋殺了他？」

方鳳豪苦笑。

「這個混蛋就是我。」

老和尚又呆住，完全的呆住。

（二）

酒已喝光，狗肉還有不少。

老和尚已吃不下。

他緊握着拳頭，似乎想揍人出氣。

遺憾的是：他不能揍任何人，更不能揍方鳳豪。

方鳳豪已把事情的源源本本說出。

老和尚忽然躺在地上，長嘆了口氣。

他說：「雖然你殺了鐵面神僧，但你不是個混蛋！」

方鳳豪苦笑道：「當時我實在無法克制。」

老和尚嘆道：「換上老衲，也絕對無法忍受，你不是個混蛋，鐵面神僧才是個混蛋！」

方鳳豪道：「晚輩只怕其中還別有隱情。」

老和尚道：「鐵面神僧雖然是個出家人，但他却比老衲還更魯莽、更荒謬。」

方鳳豪道：「初時晚輩還是很痛恨鐵面神僧，但漸漸地，晚輩覺着鐵面神僧似乎也是受別人所利用。」

老和尚道：「鐵面神僧是個『神經僧』，容易誤信人言。」

「不錯，」方鳳豪道：「是以晚輩從各方面探查，希望能把事情查過水落石出，否則梅庭之與鐵面神僧之死，未免是太無辜了。」

老和尚嘆道：「你查到些甚麼綫索沒有？」

方鳳豪道：「鐵面神僧指梅庭之奪人妻，殺人子，此事恐怕大有蹊蹺。」

老和尚又問道：「你找到了樂重陽沒有？」

方鳳豪搖頭。

老和尚道：「樂重陽是中原名俠，行事向來光明磊落，他這次落得如此慘淡下場，老衲亦是深感惋惜。」

方鳳豪道：「只可惜到目前爲止，晚輩仍然無法找到樂大俠，更莫說給他任何的幫助了。」

老和尚道：「如此說來，你是一無頭緒的了。」

「那亦不然，」方鳳豪略作沉吟，道：「從各方面的蛛絲馬跡看來，這件事似乎與五靈觀大有關係。」

「五靈觀？」老和尚一怔，「事情怎會扯到五靈觀？」

方鳳豪道：「據晚輩調查之下，發覺鐵面神僧曾與五靈觀的道士有所來往。」

老和尚道：「五靈觀道士爲數不少，未知鐵面神僧與誰來往最是密切？」

方鳳豪道：「是清緣道長。」

「清緣道長？」入骨和尚冷冷一笑，「這是一條老狐狸。」

無肉和尚道：「鐵面神僧碰上了清緣道長，倘若一上來就結下仇怨大打出手，那還很好，鐵面神僧若以爲他是個正人君子，那可要命！」

方鳳豪嘆道：「清緣道長是個老奸巨猾，又怎會貿然與鐵面神僧結怨？鐵面神僧性情率直，被清緣道長利用，那是毫不爲奇的事。」

老和尚嘆道：「這半年來，老衲曾暗中注視五靈觀的動向，五靈觀住持火鶴眞人，本是武當叛徒，武當派多年來一直沒有找他算帳，完全是看在他師父飛道人的面上，只要火鶴眞人不再惹到武當派頭上，武當派就不會跟他清算舊帳。」

無肉和尚道：「火鶴眞人是個老混蛋，在他的火鶴劍下，已有不少英雄豪傑死得不明不白。」

老和尚道：「但最可怕的人還不是火鶴眞人，而是……」

說到這裏，突聽寺外傳來一陣怪異的尖嘯聲。

入骨和尚眉頭一皺，道：「這是甚麼玩意？」

老和尚道：「不是玩意，是玩命的意思。」

入骨和尚道：「玩誰的命？」

老和尚道：「玩別人的命，也玩自己的命。」

入骨和尚磨拳擦掌，對無肉和尚道：「你要小心一點！」

無肉和尚道：「小心甚麼？」

入骨和尚道：「你盜走了五靈觀的一隻黑狗，還宰而吃之，他們準是來找你算帳。」

無肉和尚吐一口氣：「宰狗的可不是我。」

老和尚盯着他：「無肉，你害怕？」

無肉搖頭：「怕個鳥！」

老和尚嘆道：「沒規沒矩，唉……」

說着，大步向寺外面去。

（三）

寺外燈火輝煌。

三十二盞漆着「五靈觀」字樣的燈籠，把寺外的一片空地照得如同白晝。

寺外滿是道士。

老和尚高喧佛號：「阿彌陀佛。」

方鳳豪還是第一次聽見老和尚高喧佛號。

一個灰袍道士，越衆而出。

這道士年約五旬，身材修長而臉孔瘦削，雖然是個出家人，但衣着却很考究，看來很有風度。

但他的說話却一點也不客氣。

他冷冷的說道：「貧道清賢，特爲殺杭州方鳳豪而來。」

老和尚臉孔一沉。

他的目光忽然變得比隼鷹還更銳利，他冷冷的盯着清賢道長，冷笑道：「你是來殺人的？」

清賢道長點頭：「正是。」

老和尚道：「你可知道此乃佛門清靜之地？而且老衲就是本寺的住持？」

清賢道長搖搖頭：「剛才不知道。」

老和尚道：「你現在可知道了？」

清賢道長回答：「現在已知道。」

老和尚厲聲道：「既已知道老衲就是本寺主持，還敢猖狂？」

清賢道長似是一怔，繼而忽然縱聲狂笑。

無肉和尚猛然喝道：「住口。」

清賢道長仍然狂笑着，但他身後却已撲出兩個身材魁梧，像是野牛般的道士。

這兩個道士除了身穿道袍之外，他們的相貌可說一點也不像是出家人，倒像是兩個江洋大盜。

這兩人一撲出，方鳳豪已認出了他們的來歷。

「原來是鄱陽湖的無情三盜！」方鳳豪冷一笑：「還有老三卓中雄呢？」

兩個身材魁梧的道士互望一眼，左首一人，冷笑道：「姓方的，你不必裝蒜了，卓老三早就死在梅庭之手下。」

方鳳豪道：「那是罪有應得，只是兩位仍然活在人世，未免是太對不起卓中雄了！」

右首一人厲聲大喝：「方鳳豪，今天咱們若不取你狗命，誓不爲人。」

無肉和尚忽然冷冷一笑，道：「你們剛才不是要對付我的？怎麼忽然又置貧僧於不顧？莫不是怕了貧僧？」

方鳳豪淡淡一笑，對無肉和尚道：「小師父可知道他們是誰？」

無肉和尚道：「無情三盜的老三是卓中雄，老二是獨孤馳，老大是蕭無恨！」

左首那人冷笑道：「俺就是獨孤馳，梅庭之既然死了，俺就殺掉方鳳豪，爲卓老三出一口鳥氣！」早一步搶先出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蕭無恨已比他更雖然他現在是個道士，但他用的武器，仍然是以前所用的一雙骷髏鎚。

無肉和尚嘿嘿一笑。

「這還算是甚麼出家人？簡直就是換湯不換藥的江湖大盜！」

「好，說得好極！」蕭無恨不斷冷笑，一雙骷髏鎚已向無肉和尚的胸膛上疾擊而下。

無肉和尚雖然年紀細小，但却絲毫不畏懼，揮掌接下對方的狂攻。

蕭無恨氣勢逼人，但無肉和尚却一味勝在輕靈矯捷，蕭無恨的攻勢雖然凌厲，但却根本無法沾着無肉和尚分毫。

獨孤馳看得甚不滋味。

五靈觀的道士，本來就是江湖黑道高手，他們只是以五靈觀爲匯聚之地，就以這兩人來說，原本是無情三盜的其中兩人，但却被仇敵苦苦追纏，終於投身在五靈觀門下，一則暫時避難，二則伺機借助五靈觀的力量爲卓中雄報仇。

梅庭之雖然已經死了，但獨孤馳和蕭無恨，仍然要把方鳳豪一併殺掉，方洩心頭之恨。

眼前這個小和尚，碍手碍脚，自然非要先把他除掉不可。

在蕭無恨和獨孤馳的心中看來，憑他們其中任何一人之力，要幹掉這小和尚實在絕非難事。

所以，當蕭無恨出手的時候，獨孤馳並沒有一併上前。

正是殺鷄焉用牛刀，一把已足够有餘，若用兩把牛刀去宰一隻小鷄，恐怕會笑掉別人的牙齒。

但一經接戰之下，蕭無恨非但不能一下子就把對方幹掉，反而被無肉和尚弄得團團亂轉。

蕭無恨在黑道上是一個風雲人物，在五靈觀中也是向來自視甚高。

但這一次，他實在難以下台。

道士之中，已有人開始露出了幸災樂禍的神色。

顯然，蕭無恨和獨孤馳在五靈觀中，人緣並不怎樣好。

獨孤馳越看越不是味兒，終於忍不住用暗器向無肉和尚襲擊。

無肉和尚身形一閃，獨孤馳的暗器全都落空。

入骨和尚大聲道：「以大欺小，已不要臉，以多欺少，豈是好漢？背後暗箭傷人，更是無恥之徒！」

無肉和尚大笑：「罵得好！這兩惡賊本來就是不要臉的儒夫雜種。」

這兩個古靈精怪的小和尚，把蕭無恨和獨孤馳罵得狗血淋頭，老和尚却也不加阻止，只是冷眼旁觀。

在形勢上，雖然無肉和尚暫時佔着上風，但五靈觀人多勢衆，倘若他們同時出手，形勢就會爲之改觀。

這時候，獨孤馳、蕭無恨聯手對付無肉和尚。

入骨和尚道：「不必怕這兩個窩囊賊，儘管給他們嚐嚐本門武功的厲害。」

清賢道長忍不住叱道：「你們是何門派？」

無肉和尚嘿嘿一笑道：「狗肉派！」

老和尚聽見了「狗肉派」這三個字，先是一怔，繼而發出了一陣曖昧的笑意。

清賢道長冷冷一笑：「原來是三個狗肉和尚。」

無肉和尚雖然以一敵二，但仍然淡笑自若，道：「貧僧並不叫狗肉和尚，而是無肉和尚。」

獨孤馳怒道：「管你是有肉還是無肉，今天非要把你打成肉醬不可……」

他嘴裏說得兇狠，但話猶未了，小腹上已給無肉和尚踢了一脚。

無肉和尚雖然年紀輕輕，但這一脚踢下去，力度居然大得出奇。

只見獨孤馳面色一變，身子像球兒般被踢了開去。

蕭無恨咬牙揮鎚，怒擊無肉和尚天靈蓋。

呼！

鎚聲呼嘯，威力端的驚人。

但他連攻七八鎚，仍然無法把無肉和尚傷在鎚下。

無肉和尚哈哈一笑：「甚麼無情三盜，原來貞的如此窩囊，哈哈！哈哈！」

他笑的越得意，蕭無恨的怒火就越往上升。

蕭無恨明知無肉和尚是在故意氣自己，但這股怒火偏偏就是無法按捺得住。

其實，就算他集中精神，全力對付，也不是無肉和尚的對手。

清賢道長終於喝道：「住手！」

蕭無恨咬牙切齒，不肯罷休。

無肉和尚突然飛身直欺而上，右手食指戟伸，疾點蕭無恨的心坎穴。

蕭無恨急以骷髏鎚封鎖門戶。

但無肉和尚招式忽然生變，改指爲爪，疾鎖蕭無恨的喉結穴。

蕭無恨又驚又怒，棄右鎚，扣鷹爪，急抓無肉和尚的右腕。

但無肉和尚手法極快，蕭無恨根本就無法比得上。

他慢了一點。

無肉和尚的鎖喉爪，已把他的咽喉緊緊扣住。

蕭無恨大駭，狂力掙扎。

無肉和尚忽然一脚踢在他的膝蓋上。

「勒」！

這一脚居然把蕭無恨的左腿踢斷。

蕭無恨冷汗如雨，雙鎚已跌在地上。

入骨和尚拍掌大笑。

「幹得漂亮！別手下留情，這厮混蛋不是好人，把他宰掉再說！」

老和尚拈鬚微笑，默然不語。

就在這時候，清賢道長已亮出了他的劍。

嗤！

劍快如電，剎那間已直指向無肉和尚的咽喉。

斷魂敎

（一）

殺機浮現在清賢道長的臉上，他這一劍刺出，已是全然不顧一切，只是務求立刻把這個小和尚斃於劍鋒之下。

他目中兇芒閃動，非但不像個出家人，簡直就像隻又餓又瘋的吃人獅子。

無肉和尚雖然身處險境，但仍然不肯就此輕輕放過蕭無恨。

因爲他知道必定會有人替自己接下這一劍。

但他却沒有想到，替自己接下這一劍的人並不是自己的師父，也不是入骨和尚，而是方鳳豪。

× × ×

方鳳豪也用劍。

雖然他平時很少用劍，但他也是個學劍的人。

當清賢道長還未刺出這一劍之前，方鳳豪已料想得到他必會出手。

他沒有料錯。

清賢道長本來就是個兇慣了的惡道士，他絕不能容忍自己的手下一上來就栽在這個小和尚的手裏。

這不單是爲了無情三盜的面子，也是爲了他自己面子的問題。

所以，他這一劍可說是傾盡全力，絕對不留餘地。

在他想像中，這一劍必定可以殺了無肉和尚。

但方鳳豪却突然拔劍，接下了他這一劍。

（二）

劍氣迫人。

清賢道長和方鳳豪的臉色都變得很凝重。

一劍交擊之後，兩人都沒有再動。

清賢道長不動，蕭無恨就會非死不可，但他仍然沒有再發出第二劍。

他是不敢輕舉妄動。

方鳳豪也沒有動。

清賢道長劍法上的造詣，也是令他感到相當意外。

清賢道長沒有繼續營救蕭無恨，無肉和尚當然不肯放過這種機會。

蕭無恨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死在一個小和尚的手裏。

× × ×

五靈觀的道士雖然人數衆多，來勢洶湧，但直到目前爲止，他們非但佔不到任何的便宜，反而要損兵折將。

獨孤馳受傷，雖然並不致命，但却也傷勢不輕。

蕭無恨更已死在無肉和尚的手下。

清賢道長開始體會到，這一場糾葛，己方雖佔人數衆多之利，但要收拾這三個和尚，和除去方鳳豪，實在並不如想像中那麼輕易。

清賢道長冷冷的瞧着方鳳豪，忽然道：「尊駕屢次與本敎爲敵，恐怕並非智者所爲。」

方鳳豪冷笑。

「方某早就知道五靈觀與邪魔外道有所勾結，倒不知道是那一門敎，包庇着你們這些道士，在江湖上爲非作歹？」

清賢道長道：「尊駕的說話，未免是太難聽了。」

方鳳豪冷冷的盯着他：「憑五靈觀的力量，還不足以在江湖上掀起一場浩刼，

但方某隱隱覺得，一場可怕的浩刦，很快就會在江湖上發生。」

清賢道長乾咳兩聲，道：「本教並不想掀起甚麼武林浩刦，只希望爾等也莫多管本教的事。」

方鳳豪道：「道長是何門派中人？」

清賢道長道：「斷魂教。」

方鳳豪道：「你豈非也是五靈觀中的長老？」

清賢道長道：「也不錯，五靈觀乃是斷魂教其中一個支部。」

方鳳豪道：「五靈觀與斷魂教朋比為奸，將來必然落得悲慘的下場。」

清賢道長冷笑：「廢話！」

方鳳豪道：「道長是存心為殺方某而來，何以還不動手？」

清賢道長冷冷道：「你敢與本道爺比劍？」

方鳳豪朗聲一笑。

「昔才方某已向道長領教了一招。」

「能接下本道爺那一劍，已算你非常僥倖，」清賢道長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色：「你若以為可以敵得過本道爺，那可是不自量力。」

方鳳豪淡笑道：「就當我不自量力好了！」

說着，輕撫劍鋒，擺出了一副應戰的姿態。

劍如寒雪，冷光逼人。

清賢道長也把手中長劍一揮，大聲道：「好，本道爺就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刷」一聲，長劍急落。

方鳳豪沒有閃避，任由清賢道長這一劍向自己胸前砍至。

他很鎮靜，沒有給清賢道長的說話擾亂了自己的情緒。

劍鋒如雪，來勢迅急奇詭。

就在劍鋒即將刺在方鳳豪胸膛的剎那間，方鳳豪的劍突然橫捲過來。

這一劍看來飄忽輕靈，但清賢道長却感到一股沉猛的劍氣，排山倒海似的向自己湧至。

幌眼之間，方鳳豪已向他刺出了十五劍。

這十五劍刺出之後，每個道士的臉色都開始變了。

他們初時都以為，憑清賢道長的武功，必可把方鳳豪收拾。

直到現在，他們才發覺這個武林大豪的劍法，就算不在清賢道長之上，也絕不會比他稍為遜色半分。

× × ×

劍氣如虹。

方鳳豪連刺十五劍，每一劍的變化，都可說是妙到毫巔。

清賢道長若稍一失神，此刻必已被這十五劍刺穿十五個血洞。

清賢道長已被這十五劍逼得處於劣勢了。

但他還沒有敗。

方鳳豪雖然佔盡上風，但清賢道長仍然具有深厚的潛力，可以力抗方鳳豪的狂攻猛打。

就在這時候，方鳳豪忽然看見了一個獨目道人。

他心頭猛然一震。

因為這個獨目道人，就是火鶴眞人！

（三）

火鶴眞人，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老。

可以說，沒有見過他的人，都會覺得眼前這個獨目道人，並不像火鶴眞人。

絕大多數的武林人，都以為火鶴眞人已年逾古稀，最少也在六十歲開外。

但那却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火鶴眞人還沒有五十歲，他的頭髮和鬍子，沒有一根是灰白色的。

最早發現火鶴眞人的並不是方鳳豪，而是老和尚。

老和尚盯着他，他也在盯着老和尚。

× × ×

除了火鶴眞人之外，還有另一個道士跟隨在他背後。

方鳳豪也認識這個道士。

他就是利用鐵面神僧去刺殺梅庭之的清緣道長。

清緣道長是清賢道長的師兄。

但他似乎並不關心清賢道長，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老和尚神色平靜。

火鶴眞人忽然淡淡的說道：「大師已多年沒有在江湖露面，不想今日居然捲入這場是非之中。」

老和尚道：「你認識老衲？」

火鶴眞人淡笑道：「十八年前華山論劍，大師乃公證人，而當年貧道亦是座上客。」

老和尚道：「十八年前，你還沒有名氣。」

火鶴眞人莞爾一笑：「那時貧道才二十九歲。」

老和尚道：「士別三日，尚且刮目相看，十八年後，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

火鶴眞人淡淡一笑：「大師乃世外高人，貧道這等後輩，大師又豈會看在法眼之內？」

老和尚毫不客氣，道：「即使是爾師父飛道人，也要叫老衲一聲前輩。」

火鶴眞人道：「如此說來，貧道倒是後輩之又後輩了？」

老和尚忽然一笑。

「後輩之又後輩這句說話，雖然聽來滑稽一點，却是言之不差。」

火鶴眞人還在笑。

但他的笑容又很勉强。

站在他背後的清緣道長已拔出了長劍，喝道：「老禿驢休得無禮！」

老和尚猶自在笑。

火鶴眞人已叱道：「清緣住口！」

清緣道長忍住怒氣，長劍回鞘。

火鶴眞人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這位大師的眞正來歷？」

清緣道長搖頭。

火鶴眞人冷冷接道：「這位大師，就是中原三大奇僧之一的不殺大師！」

聽見「不殺大師」四字，清緣道長的臉色變成一片死灰。

老和尚淡淡一笑：「老衲已多年不在江湖上行動，想不到還是有人記得。」

火鶴眞人冷冷的瞧着清緣道長，道：「你現在是不是還想向大師討教幾招？」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孟宗

混沌書生

孟宗者蜀人，家頗豪富，慷慨樂輸助，人咸頌之，一日束裝，往齊楚訪親，率二三家僮，携弓矢為備，策馬前進，行深山中，日暮無借宿處，四顧並無村舍，荒凉之狀，殆有不可言喻者，幸是夕月色明朗，途徑了了可辨，宗欲前行，而僮僕輩咸有懼色，不敢稍動，宗不得已，席地而坐，令僮僕等皆張弓挾矢，以備不虞時，已二鼓，忽隱隱聞人言語聲，馬啼聲，錯襍而至，宗大驚起立，向前細探之，乃一老僧騎驢，得得而來，見宗忙下驢，問曰，君何深夜，獨在山中，得無受驚否，宗具告之，且乞投宿，僧允之，遂與宗等偕行，未幾至一寺，額字已模糊不辨，僧叩門，肅客入，設具以進，宗詢以適從何來。僧曰，自前村酒肆歸耳，宗曰，此間得無有暴客否，老僧曰，衆甚，然客宿老衲寺中，無害也，宗問其故，曰，山卜盜魁，恒來騷擾，居民被其害者，不可勝數，老僧偶發慈悲，略施小技，將盜殺戮幾盡，故他處之盜，恒遠避之，不敢復來。

宗以其大言欺人，微笑不答，僧知其意，乃出佩劍，飛斬門前老樹，陡聞霹靂一聲，而命抱之古木，已蓬然墮地矣，宗大驚，視其劍刃薄如紙，始信其言，次日，宗酬以金，僧怫然曰，若何為者君，得毋以暴客日我耶，擲還之，宗大慚，遂率衆以去，後宗歸，復諸其處，則寺在而僧已不知所往矣。

★ ★ ★

清緣道長不敢說話，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來。

不殺大師緩緩道：「兩位到此，似乎是來意不善。」

火鶴眞人道：「大師在此，又有誰敢胡來？」

不殺大師道：「既然不敢胡來，還是不要來到此地的好。」

火鶴眞人道：「但我們已來。」

「哦！」不殺大師眉心一聚，淡淡一笑道：「眞人之意，莫非是既來之，則安之？」

火鶴眞人搖搖頭，道：「非也！」

不殺大師道：「老衲不懂眞人之意為何。」

火鶴眞人道：「貧道之意，是既來之，則殺之！」

不殺大師臉上猶自微笑。

「殺老衲？」

「不！」火鶴眞人道：「貧道只想殺方鳳豪一人而已。」

不殺大師嘆道：「難道眞人以為老衲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火鶴眞人道：「這倒要看大師如何處理當前之局。」

不殺大師沉默片刻，忽然大聲道：「老衲操你奶奶個熊！你若不馬上挾着尾巴滾出去，老衲就把你活活閹割。」

（四）

奇僧！

不殺大師不愧是一代奇僧。

他的語氣一直都很平靜，但忽然間却弄出幾句令人大吃一驚的說話。

火鶴眞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也難怪，他畢竟並不很瞭解不殺大師這個老和尚。

這老和尚雖然法號是「不殺」，其實除了老弱婦孺從未殺過之外，他這一生殺人的數目實在不少。

他初出江湖，就已宰掉了冀東四熊。

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

自此之後，不殺大師碰上了罪大惡極的兇人，就很少手下留情。

他也是個「狗肉和尚」。

吃狗肉，一樂也。

屠宰狗隻和泡製狗肉的手法，他是一絕。

酒量方面，他在江湖上早已名列前茅，能與他匹敵的酒徒，實在是少之又少。

可以說，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老和尚，連他的兩個弟子，也是行事荒誕不經，大有師父之風。

× × ×

一陣清風吹在火鶴眞人的臉上。

他的臉龐湧現出一片淩厲的殺機。

他的火鶴劍雖然還沒有出鞘，但鞘內劍鋒已發出震人心絃的低嘯聲。

火鶴眞人還沒有動手。

因為他正等待着清賢道長和方鳳豪那一戰的結果。

然而，不殺大師却已不容許他再等下去。

「牛鼻子，看掌！」一聲冷喝，右掌「呼」的向火鶴眞人攻去。

在此同時，清賢道長與方鳳豪的一戰也已分出了勝負。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　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楚安躲在大樹上，眼看着墓碑裂開一堆骷髏跳出，遂變爲東海留侯，這神話般的奇事使他們驚嚇不已，接着東海留侯帶着月奴，香奴乘着五色帆船離開，他們的目的是去中土去實現其報復的陰謀，楚輕侯主僕決定立即離開孤島把東海留侯的陰謀通知蕭十三，讓他知所防範，但楚輕侯主僕來到大殿中時，却見六絕的殭屍跳出來襲擊他們，楚輕侯奮力應戰，終把他們殺盡，接着不少白衣殭屍又相繼跳躍出來，手持各種兵刄攻擊楚輕侯，楚輕侯拚力應戰……

雪夜飄紅葉　冷月照幽靈

楚輕侯那支禪杖立時忙過不了，他武功內力雖然高强，到底是以輕盈變化爲主，也用不慣禪杖那種粗重的長兵器，實在應付得非常吃力。

這樣下去也實在不是辦法。

到他的氣力耗盡，那些白衣人若是仍然未完全倒下來，一湧而上，絕不難將他撕成肉碎。

動念間禪杖一慢，就有兩個白衣人迫近，楚輕侯大喝，一杖將左面那個撞飛，杖尾接一挑，將右面那個挑得疾往上飛起來，撞在頭上的一盞油燈之上！

燈油火焰齊傾在那個白衣人的身上，那個白衣人立時燃燒起來，凌空倒下，倒在幾個白衣人當中。

那些白衣人刹那彷彿受了很大的驚嚇，四面跳開。

楚輕侯看在眼內，心頭一動，脫口叫起來：「火！他們害怕火！」

語聲未巳，那個白衣人巳經化成了一團火，倒在地上一動也都不一動！

一股難以言喻的惡臭立時蘊斥整個大堂。那些散開的白衣人繞過火焰又迫前，楚輕侯暴喝聲中，雙手將禪杖用力擲出，右手拔劍，左手一把抄住楚安，一聲「走」，忙退後！

六個白衣人迎着禪杖，一齊被撞倒，兩個倒在燃燒着的那個白衣人身上，立時亦着火燃燒。其餘白衣人還是跳着追前來，緊追着楚輕侯主僕！

楚輕侯拖着楚安，一路退至大殿後那個藏酒的地方，劍挑掌拍，將數十罎美酒擲碎地上。

酒在地上縱橫，芬芳撲鼻，楚輕侯接

從懷中取出火摺子，一剔不亮，才發覺那個火摺子巳濕透。

後面殭屍跳動未絕，巳越來越近，楚輕侯額上冒出了冷汗，反手將劍往地上一插，雙手將火摺子夾在當中，運起內力，希望將火摺子迫乾，好得使用。

一縷縷白烟從他的雙掌中冒起來，由濃而淡，他頭上冷汗紛落，呼吸亦變得急速。兩個白衣人很快跳進來，跳在遍地的美酒中，楚安驚呼，楚輕侯長身突起，「跌步鴛鴦連環」，迅速踢出了兩脚，在那兩個白衣人手中兵器尚未砍落之前，搶先將他們踢飛！

飛出門外，與接來白衣人相撞在一起，全都變做滾地葫蘆，但很快直起身子。

楚輕侯再次剔動火摺子，這一次終於有火亮起來，他退入這裏之前，巳將大殿上的一角幔幕撕下，立即挪近火摺子。

那一角幔幕迅速燃燒，楚輕侯隨即將之拋在地上，一幅火牆蓬的立即在地上冒起來。三四個白衣人正好在火中，瘋狂的亂舞，後面的齊皆呆住，接而恐懼後退。

楚輕侯這才鬆過口氣，拖着楚安急忙從後面的走廊奔出去。

楚安跌跌撞撞，楚輕侯亦狠狽得很。

若換是胆子小一些的人，只怕早巳活活嚇死。

× × ×

風雨中那片松林看來更深廣，夾在松林中的那條白石小徑，彷彿沒有盡頭的一樣。楚輕侯主僕繞了一個大彎，又來到這片松林之前，那條小徑也就是他們要離開惟一的道路。

兩個白衣人擋在路口，閃電過處，白堊一樣的臉龐更覺恐怖。

楚輕侯疾衝了過去，手起劍落，將其中一個劈開了兩邊，反手一劍，將另一個攔腰而斷。他們竟然仍能够移動。

楚安駭得脚也軟了，跌跌撞撞的走前去！

一陣蛇行也似的聲音突然隨風吹過來，楚安回頭一望，只見撲向大殿的那些白衣人竟巳退出來，轉向這邊撲迫。

楚輕侯也看到了，催促道：「安伯，快走！」

楚安踉蹌走前幾步，嘶聲道：「公子，你還是抛下老奴，一個人離開算了。」

楚輕侯沒有作聲，一縱身，一把將楚安攔腰挾起來，繼續往前奔。

那不過片刻，白石小徑上又出現了十多個白衣人，一齊向楚輕侯迎上來。

「讓開！」楚輕侯暴喝，劍在於身前，向前迫進！

龍泉劍在黑暗中光芒閃耀，那些白衣人只是一呆，又撲了上來。楚輕侯手起劍落，呼喝着撲向前，劍芒飛閃中，那些白衣人肢離破碎，四下橫飛！劍落處，是一陣陣敗木也似的聲音，令人聽來毛骨悚然，那屍臭的氣味更中人欲嘔。

楚輕侯那刹那的感覺就像是浸於冰水中，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一股一股的寒意不停湧上心頭，寒噤連連，還能够支持不倒，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風狂雨暴，閃電奔雷，一場恐怖的惡戰就在白石徑上展開！

敗木也似的聲音之外，就只有楚輕侯

的嘶叫聲。

× × ×

嘶叫聲終於出了那片松林，楚輕侯挾着楚安方衝上池塘上那一道九曲飛橋，就聽到了一陣飛蛾撲火也似的「霎霎」聲。

三丈外的橋板上赫然立着一個中年文士，不停的狂搧着一柄白紙扇。

風吹呼嘯，雨打在水面上，「沙沙」的不停作响，就像是無數餓蠶在搶噬桑葉，可是仍然蓋不過那種「霎霎」聲響。

楚輕侯脚步一頓，目光一寒，一道閃電卽時劃過黑暗的長空，也照亮了那個文士。

他一身衣衫已濕透，三縷長鬚在風雨中飛舞，却一些狼狽的形狀也沒有，那雙眼睛冰石一樣，冷酷無情，手中摺扇的扇骨上端不知何時，彈出了一支支半尺長，尖而薄的利刄。

楚輕侯看在眼內，心念一動，脫口道：「可是五色帆主胡四相公——」

中年文士冷然點頭。

楚輕侯反而一怔，他並非奇怪這個人眞的是胡四，而是奇怪這個人居然還有反應。

身後那殭屍跳動的聲响又傳來，楚輕侯入耳驚心，立即道：「前輩請讓路。」

胡四相公搖頭。

「前輩五色帆易手，屬下是必又盡爲留侯所害，都變作殭屍，難道竟還要爲留侯賣命？」

胡四忽然偏身抬起頭來，閃電亮處，只見他咽喉的左面，穿了兩個圓洞，就像是給貓或狗，在那之上咬了一口。

楚輕侯又打了一個寒噤，混身毛管倒竪。「你的血也給吸乾了。」

胡四沒有作答，齜牙一笑，那一笑一樣說不出的詭秘，說不出的陰森恐怖。

楚輕侯忽然有一種感覺，胡四卽使不是一個殭屍，也是一個活屍。

後面殭屍跳動的聲响更大，楚輕侯偸眼望去，已見有殭屍跳出來，一咬牙，斷喝：「前輩旣然不讓路，只有硬闖了。」

聲落人動，劍一閃，疾刺了出去。

胡四的身形同時動起來，迎向楚輕侯，扇骨上那些利刀突飛射出去！

寒光不停閃動，「錚錚」聲立响，楚輕侯將射來利刀一一擊下，劍勢又前引！

劍與扇相交，發出「錚」一聲，那柄扇竟是以鐵打造出來。

胡四連人帶扇隨卽化成了蝴蝶也似，飛舞在飛橋上！

那絕無疑問是一套精妙的扇法，攻守兼備，只惜就是太完整。

胡四簡直就像那些在街頭賣藝的武師，將那套扇法完完整整，一式不漏的施展出來。

九九八十一扇中，只有九扇對楚輕侯構成威脅，胡四却完全不在乎，一轉又從頭將那套扇法施展一遍。

楚輕侯終於肯定，這個人雖然還有反應，却絕不正常，只是一個活死人！

卽時後面颯一响，一個殭屍張手疾撲了過來，橋上的地方實在有限，楚輕侯挾着楚安及時拔起身子，凌空從胡四頭上翻過。

胡四立卽有反應，「霍」地疾轉了過去，那個殭屍却就在這個時候，撲在他身上，將他攬了個結實。

胡四一掙亦掙不開，楚輕侯身形落下，就趁這個機會削出一劍，「刷」的削斷了胡四的雙脚！

「叭」一聲，胡四與那個殭屍一齊仆倒，鐵扇脫手，「奪」地揷入欄干，雙拳接捶在橋板上，「通通」的穿透橋板，直插了下去。

楚輕侯心頭一動，暗運內力，雙脚猛用力一頓，身形借勢往前疾掠了出去。

那道飛橋却被他硬硬震塌了丈許一截下來。

胡四與拖着他那個殭屍立時墮下去，後面跟着來的那些殭屍亦一個個跳進了水裏，前仆後繼，視如不見。

楚輕侯看在眼內，終於吁一口氣，也不敢逗留，繼續往前奔。

走過了那道九曲飛橋，又是一片松林，白石徑蜿蜒其中，楚輕侯彷如驚弓之鳥，楚安脫口亦叫道：「公子小心……」

楚輕侯一咬牙，飛步疾闖了進去。

松濤在暴風雨中有甚波浪，令人魂動心驚，暴雨洒過那松葉洒下，當然就比較弱。

楚輕侯抬手將濕了水，披在面上的頭髮撥開，身形有如離弦箭矢。

他奔得雖然快，對於周圍的情形却一些也沒有大意，劍緊握，已隨時準備接受突來的襲擊。

白石徑走過，居然一路都沒有阻撓，來到了那道石牌坊之前，楚輕侯一顆心才放下來。

從牌坊下望，三重石階竟有如通入幽冥深處，楚輕侯放步疾衝下去！

楚安實在不敢看，閉上了眼睛，只覺得耳朵「嗚嗚」作响，彷如御風飛行，到他忍不住張開眼睛的時候，已到了石階之下。

眼前又是松林，又是石徑，雖然知道走過了這片松林，就到海邊，楚輕侯仍然有一種無盡的感覺。

他已經停下脚步，不由自主的喘息起來。

連番惡戰，再挾着楚安走了那麼一段路，他也實在有些累了。

楚安驚魂稍定，掙扎道：「老奴現在可以自己走動的了。」

楚輕侯這才省起將楚安放下，喘息着道：「看來那些殭屍是不會追到這裏來的了。」

楚安囁嚅着。「不知道這片松林裏有沒有殭屍埋伏？」

「應該沒有。」楚輕侯吁了一口氣。「飛橋是那邊惟一的通道，守在飛橋附近已經可以。」

「我們可是能够闖出來……」

「能够闖過那道飛橋的人，又還有什麼地方闖不過？」楚輕侯回頭望一眼石階上那個牌坊。「以留侯的聰明，當然亦想得到。」

「難道就讓闖出去的人離開。」

「他若是仍然在這島上，我們要離開，只怕眞的還沒有這麼容易。」楚輕侯舉步前行。

楚安忙跟了上去，一步也不敢稍慢，

走幾步，不忘回頭望一眼。

後面並沒有殭屍追來，前路亦暢通無阻。

× × ×

風雨不絕，海與天根本就分不開來。

波濤洶湧，烏雲翻滾，不是親自目睹的人，絕難想像得到那種威勢那種恐怖。

楚安看在眼內，一雙脚不由又發軟，楚輕侯亦一樣心寒。

他們在暴風雨中飄流到這個地方，已深深體會到暴風雨下，一葉輕舟飄浮在海面上的兇險，的可怕。

當時他們却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而現在他們有。

海灘附近本來有四葉輕舟，現在已只剩兩葉，一葉且撞碎在岩石上，斷成了兩截，他們能够用的也就只得一葉了。

那一葉輕舟大概給波浪湧上來，擱淺在沙灘上，也幸虧如此沒有給大海吞噬。

楚輕侯忙走到那葉小舟旁，只見舟中載滿了水，幸好沒有損壞。

他雙手托起了那葉小舟，將水傾去，在閃電亮光中看清楚那葉小舟的確可以用，才放下心來，隨卽走過去，抄起岩石旁邊的一截斷舟，拔劍削木，削了兩支木槳，以作划舟之用。

楚安緊跟着楚輕侯，這時候忍不住又問：「公子，我們眞的就這樣離開？」

「我本來還準備等風雨減弱，但現在看來，不立卽離開也不成了。」

楚安方待問爲什麼，楚輕侯目光已一轉。「你難道沒有看見那些殭屍已經追上來？」

楚安側目望去，只見來路那邊，一個個白衣殭屍正從樹林中跳出來，一呆，叫出聲：「公子，又來了！」

那聲音就像是一脚踩在鷄頸子上。

楚輕侯一聲：「那還等什麼？」一把抄起那兩支木槳，竟向那一葉小舟奔回。

他將木槳抛進舟中，接將小舟推向海那邊，一面呼喝楚安跟上來。

楚安跌跌撞撞，就像是一個瘋子，直衝進海裏，脚一軟，栽了下去。

小舟在海灘上劃出了一道深長的沙浪，迅速給推進水裏，楚輕侯一把夾頸將楚安抓住扔進舟中，繼續涉水將小舟推前。

那些殭屍亦迅速追至，風雨中只見一條條白影一高一低，令人爲之目眩。

楚輕侯跳進舟中的時候，那些殭屍亦進水裏，一時間，「通通」之聲大作，水花飛濺。

楚安爬在舟裏，看着那些殭屍追來，嘶聲大叫：「公子，快走！」

楚輕侯雙槳已展開，飛快划動，就像是一隻怒鷹，不住急速的拍動翅膀。

起伏的波濤却阻碍了那葉小舟的速度，楚輕侯雙槳雖快，那葉小舟竟像是仍然在原處。

最低限度楚安就已有這種感覺，雙手飛揚，不住的嘶聲大叫。

「通」一聲，一個殭屍竟然就在舟旁冒出來，楚安失驚的怪叫，楚輕侯一槳迅卽迎頭擊下，「叭」的將那個殭屍擊回水裏。

一雙白骨嶙峋的手同時從水裏伸出，搭在舟舷上，楚安不覺一手摸下去，「哇」的又怪叫起來。

楚輕侯一槳及時擊下，砉的將那雙手擊碎，接一槳將那個殭屍從水裏挑起來，挑飛出丈外。

他雙槳接落，猛一划，「颼」的小舟幾乎就離開水面，往前疾射出逾丈。

那些殭屍仍然追前，追入水中，也消失在水中。

× × ×

小舟逐漸遠離那個小島。

狂風暴雨，閃電奔雷，驚濤駭浪之中，這樣的一葉小舟，能够支持到什麼時候呢。

一個人的運氣絕不會永遠都是那麼好，楚輕侯主僕是否會例外？

蕭紅葉

風雨停下的時候，已經是黃昏。

這一場暴風雨不斷的下了幾個時辰，然後逐漸弱下來，迷濛雨絲烟霧一樣隨風飄飛進深邃無盡的東海裏，天色仍然黝黑如潑墨。

火龍帮的大寨內早已亮起燈光，忠義堂一帶有如白晝，間中見三兩武士走過，都是脚步匆匆，雨雖然停下，到處都積水，走在那之上，本來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大寨的門戶盡開，兩個披着簑衣的武士挨在一旁閒談，却是一派沒精打采的神態。

在火龍寨來說，這無疑是最無聊的一份工作。

蕭十三富可敵國，威震天下，打遍江湖無敵手，火龍寨雖不是高手如雲，但是與蕭十三過不去，無疑就是與天下武林作對，這樣的人當然還沒有，所以，近這五年來，守衛已形同虛設。

況且周圍百里，都是火龍帮的勢力範圍，要闖進來眞還不容易。

大寨完全是城堡的建築，可以說銅牆鐵壁，那一道高牆橫亘在山腰，氣勢固然大，也非常實用。

寨後是千尺斷崖的天險。

好像這樣的一個地方，的確可遇不可求，蕭十三在防衛方面亦費了不少心思。

這已是十年前的事情。

十年後的今日蕭十三的地位穩如泰山，很多的防衛設置已變得多餘，但是蕭十三並沒有撤除。

他並不是一個浪費的人，更不會浪費他手下的兄弟的心血氣力。

在寨中，防衛得最密的一個地方，相信就是蕭紅葉居住的那座小樓了。

蕭紅葉是蕭十三的命根子，也自小就備受火龍帮上下所有人的呵護。

因爲她的美麗，也因爲她的善良。

她那座小樓就在火龍寨的中心。

× × ×

小樓的周圍遍植楓樹。

蕭十三對於楓樹是有一種偏愛，蕭紅葉非獨有這種遺傳，而且對於楓樹的喜愛更甚於蕭十三。

楓林中不少石燈，入夜就會燃起來，楓葉秋紅的時候，日間不待說，就是晚上，蕭紅葉也喜歡漫步在楓林或者理一下琴絃。

她喜歡彈琴，在認識了楚輕侯之後，這種喜愛顯然又深了幾分。

× × ×

楓林中的石燈現在亦巳亮起來，迷濛的燈光輝映下，楓葉更嬌紅，葉尖垂着的水珠，有如一顆顆的珍珠，晶瑩可愛。

小樓在燈光中亦迷濛，就像是一個籠着輕紗，婀娜多姿的佳人。

樓雖美，人更美。

珠簾半捲，蕭紅葉坐在簾後，輕理琴絃。

琴聲琤琮，彈的正是楚輕侯月夜下在舟中彈的那曲調。

她本來就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這曲調在她彈來，就更覺幽怨了。

簷前仍然在滴水，也不知是風吹還是被琴聲震動，滴水就像是珠串一樣，一顆顆的連串滴下。

燈光輝映下，看來却更像眼淚。

侍候在一旁的小婢芸兒，倒是眞的掉下眼淚來。

× × ×

琴聲終於停下，蕭紅葉無意回頭，看見了在流淚的芸兒，不由一怔。「芸兒，你怎麼了？」

芸兒好像這時才發覺自己在流淚，微嗔：「小姐就是喜歡這一種令人傷感的曲子。」

「你在傷感什麼？」蕭紅葉奇怪。

「不知道。」芸兒說的也是心裏話。

「傻丫頭。」蕭紅葉悠然站起身來。

芸兒忽然問：「小姐又彈這曲子，是否想念楚公子？」

「誰說的！」蕭紅葉嬌靨一紅。

「小姐雖然不說出，小婢還是看得出來。」

「你知道什麼？」

「只知道自從楚公子離開後，小姐有空，就彈這曲子了。」芸兒放低了聲音。

「小婢雖然不太懂事，有些還是懂的。」

「又來胡說了。」

「小姐，我說楚公子……」

「你還說——」蕭紅葉站起身來，伸手便要打，芸兒嬌笑着忙閃避。

蕭紅葉婀娜的身形一動，還是將芸兒的肩膀抓住。

「小姐，我不敢再說的了。」芸兒連聲求饒。

「這一次饒過你，以後——」

「以後就是楚公子到來，小婢也裝作不知……」

蕭紅葉笑罵。「要死了。」

「這又不成，那也不成，小姐到底要我怎樣才成？」

蕭紅葉不語，似有所憶。

芸兒接道：「小姐，楚公子這個人眞是不錯，小婢本就最瞧不起那些世家公子，可是，楚公子却令小婢全改變了這個觀念。」

「他的確不像一般世家公子。」蕭紅葉點頭。

「最初看到他的時候，我……小婢也想不到他竟然是出身王侯世家。」

蕭紅葉聽着一笑。「看來你比我還要留意，莫不是你喜歡他？」

芸兒一呆：「小姐又說笑了。」

蕭紅葉正色道：「若是你喜歡，我叫爹將你許配給他。」

芸兒有些傷感道：「小姐莫要開這種玩笑，小婢是什麼身份，好像這樣的事連想也不敢多想。」

蕭紅葉搖頭一笑。「楚公子不是一般俗人，不會計較這些的。」

芸兒偷眼望着蕭紅葉。「可是楚公子眼中却只有小姐你。」

「又來胡說？」

「早些時候，我聽到大爺在堂上喃喃自語說，幸好楚公子雖然出身王侯世家，並沒有世家子弟那種陋習，那頭親事大概還不成問題……」芸兒說得很認眞。

蕭紅葉脫口問：「那頭親事？」

「小姐說呢？」芸兒反問。

蕭紅葉一呆，臉頰飛起了一抹紅暈，芸兒看着忍不住噗哧的笑出來。

「鬼丫頭，在尋我開心。」蕭紅葉一把抓住，舉拳便要打。

芸兒慌忙搖手。「小姐，你以後別要再這樣，動不動就拿人打罵，要是給楚公子知道……」

蕭紅葉一鬆手，嗔。「我什麼時候打罵過你了？」

「現在——」芸兒兩三步走到琴旁邊，「像楚公子那樣，有空彈彈琴，看看書不是更好。」

「就是懂得饒舌。」蕭紅葉儘管罵，反而笑了出來。

芸兒接說道：「楚公子離開也有相當時候的了，不知什麼時候才回來？」

「天知道。」紅葉有些兒傷感。

「相信會很快……」

「偏是你知道……」

「因爲他一定在牽掛着小姐，就像小姐牽掛着他一樣……」

蕭紅葉笑罵。「你是不結結實實的打一頓，不會怕的。」

這一次，她還未動手，芸兒巳急奔下樓。

樓外夜色巳迷濛，芸兒繞過走廊，越走越遠，一面還呼道：「小姐，我這就去給你到大爺那兒打聽打聽。」

蕭紅葉沒有追下去，喃喃自語。「現在他不知道又怎樣了。」

自語着不禁又歎了一口氣。

× × ×

寨後斷崖雖然是天險，也有人輪流看守，今夜是輪到丁傑趙五。

他們也就像平日一樣，在瞭望的小屋內喝喝酒，風花雪月的聊聊。

寨前的守衞形同虛設，寨後更就不用說了。

屋內的氣氛很令人不舒服，喝了一些酒，丁傑趙五還是走出來。

夜巳深，風甚急，隱約仍可以聽到一陣陣海濤聲。

天空上黑雲翻滾，明月一輪在雲霄時隱時沒，海水變成紫黑色，彷彿不停在旋轉。

趙五巳有幾分醉意，打了幾個轉，一聲酒呃。「老丁，還是回去睡覺好了。」

「早叫你不要喝這麼多酒。」丁傑舌頭一樣發苦，却還懂得罵人。

趙五大笑。「太平盛世，火龍帮又是

天下第一，難道還有誰敢來生事不成？」

「職責所在，我們就是隨便，也要到處走走。」

趙三沒有作聲，目光倏的凝結，丁傑發覺，關心地忙問：「呆着幹什麼？」

「看那邊！」趙五伸手指着遠處的海上，語聲有些兒怪異。「胡四相公的五色帆，怎麼駛到這裏來了。」

「你在說什麼醉話？」

趙五着急道：「誰醉了，那不是五色帆是什麼？」

丁傑見他說得很認眞，循指望去，當場怔住。

那邊海上的確有一艘大船向這邊駛近，五桅高懸五色帆，正是傳說中海盜頭子胡四相公那艘五色帆。

海水有如墨汁一樣，月方在雲層裏，相距並不近，應該不容易看清楚，可是那艘五色帆彷彿裏在一團在燃燒着的鬼火內，散發着一種碧綠色妖異巳極的光芒。

朦朧中看來，那只是一個碧綠的光團，看清楚，那艘五色帆竟在燃燒中。

趙五用力的揉着眼睛，一面嘟喃，「胡四相公幹的是海上買賣，據說很少接近陸地。」

「眞的是五色帆。」丁傑驚奇，「莫非那胡四竟是來拜見我們頭兒？」

「我們可是從來都沒有交往。」

「可不是，難道那胡四海上混不下去，來投靠我們火龍帮？」

「相信不會，一直以來，都沒有聽說過他有什麼不妥。」趙五不住搖頭。

丁傑冷笑：「你知道些什麼？」

趙五一呆，丁傑冷笑連聲：「你我都不過是巡夜的小嘍囉，知道的還不是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情？」

趙五不能不點頭，丁傑將又道：「不過五色帆今夜來得實在奇怪。」

「要不要去報告？」

「當然要！」丁傑語聲未巳，突然又怔住。

說話間，那艘五色帆巳經停下，船頭上碧芒一閃，多了一個人。

那個人高冠古服，正是東海留侯，香奴月奴接在他左右出現，三人遠看來，就像是三隻螢火蟲，一閃一閃散發着碧光。

丁傑幾曾見過這樣子的人，當然直了眼，趙五亦酒意全消，吃吃道：「那……那莫非什麼妖怪？」

「看……看來就像了……」丁傑的舌頭打結。

一道慘綠色的光芒即時從五色帆上射出，向他們這邊射來，不太明亮，却有說不出的詭異。

丁傑趙五大驚失色，一齊發出一聲怪叫，跌跌撞撞的轉身狂奔向山下。

那道光芒在他們頭上掠過，落在寨中一座小樓上。

正是蕭紅葉居住的那一座。

× × ×

慘綠色的光芒就像是烟霧一樣淡開，籠罩着小樓，淡得幾乎看不出。

珠簾突然一道道無聲的掀起，又無聲的落下，碧芒漸濃，眨眼一樓碧綠，如沐在碧霧中。

睡在外房的芸兒睡夢中突然彷彿有所覺，張開了眼睛，立時吃一驚。

也就在這時候，珠簾又揚起，蕭紅葉長髮披肩，自內幽然走出來。

她走得並不快，脚尖似乎並沒有沾地，一起一落，簡直就是在空氣中飄浮，一雙眼睜得很大，却沒有神采，直視着前面，失魂落魄也似的，那一身衣衫無風自動，又動得那麼飄逸。

那碧芒似乎就向她不住的靠攏，每走前一尺，她的身上便好像碧綠了一分。

芸兒揉了揉眼睛，脫口叫一聲：「小姐！」

蕭紅葉聽若罔聞，繼續往前走。

那些珠簾又一道道無聲的揚起來，在蕭紅葉走過之後才落下。

走出了小樓，蕭紅葉巳變得螢火蟲一樣，整個身子彷彿都通透，散發着碧光。

芸兒越看越奇怪，也越看越心寒，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她追前幾步，忍不住又問：「小姐，你要去那兒？」

蕭紅葉沒有回答，身形看來更飄忽，無聲的掠過石階，飄向那邊的楓林。

芸兒又担心又害怕，大聲叫出來。「來人，小姐出事了。」

沒有人回答，一些反應也沒有，周圍出奇的靜寂。

這座小樓一向就只得蕭紅葉主僕二人，但楓林之外，就有其他的院落，夜靜更深，芸兒那麼大聲叫，該傳出老遠，沒有聽不到的道理。

可是到芸兒追出楓林之外，還是不見有其他的人趕來。

怎會這樣的？

芸兒惶然四顧，也是什麼人也沒有看見。

風急吹，樹葉亂响，雨「簌簌」的突然落下，豆大的雨點，芸兒的衣衫頭髮很快被打濕。

蕭紅葉却彷彿有什麼護着，那些雨竟然打不到她身上。

她幽然繼續前飄，從院落中走過。

風更急，一片片瓦片飛舞在半空，飛落在地上，發出一連串聲响。

令人毛骨悚然的聲响。

地面的積水尙未全消，雨點落在那之上，也發出一陣陣恐怖的聲响來。

那雨聲越來越强，逐漸竟變的輕得有如鵝毛飄落一樣。

雨點也在變，不是變小，而竟是變了顏色，一點點雨珠，變成一片片雪花，飄落在地上。

急風呼嘯，雪花漫空，到芸兒追出寨門，整個大寨巳變成銀白色。

芸兒的一張臉龐亦變得蒼白，也不知是因爲恐懼還是寒冷，跌跌撞撞的繼續追前。

寨門的兩個守衞亦不知去了那兒，只剩兩盞昏黃的風燈搖曳在風雪中。

沒有更鼓，除了風雪聲，什麼聲响也沒有。

那一種寂靜，非獨不屬於火龍寨，甚至彷彿巳不屬於這人間。

芸兒本想走過去叫醒所有屋子裏的人，但又担心失去蕭紅葉的行踪，只有追下去。

雨越下越大，芸兒走在漫天雪花中，

從所未有的徬徨、不安再加上恐懼，寒意也就更甚了。

她整個身子都在顫抖，牙齒「格格」的作響。

——小姐萬一出了什麼意外，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着了涼，大爺也一定會怪責我。

芸兒的心情沉重得有如壓着一方重鉛似的。

雪越大，她的視綫就越朦朧，越追蕭紅葉的影子就越淡，終於消失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

「小姐——」芸兒心一急，嘶聲叫起來。

無論她怎樣叫，始終是沒有答覆，她仍然追前去，思想巳因爲焦急變成空白。

× × ×

雪終於停下，停得很突然，風亦止，周圍一片死寂。

眼前是一個空曠的平地，舖滿了一層白皚皚的積雪，那一輪明月又現出來，凄冷的月光下，那一層積雪亦散發出一種凄冷的光芒。

芸兒也是很突然的停下脚步，四顧一眼，也就更徬徨了。

山寨巳不在視綫範圍，對她來說，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她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走出這麼遠。

——小姐到底怎樣了？

芸兒的眼淚幾乎掉下來。

也就在這時候，前面的雪地上，幽靈一樣出現了三個人。

芸兒不由自主的追過去。

那三個人彷彿根本沒有在意，自顧走自己的路，那與其說是走，毋寧說是飄。

三人走過的地方，一個脚印也沒有，好像根本就沒有重量。

芸兒並沒有留意這些，到她看清楚那三個人的裝束，却是不由得大感詫異。

走在當中的那個正是東海留侯，香奴月奴左右相伴，與留侯之間，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

芸兒雖然分不出眼前三人的衣飾有什麼特別，亦知道他們必是富貴中人。

她却是奇怪他們怎會在這裏出現。

——莫非是大爺的朋友？

芸兒心念一動，又追前幾步。「打擾三位，請問，可曾見我家小姐走過？」

留侯似沒有聽到，香奴月奴也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三位——」芸兒脚步不停，語聲更響。

留侯三人還是沒有理會，只顧前行。

芸兒的心情巳不怎樣好，脫口道：「你們怎麼這樣無禮？」

三人還是沒有反應。

「你們都啞了？」芸兒更大聲。

留侯的脚步卽時一頓，轉首，叱喝道：「大胆！」

他的語聲尖銳得就像是鞭子一樣，芸兒不由得當場一呆。

她這才看清楚留侯的相貌，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月奴香奴亦同時停步，回望着芸兒，月奴輕吐了一口氣。「在我們侯爺面前，你怎麼這樣說話？」

「侯爺？」芸兒更詫異。

留侯即時一搖頭。「算了，別與她計較。」

月奴一下子忽然就到了芸兒身旁，往芸兒面上摸了一把。「小姑娘，以後不要再這樣了。」

那隻手比冰雪還要寒冷，芸兒直由臉頰寒到心底。

留侯盯着芸兒倏的大笑了起來。「中原多美女，百年後的今日，想不到仍然不變。」

月奴笑問：「爺若是喜歡，無妨將她留下。」

留侯反問：「你追隨本侯多年，難道還不知道本侯的性格？」

月奴欠身：「婢子知罪。」

香奴嬌笑道：「相信沒有什麼比這錦綉河山更能惹起侯爺的興趣了。」

留侯只笑不答。

三人的語聲雖然怪異，但所說的每一個字芸兒都聽得很清楚。

從他們的稱呼芸兒知道眼前高冠古服的這個青年是王侯身份。

——一個王侯怎會這個時候走到這種地方來？

芸兒想不透，那種妖異的感覺却是越來越濃了。

月奴接又往芸兒臉上摸一把，嬌笑。「這小姑娘這樣年輕，血只怕還不少。」

留侯笑斥道：「月奴，別再躭擱時間了。」

笑語聲一落，無聲的繼續往前飄去，月奴香奴的目光仍落在芸兒的臉上，眼瞳中竟彷彿有一團碧綠色的火焰燃燒起來。

那刹那，芸兒亦有一種被燃燒的感覺，她想叫，沒有叫出來。

月奴香奴也沒有多說什麼，相顧一眼，一齊飄前去，追上留侯。

芸兒目送三人去遠，一陣震寒，全身顫抖起來。

——小姐的突然外出，不成與這三個人有關。

芸兒不知怎的竟然會生出這個念頭，不由拔步追前去。

只不過片刻，留侯三人巳走出老遠，越遠反而越清楚。

三人的身上竟好像有一蓬碧綠色的光芒射出來，再遠，竟好像化成了三團螢火，化成了三隻螢火蟲。

三點螢火最後終於在芸兒眼中消失。

芸兒心頭一陣徬徨，脚步沒有停下，繼續往前追。

能够支持到這個時候，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

× × ×

螢火消失的地方，有一座古刹，蓋滿了白雪，但仍然難掩那份殘破。

這座古刹也就在路旁，對芸兒來說並不陌生，小孩子的時候，她曾經到過這附近玩耍，亦進過古刹，結果却是嚇了一大跳。

因爲這座古刹之內到處都是墳墓，自火龍寨開設以來，一直都用作火龍寨的墳地。

——那三個人爲什麼走進這座古刹，總不成他們就是那種東西？

芸兒不知怎的竟生出了這個念頭，打了兩個寒噤，躊躇了一下，還是走上了門前石階。

「小姐，你可是在寺內？」她高叫一聲，又打了兩個寒噤。

寺內一些聲响也沒有，芸兒大着胆子，又走前兩步。「小姐——」

還是沒有回答，芸兒也不知是什麼原因，總是放心不下，忍不住又一步走前。

寺門半掩，芸兒探頭往內望了一眼，立時由心寒了出來，脫口一聲驚呼，一連倒退幾步，一跤跌倒雪地之上。

那刹那，她的面色變得很難看，一雙眼睜大，充滿了恐懼，咽喉「格格」的作响，却是一個字也再說不出來！

她伸手亂抓，好像要抓住什麼，支持自己站起身。

寺院的牆壁，距離她只不過三四尺，在她現在的感覺却是那麼遙遠。

她爬起又倒下，終於昏迷過去。

到底她是見到了什麼，嚇成這樣子？

× × ×

風雪雖然巳停下，天氣却因爲這一場風雪寒冷起來，這突來的寒冷非但人不慣，馬一樣不慣。

那三匹健馬口噴白烟，一面走，一面不安的不停將頭擺動，步伐也時快時慢。

馬過處，雪地上留下了三行並不整齊的蹄印。

當先那個騎士是一個年逾四旬的中年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顧盼生威，氣勢非凡。

他敞開衣襟，嘴唇邊，胸膛上酒漬未乾，雙手沒有控韁，抱着一個酒埕，却並無影响，穩坐馬鞍上。

穩如泰山！

這是他一向給人的感覺，就正如他的地位一樣。

在他還未被叫做蕭十三之前，這種感覺巳很强烈，他就是那種天生的英雄，即使混於千百人之中，亦一樣立即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當然，他的能够一統十三省武林，主要還是由於他的不斷努力，這却不是他一生之中最得意的一件事。

最令他驕傲的還是他有一個蕭紅葉那樣的女兒。

在他的左右，是楊天沈宇兩個隨從，年紀與他差不多，跟着他亦巳經有很多年了。

看見他們就一定看見蕭十三，楊天的手中，也一定捧着一個錦緞包袱，有人懷疑，那可能就是蕭十三的兵器，却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兵器。

值得蕭十三動兵器的人到現在好像還沒有。

× × ×

楊天矮矮胖胖，終年一臉笑容，沈宇剛好相反，高高瘦瘦，面容亦冷峻得很，彷彿冰石彫刻出來的一樣。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什麼來歷，蕭十三也從來不作介紹。

楊天用的是一柄彎刀，形狀有如一彎新月，與陝北快刀門所用的極之相似，可是陝北快刀門却否認有楊天這一個弟子。

沈宇則用劍，那支劍寬只兩指，平日就像是腰帶一樣圍在腰間，所用的劍法極之複雜，武當、崑崙、恆山……幾乎所有劍派的劍術他都懂一些。

蕭十三不說，他們也從不透露，一問到出身這個問題，總是立即將話題岔開。

有兩個這樣的隨從，更增加蕭十三的神秘。

× × ×

馬走得並不怎樣快，鐵蹄踩在雪地上，發出一下下聽來很怪異的蹄聲。

看到了那座披滿了白雪的古刹，蕭十三不由吁了一口氣。「這場雪倒不小。」

楊天「嗯」的應一聲。「今夜的天氣可眞奇怪。」

「這的確不是下雪的時候。」蕭十三仰首望一眼。「天意莫測，這是一例。」

「大哥也相信有所謂天意？」

「當然相信，」蕭十三一笑。「天下多的是這種不能解釋的事情，不當作天意，當作什麼？」

楊天一抖身上的雪花，笑接道：「早知道如此，我們留在那間店子裏再多喝幾杯。」

蕭十三「哦」的一聲。「你不是巳經喝得差不多了？」

楊天道：「我是說留在那兒，總比較走在風雪下舒服。」

蕭十三看着楊天，一搖頭。「近這幾年來日子過得似乎變成太平靜了！」

沈宇終於開口。「日子越過得平靜，一個人無疑就越懂得享受。」

「不錯，想當年，我們在大風雪中與敵人惡戰三日夜，你曾聽他說過一聲辛苦？」蕭十三笑顧楊天。「才這幾年便變得這樣嬌嫩，再過幾年，我看你索性寸步就不出家門，盡躲在家裏享福了。」

楊天伸手摸着大肚子，嘆了一口氣。「其實我一些也不喜歡現在這種生活。」

「爲什麼？」

「這種生活雖然舒服，可是一些意思也沒有，每天除了飲酒吃東西睡覺之外，好像就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

沈宇笑笑。「人說寧作太平狗，莫作亂世人，你却是恰好相反。」

楊天瞟着沈宇。「你難道不懷念以前那種生活？」

沈宇不由點頭。「那種生活雖然危險，却是比現在這種生活有意思。」

楊天道：「可惜無論那一種生活總會有終結的一天，拿我們來說，現在還有什麼人值得我們出手，又還有什麼人胆敢來惹火龍寨？」

沈宇不假思索的說道：「我看就沒有了。」

蕭十三大笑。「世間的事情變幻無常，有誰敢肯定？」

楊天一皺眉。「大哥平日不是那樣說，怎麼今夜……」

沈宇亦奇怪的望着蕭十三。「可不是，莫非大哥得到了什麼消息，知道有什麼人要對我們火龍帮不利？」

「外間的消息相信你們比我還要清楚。」蕭十三搖頭。「這只是一種感覺。」

「感覺？」沈宇一怔。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松鼠與雷極惡同去找尋七郎，但當他們進入七郎的屋裏時，却發現一個手持禪杖的黑衣人及一個手持斬鬼刀的中年人。這兩個人一見雷極惡，誤認是七郎，一刀便把雷極惡殺掉，而黑衣人正揮杖向金松鼠，在千鈞一髮之際，却被司空急救了出去。金松鼠死裏逃生，原來拯救他的人竟是輕功造詣極高的老前輩「老猴皇帝」。因此，金松鼠便要求對方收錄爲徒，起初，司空急婉詞相拒，但經不起金松鼠苦苦請求，終於……

噩傳師尊喪　誓雪師門恨

孤星老人

（一）

老猴皇帝是個行踪飄忽，來去無踪的江湖異人。他不太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但每當他看見不公平的事，却又往往忍不住要插手管一管。

閒事他可以不管。

但不公平的事却是不管不快。

這一天，他救了金松鼠一命，更收錄他爲關門弟子，而且，還陪着他到處找尋七郎。

但他們的努力是白費了。

七郎竟似已變成一隻迷途的飛鳥，不知飛到何方……

× × ×

冷霧雖然不濃，在那片竹林後却是一片淒迷的景象。

一個黑衣少年，靜靜的盤坐在竹林下，一雙眼睛半開半闔，臉上的神態一片漠然。

冷霧又沾濕了他的衣裳，他的衣裳又是那麼單薄。

但他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寒冷。

× × ×

在黑衣少年面前不足三尺處，堆起了一座墳墓。

墳墓很簡陋，而且是剛才才豎碑的。

碑上只有五個血紅的大字：

「衞翔鶴之墓」。

碑石之旁，斜放着一把劍。

劍鞘殘舊，劍鍔已變了顏色。

這就是衞翔鶴的劍。

（二）

竹林之後，有一座簡陋的屋子。

屋旁有灶，灶中有火。

一個青衫老人，正在煮粥。粥很稀。

對於這個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的老人來說，倒是相當合適。

青衫老人用杓子澆了兩碗稀粥，然後把其中一碗遞到黑衣少年的面前。

「接着它。」老人說。

黑衣少年目光呆滯，但仍然依言把這碗粥接着。

老人把自己的一碗粥徐徐呷掉。

「不錯，味道很好。」老人在自己稱讚自己煮出來的粥。

老人的粥已呷光。

他忽然對黑衣少年說：「你爲甚麼還不吃掉它？」

黑衣少年沒有反應。

老人臉上露出了不悅的神色。

他命令少年：「把粥喝下去。」

黑衣少年依然捧着那碗粥，連眼皮都沒有抬動一下。

老人突然把這碗粥搶過。

粥燙熱。

老人居然一聲不响，就把這碗燙熱的粥從黑衣少年的頭頂倒瀉下去。

灼熱的粥，把黑衣少年的臉淋得一塌糊塗。

他居然還是不動，就像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

老人氣極了，罵了一聲：「混蛋！」

黑衣少年還是那副樣子。

老人沒法子，只好回到了那屋子裏睡覺。

（三）

霧已散。

老人醒了，抬頭一望，快將正午。

他又去看那黑衣少年。

這一次，黑衣少年居然比他更先開口說話。

他問老人：「家師去了甚麼地方？甚麼時候才會回來？」

老人想了想，道：「他極可能已去了杜死城，永遠也不會再回來。」

黑衣少年突然躍起，撲前，雙手緊捏着老人的肩膊。

「你胡說！」

老人神色不變，只是悠悠的說道：「孤星老兒一向很注重規矩，你是他的弟子，怎能如此衝動？」

黑衣少年一凜。

他立刻鬆手，垂下臉道：「前輩，是我錯了。」

老人微笑。

笑容很慈祥，很和藹。

他悠然地說：「沒關係。」

說着，忽然一拳向黑衣少年的腹部撞去。

這一拳並不像是開玩笑，只聽得「蓬」然一聲，黑衣少年被打得彎下了腰，臉色慘白。

老人臉上笑容仍在。

他說：「這一拳也沒關係，是我打錯你了。」

說完之後，他就離開了黑衣少年，離開了這個茂密的竹林。

× × ×

日已偏西，

老人回來了。

他背上揹着一頭比他最少大四五倍的野豬。

野豬已不能動，硬挺挺的伏在老人的肩膊上。

老人把野豬放在黑衣少年的面前，然後淡淡的說道：「你的師父就像這條豬，

有勇無謀！」

黑衣少年瞪大眼睛，怒道：「前輩，你可以殺了我，但絕對不能侮辱家師！」

老人想了一想，突然在自己的臉上重重打了兩記耳光。

他對黑衣少年說：「這一次你罵得對，老夫該打。」

說着，又狠狠的再給自己打兩記耳光，差點沒把僅餘下來的牙齒都打甩。

黑衣少年一呆。

老人臉上又紅又腫，居然却還有幾分笑容。

「沒關係，咱們一起動手，今夜烤豬吃。」

(四)

夜靜，火光熊熊。

野豬活着的時候也許渾身又臭又髒，但烤熟之後却是香氣四溢，無論是誰看見，都一定很想大吃一頓。

黑衣少年終於吃了一條野豬腿。

這條野豬腿份量不輕，胃口再大的人，也該塡飽肚子了。

老人反而吃得很少。

這也難怪，他的牙齒本來就已沒剩下多少，今天自掌嘴巴，終於又少了一枚大牙。

幸好他不在乎。

「人在江湖，就算不見了一顆腦袋也是輕鬆平常的事，又何況僅是一枚牙齒而已。」

他說的似乎很有理。

事實上，像他這種老江湖，無論說甚麼話，都一定很有「道理」的。

倘若有人聽了這些說話，一定會忍俊不禁。

只可惜黑衣少年的心情實在太惡劣，除非有人點了他的「笑腰穴」，否則恐怕很難會令他笑起來。

黑衣少年沒有笑，却也沒有哭。

他又和上午一樣，像一具木偶般盤坐着。

就在這時候，火光更亮。

八枝火炬，突然在這一老一少的四週同時出現。

(五)

老人又笑了，而且笑得很親切，很愉快。

「老夫一直都在担心，烤熟這條野豬會太過浪費，兩個人又怎能把牠完全吃掉呢？」

黑衣少年神態冷漠，一言不發。

老人又朗聲笑着說：「你們總共有多少人？儘管吃，不必客氣。」

火光中，出現了八張木無表情的臉。

老人和少年都看見了八個身材幾乎完全一樣高大的灰衣人。

八個人，八把薄而鋒利的緬刀。

刀鋒閃動着懾人魂魄的寒芒。

這種寒芒不啻是在告訴老人，他們不是來吃野豬，而是來吃人的。

就算他們眞的很飢餓，他們也必先吃人，然後才吃烤豬。

人，往往會幹出許多不通人性的事。

所以，野獸雖然殘暴，但想來也有其可愛的一面。

最少，比起這八個不通人性的冷血殺手，牠們實在是可愛得多了。

再殘暴的野獸，只要沒有人激怒牠，只要牠不是餓得發慌，就不會無緣無故的向人襲擊。

但人呢？

很難說，因爲有些人已不像是人，甚至連野獸也不像。

× × ×

八把刀，分成兩組。

其中有六把，去對付黑衣少年。

另外兩把，攔阻着老人。

「豈有此理！」老人冷笑，「這分明是看不起老夫！」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兩把鋒利無比的緬刀已向他迎面劏了過來。

老人身形變動，很輕易的就避開這兩刀。

兩灰衣人互望一眼，都已看出這老人的武功並不簡單。

颼！颼！

颼！颼！

兩灰衣人的刀法驟變，變得有如狂風驟雨，瘋狂的向老人身上罩下。

老人又是冷笑不迭。

「憑你們兩塊材料，還不配給我老人家抹脚。」老人一面說，一面從地上拾起一根野豬骨。

兩灰衣人俱是一驚。

他們已把鋒刀舞得密不透風，想不到這老人一點也不在乎，而且還能從容地在地上檢起一根野豬骨。

老人右手一揚，這根野豬骨就像變魔法似的，忽然插進其中一個灰衣人的鼻孔中。

這灰衣人疼死了。

他的鼻樑立刻爆裂，戰意全消。

另一個灰衣人看見形勢不對，虛發三刀，轉身就逃。

老人大喝：「狂徒休走！」

灰衣人沒有走。

他本來就不是眞的要逃，他只是志在引誘老人追前。

老人已中計，灰衣人突然回身，打出八枚藍汪汪的透骨釘。

這八枚透骨釘歹毒無比，倘若給任何一枚擊中，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在這一刹那間，灰衣人感到有點自豪起來。

他這一手暗器功夫，已練了五年，這五年的苦練，實在沒有白費心血。

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老人，對暗器功夫，最少已有五十年的苦練。

雖然，「學無前後，達者爲師。」但這個灰衣人，實在還未能「長江後浪推前浪」。

所以，他這八枚透骨釘，已有七枚落空。

還有一枚，却給老人一手抄接下來，然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回敬過去。

颯！

老人的暗器手法，遠勝灰衣人，而灰衣人對閃避暗器的功夫，却是遠遜老人。

這枚透骨釘，立刻穿過了他的咽喉。

老人輕而易舉的就解決了兩個灰衣人，但黑衣少年的情況却是大大不妙。

黑衣衛七郎

(一)

碑旁的劍，已在黑衣少年的手中。

黑衣少年劍法不弱，但在以寡敵衆的情況下，却沒有佔到絲毫的便宜。

他身上最少已有七八道血痕，其中猶以左腿上挨的一刀最要命。

他幾乎已無法站直身子，只是一跛一拐的與灰衣刀手週旋。

若再拖下去，他這條小命勢非丟掉不可。

幸好除了他之外，這裏還一個脾氣極古怪、武功也極高的老人。

老人不想他死。

所以，黑衣少年沒有死。

但那幾個灰衣刀手却遭殃了。

老人雖然赤手空拳，但掌、拳、指、腿和點穴功夫都精妙絕倫，那些灰衣人根本還沒有清楚老人怎樣出手，就已紛紛倒了下去。

黑衣少年氣喘不休，已然筋疲力竭。

他扶劍半跪在地上，一雙呆滯的目光直盯着老人。

老人也瞪了他一眼，忽然道：「你不必謝我，我也知道你不想對老夫說半句感謝的說話。」

黑衣少年唇片啓動，似是要說些甚麼的。

但老人立刻又說道：「閉上你的嘴，除了敷藥之外，你甚麼事都不必做。」

他抛了一盒藥膏給黑衣少年，然後又撕了一塊野豬肉，大嚼起來。

黑衣少年忽然道：「他們是甚麼人？爲甚麼要殺我？」

老人冷冷道：「你不必理會他們是甚麼人，也不必理會他們爲甚麼要殺你，總而言之，你現在的處境麻煩之又麻煩，再等三天，你師父若還沒有回來，就不必再等了。」

黑衣少年神色黯然。

他又把那柄長劍放在石碑旁。

老人嘆了口氣，喃喃道：「年少氣盛，不知死活，終於死在奸人之手，衞翔鶴，你實在是他媽的太蠢！太蠢！」

黑衣少年突然大哭。

老人搖搖頭，道：「此時不宜哭。」

黑衣少年哭聲漸止。

老人又道：「三天後你師父還不回來，那時候才一併哭個飽亦不爲遲，省得哭來哭去，浪費眼淚。」

黑衣少年哭聲倏地停止。

他的淚已化爲血，他的嘴唇已被自己的牙齒咬裂，鮮血汩汩而出。

老人橫下他一眼。「這就叫流血不流淚？嘿嘿，蠢極！可知血極寶貴，如此浪費，簡直比豬還蠢！」

黑衣少年擰轉身子，背對着他。

老人突然「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倒霉，又給豬骨毀掉了一顆大牙，唉唷……」

× × ×

夜更深，火光漸漸熄滅。

老人和黑衣少年都睡着了。

陪伴着他們的，還有八具灰衣人的屍體，和那已長埋在墓穴內的衞翔鶴。

(二)

翌日，挖了大半天黃土，黑衣少年總算埋掉了八個灰衣人。

想起了昨夜的事，他不禁由衷的佩服這老人的武功。

他腿上的傷還沒有痊癒，傷口還很疼。但他不慣與死人爲伍，這八具灰衣人的屍體，他是非要埋葬不可的。

老人又在煮粥。

他盛了一大碗給黑衣少年。

「你想吃粥，還是想用粥來洗頭？」

黑衣少年的心情似乎好了一點，他說：「我的頭很乾淨，舌頭却很乾燥。」

老人笑了，笑得很愉快。

「你雖也很笨，但總算比你師父聰明一點。」

黑衣少年臉龐掠過了一片陰影。

老人把粥放下，又回到那屋子裏。

× × ×

燙熱的粥早已涼透，黑衣少年還是沒有把它吃掉。

他只是握着那一把已變了色的劍，在衞翔鶴的墓前發呆。

驀地，又傳來了老人的聲音。

「你不餓？」

黑衣少年沒有回答，他的耳朵彷彿也埋葬在黃土下。

老人又說道：「老夫找到了一柄鐵鏟子。」

黑衣少年毫無反應。

老人出來了，他手裏果然有一柄鐵鏟子。

他走到衞翔鶴的墓前，忽然舉鏟就向墓地上鋤下去。

黑衣少年大驚。

「你在幹甚麼？」

「找你的哥哥！」

「你瘋了？」

「老夫沒瘋，只不過叫衞翔鶴帮老夫一個忙。」

「你究竟想怎樣？」黑衣少年又驚又怒，「他還能帮你幹甚麼事？」

老人淡淡道：「老夫只想叫他勸勸你，快點把這碗粥喝掉！」

黑衣少年楞住。

老人又道：「老夫還要他勸勸你，別老是愁眉苦臉的，看你這副樣子，簡直比小主婦輸了私房錢還更難看，沒出息！」

黑衣少年氣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他是無話可說。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的把那碗粥喝掉。

這碗粥不稀，黑衣少年吃了一大碗，已有八九分飽。

老人笑了。

他在衞翔鶴的墓前鞠躬道：「你果然有辦法，你的弟弟很聽你的說話。」

× × ×

這老人是不是瘋了？

(三)

三天過去了，黑衣少年的傷勢逐漸好轉。

老人的藥膏很靈驗，果然具有續骨生肌之功。但黑衣少年並不愉快，他的心情更惡劣。

因爲他的師父還沒有回來。

第四天，清晨。

× × ×

一個四尺八寸高的中年侏儒，突然在竹林內出現。

黑衣少年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黑衣少年。

中年侏儒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你是不是孤星老人的徒弟？」

黑衣少年眉心一聚，終於點頭。

「你就是七郎？」

黑衣少年又點頭。

中年侏儒嘆息一聲，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忽然道：「龍在田先生在不在？」

七郎還沒有回答，老人的聲音已响起：「老夫當然在此。」

中年侏儒立刻翻身便拜。

原來那老人姓龍，名在田，乃江湖異人，脾氣怪，武功極高。

中年侏儒恭聲說道：「鄙人乃百鏡神翁東方續門下刀鏡雙奴之一。」

龍在田拈鬚一笑。「你是刀奴上官來來？」

「正是。」

「東方老兒與老夫乃多年相識，他近況如何？」

「我家主人近況不妙。」

「如何不妙？有病乎？受傷乎？行將就木快要與世長辭乎？」

「我家主人無病無傷，看來活到二百歲亦非難事。」

「既然如此，又有何不妙之處？」

「我家主人棋藝精湛，已十年未逢敵手，是以一直悶悶不樂。」

「原來如此，」龍在田大笑，「放眼江湖，除却老夫與孤星老兒之外，恐怕難有幾人，能在此道上與東方老兒分庭抗禮了。」

上官來來忽然沉重的嘆了口氣。

龍在田眉頭一皺：「有甚麼事令你怏怏不樂？」

上官來來沉聲道：「我家主人再也沒有機會與孤星老人對奕。」

七郎臉色慘白，大聲道：「你……你說這是甚麼意思？」

上官來來道：「孤星老人三日前在長安城外，給一羣神秘的殺手伏擊，身中數十刀慘死。」

七郎厲聲道：「你在撒謊！你為甚麼要撒謊？」

上官來來一怔。

過了半晌，他才道：「你說的不錯，我為甚麼要撒謊？撒了這個謊對我又有甚麼好處？」

七郎渾身顫抖。

上官來來又道：「我來到這裏，把這件事說給龍先生知道，是希望他小心一點，別重蹈孤星老人覆轍。」

龍在田淡淡道：「你放心，老夫雖然不太聰明，却也不會像孤星老兒的愚蠢，貿貿然的就找人算帳。」

上官來來嘆了口氣，道：「孤星老人可是個好人，我家主人聞訊，已整整兩天沒吃過飯。」

龍在田向七郎道：「你現在已該明白，憑一兩個人的力量，是絕對無法為你哥哥報仇的。」

「不，我不相信這些鬼話！」七郎怒叫起來：「告訴我，是誰殺死他們的？」

龍在田淡淡道：「老夫不說。」

七郎道：「就算你不說，我也可以查得出來的。」

龍在田道：「就算給你查出來，那又怎樣？到頭來還不是一條死路？」

「我不怕死！」七郎大聲道：「我現在就去找師兄，他一定會和我聯手對付那些惡賊的！」

上官來來盯着他，忽然道：「你的師兄，是不是洛陽城的丁獵？」

「正是丁獵。」

「這可糟了。」上官來來嘆了口氣，道：「江湖傳言，他已給人殺掉！」

七郎顫聲道：「他武功遠在我之上，怎會輕易給人殺掉？」

上官來來道：「孤星老人武功豈非更高？他又何嘗不是已經給人伏擊身亡？」

「胡說！」七郎怒道：「你的說話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上官來來聳了聳肩膊，說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都和我沒有關係。」

龍在田揮了揮手，對上官來來說：「你走罷，他的心情很惡劣，再扯下去說不定會給他揍一頓。」

上官來來瞪着眼，道：「我又沒有得罪他，又不是欠他銀子沒有還，為甚麼要揍我？」

龍在田道：「世間上，本來就有許多蠻不講理的人，他們揍人，是不必講理由的。」

上官來來道：「他看來不像個蠻不講理的人。」

龍在田道：「他不像，老夫像。」

上官來來一愕。

龍在田又道：「你若還不走，他不揍你，老夫也要揍你，而且還永遠不再和你家主人下棋。」

上官來來吃了一驚，道：「揍我一頓那是小事，龍先生若因此不再和我家主人下棋，這條罪名小的却是担當不起。」

龍在田道：「所以，你現在立刻就要走！」

上官來來忙道：「我走，我走。」

這個侏儒終於匆匆走了。

七郎在發呆，臉色蒼白得可怕。

龍在田嘆息一聲，道：「你師父雖然笨一點，却是個好人，雖然他不算短命，但死在宵小鼠輩之手，這口氣連老夫都嚥不下去。」

七郎咬牙切齒道：「我一定要為他們報仇。」

龍在田道：「仇是一定要報的，但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有沒有本領為師父兄長報仇，為江湖誅惡除害。」

七郎道：「我去找他們拚命！」

「拚命？」龍在田冷笑，「你有幾條小命？拚掉了這條小命，將來又有誰能為你去報仇雪恨？」

七郎大聲道：「我不管！」

龍在田的聲音忽然變得很雄亮，甚至比七郎還更大聲：「你不管我管！」

七郎道：「這種事就算是誰都管不着，沒有人能阻止我去找仇人算帳！」

龍在田道：「別人也許不能，但老夫能！」

七郎不再理睬他，施展輕功，穿過那片茂密的竹林。

背後忽然傳來龍在田的聲音。

他冷笑道：「你若能離開這竹林，老夫就把頭髮鬍子統統刮得乾乾淨淨，然後就去做和尚。」

七郎不理他。

龍在田去做和尚也好，做皇帝也好，都與自己沒有關係。

他自信輕功不錯，應該很快就可以離開這片竹林。

竹林外有一條小路。

小路已在目前，七郎身形走勢更急。

那知小路上，忽然有一塊巨石從天而降！

蓬！

這塊巨石最少也有七八百斤的重量，幾乎已把整條小路都堵塞住。

當然，七郎可以從大石上飛越過去，但在大石上，却有一個古怪的紅衣漢子，笑瞇瞇的盯着他。

七郎冷笑。

「你以為憑這塊石頭就可攔住我？」

紅衣漢子淡笑着，緩緩地說道：「這塊石頭當然攔不住你，能我但！」

七郎一呆。

一時間，他實在聽不到「能我但」是甚麼方言，只覺得這個紅衣漢子行動古怪，說話的聲音也是古怪之極。

在大石上的紅衣漢子，的確是古怪萬分。

殺錯了神龍

（一）

他並不是坐在大石上，也不是站在大石上，而是雙手按石，倒豎而立的。

所以，別人最容易看見他的地方，並不是他的臉，而是他的脚。

一雙很乾淨、很雪白的脚。

這人的脚很好看，但長相却是不敢恭維。

雖然他的相貌不能算長得醜陋，但他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的神態，就像是一隻神經有毛病的猩猩。

但他却不是那種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無論任何人看見他，第一個感覺絕不會是「可怕」，而是「古怪」。

倘若七郎現在的心情不是那麼惡劣，他一定會覺得這人古怪得很有趣。

但現在就算他遇上了世間上最有趣的事情，他也不會有「有趣」的感覺。

但紅衣漢子那句「能我但」，仍然令他發生了興趣。

他並不是個愚蠢的人，初時的確聽得莫名其妙，但很快心中又有了幾分明白。

他問紅衣漢子：「尊駕高姓大名？」

紅衣漢子回答：「神龍張。」

七郎又問道：「尊駕莫非姓張，名龍神？」

紅衣漢子道：「本來確是張龍神，但現在武林中的朋友，都叫我神龍張。」

七郎道：「所以神龍張也就是張神龍，張神龍也就是神龍張，對不？」

紅衣漢子哈哈一笑：「了極對！」

直到現在，七郎已完全明白過來。

神龍張剛才說「能我但」，原來是「但我能」，現在他說「了極對」，其實就是「對極了」！

七郎不由苦笑。

「你經常倒轉來走路？而且還喜歡把說話倒轉來說？」

神龍張忽然一翻身，變成了頭上脚下，平平穩穩的坐在大石上。

他瞧了七郎一眼，悠然道：「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或當是想揍人的時候，就會變成那副樣子。」

七郎目光閃動，道：「你現在是不是想揍我？」

神龍張道：「只要你不走，我就絕不會動你一根汗毛。」

「假如我非走不可呢？」

神龍張沉着臉，怒道：「你若要走，你揍我。」

七郎怪道：「究竟是你揍我還是我揍你？」

神龍張冷冷一笑，道：「你揍我是然當。」

他這句話其實是「當然是我揍你」，七郎已聽得懂。

七郎道：「是龍老先生要你把我攔住的？」

神龍張忽然又倒豎着，怪笑道：「錯不的說你！」

七郎道：「我偏要闖出去！」

說着，人如天馬行空，從神龍張的雙脚上飛越過去。

神龍張大喝道：「肆放！」

七郎已儘盡把自己的身子升高，最少離開地面丈二以上。

但神龍張一翻身，左爪已抓住了七郎的右足棵。

七郎一驚。

神龍張這一爪來勢奇快無比，七郎竟然連閃避也來不及，就已給他抓個正着。

但七郎絕不甘心就此被擒，人在半空中攣着身子，反掌就向神龍張的背脊上拍去。

他這一着是攻敵救己之策，神龍張若要保住自己，就非要鬆手不可。

七郎雖然年紀輕輕，但在孤星老人悉心調教之下，一身武功，絕非等閒之輩可比。

這一掌若是給他擊中，就算是一條壯健的野牛也未必禁受得起。

神龍張的身材看來並不怎樣健碩，當然不能和一條野牛相比。

那知神龍張既不放鬆七郎，也沒有閃避開這一掌。

剎那間，七郎心中不禁一跳。

他只是想離開這裏，並不是存心要殺神龍張。

倘若神龍張因此而死在自己的掌下，那可是一件意外的慘劇。

七郎雖然急於報仇，却還沒有完全迷失本性。

在這剎那間，他硬生生把自己的掌力收回。

可是，憑他現在的修為，又豈能達到收放自如的境界？

只聽得一聲悶响，七郎這一掌最少已

挾着七成以上的功力，重重擊在神龍張的背心上。

神龍張慘呼一聲，像死狗一般的倒在地上。

（二）

七郎呆住了。

他凝視着神龍張動也不動的身子，彷佛連他自己也不能動彈。

就在他發呆的時候，龍在田忽然又在他的面前出現。

× × ×

「你殺了他！」龍在田的臉色很難看，他厲聲道：「你爲甚麼要殺了他？」

七郎吸了口氣，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龍在田冷笑着，道：「你若不是有意殺他，他怎會死？」

七郎一怔。

龍在田又冷冷接道：「你現在可以走了，再也沒有人會留難你！」

他說完了這兩句話之後，又消失了影踪。

七郎瞧着神龍張的屍體，喃喃道：「我眞的不是有意殺你……」

他呆呆的呆了好久，忽然動手挖起坑來。

他要埋葬神龍張。

× × ×

以手挖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挖一個小坑已不容易，要挖一個可以埋葬一具屍體的坑，更不簡單。

七郎雖然指力不錯，但終於也把自己的十隻手指弄得鮮血淋漓。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終於挖好了一個可以把神龍張埋葬的大坑。

但他忽然發覺，神龍張不見了。

× × ×

神龍張分明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死人又怎會不翼而飛？

但神龍張的確不見了，就像是一隻剛飛走了的痲雀。

七郎東張西望，那裏還有神龍張的影子？

究竟是誰盜走了屍體？

七郎很沮喪，這幾天以來，不如意的事實在太多。

他錯殺了神龍張，心中又是萬分懊悔，現在連屍體也給人盜走，實在令他感到更是難過。

他只好到處找尋。

但他找了很久很久，哪裏有神龍張屍體的踪跡？

他繞了好幾個圈子，終於又回到那個坑。

想不到神龍張居然又已躺在這個坑子裏！

（三）

神龍張直挺挺的躺在坑裏，一雙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

他是死不瞑目。

七郎更感難過。

他不再理會神龍張的屍體是怎樣給人弄走，也不再理會這屍體怎樣回來，他只是覺得很對不起神龍張。

他想：「神龍張的屍體去而後返，多半又是龍在田的傑作。」

神龍張的眼睛睜得很大，令他感到很是不安。

他伸手要把神龍張的眼皮闔上。

但奇怪，神龍張的眼皮彷彿是用銅鐵鑄成的，七郎怎樣也無法把它闔上。

倏地，七郎的手掌一陣劇痛，居然給人狠狠的咬了一口！

咬他的人，竟是直挺挺躺在坑裏，「死不瞑目」的神龍張！

× × ×

這一口咬得很兇。

七郎曾經給蛇、鼠、狗，甚至是豺狼噬咬過，那些滋味實在很不好受。

但這一次咬他的不是野獸畜牲，而是一具屍體！

莫非是屍變？

不！

七郎從來都不相信世間上有鬼。

他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屍變這一回事。

他的師父孤星老人，也是個既不怕鬼，也不相信世間上會有鬼的人。

師父如此，兩個弟子也是如此。

當他給神龍張咬了一口的時候，他就又立刻明白，神龍張根本就沒有死！

—完—

癲仔明紅船揚威

麥海雲

在美國曾經享譽甚濃，後來給匪帮暗算槍殺的一個武林高手伍冉明，有許多人知道他是很出色的拳師，並非所有人知道他的出身，其實伍冉明並不是只知打拳的，他還懂得演戲，舊日粵劇盛行的時期，許多戲班落鄉演戲，伍冉明就是其中之有一，至於他演戲的初期，僅有十五歲，被當時視華年做二帮名丑生「一帆風」賞識，帶入班中，一邊登台表演，一邊學習戲班的根底，其實伍冉明本身是陸軍少將伍藩的親侄，本身的血統就是有一股尚武精神，他在戲班學習做丑生的角色，由於他本人喜歡練武，跟戲班的小武靚就蜂仔利等相熟，所懂的戲班根基愈厚，手上的武功也就愈精，其實那時他不過是一名初出道的角色而已，至於他能够竄紅，可以說是拜了戲班中武功最精的關德興之賜，關德興的令妹愛上了他，跟着珠聯璧合，結爲夫婦，關德興當然把武藝傳授給他。

那時伍冉明已經逐漸脫離丑生的角色，能够演武戲，關德興組「大少年」班，發覺伍冉明可以担當武生的角色，便邀請他一齊演出武松醉打蔣門神一劇，於是伍冉明正式禁職，由小丑變成小武。

他的身型相當高大，且又精壯，演蔣門神一個角色，武功相當出色，關德興飾演武松，與郎舅在台上打鬥，看來好像有眞功夫，令到台下的戲迷喝采，掌聲不絕

，不但伍冉明心裏高興，關德興師傅也很開心。

當時戲班裏面有一個人叫做靚昭，以前曾經在軍隊裏面任職，槍法如神，往往在落鄉的戲班演出之前，由他出台表演槍法，當然是有人跟他聯合演出，然後演得出槍法厲害，否則，只是抛出一個銀元，跟着拔槍把它擊碎，就算是表演槍法了，那樣做太過簡單，靚昭渴望有人跟他一齊演出，於是跟關德興商量，伍冉明獲悉此事，自告奮勇，願意把三個牛奶瓶，分別放在頭頂上面，以及兩個肩膊之上，站在二十尺距離之遙的地方，讓靚昭發槍射擊。這一項表演當然是很精采的，關德興正在考慮，伍冉明很興奮的說：「靚昭的槍法十分準確，我不必閉上眼睛，就張開眼睛看他發槍射擊也不怕，相信他槍法如神，絕對不會錯手射中我的，你何必替我担心呢？」

就是這樣，關德興便點頭答應，反而靚昭有些心寒，因爲三個牛奶瓶俱是圓的，放在頭上和兩肩之上，萬一子彈無情，射高一寸，不過虛發而已，射低一寸，就可能把伍冉明的腦袋打到開花，故此，他再三問伍冉明是否眞有信心，甚至出場表演，再問一次，伍冉明得意洋洋的說：「昭叔，放槍啦，如果我閉上眼睛，不算英雄。」

看來他眞的充滿信心，似乎那幾個牛奶瓶並非放在他身上，由於他信心十足，靚昭也就鼓起勇氣，在台上拔槍射擊，觀衆定眼欣賞，大家都替伍冉明一揑把汗。

不知道是否靚昭的槍法準確，抑或伍冉明够運，總之，那晚靚昭連發三槍，分別放在伍冉明膊上與肩頂上的幾個牛奶瓶都分別擊毀，砰然一聲，片片作蝴蝶碎，幸而瓶內沒有牛奶，否則，他就給鮮奶淋濕了身。發槍的人事後鬆了一口氣，把那柄左輪抛在台上，長嘆一聲，說：「明哥，你眞係正牌癲仔。」

自此之後，癲仔明這個綽號就傳遍紅船。伍冉明未入戲班之前，苦練俠家拳，後來在戲班跟名丑一帆風苦練別的拳脚，愈練愈精，最後關德師傅授武功，他的拳脚更進一步，那時懂得的招式已經懂得很多，能够跟高手展開龍虎鬥，毫無懼色了，但以兵器來說，短刀長棍，却沒有一種特色，十分不安，他曾經向關德興師傅苦心求學，想練關師傅的軟鞭，可是，關德興認爲他並非這種人才，指掌之間雖然有勁，反應太慢，稍爲有點差錯，在表演中可能一鞭將對方打死，故此不肯讓他研究這一項武功。伍冉明雖然朝夕苦練刀法，仍是覺得自己的造就有限，鬱鬱於心。

有一晚，他演過了戲，回到後台，就在台上有空位之處，把單刀施展得神出鬼沒，虎虎有聲，想不到一個年如花甲的伶人新錦，因爲年老氣衰，無力上演，躺在木床之上，似病非病，看見他表演單刀之後，坐在一旁休息，新錦忽然長嘆一聲，令到伍冉明覺得愕然。

伍冉明素來心腸善良，一向就體貼年老無依的人，發覺新錦晚景凄凉，時常施以小惠，有時嘘寒問暖，把他看做長輩，故此他看見新錦的一聲嘆息，有如嘲笑，毫不爲意，只是上前拱手，問一句是否自己的刀法有漏洞而已。新錦看見他年少英俊，苦練無功，一時興奮說：「並非你的刀法不濟，只是這一路刀法鬥不過六點半棍而已。」

聽了這句話，伍冉明靈機一觸，再度拱手，說：「錦叔一定是身懷絕技，懂得至善禪師傳授下來的六點半棍法，敬請指教。」

新錦已經半病，仍有興趣指導他，說：「好的，你有心向學，我不惜指點一番，現時你就用你最擅長的刀法進攻，單刀雙刀，任隨尊便，我把戲班裏面的一枝棍跟你對拆，包管把你擊倒，你覺得心悅誠服，然後拜師仍未爲遲。」

伍冉明聽了，喜出望外，立刻揮刀撲攻，新錦跳下床來，順手抓起一枝短棍，本來標準棍是七尺二寸，那種棍僅有六尺半，短了差不多一尺，棍的長處就是一個長字，如果那枝棍太短，未必鬥得過單刀，根本上一柄單刀，連刀柄計算在內，已經有四尺長，故此，伍冉明看了，覺得對方太過隨便，說：「錦叔，刀劍無情，切勿輕視，你還是揸長棍作戰吧！」

錦叔笑了笑，說：「六點半棍只是配上六尺半長的棍已經够用，七尺二寸的棍也好，再長的棍就轉動不够靈活，你隨意撲攻好了，切勿留手。」

伍冉明知道他說得出這句話來，一定胸有成竹，所以絕不客氣，說了一聲：「看招！」便即聳身向前一躍，手上的單刀，似乎是迎頭劈落，但却收了一半，向左邊小跳，然後展開眞正的撲攻，那一刀由下邊向上邊斜斜的劏到對方右臂與右胸之間，這一路刀法叫做撇蘭花，十分厲害，怎料新錦並不閃避，不過把那條棍向前繞了一個圈，憑着那一朶棍花，就把對方持刀之手，點中脈門，「錚」的一聲，那柄單刀即時跌下，伍冉明大驚失色，持刀再鬥，俱是如此，無法跟對方打上三個回合，便即單刀脫手，他立刻跪地拜師。於是，他就從新錦手上得到六點半棍的眞傳。

後來他跟隨戲班到新加坡上演，當地黑社會跟戲班爲難，喝令前座觀衆散開，伍冉明看不過眼，還沒有演戲，便從戲台上面跳下來，大打出手，對方俱是帶着武器的，單刀鐵尺軟鞭，全部俱齊，圍攻伍冉明，伍冉明迫於回到舞台上面拿着僅有六尺半長的棍，跟他們一決雌雄。

伍冉明一邊打一邊走，傷了七人，這塲惡鬥他雖然得到勝利，但給當地官差到處截擊，他無法可想，只好攀登三樓跳下，他的運氣似好非好，似壞非壞，跳落隣居晒醬油的大缸裏面，因此右邊虎口割裂了二寸長的疤痕，雖然他得到醬園老板的帮忙，把他收藏於空的醬油缸之內，瞞過官差，不至於被捕，隨後立刻離開，可是，被醬油缸割損的傷口必需醫理十多天然後能够復元，後來因爲這個傷口的疤痕而多了一個綽號叫做「雲中燕」，表示他由三樓躍下來的姿勢，有如燕子穿雲。

後來他到舊金山開武館，只是協助僑胞，料不到因此觸犯了當地惡霸，派人行刺，那天，他聽到門外有人拍門之聲，剛剛開門，那個歹徒即時拔槍射擊，連發三槍，即使他渾身武藝，也無法施展出來，就此倒地喪生了。

（完）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文・秦紅
圖・盧令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南第一家」家中發生了三條人命案，從死者月下香身上找到一封遺書，說是因「翬家三少爺」的威逼，而引起這次的命案，「江南第一家」的掌人月展翼對此事感到十分氣憤，他獨自到「江北第一家」翬家去投刺拜訪，並將遺書拿給翬家掌門人翬鳳翔看，翬鳳翔認爲翬家的人絕不可能，而「翬家三少爺」去了杭州未回，月展翼是問不出所以，就離開翬家，並在鎮上投店等候「翬家三少爺」的歸來，以便查明眞象。暗中月展翼還請兩名弟子帮他調查「翬家三少爺」的下落……

闖下彌天禍　何處是吾家

月展翼道：「對，基於這一點，所以我認爲翬家三少爺的嫌疑不太大，不過他父親說他於月初去杭州玩，言明七月十五日之前回家，今天已是七月十六日而尚未回來，此事不免透着蹊蹺，此外他去杭州，鎮江是必經之地，說不定他在鎮江偶然碰見月下香，爲月下香美色所迷，加上他少年氣盛，希望他們翬家稱雄於天下，因此就利用月下香幹出那件事也未可知。」

祝靜峯道：「此事必得先追查出眞實內情，然後才可採取行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不錯，今天我找你來，就是希望你帮我一個忙，不知你有沒有空？」

「掌門人請吩咐便了，弟子力所能及，絕不敢推辭。」

「你去替我辦兩件事，一是查明翬家三少爺是否眞去了杭州，一是派人暗中監視翬家人的行動，若發現翬家三少爺回來，即刻來報。」

「好的。」

「我就住宿在這家客棧中等候你的消息。」

「是。」

× × ×

已是二更天了，客棧裏裏外外一片沉靜。月展翼盤膝趺坐床上。

他睡不着，便以打坐調息來養神，這種靜坐調息之法，行之得當，效果比睡眠還好，但先決條件必須能摒除腦中雜念，使心神定於一，而後徐徐吐納，如此眞氣便可導於四肢五臟，貫通奇經八脈，而達到精氣調合，神旺性全的最高境界。

這也即是所謂的內功心法，大凡功力到了相當高深的程度，一經入定，則心靈澄澈，見危不驚，見樂不喜，遇大難而不憂，逢拂逆而不怒，心如止水，形若木鷄，入火不熱，入水不溺，獲益是無窮的。

內功愈深厚，耳目也愈靈利，雖靜坐於一隅，室外風吹草動亦能察覺，這也就是習武之人大都喜歡先由內功入手之故，因內功一成，敵人欺近必知，可以保命。

今晚，月展翼以靜坐來代替睡眠，也是抱着一種防備的態度，因爲這裏是江都，是翬家的地盤，他不能不謹愼一些。

果然他的防備「收效」了！

他聽到從屋頂傳下來兩聲很輕很輕的異響，經驗告訴他有夜行人從屋上飛過！

江都一地有上萬住家，夜行人會這麼湊巧由自己住宿的這間上房屋上經過？

不可能，這必是衝着自己來的！

月展翼現在最希望有事發生，因爲不論發生甚麼事都是一項可資追查的綫索，所以他一聽屋上異响，立即從床上跳到後窗下，推窗一躍而出，再一個仰縱已到屋頂上。

「嗖！」

一支短箭適時從右方射到！

月展翼一個擰身錯步，揚手接住來箭，舉目一望，正見七八丈外的屋頂上有個夜行人振臂飛起，向東方疾掠而去。

夜行人一身黑色勁裝，雙脚擊着倒趕千層浪的綁腿，輕身功夫異常高明，一掠三丈有奇，分明是罕見的武林高手！

月展翼冷笑一聲，立刻騰身而起，追了下去。

他知道夜行人在引誘自己追去，八成有個陷阱在等着自己，但他毫不在意，因爲這正是他目前求之不得之事。

一逃一追，疾若流星趕月！

轉眼工夫，江都的街市已被拋在腦後，兩人先後以絕頂輕功飛越過城牆，到了城外郊地上。

夜行人沒有停，繼續向前飛奔。

月展翼緊追不捨，距離漸漸拉近了。

夜行人忽然右手一揚，又發出一支短箭，企圖阻止月展翼追近。

短箭破空生嘯，來勢甚疾，一聽就知不是用手勁打出的，而是武林中常見的單筒袖箭。

這種暗器極爲厲害，但是，在月展翼看來却是雕虫小技，他懶得接箭，只斜肩往旁一閃，讓過來箭，追趕的速度毫不受阻。

他大笑一聲道：「朋友！此地已甚僻靜，可以停下來談談了吧？」

夜行人充耳不聞，繼續向前逃去。

月展翼笑道：「我明白了，前頭還有同伴在等着，是不是呢？」

夜行人忽然一頭鑽入前面一片樹林中，如兔入草叢倏地就不見了！

月展翼藝高胆大，根本不管甚麼「遇林莫入」的警言，隨後撲入林中。

但入林一看，林中一片黑忽忽的，夜行人已不知去向。

月展翼追入十幾丈深，仍不見夜行人一點踪迹，只得停下來道：「朋友，你若是這樣躲躲藏藏，月某人可沒興趣跟你捉迷藏，要回去啦！」

話聲甫落，驀地一陣暗器嘯聲自四面八方响到！

月展翼連忙就地滾開。

次瞬間，一支袖箭，兩枚金錢鏢，兩隻鐵鴛鴦，三粒鐵橄欖，五粒如意珠自四面打到，把月展翼原先立足之處打得土沙迸射，枯葉亂飛！

月展翼一個打滾避過，手上也摸出了幾支梅花針啣在口中，準備以暗器還擊。

就在此時，四面人影幢幢出現，從五棵樹後閃出五個人來了！

五人一律以黑巾蒙面，身着黑衣，脚繫綁腿，更有趣的是人各一劍，好像五個「孿生」兄弟。

他們似有週密的計劃，一現身就已形成包圍之勢，將月展翼困在核心。

月展翼看到他們這種情形，立刻連想到「翬家五金」，心中不禁一懍，暗忖道：「哼，莫非眞是他們翬家人？」

他口中雖然啣着梅花針，仍能說話自如，當下嘿嘿一笑道：「各位蒙着面孔，想必有見不得人的苦衷，月某人若請教各位的萬兒似不合時宜，但若請教各位引誘月某人到此的目的，各位可說一說吧？」

當中的一人開口冷冷道：「只有一句話？」

月展翼笑道：「只有一句話，月某人也樂意聽聽，請說好了。」

那人道：「要你的命！」

話聲一落，五人長劍齊擧，擺出了攻擊的姿式。

月展翼大笑一聲道：「好極了，閣下眞是快人快語，那就上來啊！」

雙掌一錯，腰步微沉，凝神待敵，準備迎戰了。

五個蒙面人一步一步向他迫近，五柄長劍在他們手中，發出刺目的劍光，只看他們握劍的架式就知都是用劍的高手。

月展翼現在有些後悔此行沒有帶眉月刀出來，現在要他赤手空拳迎戰五個劍術高手，實在沒有獲勝的把握，不過他不愧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臨此局面仍能鎮靜如山嶽，毫無畏懼之象。

一看對方五人已漸逼近，他突然雙掌左右猛吐，佯作攻擊，實則雙足一頓，使個一鶴冲天「嗖！」的一聲竄上樹梢。

五個蒙面人同聲暴叱，縱身追上，五柄長劍從五個方向疾刺而去。

他們應變的動作不能謂不快，可是五劍竟都走了空招，而且人飛到樹梢上時，已不見月展翼的踪影，月展翼竟已在這一瞬間「展翼」飛得不知去向！

「快搜！」

當中一人叫了這麼一聲，五人身形一仰，勢如一團烟火爆裂，向四面飛掠散開，因爲他們料定月展翼必然又潛入樹林裏去，故立刻擴大包抄範圍。

那知其中一人剛剛從樹梢上瀉落林下時，驀覺身後勁風突起，他心中大吃一驚，百忙中急速斜肩飄開，同時反手一劍掃出。

他應變甚速，結果仍慢了一着，背上「砰！」中了一掌，登時往前仆去。

「快來，點子在此！」

他倒地之後，爲恐月展翼繼續對自己痛下殺手，急忙往旁滾開同時開聲呼叫。

另四個蒙面人聞聲飛身趕到，但黑暗的林中已是一片沉靜，月展翼又不知所終了。

一個蒙面人連忙過去扶起那個中掌的同伴，問道：「你怎麼樣？」

那蒙面人道：「背上中了他一掌，不過不礙事，我卸去了他大半力道。」

另一個蒙面人游目四望，冷笑道：「月展翼，我還以爲你再有勇氣跟我們走幾

招呢！」

月展翼並未遠遁，附近林內傳來了他的一聲輕笑：「別忙，我正在製造一把木刀……」

五人立即循聲飛撲過去。

但撲到月展翼發話之處，忽聽月展翼的話聲反在後面數丈外响起：「稍安毋躁，我的木刀馬上就可削成了。」

五人又返身猛撲，結果仍然撲空，月展翼好像鬼魅一般，忽東忽西時現時沒，竟跟他們在黑暗的樹林中捉起迷藏來了。

敢情月展翼眞的削製一柄木刀，匕首削動樹枝的聲音時有所聞，但五個蒙面人一再循聲追擊，却始終連月展翼的影子也沒見到。

一個蒙面人忍不住怒喝道：「姓月的，你有種就別跑！」

月展翼的聲音又在數丈外响起，大笑道：「放心，今天晚上咱們玩個痛快，誰跑誰就是烏龜孫子！」

這次，五個蒙面人學乖了，沒有循聲追去，只悄然散開，各尋一處地方隱伏下來，打算以靜制動，等月展翼出現時，再發動攻擊。

月展翼沒有出現，好像消失了一般。

整座樹林就此歸於靜寂，雙方進入「鈎心鬥角，各逞機謀」的局面。

靜寂達一刻時之後，驀聽得「嗖！」的一聲，一截樹枝從空而落，打破了沉寂的局面，旋聞月展翼在樹梢上哈哈大笑道：「行了，諸位請上來，咱們就在這上面走幾招試試！」

五個蒙面人一齊縱身飛上樹梢，運目一望，只見月展翼衣衫飄飄迎風立於樹梢上，手上已握着一柄用樹枝削成的木刀。

單看他那份輕功，就使人嘆爲觀止。

五個蒙面人輕功也非常高明，都已練到能夠「草上飛」的境界，所差的只是他們無法像月展翼那樣能在樹梢上靜止不動，是以他們飛身上樹之後，立刻發動攻擊，同時御劍猛攻而上！

月展翼不等他們攻到，身形如電掠出，揮動木刀攻擊其中一人。

對付圍攻的最佳策略是先選定一人展開强烈的攻擊，月展翼深得此中竅訣，是故一撲上去便使出月家刀法，倏忽間攻出七刀！

這七刀既詭奇又凌厲，登時把那蒙面人攻得手忙脚亂，眞氣一散，掉到樹林下去了。

月展翼一聲長嘯，右脚一點樹枝，借力騰身飄起，剛好避過攻到的另四個蒙面人的利劍。

妙的是他身在空中仍能出招還擊，木刀「呼！呼！呼！呼！」自空中劈下一口氣就是四招不同的刀法，分別攻擊四個蒙面人。

四蒙面人亦非弱者，一齊舉劍相迎，他們認爲月展翼的木刀難擋利劍，故採取硬封硬架的招式，有心砍斷他的木刀。

那知月展翼的刀法神奇莫測，並未被他們的長劍格中，他的木刀恰似神龍鬧空，一陣揮舞之後，整個人突如一縷輕烟逸出數丈開外，仍然挺立在樹梢上。

四蒙面人却已眞氣不繼，紛紛落到地上。

但他們在地上略經調息，隨又飛身竄上樹梢，準備展開第二次的圍攻。

這次是五人齊上，不料人到了樹梢上時，但見四周空蕩蕩的，月展翼又似神龍見首不見尾了。

「諸位，月某在此！」

月展翼又在林下發話了！

五蒙面人大爲光火，又一齊飛掠落地。就在他們雙脚剛觸地之際，忽聽其中一人「喔！」的叫了一聲，已被月展翼抽冷子一刀擊中腰部，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

其餘四人已被逼得滿肚子的怒火，當下大吼一聲，圍住月展翼展開猛烈的攻擊，四柄利劍如虹似電，着着搶攻，恨不得立刻將月展翼刺殺於亂劍之下。

月展翼却是不慌不忙，一面以巧妙的身法閃避，身形點竄如飛，一面蹈空趨隙，揮刀反擊，刀刀刺向對方四人的身上各主要穴道。

這樣打了約莫兩刻時之久，畢竟「猛虎不敵羣猴」，月展翼已漸漸屈居下風，他看出對方五人確是抱定殺死自己的決心，心中不禁有氣，開聲道：「諸位，月家崛起武林四十餘年，一向門規極嚴，非到萬不得已絕不傷人，今夜諸位既然一再相逼，可別怪月某人出手無情了！」

話落，突然將啣在口中的梅花針吹噴了出去！

這種梅花針細如牛毛，長約一寸半，末端纏以絨絲，每五針納於一支鵝毛管中，一經吹出，則成梅花之勢，以之攻擊近身敵人，威力非常之大。

這時雙方在黑暗的林下搏鬥，使用這種暗器更是厲害無比，其中一個蒙面人突感胸口一陣刺痛，不禁大吃一驚，他情知中了梅花針，慌忙頓足暴退，一面大叫道：「小心他的梅花毒針！」

一般梅花針均淬有劇毒，因其針太小，若不淬毒，很難致人於死，所以他一中梅花針後，就認定必是毒針，故立刻發話警告同伴。

但他的警告還是遲了一步，月展翼啣在口中的鵝毛管共有兩支，他吹出其中一支之後，轉身又吹出另一支；這回五支梅花針分別射中兩個蒙面人的胸口，一個中了兩支，一個中了三支！

他們也認爲梅花針有毒，這一驚三魂七魄就去了大半，一聲「扯活！」四人仰身暴退，急急竄入林中深處，落荒逃了。

× × ×

第二天早上，月展翼在客棧房中用過早膳，隨即離開客棧，往翟家而來。

快到翟家時，忽見街角閃出一人，向他拱手一禮道：「掌門人，您早！」

原來是祝靜峯。

月展翼停步步問道：「怎麼樣？」

祝靜峯四望一眼，低聲道：「弟子已查明白，翟家三少爺確實不在江都，遊西湖去了。」

月展翼上下打量他一眼，道：「你親自在此監視他們的行踪？」

祝靜峯道：「是的，昨晚掌門人吩咐過後，弟子一時找不到可靠帮手，便親自在此守了一夜，正想去客棧見掌門人，不想掌門人倒來了。」

月展翼問道：「昨夜有無發現？」

祝靜峯道：「沒有，毫無動靜。」

月展翼笑笑道：「好，辛苦你了，你且回家歇息吧！」

祝靜峯又說道：「掌門人打算再去翟家？」

月展翼點點頭，笑道：「是的，我要再去見見翟鳳翔，尤其要見見他的五個兒子，你且先回去，需要你帮忙時，我自會找你。」

祝靜峯唯唯應是，却又說道：「掌門人，弟子有一句話想要說，希望您不要責怪。」

月展翼笑道：「我不會責怪你，你說好了。」

祝靜峯道：「江北第一家享譽武林也有三十年之久，翟鳳翔和他的五個兒子在盛名之下雖不免有些目空一切，但平時尚無惡行劣績，弟子認爲他們翟家人不致於脅迫月下香殺害小孩。」

月展翼道：「對，我也不相信他們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不過昨夜二更時分我遭到五個蒙面人的攻擊，……」

他將昨夜發生的事說了一遍，最後說道：「我發現他們五人的劍法頗似翟家的『驚虹七十二劍』；其次，他們其中有三人中了我的梅花針，所以我要去見見翟鳳翔的五個兒子，要是他們身上無傷，便可證明他們不是兇徒。」

祝靜峯吃驚不小，問道：「掌門人使用的梅花針有沒有毒？」

月展翼道：「沒有。」

祝靜峯透了口氣，說道：「這樣還好，要是使用有毒的梅花針，那麼萬一確是他們翟家五金幹的，掌門人這一進去，只怕……」

月展翼拍拍他肩膀笑道：「你放心，我行事自有分寸，現在你回家去吧！」

祝靜峯說道：「弟子最好在此等着，萬一發生意外，弟子才能對掌門人有個接應。」

月展翼想了想，點頭道：「也好，我這回進去不會停留太久，不管昨夜的五個蒙面人是不是他們翟家五金，我都會很快辭出，你在此等我好了。」

於是，他又來到了翟家，門房一見是他，連忙入內通報，不久劍破九重天翟鳳翔的長子翟北金出迎，態度很冷淡，拱拱手道：「抱歉，家父剛剛起床，正在盥洗，未克親自出迎，月掌門人莫見怪。」

月展翼一笑道：「不妨，月某人在府上的客廳恭候令尊的大駕便了。」

這話多少帶着一些諷刺，翟北金雖覺刺耳，却不便發作，當即側身肅客。

進入翟家客廳，坐下不久，劍破九重天翟鳳翔和他的另四個兒子就到了；翟鳳翔神色也是冷冷淡淡的，抱拳說道：「失禮！」

月展翼起身還禮道：「好說，一大早就來打擾，十分不該。」

「請坐。」

「謝謝。」

賓主落座，翟鳳翔又開門見山道：「月掌門人是否已查出甚麼來了？」

月展翼說道：「沒有，不過昨夜發生了一件怪事，月某人遭到五個蒙面人的圍攻……」

當下，又將經過情形述說一番。

翟鳳翔聽完之後，突然縱聲大笑道：「不用說了，月掌門人必是懷疑那五個蒙面人即是老朽這五個兒子，是不是？」

月展翼道：「月某人希望不是，但他們使的劍法頗似翟掌門人的『驚虹七十二劍』呢！」

翟鳳翔面色一變道：「哦，月門掌人看清楚確是老朽的劍法？」

月展翼道：「不敢肯定，好在他們中有三人胸上中了月某人的梅花針……」

翟鳳翔冷笑道：「月門掌人的意思是要察看小兒五人的胸口？」

月展翼道：「這雖是失禮的行爲，但也可洗清五位令郎的嫌疑，不是麼？」

翟鳳翔道：「要是小兒五人胸上無傷呢？」

月展翼道：「那便證明昨夜的五個蒙面人另有其人，月某人願意道歉。」

翟鳳翔轉對五個兒子道：「你們都把上衣脫下來，讓月掌門人看個明白！」

翟家五金依言各將上衣脫下，光着上半身一排站着，月展翼逐一細看，未發現他們胸口有針傷，心中有些失望，但也有一份欣喜，當下回對翟鳳翔深深一揖道：「令郎胸上無傷，足證另有其人，得罪之處，月某人謹此致歉！」

翟家五金胸上沒有針傷，當然已可證明昨夜的五個蒙面人不是他們，但不是他們翟家五金，就能完全證明不是他們翟家幹的麼？

翟家和月家一樣，都收有外姓門下的呀！

所以，月展翼這個道歉道得很不是滋味，但他本是知書識禮的謙謙君子，在此情況之下，也只有先向人家道歉了。

翟鳳翔微微一笑道：「月門掌人，老朽痴長你幾歲，有幾句話敢在此出口，你是你們月家出類拔萃的人物，在刀法上已盡得令尊眞傳，在文學造詣上更是月家之最，凡事應能深入觀察，此次尊府小孩被人殺害，固是極爲不幸之事，但你應該想到這可能是歹人所使的『移禍江東』和『借刀殺人』之計。」

月展翼見他一副倚老賣老的姿態，心中更不是味道，笑了笑道：「是的，月某人想過了，但在毫無綫索可資追查的情況之下，月某人不能不先照月下香遺書上所指查一查。」

翟鳳翔道：「現在月掌門人應該明白老朽那孫兒絕不可能是脅迫貴府侍婢殺害小孩的兇手了吧？」

月展翼笑道：「但願如此！」

翟鳳翔不悅說道：「月掌門人還在懷疑？」

月展翼道：「眼見是實，耳聞是虛，此事最好等令孫返回之時——」

一語未了，忽見一個模樣極爲英俊的少年神色倉皇匆匆走入客廳！

看他風塵僕僕，分明剛從遠地趕回來的！

翟北金一見之下，面色微變道：「慧龍！你怎麼了？」

慧龍？

敢情這少年即是翟家三少爺翟慧龍！

少年似乎不知廳上有客，他一脚跨入

客廳，待得一眼瞥見在座的月展翼，不禁大吃一驚，掉頭就跑！

翟鳳翔喝道：「慧龍，回來！」

翟慧龍充耳不聞，一溜烟似的跑了。

翟鳳翔大怒，急向長子翟北金喝道：「快去追他回來！」

翟北金應聲急去。

翟鳳翔面色變得很難看，冷哼一聲道：「月掌門人是否已派人四出追拿老朽這個孫兒？」

月展翼道：「沒有。」

翟鳳翔道：「要不然，他怎麼一見到你就嚇得掉頭跑了？」

月展翼冷冷一笑道：「想必是作賊心虛之故吧！」

翟鳳翔勃然變色道：「月掌門人這話甚麼意思？」

現在，月展翼的心情不一樣了，他以「優勢」的態度昂然與他四目相對，說道：「翟掌門人請息怒，是非曲直，等令孫回到廳上再說！」

是的，等翟慧龍回到廳上再說。

可是，翟家父子開始感到不安了，要是翟慧龍沒幹那樁事，他爲何一見月展翼掉頭就跑？這不是作賊心虛是甚麼？

翟鳳翔怒目注視他好半晌，忽然洩氣了，右手用力一拍茶几，長嘆一聲道：「罷了！果眞是他幹的，老朽絕不饒他！」

月展翼冷靜端坐，他已知道月下香遺書上所指的「翟家三少爺」正是翟慧龍不錯，但他一點都不急躁，他認爲此事絕非翟慧龍一人所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不必在此時此地輕舉妄動。

他越是冷靜，翟鳳翔就越是不安，面上一陣紅一陣白，情緒激動已極，連連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那孩子怎麼會幹這種儍事？」

月展翼端茶喝起來。

翟鳳翔忽然向在廳上的北銀、北銅、北鐵、北錫喝道：「你們也去！務必把他帶到廳上來！」

但北銀四兄弟應聲欲出之時，翟北金已回到廳上，看他一臉惶恐之狀，就知被翟慧龍走脫了。

翟鳳翔面色一沉道：「怎麼回事？」

翟北金道：「爹……他從後院越牆而出，找不到人啦！」

翟鳳翔虎然起立，怒吼道：「甚麼話？你這個老子是怎麼做的？」

翟北金低頭無言。

翟鳳翔大喝道：「去！去！你們一起去找！不把他找回來，就別回來見我！」

翟家五金慌成一團，急急忙忙的跑了出去。

月展翼站了起來，冷笑道：「翟掌門人，這樣好了，在七月底之前，請你給我們一個交代，過了月底無消息，月某人只好發下英雄帖，邀請天下英雄豪傑齊集仙女廟，請他們評評理，告辭！」

× × ×

仙女廟。

西陽雜俎如此記載：「東陵聖母廟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恍惚而返，闖鷄驚覺，生鬢數十莖，人謂之仙女。」

於是，當地人立廟祀之。

廟建在瀕臨運鹽河北岸，距鎮上約有一里之遙，廟前有一大片廣場，環境十分清幽。

此廟現有一女道士當廟祝，年紀已四十多歲，看來却如三十許人。

平時，此地少有人來，故即使是大白天，廟裏廟外也是一片靜謐。

現在，翟慧龍靜靜的坐在仙女廟的門階上，望着遠處的運鹽河發呆。

他從上午一直坐到現在，始終沒動一下，女廟祝曾幾次趨前與他交談，他都恍如未聞未見，一直在發呆發痴。

女廟祝閱歷極深，知道這個少年必定受到重大的刺激或遭遇到重大的困難，因此才這麼精神恍惚；這時她煮了一碗素麵端到他面前，含笑道：「小施主，你該吃一點東西了。」

「嗯？」翟慧龍彷彿從夢中驚醒，望着女廟祝發怔：「妳說甚麼？」

女廟祝笑道：「來，先把這碗素麵吃下。」

她雖然已是徐娘半老，笑容仍然相當迷人。

翟慧龍欣然接過素麵吃了起來。

女廟祝問道：「小施主貴姓大名？」

翟慧龍答道：「翟，翟慧龍。」

女廟祝一驚道：「哦，原來是翟家三少爺呀！」

翟慧龍抬目望她道：「妳認識我？」

女廟祝微微一笑道：「江北第一家名滿天下，翟家人個個著名，貧道聽人說過……對了，小施主好面善，好像曾來過此廟吧？」

翟慧龍點點頭，突然感到食不下嚥，就把剩下的半碗麵還給她，說道：「我吃不下了。」

女廟祝端回廟內放好，又回到門口，指着那輪即將西沉的夕陽道：「太陽快下山了，小施主還不想回家麼？」

翟慧龍呆了呆道：「回家？」

女廟祝道：「是呀！」

翟慧龍神情惘然，喃喃道：「我不能回去，我不敢回去……」

女廟祝問道：「爲甚麼？」

翟慧龍道：「我……我闖了大禍……我完蛋了。」

女廟祝噗哧一笑。

翟慧龍愕然道：「妳笑甚麼？」

女廟祝笑道：「不論你闖下甚麼大禍，天塌下來有你爺爺頂着，怕甚麼呀？」

翟慧龍搖頭道：「妳不知道，我這禍闖得很大，我爺爺不會饒恕我的。」

女廟祝道：「你闖了甚麼大禍？」

翟慧龍正要回答，忽見遠處有兩個人正朝仙女廟奔來，不禁面色一變道：「糟了，我爹和我五叔找來了——這裏有沒有可躲藏的地方？」

女廟祝眼珠一轉，笑道：「躲到貧道的房間去吧！令尊等人大概不會進入貧道的房間找人的！」

翟慧龍心慌意亂之下，已無選擇的餘地，當即轉身遁入廟裏去了。

那遠處而來的兩人，果然正是翟北金和翟北錫，他們原不知翟慧龍逃來此處，只因在城中找不到他，是以便往城外尋覓，翟北金想起兒子以前常來仙女廟，故順

來此一尋而已。

他們腳下好像踏着風火輪，一瞬眼間已奔到仙女廟外，見女廟祝站在門口，翟北金乃趨前一揖道：「這位女士請了。」

女廟祝還禮道：「無量壽佛，二位施主有何指教？」

翟北金道：「我們在找一個少年，女士可曾見到一個穿着藍衣的少年，到過此處？」

女廟祝道：「沒有，今天到現在爲止，只有二位施主到達。」

翟北金皺了皺眉，回對翟北錫道：「老五，你看這怎麼辦？」

翟北錫道：「天都快黑了，我們先回家去，明天再作道理。」

翟北金嘆了口氣，向女廟祝拱手道聲「打擾」，隨與翟北錫掉頭走了。

女廟祝目送他們遠去不見之後，才轉身入廟，來到自己的房間，笑道：「他們走了，小施主請出來吧！」

她以爲翟慧龍躲在床下，不見翟慧龍從床下爬出！正想彎身去看，翟慧龍的聲音已在房外響起：

「小可在此。」

女廟祝回頭看見翟慧龍立在房外，不禁一怔道：「你沒躲進來？」

翟慧龍道：「沒有，我躲在外面。」

女廟祝笑道：「來，進來坐坐。」

翟慧龍道：「不，謝謝。」

他搖搖頭，走開了。

女廟祝追出道：「三少爺，你哪裏去呀？」

翟慧龍顯得很彷徨，住足道：「我……我不知道，天下雖大，好像已無我翟慧龍容身之處……」

女廟祝過去拉他道：「來吧！到我房裏來坐一坐，我要跟你談一談。」

翟慧龍却一屁股在走廊上坐下，身子往石柱上一靠，嘆道：「我……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完蛋了！」

女廟祝表現得像個慈母，溫聲道：「不要慌，把你的困難說給貧道聽聽，也許貧道會替你出個主意。」

翟慧龍搖搖頭。

女廟祝在他身邊蹲下，又道：「剛才你說闖下大禍，那是怎麼回事？」

翟慧龍道：「我不能說。」

女廟祝道：「很大的禍麼？」

翟慧龍道：「嗯，太大了！」

「你說說看，也許貧道眞能替你出個主意呢。」

「不，任何辦法也不能夠補救了，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一死。」

「哎喲！你年紀輕輕怎麼說這個話？你是『江北第一家』的人，你爺爺『劍破九重天翟鳳翔』是當世武學大師，令尊和令叔等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難道他們都不能替你解決麼？」

「不能。」

「爲甚麼？」

「我闖的禍很大，第一個不饒恕我的就是我祖父和我父親，他們若抓到我，一定會把我一掌斃了！」

「啊，這麼嚴重？」

翟慧龍眞是百感交集，憂心忡忡，垂頭長嘆一聲道：「我怎麼辦？怎麼辦？」

女廟祝試探問道：「你殺了人？」

翟慧龍垂頭不語。

女廟祝又問道：「你殺了甚麼人？」

翟慧龍猛然抬頭道：「妳說甚麼？」

女廟祝道：「我問你殺了甚麼人？」

翟慧龍面色一陣蒼白，急急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沒有殺人！」

女廟祝笑了，道：「那麼，你就別發愁，只要不是殺人，就沒有甚麼不能解決的事。」

翟慧龍道：「可是……」

女廟祝道：「可是甚麼？」

翟慧龍想了想，又搖頭道：「對不起，我不能說，我眞的不能說！」

女廟祝說道：「好吧，不能說就不要說，現在你回答貧道一個問題：你回不回家？」

翟慧龍道：「不能，回家必死。」

女廟祝道：「那麼，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翟慧龍道：「我不知道……」

「貧道雖可讓你在此住下，但此處常有人來上香膜拜，恐非久居之處呢。」

「不，我不會在此住下，我等下就要走。」

「這倒不急，你可以在此過一夜，或者住幾天也不妨。」

「不，我要走！」

「哪裏去？」

「……」

「如果你打算暫時躲一躲，貧道倒可指引你一個去處。」

「哪裏？」

「茅山西麓，距天王寺不遠的地方有一間青溪小姑廟，主持人是貧道的師妹，法號『太眞道姑』，該處異常偏僻，外人鮮少去過，小施主若去該處，就不愁被府上之人尋獲。」

「哦……」

「小施主若願意去，貧道可修一封書信讓你帶去，敝師妹當以禮相待。」

「唔……」

「要不要？」

「好是好，可是……我怕在路上被家父等人尋獲，他們一定已在各主要道路上佈下眼綫。」

「貧道有辦法叫他們找不到你。」

「甚麼辦法？」

「喬裝。」

「妳會易容術？」

「懂得一些。」

「妳會不會武功？」

「不會。」

「只有江湖人物才懂得易容術，妳既不諳武功，怎麼會易容術？」

「貧道以前曾在皇宮中待過幾年，專司梳粧打扮之職，故略知皮毛。」

「妳要把我打扮成甚麼樣子？」

「你喜歡甚麼樣子，貧道就替你打扮成甚麼樣子。」

「你給我一張天下最醜惡的面孔，如何？」

「好！」

（未完）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馬行空・文
盧　令・圖

大漠屠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揚和芝兒直赴長沙要和白雲天相會合，途中李大胡等三人見色起邪心，雙方打鬥起來，有兩人當場斃命，李大胡僥倖檢得一命，急奔蘇州城，剛巧在酒樓中遇上一帮武林人物，此帮人物是在追尋高揚、芝兒的下落的，李大胡道出他曾和高揚，芝兒兩人動過武，還能見機逃出，遂成了衆人眼中的大英雄，並由他帶領一帮武林人物到打鬥現場查看……龍頭老大的詭計，致使江湖中武林人物皆以爲高揚芝兒就是龍堡派出的殺手，以致官府也繪影圖形，緝拿高揚芝兒，但他倆却還茫然不知，這天他倆在湘江邊等候着白雲天……

豪寃爲殺手

李大胡用手一指樹林子右前方道：「在下逃了百多丈後曾回身看他們有無追來，瞥見他兩人由這個方向走了。」

一定禪師和清風子，易北山等人，立時決定連夜追索下去。

李大胡本想就此別過，但衆人却認爲只有他見過高揚和芝兒，對他們的追查大有帮助，堅要他一同行動，他拗不過衆人，也經胡大虎相勸，只好和衆人一同追索下去。

不過，他心裏實在害怕高揚和芝兒兩人。

動手挖個坑，將曹如虎和牛三屍體掩埋了，就由李大胡帶領，乘着夜色，衆人一路追索下去。

× × ×

一路追索，一定禪師和清風子百多人，竟也追到了長沙，長沙城裏，刹時多了百多個武林人，令到長沙十多間客棧，一時生意興隆。

他們略事休息，立即分頭分散人在城

黑白不分淆

內城外各處打探高揚和芝兒的行踪下落，這就是人多好辦事的好處。

一定禪師和清風子，易北山，赫連英，程重，趙少川，關天雲，帶同李大胡，胡黑一共九人，往城外打探追查。

× × ×

夕陽斜照，江波泛閃金光，白帆點點，襯着白雲藍天，春風拂面，令人有股暖洋洋之意，高揚和芝兒就站在江邊，眺望江上遠近景色，不忍離去。

他兩人來了長沙已有三天，却沒有住在城裏，而住在離江邊不遠處的一家小客棧裏，他們實在不想惹人注意，而這種小客棧，最不受人注意，也不易爲人找到。

但白雲天到長沙又怎樣找他們呢，兩人却相信，只要白雲天一到長沙，定會找到兩人。

江邊不遠處，有座楓林，可惜現在不是秋天，不然那滿林火一樣紅的楓葉，被那夕陽一照染，更像燃燒着的烈火般，泛起一天紅光，煞是好看，紅得比二月花還

要紅！

兩人在江邊站久了，信步走進楓林中，林中楓葉青青，鳥飛雀鳴，與人一種清寧的感覺，兩人手拉着手，漫步林中，高揚忽然側頭對芝兒道：「這裏地方眞好，江碧林綠，眞想在這裏住一輩子。」

低頭看着地上點點從枝隙葉縫間疏落洒下的夕陽金光，芝兒抬頭高興地道：「好啊，我也很喜歡這地方，咱們看膩了江景，又可在這林中聽鳥唱，咱們就這樣決定吧，龍堡事了，在這裏住下來，朝看旭日初升，晚看夕陽歸帆，閑看林中鳥雀飛鳴，這實在太美了。」

高揚被芝兒那一說，不由笑起來，說道：「聽妳如此一說，咱們非要在此居留不可。」

語聲才落，林中响起一把冷冷的聲音：「你們想在此長留嗎？在下就成全你們，讓你們永埋此地！」

聲落人現，丈外一棵大樹後，現出兩個年青人，年紀和高揚差不多。

兩人身穿湖水色長衣，眉目端正，手握在劍把上！

高揚和芝兒吃驚地抬眼張望向兩人，那兩人正怒目瞪現着他倆，一臉悲憤的神色！

高揚不明白這兩個不相識的年青人怎會一見面就用含有敵意的目光怒視他倆，但從那句話，和滿面敵意，知道兩人來意不善。

高揚上前一步，站在芝兒身前，抱拳一拱，道：「兩位，你我素不相識，在下亦自信從沒得罪過兩位，兩位怎可出口傷人！」

右面年紀較輕的年青人咬牙怒目，喝叫道：「出口傷人？哈哈，咱們還要殺了你兩人！」

芝兒站在高揚身後，聞言忍不住開聲道：「好大口氣，一開口就要殺人，看來你兩人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右面年青人怨毒地道：「咱們不是好東西，你兩人更是魔鬼，無論如何，也要殺了你兩人！好爲師父報仇！」

高揚聞言不解地道：「兩位，話不要亂說，在下兩人何時殺了兩位的師尊，令師是何人？」

右面年青人暴怒道：「還在裝蒜！」

嗆聲長劍出鞘，仗劍衝前，就要動手！

一直靜靜站着，年紀較長的年青人這時伸手一把將右面年青人拉住，說道：「師弟慢來！」

右面年青人憤憤地，雙目赤紅瞪視了高揚芝兒一眼，不情願地退回去！

左面年青人比較冷靜，不似右面年青人那般衝動，端正的臉容沉毅冷靜，目光如利劍，射在兩人身上，冷冷地道：「你兩人既然殺了人，憑你兩人的來歷身份，爲何不敢認？」

高揚急道：「在下有什麼不敢認的，只是在下確沒有殺了兩位的師尊，叫在下怎能認！」

右面年青人怒聲道：「師兄，不要聽他胡說了，橫豎他倆是不會認了，咱們既然千辛萬苦找到他兩人，殺了他兩人再說吧！」

左面年青人低喝聲道：「師弟！」

右面年青人低頭不語！

左面年青人冷冷地道：「事實俱在，不容他兩人不認！」

掃了高揚兩人一眼，哼一聲道：「告訴你兩人，咱們師父就是金陵李自然，自然門門主，十多天前被你們所殺！咱師兄弟爲報師仇，現在總算找到你這兩個殺師兇手！」

原來這兩人就是李自然的得意弟子，左面的就是大弟子許清源，右面是二弟子元冲，兩人解散自然門後，不知怎的會來到長沙，並認定了兩人是殺師兇手。

高揚在龍堡時也聽說過自然門主李自然的大名，却從沒有到過金陵，更未見過李自然，他知道倆人一口咬定自己和芝兒是兇手，一定有原因，這事一定要冷靜處理，不然，又會演變成流血場面。

當下細聲叫芝兒不要出聲，凡事由他應對，才對李自然的大弟子許清源平靜地道：「請教兩位貴姓。」

許清源冷笑地道：「告訴你又何妨，在下李清源，他是我師弟元冲，話已講清楚了，你兩人也抵賴不了！」

高揚平淡一笑道：「許兄，在下也自我介紹……」

元冲怒聲道：「你也不用介紹了，咱們早已打探清楚你兩人的來歷身份，你就是高揚，她叫石芝！對不？」

高揚訝問道：「你怎會認識在下兩人，更知道在下兩人的姓名，在下可從不識兩位，更未見過。」

許清源道：「全蘇州的人及不少江湖人都知道你兩人的姓名，更認識你兩人的容貌，咱們爲了追查殺師兇手，追查到蘇州，所以認識你兩人。」

高揚奇道：「在下兩人只是平常人，怎會全蘇州城的人及不少江湖人會認識在下兩人？在下實在不明白。」

許清源冷冷一笑道：「你兩人不明白？笑話，你倆人的形像已掛在蘇州城門上，並行文各州府，緝拿你兩人！」

高揚聞言大驚，暗忖自己和芝兒怎會成了通令緝拿的犯人，這可不是玩的，要眞的是，那就眞的應了銀龍那句話，天下之大，將無容身之地了，而處境也非常危險，自己和芝兒竟然不知。強忍着心頭震動，一手緊握着芝兒一手，從芝兒顫動的手，知道芝兒也是非常驚震！

吸一口氣，語靜聲平地：「你所說是眞的，在下不明白怎會成了官府通令緝拿的兇手，在下自信沒是犯法。」

元冲冷哼道：「官府畫影圖形，懸賞緝拿的犯人，難道還假得了，雖然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你兩人難逃一死，償我師父一命！」

高揚知此事非同小可，知道兩人一口咬定自己和芝兒是殺師兇手，一定有原因，一定要弄清楚，但被官府畫影圖形，懸賞緝拿，這就嚴重了，如是眞的，成了通令緝拿的犯人，那後果不堪設想，這是總需弄明白的問題，吐一口氣，高揚極力保持鎭定道：「許兄，在下眞是莫名其妙，怎會成了被官府通緝的人犯，許兄可否告訴在下原因？」

許清源注視了高揚一會，才道：「好，你倒會裝，也不怕你逃得了，你想知道

原因，我告訴你，不過，我要先問你兩個問題！」

高揚淡笑道：「許兄請說。」

許清源問道：「你兩人可在蘇州『雅苑小築』客店住過？」

高揚點頭道：「不錯，在下兩人確實在那客店住過。」

許清源再問：「你們是不是不告而別，半夜溜走？」

高揚聞言渾身一震，暗道：「他怎會知得這樣清楚，像眼見自己兩人溜走一樣，看來自以為擺脫了監視追踪，敢情不是，原來仍被人監視注意着。」想到這，不覺手心揑汁，勉强笑了笑，答道：「不錯，在下兩人由於有急事要辦，又不便驚動店家，才不得已半夜留下房飯錢，不告而別。」

元冲冷笑道：「你還算坦白，但你所說的是急事，只怕是殺了人，被人發現後，不得不連夜溜走吧！」

高揚急聲道：「話不可亂說，在下兩人實在沒有殺了人而連夜溜走，兩位不信，在下也無話可說。」

許清源這時候語聲冰冷道：「事實如此，怎到你不認，連官府也確實你兩人是殺蘇州首富蘇善財夫妻的龍堡殺手，且有蘇家莊護院武師二人，見到你兩人於當晚半夜時份，殺了蘇善財夫妻後，逃走時被兩人見到，於是追下去，兇手追進『雅苑小築』後失了踪跡，護院武師不欲驚動客棧中人，且也確定兇手落足客棧，天亮後，會同府衙捕快營兵，到『雅苑小築』逐院搜查，緝捕兇手，但兇手已乘天亮前逃去，全客棧十多個院落的住客俱在，獨是你兩人租住的院落却人去屋空，不是你兩人，是誰？」

許清源將那晚蘇善財夫妻被殺，護院武師追踪，到搜捕客棧的經過和結果，詳細說了一遍！

高揚只聽得心驚不已，暗叫一聲苦也！這明是有人乘機嫁禍，怪不得當夜走得那樣順利，看來一舉一動，均被人監視着，不然怎會自己和芝兒乘黑溜走，就發生了這宗命案，又是如此巧合，看來這又是大龍頭他們的陰謀毒計，想到這件事情的後果，高揚不禁渾身一顫！

芝兒這時實在忍不住了，嬌喝道：「胡說！咱們從未聽過蘇善財其人，更不知蘇州有個蘇百善，怎會殺他夫妻兩人！」

許清源冷冷道：「因為你兩人是龍堡殺手！幾曾聽過龍堡殺人一定是認識的，只要有錢就成了，不論鷄狗也殺！」

芝兒正想駁斥，被高揚勸止了，強壓心頭震動，高揚道：「許兄，可是兩位眼見？」

許清源憤然道：「咱師兄弟為了報殺師之仇，四處打探龍堡的下落，咱們是聽說蘇州出了件驚人命案，且兇手是龍堡殺手，所以立即趕到蘇州，聽蘇家莊護院武師陳鵬親口所說，發現一男一女兇手逃到客棧失去踪影的正是陳鵬兄和一位護院武師，會同官府搜查客棧他們也有參與，陳鵬親口所說，就如我親眼所見一樣！」

高揚道：「這事先不要去說它，咱們回過來談談你師父被殺之事，剛才你兩位一口咬定在下兩人是殺令師之兇手，然則又有人親眼所見？」

元冲大聲道：「憑你兩人是龍堡殺手，殺了蘇善財，加上那一連串命案發生後，雖然江湖上傳說紛紛，但咱們只是發現了你兩人的踪跡，加上最近江湖上傳出消息，說這一連串命案皆是你兩人所幹，現在一定禪師，清風子，及一衆武林人，亦認為你兩人是兇手，已沿着綫索追查到了長沙，這就是憑證！亦抵賴不了。」

高揚和芝兒現在從元冲口裏聽到，少林一定禪師，武當清風子道長，南北盟兩位堂主等人，現已追查他兩人的行踪到了長沙，不由暗吃一驚，如此看來，他們這批人已認定了他倆人是殺人兇手，不論自己和芝兒走到那裏，都會被人追殺！

高揚道：「兩位只聽道說途傳，怎作得了準，而在下也沒有殺蘇善財，這一切是有人栽贓嫁禍，老實說，在下和這位姑娘確是從龍堡出來，但却不是龍堡殺手，請兩位千萬相信。」

在高揚來說，只是想表白一番，證明兩人不是龍堡殺手，也不是殺人兇手，但他却不該說出是從龍堡出來，如今龍堡已成了衆矢之的，就算沒有哪一連串命案，就憑這「從龍堡出來」這五個字，足以構成了被殺之罪，更何況有蘇善財夫妻被殺那種巧合，只怕跳落黃河也洗不清了。

果然許清源元冲師兄弟聽說高揚和芝兒從龍堡出來的，亦即龍堡中人，就更加確認他兩人是龍堡殺手，一連串命案的兇手，元冲已是忍不住了，大喝一聲：「你終於認了，今天不殺你兩人為師父報仇，誓不為人！」

仗劍飛撲高揚，一出手就是「自然劍法」中的絕招，「浪湧波翻」，但見層層劍浪，挾着洶湧之勢，撲捲向高揚，就像洶湧的浪濤撲騰，要將一切淹沒一樣！

一直比較冷靜的許清源這時也忍不住衝動起來，他本還有話要說，見元冲已動手，且一咬牙，長劍出鞘，一招「自然劍法」中的「春雨綿綿」，劍光密如絲絲春雨，罩洒向高揚芝兒兩人！

李自然所創的「自然劍法」，每一招每一式皆自天地萬物中演化出來的，象徵着天地萬物，大自然的運化深奧，變動萬端，生生不息，故此這套劍法厲害非常！

許清源元冲倆人這一合攻，但見劍光如浪濤騰湧，層層不息；如密雨綿連，劍光如雨幕一樣，罩洒向倆人。刹時，高揚芝兒倆人全身已淹沒在劍光中！

高揚和芝兒兩人已感受到壓力，不敢掉以輕心，猛吸一口氣，一揑芝兒玉手，兩人早已心意相通，不敢硬擋正面湧到的層層劍浪，兩人同時舉劍，但見劍光如虹，終天直衝而起，但聞一連串金鐵交响之聲，兩人聯手一擊，硬是衝破綿密如春雨般罩洒向兩人的劍網！衝空而起！

許清源見兩人聯手，硬是衝破劍網，衝空而起，忙也一彈身，人已在空，劍出「風起雲湧」，劍光如被風吹疾飄的雲團一樣，飄湧向空中的芝兒高揚兩人！

地上的元冲這時也招變，一招「風吹樹動」，劍光如枝葉搖曳，洒掃向兩人腿部！

高揚和芝兒兩人在空中，受上下夾擊，高揚芝兒兩人聯手一招「神龍擺尾」，

身形盪動，劍光搖動，硬是封擋了兩人上下夾攻的一招，斜飄在地。空中的許清源如雲團飄捲的劍光被擋，停滯不前，也一沉身，落在地上！

地上的元冲被高揚兩人搖動的劍光摧動，劍光如枝折葉落，人被帶出幾步才跟蹌站穩，師兄弟兩人對望一眼，元冲暴喝一聲，兩人同時衝向高揚芝兒，高揚芝兒也仗劍舉上，迎在一起，刹那身形閃動，四人鬥在一起！

× × ×

一定禪師，清塵子等人，在城外一座臨江客棧中，從掌櫃的口中，知道有一男一女在三天前投宿在這客棧中，詳細一問，正和通緝告示上畫的圖像一樣，是高揚芝兒兩人，也是他們要追索的人，大喜，再問掌櫃，知兩人中午後出棧向往江那面去了，一行人連忙往江那面而去，沿江皆不見人，行到江邊靠山的一座楓林前，聽到林中有打鬥聲，一行人互望一眼，分散開來，由清風子提氣開聲叫道：「林中何人在打鬥，請出一見！」

打鬥之聲不停，也不見有人出來，清風子再叫一聲，仍不見有人出來，清風子望了一定禪師一眼，一定一點頭，清風子舉步向林中走去。

清風子一入林中，但見楓樹枝葉散落一地，顯見被打鬥的人砍削落，鬥場中三男一女鬥在一起，劍光翻飛，有兩人已呈不支狀態，在勉強招架，細一看，原來是認識的，勉强招架的兩人正是自然門兩名弟子，許清源和元冲，而一男一女，正是他們要追查的龍堡殺手，心裏一喜，忙清喝一聲：「四位住手！」

許清源和元冲師兄弟由於入門尚淺，雖是學了自然門的「自然劍法」，但功力尚淺，還不到火候，故被高揚芝兒兩人全力一攻，就顯出了高下，只能勉强招架，眼看就要落敗，却被人喝止，忙一飄身，退後七尺，乘機停手，在大口喘氣。

高揚和芝兒如想殺他兩人，早已殺了，由於見兩人年青有為，只是為報師仇才不分皂白和自己動手，也就不想殺兩人，如今聞得有人喝叫停手，也就停下來。

兩人望一眼清風子，却是個不認識的老道士，正想開聲發問，清風子已先開口向仍在喘氣的許清源和元冲道：「許施主，兩位沒什麼吧？」

許清源和元冲只顧喘氣，未曾望向喝止動手的人，這時聞言望向清風子，同時大喜叫道：「前輩，你們也找來了，不要放了這兩人，他們就是龍堡殺手，殺人兇手！」

高揚芝兒聽聞他們如此說，暗道糟了，原來他們是相識的，這老道士正是武當清風子，看來今天想脫身，只怕不容易，清風子既然找到林中來，那末，林外一定有人守着。

芝兒低聲對高揚道：「咱們快走，這老道士和他們是一路的，只怕等會還有人來，那時就走不成了。」

高揚道：「只怕現在也不能走了，剛才打鬥時，不是聽到林外有人叫嗎？恐怕現在已有人在林外等着，再說咱們也不能走，這一走，咱們就水洗也不清了，少林一定禪師，眼前這清風子道長，都是有道之人，在武林中德高望重，只要說得他們相信了，咱們今後就不用四處躲藏，這是個解說清白的機會，否則，就算今天能走得了，以後也走不了，始終會被他們追查到，那時就更加說不清了。」

芝兒懷疑地問：「他們會相信嗎？萬一他們不相信，咱們豈不是受寃而死？」

高揚毅然低聲道：「他們相信與否是他們的事，咱們問心無愧，也沒有殺人，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就算是死，今天也要解說清楚。」

芝兒道：「揚哥，你既然如此決定，咱們生死一齊！」

高揚深深地看了芝兒一眼。

這時清風子從許清源師兄弟口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對許清源兩人道：「兩位，貧道早已在你們打鬥時就認出了兩人，如今正好，總算追到他們。」

轉對高揚芝兒兩人道：「兩位施主，你們也不用再想逃了，乖乖的隨貧道出林吧，林外已有人守候着。」

高揚既已決定出林解說清楚，當下忙抱拳道：「道長，咱們不打算走，正想隨道長出林，解說清楚。」

元冲怒道：「前輩，不要聽他胡說，他已承認了是龍堡出來的人。出到林外，殺了這兩人，好為死去的人報仇」

清風子道：「元施主，不要衝動，他兩人既是龍堡殺手，遲早難逃一死，你師父的仇一定可報，咱們出林再說吧，一定禪師他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當先舉步出林，高揚和芝兒跟着，許清源兩人跟在最後面，監視着高揚兩人，恐防兩人逃去，其實兩人也太多心了，若高揚兩人要逃，恁剛才的打鬥，兩人又如何攔得住。

五人出到林外，林外散立着的一定禪師等八人，立時將目光緊緊盯視在高揚芝兒身上，瞬也不瞬，只有李大胡，一眼看到高揚芝兒兩人，渾身一顫，迅速低下頭，畏懼地連退幾步，閃到胡黑身後。

清風子和許清源，元冲一同走到幾人身旁，一定禪師在李自然壽辰中見過兩人，清風子向不認識兩人的介紹了，各人見過面，一字排開，站在高揚和芝兒對面，相對了一會時間。

首先是易北山忍不住了，雙目圓瞪，怒視着他兩人，喝道：「任你兩人逃到天邊，也逃不脫咱們的追索，今天看你兩人還能再逃，大師，道長，咱們合手殺了兩人，為死去的各人報仇」

一定禪師喧了聲佛號，向兩人看了一眼，道：「兩位施主，善惡有報，今天既被咱們追查到，兩位施主跟咱們走，還個公道吧。」

高揚和芝兒一出林外，見到八人分站林外，已知今天很難走了，從各人的神態眼神看出，都是高手，高揚本就不想動手，倒沒有什麼。但芝兒究竟是女孩兒家，心情自不然會緊張一些，同時也担心萬一動起手來，肯定不是敵手，那時眞的死得寃枉了，所以神情上自不然顯露出緊張不安的表情。高揚看在眼裏，低聲安慰道：「不用怕，鎭靜點。」

隨聽一定禪師向自己兩人發語，立時一抱拳，態度從容地道：「大師是一定禪

師吧？大師乃有道之人，怎會輕信流言，不辨眞假，就將在下兩人當作殺人兇手，在下兩人初在江湖行走，對江湖上的人與事全無認識，更講不上有仇怨了，又怎會無緣無故殺人呢？望大師明鑑。」

赫連新怒喝道：「滿口胡言，今天任你舌燦蓮花，也難逃一死，你兩人既有胆殺我帮中二位長老，怎不敢承認？」

高揚仍然平靜地道：「這位前輩，敢問高姓大名？」

「咱是南北盟外堂堂主赫連新。」一指身旁的易北山道：「他是內堂堂主易北山，奉盟主之命，追查龍堡殺手下落，好爲死去的兩位長老報仇。」

高揚抱拳一禮道：「原來是赫連前輩，易前輩當面，眞失敬得很，在下請問各位，怎會認爲在下兩人是殺人兇手？」

一定禪師道：「施主可是姓高名揚，那位女施主可是姓石名芝？」

高揚點頭道：「不錯。」

一定禪師不急不燥地道：「那就是了，老衲等人不會亂聽流言，不辨眞假，蘇州城外貼出的告示上，殺蘇州首富蘇善財夫妻倆的正是你兩人，圖像名姓相同，錯不了。」

高揚道：「在下剛才已和許元兩位說過了，那是有人栽贓嫁禍，欲置在下兩人於死地，在下不認識蘇善財其人，又怎會殺他夫妻兩人呢？」

清風子道：「你口說無憑，但咱們有官府告示爲憑，並有蘇家莊兩護院武師親眼見你兩人於殺了蘇善財夫妻後，逃回客棧，而這客棧又爲你兩人所居，經搜查後你兩人又失了踪，不告而去，這就是證據，難道還不够嗎？」

高揚解釋道：「在下確實居住那家客棧，也曾在蘇善財被殺的當晚不告而去，但在下兩人確是另有苦衷，才不告而去，在下相信是有人蓄意謀害，於在下兩人走後，殺了蘇善財夫妻，故意露了行踪，讓追踪的護院武師追到在下兩人曾居住的客棧，好讓官府以蘇家武師認在下兩人是殺人兇手，這是個陰毒的佈局，各位前輩請千萬相信在下所說。」

趙少川道：「咱們幾經辛苦，才追到你兩人，就憑你這句話，咱們就相信了你？咱們有憑有據，你可有憑證？」

高揚和芝兒兩人哪有憑證，知道說下去也是徒費唇口，嘆口氣，高揚再問道：「然則你們又怎能確定在下兩人是一連串命案的兇手？」

清風子道：「你先前不是對許、元兩位承認是從龍堡出來的嗎？」

許清源不待高揚答話，搶先道：「他先前確曾承認。」

高揚平靜地道：「不錯。」

清風子道：「你兩人既是從龍堡出來，龍堡的人從來只會殺人，你兩人出來當然也是殺人，而一連串的命案，均有龍堡的殺人標誌出現，到最後蘇善財夫妻被殺，你兩人在蘇州，於殺了蘇善財夫妻後連夜逃走，不幸却露了形跡，而咱們一路追尋下去，只發現你兩人的踪跡，那不是你兩人幹的，還有誰？」

高揚道：「道長是明理人，怎可如此武斷？」

清風子道：「咱們是根據綫索，一路追查下發現你兩人的。怎說是武斷？雖然先前一連串命案沒有人看到兩人下手，只有少林一清大師被殺時，有人見到兇手的身形，最後殺蘇善財夫妻時，終於給護院武師發現，並追索到你兩人落足的客棧，這條綫索貫串下來，你兩人就是龍堡殺手，那一連串命案的兇手。」

隨一指畏縮地站在胡黑身後的李大胡道：「咱們本來不易追查到你兩人的踪跡，可惜你兩人殺慣了人，在那小鎭外林口，一言不合又殺了他的兩位朋友，他僥倖逃出你兩人的毒手，在蘇州城牆上見到通緝你兩人的告示，認出你兩人正是兇手，告訴了我們，我們才能跟踪追到。」

李大胡被清風子一指，身子不由一哆嗦，從胡黑身後閃露出來，這時高揚和芝兒也看到了他，芝兒不由怒叱道：「李大胡，咱們饒你一死，你却信口胡言，謊騙他們，你敢再說一遍你們的行爲嗎？」

李大胡被芝兒怒叱，只嚇得臉色蒼白，身軀顫動，低頭不敢望向高揚和芝兒。

衆人被芝兒那一喝叱，不由齊齊望向在低頭發顫的李大胡，目光中有詢問之意，李大胡被衆人這一望視下，頭垂得更低，不敢望眼。

高揚嘆口氣道：「以他的行徑，死有餘辜，你們竟相信這種人的話。」

接着將在小鎭上客店飯堂內見到三人，到三人在小鎭外樹林口，見色起意，攔路截殺的經過，說了一遍。

衆人聽完後，易北山首先忍不住問道：「李大胡，他說的可是眞的？」

李大胡聞言，不敢不答，硬着頭皮，抬起頭，眼光一閃，到見高揚和芝兒兩人止怒目相視，嚇得頭一低，咀唇顫動道：「是眞的。」

一定禪師喧聲佛號，道：「施主，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咱們只道你說的是實，受了你騙，施主，道不同，志不合，請走吧。」

李大胡羞愧得不起抬頭，聞言連忙轉身，一溜烟走了。

李大胡是胡黑的朋友，想不到李大胡竟也騙了他，一張黑臉發紫，一抬脚，也想走人，他實在無臉留下。

一定禪師阻道：「胡施主，這不關你事，你也受了他騙，咱們不會怪你，施主留下吧。」

胡黑一跺脚，只好不走。

易北山道：「他雖是將事實歪曲了，但你兩人事實殺了人，也是龍堡殺手，這是錯不了的。」

衆人點頭，同意易北山所說。

高揚和芝兒見他們一再咬定他倆是兇手，知道是解說不清的，低頭沉思了一會，突然抬頭道：「各位，請問被殺各人，是否同爲一樣兇器所殺？」

清風子說道：「不是，你這問是何意思？」

高揚道：「前輩請說出來聽聽。」

清風子微一沉思，然後道：「金陵自然門主李自然，被亂劍所殺，至於在楊州死的兩名黑道人物，死在棒下，南北盟兩位長老，死在亂刀下，貧道師弟死在劍下，少林一清大師死在刀下，蘇善財夫婦死

在劍下。」

高揚一揚手中劍道：「但在下兩人用的是劍，而被殺的人却死在刀劍捧三種兵器下，這可證明了在下不是兇手，兇手肯定有幾個人。」

清風子各人聞言一怔，也覺有理，一時沒有人開聲。

但突的趙少川道：「這正是你兩人的高明處，使用三種兵器殺人，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爲兇手不止一人，起碼有三人以上，老夫在公門多年，這種伎倆見多了，瞞不了老夫一雙眼。」

此人說來有理，不愧他吃了多年公門飯。

衆人覺得有理，不覺齊齊點頭，一直沒有開口的程重道：「不錯，趙兄說得對，我也曾經見識這種殺人手法。」

易北山冷笑道：「高揚，任你如何說，也難脫得了身，咱們不會相信的，還是認了吧。」

高揚本以爲已找到了證據證明自己兩人不是兇手，眼看他們也有點意動了，心裏不由高興，想不到被趙少川幾句話，又推翻了，如被一盆冷水兜頭淋下，但他們不死心仍想使他們相信他兩人不是殺人兇手，而是嫁禍。

高揚不出聲，芝兒忍不住了，怒道：「枉你們是俠義道人物，不廣作追查，只憑那一點表面證據，就一口咬實咱們，眞令人失望。」

元冲道：「你失望，咱們可不失望，因爲咱們終於找到了你們，可爲死去的人報仇。」

一定禪師也道：「倆位施主，認了吧，咱們不一定會殺你倆的，因爲你倆是受命殺人，咱們最終目的是要找到龍堡…」

芝兒已怒聲打斷一定禪師的話，道：「大師，咱們沒有殺人，怎能認！」

這時高揚又開口了，問道：「請問各位前輩，在下兩人在殺了蘇善財後，被人發現，那兩名護院武師有沒有看到在下兩人的面目？」

幾人聞言對看一眼，清風子道：「因爲兩人幪着臉，所以看不清面目。」

高揚緊接道：「哪如何能確定是在下兩人？」

清風子道：「當然能够確定，你兩人雖是幪着面，使人看不清面目，但陳鵬在和石芝動手時，挑下了她的裹頭巾，露出了一頭長髮，證明了是一男一女，後來你兩人雖然狡猾，分頭逃走，但始終要逃回落足的客棧，第二天去客棧搜查，你兩人却連夜逃走了，客棧中所有客人俱在，獨你兩人人去屋空，這就是明證。」

芝兒忍不住反駁道：「只因爲那個是女的，你們就確定了是我？眞好笑！」

易北山道：「兇手一男一女，你們也是一男一女，那個女的當然是妳！」

高揚說道：「在下已一再說過，是有人知道我兩人走後，蓄意嫁禍！請各位相信。」

關雲天一直站在一旁不曾開口說過話，在靜靜地注意着高揚芝兒兩人的神態和說話，從神態相貌上怎也看不出兩人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高揚相貌正端開朗，芝兒秀麗可愛，而且兩人年齡只有二十上下，這樣的年紀不可能成爲一個兇殘出色的殺手；加上龍堡的做法是：殺人後一定會留下一面「五龍追魂令」在被殺的人身上，那等於承認人是龍堡殺的，這次死去的十人，屍身上均留下一面「五龍追魂令」，那等於承認了，而今高揚和芝兒却一再否定，雖然提不出有力的證據證明人不是他兩人殺的，但以龍堡一貫的行事作風，死去的人屍體上既留有龍堡獨有的殺人標誌，那等於承認人是他們殺的了，既是這樣，他兩人現在無理由會不承認的，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有了這些疑點，關天雲以前相信兩人是兇手的信心動搖了。

他想起高揚說過半夜在客棧中溜走，是有苦衷的，或者眞的如他所說，何不問問他。

咳一聲，關天雲語氣溫和地問：「高揚，你說過你兩人從客棧裏半夜溜走，是有苦衷的，不知可否說來聽一下。」

高揚聽聞關天雲此問，不覺心下踟躕，他實在不想說，一說必然扯出白雲天，而他實在不想扯出他來，萬一由此令他惹上了麻煩，那怎對得住他！再說也必會牽扯上龍堡，他們相信了自己兩人不是殺人兇手後也必會纏着自己帶他們到龍堡去，這就有違自己本意——他實在不想和這些武林人一齊行動，消滅龍堡，那會造成大流血的場面。但現在關天雲這一問，如推却不答，則殺人的事更加坐實，自己兩人只有死路一條，自己一死不打緊，連累芝兒也要死，同時也不能完成消滅龍頭老大他們的心願，讓他們繼續去殺人，爲害江湖，絕對不能再讓他們去殺人！想到這，他有了決定，見機而行，先脫去殺人嫌疑，下一步的發展見機而行。有了決定，心也定了，他望一眼關天雲，答道：「各位前輩，此事在下本不想說，但爲了證明在下兩人當實在沒有殺人，只好說了，實不相瞞，在下兩人之所以半夜溜走，是想逃避龍堡的監視！」

清風子一定禪師等聽了，俱是一怔，怎麼回事，既是龍堡殺手，爲何龍堡要監視兩人，這就耐人尋味了。

關天雲聽出了些端倪，緊接問道：「你兩人既是龍堡殺手，因何龍堡會派人監視？」

這正是衆人想問，也想知道的。

高揚道：「這位前輩有一點說錯了，在下兩人確是龍堡出來的人，却不是殺手，咱們還未够資格作殺手，我兩人是逃出來的！」

高揚這最後一句話，像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塊大石，激起了波瀾，衆人一陣騷動，都以疑訝的目光望着兩人。

清風子道：「你兩人眞的是從龍堡逃出來的？因何要逃？」

芝兒道：「當然是眞的，因爲他不想作殺手，做一個殺人的工具，所以和我逃了出來！」

芝兒口中的他，當然是高揚了。

高揚道：「各位相信了吧！」

元冲大聲道：「就憑你這幾句話，叫咱們相信，妄想！」

清風子道：「兩位想咱們相信你兩人不是龍堡殺手，最好說詳細點！」

高揚沉思一會，道：「各位前輩，在

下就說詳細些，在下兩人自逃出龍堡後，三次受到襲擊，有兩次幾乎送命，幸得一位俠士出手相救，在下兩人才得不死，但在下最後一次受襲，胸前受了很重的刀傷，失血過多，暈了過去，在客棧裏養了十多天傷，而一連串命案發生的時間都是在在下養病的期間發生，試問一個身受重傷的人，又怎能去殺人呢？」

將在杭州西湖涼亭，蘇州城外田邊草棚，及蘇州「雅苑小築」所居院落內，三次遭受「獨行殺手」顧青衣，「刀煞」彭霸，「千毒手」丁仁的襲擊，白雲天兩次出手相救的驚險過程，說了一遍，只忍下了白雲天的姓名。

各人聽完後，無不動容，趙少川首先說道：「顧青衣，彭霸，丁仁，皆是殺手道上的第一流人物，特別是『千毒手』丁仁，一身暗器歹毒異常，心狠手辣，老夫在十年前，曾經因爲一件命案，緝拿彭霸和丁仁，可惜終被其逃去，不能繩之於法，老夫引爲憾事，如今三人兩死一傷，亦大快人心也，江湖上少了這些殺星，是一大幸事！」

一定禪師道：「施主，如你所說屬實，則老衲等人寃枉兩位施主了，照施主所說，龍堡殺了這些人，費盡心機佈局，目的是想嫁禍你兩位，想借咱們的手殺了兩位，可是這樣？」

高揚點頭道：「大師說的不錯，正是如此！」

關天雲問：「那位出手相救的俠士是誰，可否見告？」

高揚本不敢說，如今既然問到，不說也不行了，果如自己所料，終於扯出白雲天，他想不到扯出了白雲天卻對他有利。無可奈何，只好說道：「他姓白，叫名雲天！」

關天雲不由脫口道：「白雲天，那不是洛陽世家，洛陽白堡的白少堡主！」

清風子道：「不錯，正是白世杰白大俠的公子！」

一定禪師口喧佛號道：「白少堡主兩次出手救兩位，足可證明兩位說的是眞，老衲等差點寃枉了兩位施主，請兩位多多原諒。」

易北山也道：「能得白少堡主出手相救的人，肯定不是壞人，兩位，咱相信兩位不是殺本盟兩位長老的兇手！」

此人倒是快人快言，豪爽得很！

高揚一抱拳，道：「多謝前輩！」

高揚再來個羅圈揖，緊釘一句，問道：「各位，現在相信在下兩人不是殺人兇手了吧？」

衆人相對看了一眼，齊聲道：「你能說出白少俠兩度出手相救，憑洛陽白堡在江湖上的名望，白少俠之俠名，咱們是相信你了。」

高揚想不到白雲天的名頭在江湖上如此响亮，令到衆人都相信了自己兩人不是兇手，他實在不想在此逗留，只想乘機脫身，覺得被這些人纏上，打亂了計劃。

當下趁機道：「各位前輩，朋友，既如此，在下還有事，天色也不早了，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一拱手，拉了芝兒就想走。

他想走，別人卻不想他兩人走，兩人才一起步，一定禪師已雙手合什一禮道：「兩位施主請留步，老衲有事請教。」

高揚兩人只好停步，一抱拳，道：「大師有話請說，在下恭聽。」

一定禪師道：「兩位施主有抱負，不願當殺手才逃出龍堡，而老衲等人也不是祇爲了報仇，才追查兩位，咱們在江湖上四處追查龍堡下落，目的是想將龍堡這個殺人組織消滅，使其不能再爲害江湖，爲武林除一害，施主從龍堡逃出來，當然知道龍堡所在，爲已爲人老衲想請施主將龍堡的所在說出來，好讓咱們一舉將龍堡毀滅，施主兩人如加入咱們行列，一起行動，咱們無任歡迎，兩位施主意下如何？」

清風子也道：「是啊，能得兩位參加，帶路到龍堡去，省却了咱們許多尋找的麻煩，一舉直搗龍堡，兩位就和咱們一齊行動吧！」

二十道目光，一齊注視着兩人。

高揚剛才想快些離開此地，就是想避免衆人提出這個問題，以免難於作答，再由此而引起誤會，如今看來，是不答不行了，硬着頭皮，撒謊道：「各位前輩，朋友，在下也想參加這次行動，無奈在下兩人實在有要事在身，不能和各位參與這次行動，萬望見諒！」

衆人熱切的目光不由黯淡下來，一定禪師道：「施主既有要事，不能參與咱們的行動，那就將龍堡所在說出來，咱們最多費些時間，施主請說！」

高揚眞是作難了，苦笑一聲道：「不瞞各位，在下兩人從小生長在龍堡，足跡未踏出過龍堡一步，這次冒死逃出，對外面的地理形勢不大清楚，逃走時只顧逃命，也弄不清龍堡附近的地理形勢，所以實在說不出龍堡的確實所在，連附近的地名也不知，眞是無從說起，請原諒。」

「你總還認得路回去吧？」趙少川問道。

高揚道：「大概記得。」

「這就成了，你帶咱們去不就成了！」赫連英不耐煩了。

「在下已說過身有要事，不能帶各位去。」

先前一直沒有他們說話的份兒，因爲許清源和元冲在衆人面前，只是晚輩，如今可有話說了，元冲大聲道：「說又不說，帶又不肯帶，分明是有意推搪，這是什麼意思？」

一定禪師也道：「爲武林除害，爲你兩人自身安危前途，兩位都應該義不容辭，怎可推三推四，你有要事，難道緊要得過消滅龍堡這個邪惡組織的大事嗎？施主，就帶咱們到龍堡去吧！」

高揚苦笑道：「在下不是有意推搪，在下也想消滅龍堡，只是不能和你們一起去。」

衆人變色，易北山道：「這是什麼意思？」

既然說了第一句，只好說下去。高揚道：「你們這次行動，是否要將龍堡徹底消滅？」

赫連英說道：「除惡務盡，那當然是了。」

高揚道：「這就是在下不帶各位去的原因。」

許清源道：「難道除惡務盡也有不對嗎？」

高揚解釋道：「不是不對，對極了，問題是龍堡裏並不是全部是惡人，其中有很多老弱婦孺，什役人等，都是無罪之人，就算那班仍在訓練的年青殺手，從未殺過人，他們也是無罪的，如果你們來個除惡務盡，將龍堡上下人等，不分皂白，來個殺無赦，就會有很多人無辜被殺，所以在下不能帶你們去。」

一定禪師道：「這個簡單，施主只管帶咱們去，咱們不殺那些人就是了。」

衆人都道：「對啊，咱們只殺爲惡之人。」

高揚問：「就你們幾位去嗎？」

易北山道：「當然不是，城裏還有百多人等着，當然一齊去。」

高揚道：「這就不能帶你們去了，在下以爲只有幾位，還可以考慮帶各位去，百多人在下堅決不帶！」

「爲什麼？」衆人問。

「好簡單，」高揚道：「百多人，雖說是人多聲勢大，但一多，必亂，也難免良莠不齊，萬一到時殺得性起，不聽約束，將龍堡的人殺個清光，你們能制止嗎，敢保證不會亂殺人嗎？」

高揚這幾句話只說得衆人無言，誰也不敢保證百多人的一羣，特別是江湖人，在報仇除惡的驅使下，不會亂殺一通，而龍堡在江湖武林中殺了這樣多人，這羣人都有親朋師友死在龍堡殺手手上，這次來都是抱了報仇心理而來的，武林人有多少個是服人的，要不也不成其爲武林人了。

高揚見衆人一時無言，忙道：「各位，這件事由在下而起，還是由在下解決吧，告辭了。」

抽身又想走。

元冲閃身攔住道：「走得這樣容易，咱們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到你兩人，只有你兩人能帶咱們到龍堡，爲了報師之仇，不管你願不願，也要帶咱們去！」

自始至終，自李大胡走後，一直沒有，也不好意思開口的胡黑，這時也開口了，帮着元冲道：「對，爲武林除害那顧得了這樣多，一定要他帶。」

握拳作勢，就想動手！他本是個粗人，鱉了這樣久，早想打一架了。

赫連英也道：「龍堡殺了本盟兩位長老，咱這仇一定要報，你如不帶咱們去，咱們只好用强了。」

武林人就是這樣，可以蠻不講理。

一定禪師道：「龍堡一定要除去，施主就帶咱們去吧，老衲盡量約束他們少殺人，怎樣？」

高揚語氣堅決道：「不行，說什麼也不帶你們去！」

易北山變色道：「不帶也要帶，咱們好話說盡，再不答應，就要動手了！」

高揚堅定地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我意已決！芝兒，咱們走！」

拉着芝兒，闖上前去。

「施主好固執！」一定禪師嘆口氣，已閃身站在一有利位置。

「施主走不得！」清風子勸阻道。

易北山，赫連新，許清源，元冲，胡黑五人已一齊將他兩人圍着，程重，關天雲，趙少川三人，自持身份，也沒有移動，只是站在原地監視着。

易北山對高揚道：「兩位眞的要咱們動手才肯留下？」

高揚不答，看一眼芝兒，道：「咱們衝出去，不要傷人！」

話落，當先向胡黑行去，芝兒緊隨其後。

胡黑未待高揚行近，已然一拳直搗而出，擊向高揚胸前！

別小看他這一拳，拳勁如山，疾撞向高揚前胸！

高揚直待拳頭沾衣的刹那，身軀迅疾閃側，胡黑一拳已挾着拳風擦胸閃過，拳風觸膚生痛，可見此人拳勁之凌厲！

剛閃過一拳，手一勁，正想鎖扣胡黑肩頭，腦後已生風，疾忙一矮身，閃過腦後一擊。

這時五人已同時發動攻擊，芝兒與高揚兩人只好全力應付，雙方皆不想殺傷對手，一方想活捉，一方想突圍而走，雖然鬥得激烈，却無驚險場面出現。

看來今次高揚兩人想走，只怕很難了，就算過得了五人這一關，也過不了一定禪師，清風子，程重等五人，五人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這五個人合手圍攻，初時還不見得怎樣，可能是由於五人初次合手，顯得有點不大協調，二十招一過，已顯出了威力，特別是易北山及赫連新，兩人能够担任江湖上第一大帮派的內外兩堂主，當然身手不凡，造詣深厚。高揚芝兒兩人在五人圍攻下，雖感壓力沉重，但仍有守有攻。

易北山指掌兼施，上拍下點，上拍高揚肩頭，下點腰穴，高揚一閃身，避過攻來指掌，胡黑又已一拳迎面轟到，高揚忙一扨身，脚起飛，疾踢胡黑小腹，胡黑退步側身，閃開一脚，身後赫連新一掌拍向高揚背心，却得芝兒側面一指劃出，攻向赫連新腕脈，赫連新只好撤掌，但許清源和元冲兩人，一個「雪花漫天」，一個「秋風捲葉」，雙雙攻向芝兒，但見掌影如雪花漫天飛舞，掌風如狂風疾捲，刹那芝兒陷入掌風掌影裏。

高揚左拳硬碰胡黑鐵拳，但聞「砰」然聲响，胡黑被震退三步，高揚也退了一步，易北山左抓肩井，赫連新右點笑腰，左右攻向高揚。

高揚翻身躍起，瞥眼見芝兒陷入許清源元冲兩人的包圍下，空中的身軀一落，拳在身先，硬是衝破兩人的漫天掌影掌風，落在芝兒身前，左拳右掌，拳打許清源面門，掌拍元冲肩臂，其勢疾猛，許清源元冲兩人不敢硬接，一閃身避開。

高揚見一拳一掌將兩人逼開，現出一個缺口，忙喝一聲：「衝！」當先一衝而出，芝兒緊隨，却是慢了一步，被易北山衝前一步，橫出一掌，掌勁如山，碰撞向芝兒側面。

芝兒只顧跟着高揚衝出，驟不及防下，被易北山猛勁的掌力橫撞出兩步，半邊身也麻了，一個踉蹌，差點站不穩。

這時元冲已閃身攔在芝兒身前，一脚橫掃，掃向芝兒足踝！

許清源也一上步，合手五指疾出，抓向芝兒肩頭。

芝兒本就半邊身連手也被易北山那橫來一掌擊得痳了，兩人這一上下夾攻，由於身形比以前欠靈活，差點被許清源一爪拿住肩頭，百忙裏一側身，雙腿疾起，一蹬一踢，猛踹向元冲腰部！

元冲一旋身，左掌疾出，拍向芝兒肩背。

許清源五指抓空，順勢一沉，抓向芝兒踹出的小腿。

芝兒一滾身，避過兩人一招，身一伏一起，雙拳猛擊兩人小腹。

兩人忙退步閃開，芝兒一聳身站起，又陷在兩人的聯手夾攻中。

高揚一衝而出，突出五人包圍，略一回頭，見芝兒被易北山一掌所阻，脫不了身，心裏大急，正想回身帮芝兒衝出，赫連新人如天馬行空般躍落身前，脚未沾地，右拳已衝擊向高揚頭額，呼一聲拳影已到眼前，高揚疾速仰身揚頭，赫連新一拳落空，胡黑也已趕到，一拳如錘，橫擊高揚脖頸。

同一時間，易北山亦已進身出掌，掌未到，掌風已襲身生痛，拍向高揚背心。

高揚身軀倏然躍起，一躍七尺，跟着橫掠，撲向許清源元冲兩人，但人未到，芝兒已發出一聲驚叫，高揚身子一震，疾忙瀉落地，眼見芝兒已被許清源五指鎖拿住芝兒肩井，動彈不得。

暴喝一聲，高揚如猛虎般撲向許清源，突聽一聲斷喝：「停手，再不停，就將她一掌拍死！」

高揚聞喝如遭雷擊，身軀猛一抖震，硬是煞住了前衝的身形，因為他看見元冲一掌按在芝兒頭頂上，他呆住了，任何人都可以傷害他，就是不能傷害芝兒，他寧願死十九次，也不願眼見芝兒喪命當場，雙目一瞪，暴喝道：「你敢傷了她，我要你死二十一次！」

神態嚇人，元冲也不由心一怯，放下了手。

易北山，赫連新，胡黑三人這時也重新將高揚圍住，戒備着，却不動手，只防高揚逃走。

芝兒本不會敗給許清源元冲倆人，只因受了易北山一掌，身軀欠靈活，加上不想傷人，出手自然受了牽制，不然，憑其父石猛所傳「殺手十三擊」，早將兩人擊傷了，而現在却不小心，被許清源拿住肩井穴，動彈不得，心內大急，不願高揚因自己被擒而受制他們，張口叫道：「揚哥，快走，不要管我！」

高揚痛苦地看着芝兒，又不敢動手，只怕一動手，他們就會傷害芝兒，聽芝兒叫自己走，自己怎能走呢？生死同命；現在要走，只怕也走不了，因為一定禪師和清風子，程重等人，已慢慢靠攏過來，縮少了距離。

高揚望着芝兒，堅定地道：「一個人我不會走，要走咱們一齊走！」

芝兒急道：「快走吧，你忘了和白大哥的約定？」

高揚一震，猶疑了，芝兒知道他有點意動了，再叫道：「揚哥，走吧，他們不敢傷害我的！」

一言提醒了他，高揚深深看了芝兒一眼道：「我會救你的，芝兒，你等着。」

說完就想動手，但聽芝兒一聲慘叫，軟倒在地，高揚心頭震動，一失神間，身軀一軟，倒在地上，也動彈不得。

原來他們使了詐，衆人一見高揚想動手，許清源扣着芝兒的五指一緊，芝兒內力全失，抵受不住，不由發出一聲慘呼，全身無力倒在地上。

而清風子也趁高揚一失神間，一指遙遙點出，一綫「太極陰柔勁」射出，無聲無息，點中高揚腰穴。

易北山一揚手，運指點了高揚身前三大穴。

一定禪師喧了聲佛號，道：「道長，兩人已捉了，怎辦？」

清風子道：「先找地方將兩人關起來，慢慢勸兩人，要他們帶咱們到龍堡。」

程重道：「道長所說不差，不怕他兩人不帶路！」

易北山道：「但將他兩人關在哪裏好呢，客棧不方便，人太雜，萬一被龍堡再派人來暗殺他兩人就痳煩了。」

一定禪師道：「一定要找個隱密妥當的地方將他兩人關起來，看來兩人一時半日不會答應帶咱們到龍堡去，要下些工夫，可能在長沙要留三幾天。」

易北山道：「咱們初到長沙，哦，有了，就到本盟分舵如何？」

清風子道：「最好不過了，在貴分舵，方便安全，各位意下如何？」

衆人同意，於是乎架起高揚芝兒兩人，趕去南北盟長沙分舵。

× × ×

聚龍廳上，燈火通明。

大龍頭神情高興，銀、銅、鐵三龍亦滿臉笑意，四人開懷暢飲，獨不見了老二金龍。

銅龍舉起滿杯酒，對龍頭老大道：「老大，小弟敬你一杯，高揚這小子和石芝今番死定了。乾！」

四人舉杯，龍頭老大哈哈一笑，仰首盡乾杯中酒。

銀龍放下酒杯，道：「老大，那班無頭蒼蠅，如今已被困在太行山區一處秘谷中，哈哈，那班眞是蠢人，老大略施小計，就讓他們中了計，以為咱們龍堡眞會在太行山區的秘谷中，如果咱們龍堡眞的那樣被人發現，也不是龍堡了。老大，那班人怎樣處理？」

龍頭老大陰陰一笑，道：「好簡單，要就服從咱們，不然，殺了他們，少了一些反對龍堡的人！」

鐵龍「骨都」喝了杯酒，大聲道：「這辦法很好，乾脆！老大，那班人如肯降服，又如何？」

龍頭老大深沉地道：「老五，自有妙用，到時你自會知道，不用心急。」

銀龍道：「不知高揚兩人現在怎樣，一定是被衆人追到走投無路了，老大你安排的眞妙，如今，那小子就算插翅也難飛了，官府捉他兩人，武林自命正義的人也要捉他兩人，歷年來被咱們龍堡所殺的人親朋師友也要找他們兩人報仇，這場面眞熱鬧，咱們不用出手，就能殺了他兩人，眞是一舉兩得，老大，小弟敬你一杯！」

四人舉杯喝乾。

龍頭老大放下酒杯，微笑道：「不過

也要防那小子兩人臨死爆出龍堡所在。」

鐵龍道：「老大，咱們不是快……」

龍頭老大截斷他的話，道：「凡事想得周詳些，總是有好處的，你就是性急，總改不了！」

鐵龍面一紅，垂頭道：「是！老大教訓得是！」

銅龍望着廳外，心急地道：「怎麼老二到現在還未回來？難道有了變化？」

銀龍安慰道：「不會吧，老大安排下的妙計，他又怎能逃得脫！」

銅龍提醒道：「莫忘了那小子兩人三次避過了殺手的襲殺，他媽的那小子眞命大！」

銀龍道：「你忘了他兩人在前三次襲殺時，之所以能不死，是那白衣小子助他，不然已死了九次，今次那白衣小子已和他兩人分了手，情況就不同了。」

銅龍一口喝乾杯中酒，道：「老三你提醒了小弟，對，沒有那白衣小子橫插一手，他兩人死定了！」正談說間，突的鐵龍一聲叫：「老二回來了！」

銀龍銅龍不由隨聲望向廳外，金龍正大步匆匆朝大廳行來，金龍一上大廳，三龍急不及待地站起來，只有龍頭老大仍端坐着沒動。

金龍一抱拳，道：「見過老大。」

龍頭老大一擺手，道：「老二，先坐下來喝杯酒吧！」

鐵龍拿起酒壺，替金龍滿滿斟了杯酒，道：「老二，辛苦了，喝杯酒吧。」

金龍拿起酒杯，一仰而盡。

鐵龍連斟三杯，金龍連喝三杯。

待金龍放下酒杯，龍頭老大才慢慢道「老二，事情如何？」

看了四人一眼，金龍道「事情看來進行得順利，不過，有好也有壞。」

鐵龍急不及待地問「如何有好有壞，快說。」

金龍道：「事情果如老大安排的那樣，高揚和芝兒已成了衆矢之的，不僅江湖武林人找他倆，官府也確信是他倆殺死蘇善財夫婦，也出了告示緝拿兩人，昨天兩人已被一定禪師，清風子等一羣人追到了長沙城，並在城外找到了兩人，結果打了起來，不過兩人沒有死。」

四人聽到一定禪師等人已找到了高揚兩人，並打了起來，都露出了興奮之色，後聽說高揚兩人沒有死，不由失望，鐵龍急聲道：「可是讓兩人又逃了。」

看一眼鐵龍，金龍接道：「我剛才所說的壞事就在這，不過兩人逃不了，也沒有死，不知什麼原因，他們沒有殺了兩人，只是捉了兩人，如今關在南北盟長沙分舵處，不知是何意思。」

銅龍正要開口，被龍頭一擺手阻止了，對金龍道：「老二，還有事嗎？」

金龍道：「有，就是那白衣小子，已查到是洛陽世家洛陽白堡的少堡主白雲天，小弟曾派了兩名殺手在洛陽城外，十里長亭截殺他，結果沒有成功，那小子的武功很厲害。」

龍頭老大沉聲道：「想不到，咱們還未動白世杰，他的寶貝兒子竟來動咱們，這件事一了，咱們非要將他洛陽白堡在卅上除名不可！」

（未完）

練功秘訣之三

（三） 井搴功

此法專練拳，故俗亦稱之為陰拳，練習時每日清晨，或午夜以後，就深井之前兩足作騎馬步，以拳向井中猛力冲擊之，日擊百下，初時無效驗，至一二年後，每拳冲擊時，井中之水。漸作微聲，至後其聲漸大。一拳下擊，則澎湃如洪流翻瀾矣，至成功之時，則水花竟飛濺井外，甚且作巨浪而湧起，若以此拳擊人。雖隔數丈之外，其陰柔之氣，亦能深入人骨，受之者數日即死，無藥可治也，然練此等功夫，至少須十年，始克有成，習此者面壁功深，其氣已退，故亦不至無端生事也，此陰拳除對井練習之外，又可於清晨向日，夜間對月如法習之，蓋皆憑空而足致陰柔之勁也。昔人謂日、宮、府、井、泉、皆有專司之神，以拳相向，實干神怒，必無善果，故向戒不習，此雖迷信之談，亦未始非恐習此者養晦功深，一舉手間，傷人敗德也。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英雄好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猝以深厚的內力擊敗莫艷霞，正想上前給梁斗助一臂，却碰上了祖金殿，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蕭秋水一出手就下重手，祖金殿因鑒於莫艷霞之敗，因此也不敢攖其鋒。然而祖金殿素有火王之稱，久戰之下，祖金殿乃施展其陰狠歹毒的「火功」，烈火熊熊，反撲蕭秋水，使蕭秋水也窮於應付。這時忽傳來一陣樂聲，蕭秋水得聞之下，勇氣大增，打得祖金殿大汗淋漓，急忙退却，蕭秋水正想乘勝追擊，不料溫艷陽、江秀音、登雕樑等三人飄然而至，雙方一言不合，又打起上來。驀地一曲歌聲傳來，蕭秋水依稀聽出似是唐方的歌聲……

楊柳隨風舞

琴·二胡·笛子

蕭秋水不管了。

他氣貫丹田，吐氣揚聲，一雙手，都是劍，十隻手指，都是劍氣，飲馬黃河，劍氣長江！

他一劍快過一劍，對二胡、笛子、琴的樂音，都充耳不聞起來，只聽見那唐方的歌聲，要擊倒前面三個人，趕快見着唐方。

只聽「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連响，蕭秋水手脚展動，也不知與對方交了多少劍，對了多少招。

這是他第四次與三才劍客交手。

這時他在心神裏，那三才劍客所帶出來的音樂，再也不成音韻，「十面埋伏」，也困他不住。

歌聲一絕，換作了擊鼓之聲。

鼓聲咚咚，鏖戰未休。

擊鼓的人是誰？

——而還有人擊打揚琴。

和尚亦心驚

正是「將軍令」。

將軍上馬。唐兵留客。

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

蕭秋水的人，回到了「神州結義」時的大風飛揚，快意長歌。

他的心，也恢復了飲馬烏江，搏殺鐵騎時的意勁。

蕭秋水的劍，也依稀如昔日縱橫無慮，長江決殺的意境。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誓不還。

——唐方，唐方。

——唐方！

「將軍令」驟絕——人在，將軍呢？馬呢？烽煙呢？——還有唐方呢？

蕭秋水稍一定神，只見江秀音、登雕樑、溫艷陽之劍齊折，斷於地上。

× × ×

蕭秋水幾不敢相信雙手破三劍，是他一手所致。

——這三人究竟是誰？爲何武功一次比一次高？又不傷害自己？又一次一次地找自己比劍？

半晌。

登雕樑艱難地澀笑：「好劍法。」

江秀音露出貝齒笑道：「我們可以回去交代了。」

蕭秋水茫然道：「交代什麼？向誰交代？」

溫艷陽沒有回答，却道：「你勝，因你忘情。」

蕭秋水又是一怔，溫艷陽又道：「不過，你是因情忘情。你不能高情，不爲劍客，因劍客無情。劍客終爲情所毀。」

蕭秋水如冷水澆背，悚然一醒。登雕樑忽道：「他不是劍客。」

溫艷陽問：「那他是什麼？」

江秀音抿嘴笑道：「他是俠客。俠士多情。」

蕭秋水仍舊大惑，問道：「請教三位是誰？」

這是他第四次問起。

江秀音笑嘻嘻地道：「我們嗎？我們是狗熊，」笑着向蕭秋水背後遙指，輕笑道：「他們才是好漢英雄！」

× × ×

蕭秋水回頭望去，一顆心喜飛上了九重天。

× × ×

却正是唐方。

× × ×

一時間，蕭秋水也沒來得及看清楚唐方是怎麼一個樣子，飛步了過去，執手顫聲說：「唐方……」

唐方莞然一笑，手就讓他握着，放下了揚琴。

蕭秋水一時只覺什麼都沒了意思，只有眼前才是好的。忽聽乒乒砰砰的打鬥聲，返過頭去，只見場中又多來了幾人，「鬼王」、「劍王」、「火王」、單奇傷、司空血、郞一朗、古濃、許郭柳等都迅速撤走。

蕭秋水見己方大勝，才放下心來，向唐方眞摯地道：「我見着妳，心裏歡喜呀。但是兄弟安危，却是不能不先顧到。」

唐方半嗔半笑，抽回纖腕，啐道：「初見到面，也不來……跟人家說話，第一句還是先談兄弟的事。」

蕭秋水以爲唐方眞要惱怒，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時不知先說那一句話。急道：「我我……」

只聽一人大聲笑罵道：「哈！這人見到咱們，也不認識似的，一個招呼也沒打，儘拉着唐姊的手學鵝叫。」

另一人陰陽怪氣地揶揄道：「人家久別勝新婚，正在談情說愛，你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湊個什麼興兒，還不趕快來帮把臂料理掉這班兔崽子！」

第一個說話的人心有不甘，回罵道：「什麼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又不是依索寓言！我說呀，喝不到的酒是臭的，這才對！」

第二個人又反譏道：「我看算了啦。別人酒量如何，我小邱可不知道，你潮州屁王的海量，我可心知肚明，一杯酒下肚，兩眼發青光，兩杯酒下去，爹爹作親娘，三杯酒呀——四脚朝天咯，這還是拜神用的小酒杯，要是用碗——哈——！」

第一個人大怒道：「你他媽的臭小子，我酒量小，你妒忌呀？有本事就比我更小！」

第二個人嘿嘿冷笑：「咱們英雄好漢，怎麼酒量比小不比大！你要小，我怕你麼？」

第一個人怒極反笑道：「比酒量小麼？來來來，咱們就喝上三杯看誰先倒！」

蕭秋水幾乎不用回身，已知來者何人，如此夾纏不清，又胡說八道，更歪理連篇者，天下間捨潮州屁王鐵星月、福建鐵嘴邱南顧還有誰？

蕭秋水正要喜叫，忽聽一人喚道：「大哥。」

蕭秋水一怔，只見左丘超然垂手立在一邊，一臉惶然，疚歉之色。

蕭秋水立即會意，笑道：「左丘，不必介懷。」

遂走過去握住他的手，左丘超然一雙目是淚，但笑容中也已釋然。

這時只聽邱南顧反譏道：「三杯麼？唉呀呀，太差了，要比酒量小，我比你小，一杯就倒了。」

鐵星月素來比較衝動，叱道：「那是裝蒜！好！你裝醉，我也可以，一聞到酒味，我就倒也！」

邱南顧「嘿」地冷笑一聲，頭搖得像鼓浪一般，道：「不行不行，我才見到酒杯，便全身抽筋，口吐白沫，雙眼翻白，舌頭伸直——」

鐵星月聽得爲之咋舌：「死啦？」

邱南顧道：「沒死。醉啦，蠢材！」

鐵星月跳起怒罵：「呸！騙死人！醉了那會這般難看相，分明是中了毒氣。」

邱南顧笑得像隻猴子吱吱亂叫，道：「對嘞！乖仔！我就是騙死人的！」

鐵星月聽得原來對方是罵自己，一捏拳頭指骨，啪啪作响道：「你想死是不是？欠揍久啦？我……我放個屁毒死你！」

一提到放屁，那是鐵星月拿手好戲，邱南顧那裏敢比，慌忙跳開，戒備道：「別放！別放！這違反人權道德，國際公約！你放，我就吐口水——」

鐵星月一聽，也唬了一大跳，邱南顧的口水，也是武林一絕。正在此時，只聽一個嬌俏俏的聲音問道：「你們一個比酒量小，一個比放屁吐口水，眞是歪種！是英雄好漢的，就跟老娘我比吃飯。」只聽那女音喝道：「敢不敢？」

只聽鐵星月、邱南顧苦口苦臉齊聲道：「不敢——」

× × ×

誰敢跟唐肥比吃飯。

正如沒有人敢跟唐肥比肥一樣。

× × ×

蕭秋水却不明白這狗熊一般「匯」，說話聲音蜜糖一般甜的女子是誰。他實在不明白，因何連鐵星月、邱南顧這樣難馴的人，對這胖女子如此伏伏貼貼。

——那只是因爲蕭秋水沒有像邱南顧、鐵星月一般，跟唐肥走過長路，相處過日子。

——鐵星月和邱南顧稱這段日子爲「苦難的日子」，連想都不敢想，回憶都不敢再回憶。

這時大局已定。權力幫的人猝然全數

撤走。唐肥、鐵星月、邱南顧、唐方、左丘超然以及兩個白衣人——唐朋和林公子，全部來了。

——權力帮當然懂得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話。

——所以他們即刻退。

——柳五公子大概也想不到：在他走後，大局直遽而下，蕭秋水又逃出了生死大限。

蕭秋水見着林公子，很是喜歡：「林公子。」

林公子喜笑得鼻頭皺皺，露出兩隻兔子門牙：「大哥。」

這時蕭秋水忽然發覺，南海鄧玉平，師叔孟相逢，都不見了。

——在白鳳凰受傷前，柳隨風出去後時失踪的。

× × ×

只見唐肥瞇着眼睛睨着他，那神情就像饞嘴貓看見了最可口的魚兒：「他就是你們的老大？」

鐵星月咧嘴大笑道：「不錯，貨眞價實。」

邱南顧也嘻嘻接道：「正是，童叟無欺。」

蕭秋水愕然道：「這是——」

唐方笑道：「我妹妹，她叫唐肥。」

蕭秋水微一頷首，唐肥却不理會，就在此時，蕭秋水也瞥見了站在一旁的、全身縞素的歐陽珊一。

蕭秋水想到馬竟終之死，心中暗暗歎息，要不是他們力邀馬竟終出來，也許他還不致於死，心中悔恨無限，澀聲道：「嫂子！——」

却見歐陽珊一手中執一面薄鼓，向着他遞來，蕭秋水這才知道，適才「將軍令」一曲，是唐方和歐陽珊一合奏的。歐陽珊一綽號「迷神引」，對奏樂自有所精擅，她用的兵器，也是一管簫叉。

只聽歐陽珊一道：「這鼓原是馬哥哥的，現在送給你了。馬哥哥常說：『配得用這面鼓的，唯有秋水兄弟。』你拿着它，也算了馬哥哥一樁心事。」

蕭秋水聽了心中難過，接過了鼓，輕敲幾聲，果爾有金兵交擊、上陣征戰之聲，心頭一凜，彷彿馬竟終堅定、壯烈的神情，恍在眼前。

蕭秋水還想說什麼，只聽齊公子道：「此處不宜久留，快退。」

蕭秋水本來是來劍廬救援父母親朋之危的，可是現今一人俱不在。心頭一陣惻然。梁斗道：「現下權力帮無疑已毀武林兩大宗派少林、武當，十四大門派中，點蒼、恆山、嵩山、崑崙、莫干、雲台、寶華、銅官、馬蹟、雁蕩等十派被打得七零八落，單憑普陀、華山、天台、泰山四脈，絕非權力帮之敵，當今之計，我們必須通知白道中第一大帮——」

齊公子點點頭，說道：「對，丐帮。丐帮帮主裘無意是個敢作敢為的人，加上南少林和尚大師、北少林抱殘和尚、武當長老鐵騎、銀瓶，尚可與李沉舟等決一死戰。」

梁斗接道：「還有武林四大世家。『慕容、唐、南宮、墨』中，南宮已歸順權力帮，若慕容、唐、墨肯仗義出手，事情大有可為。」

唐朋道：「我唐門與權力帮，本是血海深仇，誓不兩立的。」

——權力帮先後曾狙殺唐家唐大、唐柔、唐猛等三人，而且互搶地盤，日益激烈，江南霹靂堂又歸靠權力帮，蜀中唐門日益孤立，故此兩脈決一死戰之期，看來近矣。

蕭秋水接道：「那日我在川中，見權力帮人追殺慕容家的人，看來這兩家也交惡無疑。」

齊公子點娥頭道：「那就好辦。不過天下三大左道旁門望族中『上官、慕容、費』，上官一族，也已加入權力帮。」

蕭秋水大聲道：「據我所知，費家的人決不會容上官族的人橫行。」

——費家正是蕭秋水外祖母一系，費宮娥平生嫉惡如仇，當不會與權力帮狼狽為奸。

梁斗道：「那我們現在就去聯合丐帮與廣東十虎等……」說到這裏，忽然想起勞九慘死，吳財癱瘓，改口道：「……和廣州那八位兄弟連合……」

蕭秋水担心地道：「却不知孟師叔和玉平兄去了那裏？」

曲暮霜也醒起，迷惑地道：「剛才他們還在這裏的呀！」

林公子突然也記起來，拍腿道：「糟啦！」

唐肥急問：「怎麼了？」

林公子沒耐煩的白了她一眼，道：「大杜原是跟我們一起來的，可是現在……不見了。」

蕭秋水喜道：「鳥鳥也一齊來了……」隨而憂道，「怎麼不見了……」

和尚大師

柳隨風飄然出浣花的時候，忽然感覺到一件事。

一件他未了的事。

而這事湧上他心頭，顯然是絕不可忘的事。

但他偏偏忽略了。

柳隨風知道，在武林中，在江湖上，一點點的疏忽，就足以斃命。

比方說他信任過一個部下，是青城劍派高手褚動天，當時他有意收攬此人，和左天德、應欺天三人合起來，為「飛天三翅」。

他一向都很信任他，褚動天也一向很值得他信任。

有次動褚天要回家，見他爹爹媽媽、老婆兒女，柳五很清楚這種浪子歸家的情懷，所以特別寬限多了三天，給他去了。

他再回來的時候，在同一個晚上，在茶裏下毒，在空氣裏佈毒，在地板下設陷阱，再聯合帮中七名高手，在背後暗算，最後不惜用火攻，再用石砸，目的是把他置諸於死地。

他之所以能不死，是因為他早有了提防。

那天他吃了晚飯，去聽了一場戲，戲是「戰甲歸」，有塲女伶在唱：「怎不如期歸……」他猛然一心一動，看着地上嗑得一地都是紅和黑的瓜子殼，心裏在想：褚動天已遲了一天回來。

——他可以不把自己的話當話，當然也可以不把自己的人當人。

——這點很重要。

——因為他有了這點醒悟，所以才有了提防。

那次褚動天當然殺不了他，反遭他殺了。

他把他全家大小都殺了——不留一點對方來報仇的機會。

從此以後，他就越發小心了。

權力帮既可使別人來效命，天下間就一定有人想要拿權力帮的命。

——或者他的命。

要拿權力帮的命，首先要使他沒命。

——他，柳五，是什麼人！

× × ×

他，在錦江的望江樓橋墩上，靜靜坐下來，沉思。

他在想他忽略了什麼。

無論多趕忙，他都要等想出來再說。

他在看流水中的魚兒，快樂地遨游。

他在清水中略映出自己的倒影。

垂柳幾株，柳梢恰與水面相連。

柳五一抬眼，他的衣袂被風吹摺。

他想起了，在蕭家劍廬的大廳上，彷彿有一少年，與帮主面貌酷似。

——這小子是誰？

柳隨風腦裏飛快地思索了一下近日武林中初崛起的少年高手名單。

——東海林公子。刀劍不分，好色。愛穿白衣。

——天山劍派後起的婁小葉。用柳葉劍。好鬥。喜一切鬥爭、殺戮、騙詐、狙擊。

——蜀中唐宋、唐絕、唐朋。唐家暗器高手。唐朋善交遊，就是潛入權力帮的漢四海。唐絕出手最絕，幾乎唐門絕門暗器他都會發，唐宋資料不詳。

——南海鄧玉平、浣花蕭易人。

柳隨風搖了搖頭，微風吹起了他頭上的方巾。

當然不是蕭易人，敗軍之將，何足言勇？更不是鄧玉平，他就跟鄧玉平一道來的，此人武功狠辣唯尚不足畏。柳五想。

他的腦子就像一個資料的藏室，隨要隨有，柳五一直很驕傲他的記憶力。

更不是唐家的人，也不是僅止於好殺的婁小葉，至於林公子，也在塲中，並不足懼。

柳隨風一個一個的想下去，猛想到一人，心中一亮：

——那是浣花蕭家！

——攻打浣花劍派，一直是權力帮的一個幌子，藉此擄刦岳太夫人，要挾岳飛將軍，奪得「天下英雄令」，尤其是藉此除去來援的少林、武當實力，把二派掌門人，引出江湖，才狙擊除去，又伏殺十大門派高手，武林精英，才是眞正的目的。

——否則區區一個浣花，何必打如此之久？

——可是這一個幌子，却引出了一個本來毫無名氣，但在惡劣爭鬬中反而名聲大盛，一直令權力帮頭痛，而且白白斷送了帮中不少好手性命的年輕人。

——蕭秋水！

「是他？」柳隨風心中想。

秋風又吹起了柳絲，水波盪漾。

一個藉藉無名的少年，在巨大無匹的壓力之下，突然變得力挽狂瀾。有信心、够殺力、易服衆。柳隨風歎了口氣，心忖，難怪自己一殺了太禪，又見天正伏誅，便得意地飄然而出，而心頭一直不安了。

——此子不除，日後將與自己必可抗衡。

他當時假扮守闕，坐鎭廳上，大敵只有一人，那是太禪。

可是他却感到兩股殺氣，兩道壓力，兩種聲勢！

——原來蕭秋水在。

他決定回頭。

他覺得如果今天不解決這意願，那年輕人一定很快的便與他碰上。

他知道莫艷霞等武功再好，也未必能殺得了蕭秋水。

——這道理就幾乎與他殺得了太禪，太禪却殺不了他一樣而易見，可是天下間只有他和李帮主等幾個人瞭解。

他正想返過頭回去時，楊柳飄起，他看見了一個人。

這個人影嬝娜，如白衣觀音，但雙頰巳泛起了紅霞。

果然不出他所料，莫艷霞制不住那名未見經傳的青年人。

他暗暗歎了一聲。

× × ×

莫艷霞到了他面前，幾乎仆倒，他扶住，柔聲道：「你受傷了。」

莫艷霞受寵若驚，顫聲道：「蕭……秋水……」

柳五輕聲道：「我知道。」

莫艷霞一怔，柳隨風淡淡笑道：「還有五位朋友，跟妳一起來了。」

莫艷霞失驚，忙斂制住急喘的呼息。

柳五長身笑道：「五位既然來了，何不現身？」

× × ×

五位？

還有三位是誰？

——躲在樹上的孟相逢和鄧玉平都不禁一呆。

他們追出來，原本是想追蹤柳隨風的巢穴。再設法邀衆圍殺之，像當年黑白兩道高手圍捕燕狂徒一般。

後來見白鳳凰負傷出奔，也想先捕而殺之。

但他們却見到坐在水柳邊，悠然出神的柳隨風。

他們還未動手——對方已先發現了他們，只是——只是柳五說的是「五位」，他們只來了兩人啊！

就在鄧玉平和孟相逢發怔的時候，有人巳替他們解決了這個答案。

只見樹林中走出五個人來！

這五個人，其中都是僧人，黃衣，法冠，顯然在佛門之中，份位極高的僧侶。

另外兩人，孟相逢和鄧玉平一見，幾乎叫出聲來。

這兩人一男一女。

男的中壯之年，清癯瘦削，三綹黑鬚，十分儒雅洒脫；女的清秀俏逸。

這兩人却不是誰，正是蕭秋水之姊蕭雪魚，以及與孟相逢並稱「刀劍二絕」的

「東刀西劍」中的「東刀」：「天涯分手，相見寶刀」孔別離！

那三個僧人，都已老年，當中那位，童顏鶴髮，容態十分慈藹，他旁邊的兩人，雙目一直沒有睜開來，或許因皺紋太多，就算已經張開來了，也看不出來。

鄧玉平不知道他們是誰。

他出道還早，雖殺人比一百個老江湖加起來還多，但他十年練劍，本臥居在南海，閱歷並不多。

他殺的人，當然是大奸大壞的人！

當他殺人的時候，心不會怕，手不會抖！

有一次他右手用劍去殺人，左手拿筷子還挾了塊豆腐，人死在他右方，豆腐也完整地送進他口裏。

那是塊水豆腐。

一個像他這樣，又狠又準又快又辣的劍客，手不够辣，是絕對充不來的。

可是他突然間手抖。

不止手抖動，連眼皮子也抖動着。

這種情形非常特別，鄧玉平知道他這樣子時通常只有兩種情形：

對手實在太厲害。——柳隨風是武林中近年來，被公認爲最難應付、最莫測高深的一個高手。

另一種情形是，殺氣太重。鄧玉平殺人無算，血腥氣已不算什麼，但更可能的是比殺氣更强更可怕的東西。

那是什麼？

鄧玉平看着那兩個不開眼的老僧人，眼皮子突突地跳動更烈。

——就是這兩人！

——可是他們身上乾淨也垂老的不沾一絲煞氣或殺氣，究竟是什麼東西令他不安？

× × ×

鄧玉平不知道這三人是誰，孟相逢却知道。

孟相逢闖蕩江湖，在桂林主持浣花，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大風大浪，他知道這三人。

孔別離來了，是强手，他當然喜出望外，否則他也不知道什麼和這淡淡青衣、但一出手就暗殺了太禪其人的柳隨風拚。

但孔別離之來，遠不及這三個僧人前來。

北少林主持天正大師以身殉難，監寺僧人龍虎大師也死了，木蝶、木蟬相繼背叛，嵩山少林，只剩下抱殘大師、木葉大師二人，守成已不易，對付權力帮，更力有未逮了。

武當太禪眞人遭暗殺，守闕上人也仙逝，眞正的高手，足以與權力帮抗衡的，只剩下俗家宗師卓非凡一人，還有兩個行踪飄忽不定的鐵騎、銀瓶二位道人，更無法拑制權力帮。

十六大門派，十二派已元氣大傷，只剩四派，以及唐門、丐帮等，先勢盡失。福建少林，幾乎毀於權力帮之手，但得各派及時救援，才免於難，更重要的是，南少林所餘下有三個權力帮十分頭疼的頂尖人物：——

——南少林主持和尚大師，他是天正大師和少林長門嫡系師弟。和尚大師本身精通「易筋經」和「伏魔杖法」，除天正外，乃是佛門第一高手！

——福建少林兩大長老護監：天目僧人、地眼大師，這二人是少林現存精英「無相刦指」與「參合指」的兩大高手。

權力帮攻殺武夷少林用兵神奇，而且連趙師容都親出，之所以不能即刻奪得，就是因爲有這三大高僧在。

而現在從林子裏走出來的三個僧人，正是天目、地眼及和尚大師！

天高雲藍，竹翠柳青。

風尚好！

× × ×

柳隨風拇指托住下巴，食指橫在上唇間，其餘三隻手指微翹，陽光中，他的手指白雪般，剔透得秀氣。

柳五在笑，但笑容已有些發苦。

所以他用手指捂住笑容。

通常要掩飾些什麼時，他都這樣。

他知道孔別離是武林中一個很難對付的人物，但更難對付的是那兩名不開眼的和尚。

更可怕的是那滿臉和祥的和尚大師。

而且他更聽到在兩百步以外，柳蔭與竹林交接處，那兒雖然沒有一點聲响發出來，可是他却知道還有兩個人在那裏。

更且是兩個極厲害的角色。

這兩個人沒有發出絲毫的聲息，但是柳隨風却聽到樹葉的聲音，近蔭黯處的一叢，風來的時候，沒有動，也沒有响。

那只有一個推論：有極厲害的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壓住了樹葉。

柳五不但笑容有些發苦，而且快要笑不出！

所以他就越發摸着下巴和唇。

× × ×

蕭雪魚看着眼前這個人，眞有些怔住了。

她和孔別離間關萬里，請動了這三位少林派高手下山來，在蕭家劍廬與武林同道會合，却不料在此地截住了權力帮中頭號人物。

「袖裏日月」柳隨風。

要不是孔別離孔叔叔親口說出了，「那人就是柳五」，她還眞不敢相信，這年少倜儻，悠遊自在，到而今居然還臉帶微笑的年青人，就是江湖上、武林中，黑白二道聞名喪胆的：

柳五公子！

她眞佩服他，現在還能笑得出來。

× × ×

她眞懷疑在天下間，有沒有人能抵得上這三個和尚合擊，再加上關東第一刀客孔別離之助！

莫艷霞心中忐忑，她已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她知道這少林三僧的實力，而今她唯一能戰的，也許還可以制住孔別離與蕭雪魚，但是柳五——柳五公子是不是少林三僧的對手？

她側過頭去，只見柳隨風在笑。

楊柳在飛。

雲在飄。

水流。

× × ×

柳五恨不得化作流水，長長流去。

但是人生裏有些戰役，是迫不得已的，也是不可逃避的。

——一逃，縱逃出生天，但也沒了信心，缺了勇氣，少了名譽。

這種事，他梅縣人柳隨風是絕對不幹的。

柳五摸摸鼻子，掠了掠垂下來的髮絲，笑道：「三位大師，別來無恙？」

兩名僧人倏然睜目，雙目竟發出一種凌厲至極、令人悚然生寒的光芒，電殛一般射向柳五，却不答話。

和尚大師笑吟吟地一聲「阿彌陀佛」，道：「柳施主，武夷山一會，老衲未有敢忘，公子神采，却令生靈塗炭，誠爲可憾。」

柳五笑道：「記得上次大師勸晚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知今天又有什麼教誨？」

天目僧人雙目一展，怒道：「不放屠刀，現在成鬼！」

柳五摸着唇笑哂：「出家人也動怒的麼？」

地眼大師叱道：「佛家也有一怒動天的獅子吼！」

柳五風雙眉一揚，臉色一寒道：「你吼吧！莫要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叫啞了喉，却連葬身之地也沒有。」

和尚大師搖搖頭：「三年前，貴帮火焚敝寺，老衲等就已經無天可容，無地可處了。」

柳五想了想，道：「大師。」

和尚大師道：「請便。」

柳五道：「寺毀了，可以再建；廟燒了，可以再造，權力帮可以爲大師建一百座廟，一千座寺。」

和尚大師道：「其實廟宇隨身，施主等雖焚我少林，只不過毀去了有相之少林，並滅不了無相之寺。施主就算跟我建造千百座廟，那也是色相之少林，而非眞相之少林。」

柳五笑道：「大師的話，晚輩略測一二，大師要的是少林的少林，而非權力帮的少林。」

和尚大師哂道：「其實少林要不要，也都無妨。只要天下間的廟宇，皆不因權力帮而毀，各帮各派，安居樂業，不因權力帮而亡，老衲於願足矣。」

柳五道：「大師說得有理。但近百年來的武林，公理何存？金兵入侵，奸淫擄殺，無惡不作，無所不爲。武林中自掃門前雪，那個人出來主持正義，爲大好之國土，爭回一口華夏子裔的氣？再看王朝這邊，貪官汚吏，小人當道，苟安妄全，民不聊生，比盜賊還兇，比惡霸還狠。官逼民反，橫屍遍地，文人不求聞達，有爲者也上難動天聽，一個不好還遭抄家滅族之罪……

「而當今武林，却自管不暇，勾結官宦，自保不迭，那有一點武人力挽狂瀾、一馬當先的本色？」

和尚大師低眉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柳施主得盡此心，難能可貴，乃天之幸。」

柳五道：「晚輩這等識見，實不値大師一哂。但天下間等事，除非遁身方內，或隱名世外，否則像我們這等凡夫俗子，不是光唸幾句『觀世音菩薩打救』就可以了事的。」

和尚大師含笑道：「施主所寓之言，老衲明白。」

柳五謙然一笑，道：「大師是高人，晚輩這般說，只是班門弄斧而已，還要大師指教。少林、武當一向是武林人眼中的圭臬，這兩大宗派只要有一天置身事外，其他門派，莫不跟從，那武林還是一盤散沙，互相毆鬥，彼此利用，那我們比起皓首窮經的學士們，及百戰沙場的將士們都不如的窩囊廢了。」

和尚大師嘆道：「施主年少睿智，實令老衲心歎不如，又心志激昂，胸懷家國存亡之念，誠爲可感。不過，現今的問題，不是武林該不該由李帮主、柳公子統一的問題，而是該不該統一的問題……」

柳五一笑道：「大師請指教。」

和尚大師緩緩道：「是不是武林統一了，問題就解決了呢？則不盡然。金國入侵，亦無非想統一中原，但其中的統一過程，生靈塗炭，萬民同悲，是何等可怕！宋國得天下後，亦不是統一了全國，但依然苛稅强收、草菅人命，結果出現了今天內憂外患的局面。貴帮高手如雲、氣魄過人，文武俱全，先聲奪人……但在要天下各門各派認同你們的過程，已犧牲掉的帮中同僚，想必不少，但所殺害的抗逆同道，更無可計……統一了以後呢？實不相瞞，貴帮李沉舟，是當今武林中崛起得最快，最露鋒芒，一旦崛起，又座落得最穩實、又收斂的青年俊傑，但是，貴帮門下，急用人才，故良莠不齊，像杜絕、莫非寃等人，以前多替朝廷，殘害忠良，又如戚常戚，余哭余、蛇王等人，常替金狗當漢奸，出賣漢魂的險詐小人，貴帮一旦得天下，難保不會小人當道，那時豈不是盡負初衷？……武林中的事，百年前既是如此，必有所因，必有其據，施主等一定要變易，要推翻，那有沒有考慮過所付出的代價，所付出的犧牲，値不得値？破壞盡了，剩下來的，有誰來建設？各門各派統一了，各門各派的武功，有誰來推展？各家各系合一了，試問人人所見者同，天下還有什麼新意，還有什麼精益求精的地方？……施主三思。」

柳五額上隱然有汗。沉默了片刻，忽然一笑，朗然道：「不過我們所幸的有李帮主。李帮主白手成名，也沒聽說誰敎過他，錯失的事，他都會一一自我反省、領悟，最終糾正。現下武林最重要的是團結，團結才是力量，有力量，才可以平外患、安內亂，我們權力帮要做到的，就是這些，不惜犧牲，也要這樣作。」

和尚大師合十道：「不是這樣作不應該，而是這樣作最終會本末倒置。武林本就够亂了，權力帮一出，各家各派聞風色變，投順或倒戈，亂作一團，反而連殘存的力量都給抵消了，你們推翻了一切、摧毀了一切，得到了尊上的地位，又有何用？靠暴力所得之天下，來得快，也失得快呀。你們爲何不採取說服與聯合的方式，以使天下問寃魂，不因此而增多……」

柳五冷笑道：「光談怎麼行。我們曾與無數帮派談過，沒有實力，只談理想，他們都相應不理，不瞅不睬。這五年來打下了三十來個派系，便有了五十餘個組織投靠過來了，這不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効

的方法嗎？」

和尙大師嘆道：「阿彌陀佛，可惜方法不是一切。施主有沒算過，權力帮爲了收服五十多個帮派所殺的無辜之人，可以爲國家盡多少力，抗拒多少個金人的侵入？要是人人這般互相殘殺，那裏是聯合？反而不戰自敗，天下要大亂了……」

柳五額上有一顆豆大的汗珠，滴落肩梢。

柳隨風一手揮去，眉毛因濕而特別黑亮起來。

柳五笑道：「大師宅心仁厚，佛道高深，晚輩聆聽教誨，受益匪淺。晚生回去定將大師所言，轉告帮主，供他考慮、裁奪。」

孔別離怒道：「你別想走！」

柳隨風一揚眉，道：「孔大俠要留我麼？」

孔別離道：「放虎容易，擒虎難。」

和尙大師又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柳五哂然笑道：「敢情是大師也要留我了。」

和尙大師道：「也許留下施主，可以減少些殺孽，還可以在李帮主面前，好些說話。」

柳五笑道：「大師不信我返去將會力勸帮主麼？」

和尙大師一呆，不禁猶疑起來。

却聽竹林邊、柳樹前一聲大喝，道：「別聽這人鬼話！」

另一人如飛雲般飄下，淡淡地道：「他剛使人殺了少林天正、龍虎，又親手暗算了太禪、守闕，已罪無可逭。」

孔別離一見此人，喜叫：「是你！」

被困火海

那人濃眉輕蹙，臉含微憂，當然是孟相逢。

這下子，「東刀西劍」：「恨不相逢，別離艮劍」孟相逢與「天涯分手，相見寶刀」孔別離兩人可碰在一起了。

他們兩人，曾在山西長城，合抗過金、遼、女眞、契丹的攻襲，出生入死，大小兩百餘戰，現在又湊在一起，心裏眞有說不盡的歡悅。但是孟相逢的話，却教和尙大師等五人，驚心動魄。

嵩山少林是少林主奉，亦是根源，天正大師一身內外家修爲，是和尙大師遠所莫及，而且也是權力帮在武林正道上頭號勁敵，而今天正大師居然被殺，連武當派出名難惹的太禪上人，也以身殉難，一下子兩大天柱既倒，令平素祥和的和尙大師也目定口呆，一時不知如何處置是好。

柳隨風一見孟相逢和鄧玉平出面，知決無善了，當下心意已決。只聽孔別離顫聲道：「天正大師他……」

孟相逢肯定地點了點頭。

天目神僧睚眦欲裂，怒問道：「太禪眞人也……」

鄧玉平一句就說了：「也死了。」

地眼大師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嘶吼，十指如鐵，人如矢箭，漫空裂帛連爆之聲，連人挾着尖嘯撲去。

就在地眼大師發動之前一瞬間，柳五已經發動了。

他一動，孔別離就出手。

他出手一刀。刀不用，用刀鞘。

刀是鞘，刀鞘才是刀。

刀快，但人更快。

人是柳隨風。風吹柳動，劃過水面，柳隨風比風吹柳，柳梢動的刹那，柳條動，像水面的瞬間，還要快。

他已避過了刀鞘。

他已扣住了蕭雪魚的脈門。

× × ×

這次連和尙大師都變了臉色。他做夢都沒有想到，居然會給一個年輕人，在自己面前制住了自己的人，而自己猶未來得及出手。

和尙大師攔住了要全力出手的天目神僧，道：「要得天下的人，豈可如此卑賤行事？」

柳隨風笑道：「要做大事的，本就該不擇手段。」

和尙大師怒道：「小事不擇手段，何以成大事？」

柳隨風說：「這與大事無關。我不殺她，只要大師不出手。只要大師出手，是大師殺她，不擇手段的是大師，不是我殺她，不擇手段的不是我。」

地眼大師狂吼一聲，全身突然暴脹，雙目如電，如狂風暴雨，就要出手。

柳隨風笑吟吟，連眼都沒有眨，避也不避。

地眼大師打到一半，和尙大師忽地一閃身，攔在地眼身前，地眼大師頓時打不下去，硬生生一收，功力移到地下，居然沒至齊膝，深陷地面。

和尙大師叱道：「打不得。」

柳王笑道：「對，蕭女史在此，打不得。」

孟相逢森然道：「柳五，你如此要挾，以後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柳五道：「你們人多，我隻手單拳，江湖人知道，譏的是你們，不是我。」

孔別離冷然道：「放下蕭姑娘，一切好說話。」

柳五冷笑道：「你還沒有資格被我要挾。」

和尙大師長身道：「施主要什麼？」

柳五笑了。

× × ×

蕭秋水笑了。

不管如何，他們終於重聚了。

他、和唐方，以及這班「神州結義」的兄弟們，終於團聚了。

他覺得好開心，不禁說：「要是兩廣十虎都來了，該多好！」

× × ×

要是兩廣十虎都在，該多好。

「是呀。」邱南顧緬念地道：「那是李黑，又矮又黑，鼻子扁扁，偏偏一雙眼珠子，咕溜溜的黑白分明，嘿嘿，不知可愛，還是可恨。」

「對啊。」鐵星月也懷念地道，「還有胡福，肥頭大耳，一副腦滿腸肥，烹熟狗頭般模樣，下巴佔了臉之一半，眼睛小得像針孔，哈咦唏……怪物！怪物！」他吱哩嚕咕地評頭品足，却絲毫沒想到自己眼睛像豆莢般長，血盆大口，實在比金刀胡福難看得多了。

就在這時，驀然間，大廳外、門口、窗戶、牆壁、四面、八方、各處，都一齊着了火。

火海熊熊。

左丘超然失聲道：「糟糕，他們用火攻！」

齊公子道：「他們有『火王』在！」

林公子三次衝出去，都被大火逼了回來，他跟「火王」交過手，心裏不服，怒道：「火王又怎樣？」

齊公子白了他一眼，漫聲道：「也沒怎樣，但你就是衝不出。」

林公子試衝了幾次，最多只衝出聽雨樓，但樓外火勢更熾，四面都是火海，梁斗道：「火王靜待了如此之久，必部署好了才來放火，這次衝出，恐怕不易。」

林公子身上幾處，被火灼傷，白衣也燒焦了幾處，他有潔癖，心中懊惱，忿然道：「快，快滅掉它。」

齊公子甚是看不慣，慍然道：「那你快掘口井呀。」

梁斗知兩人不和，忙岔開道：「快想辦法，別鬧。」

這時火勢越來越猛，佘殺等道：「這裏四面已被火勢封死，不一刻就要燒進來了。」

唐肥嚷道：「我好熱呀！」

梁斗沉吟道：「我們縱衝得出去，權力帮的人也必在外面等着，一旦亡命衝出，也會着了他們的道兒，大家一定不要亂，也不能鬧。」

衆人見他雖因幾次試探奪路，以致被灼傷幾處，但精神奕奕，臉帶微笑，指揮若定，心裏也是很佩服，這些人莫不是闖蕩過江湖的英雄好漢，一旦鎭定下來，把所有易燃之物遠遠投入火海之中，騰出一片空地來，火勢一時未能捲及，稍爲延至的都被凌厲的掌風撞走或逼了回去。

但烟幕迷漫。

火勢越來越大。

火光冲天。

× × ×

火光冲天。

蕭家劍廬起火了。

柳隨風的眸子，似火一般地發射着亮光。

「你要什麼？」

和尙大師還在問。

他慈藹的額紋溝裏，已隱然有細小的汗珠。

莫艷霞在想：那火光冲天裏的蕭家劍廬，在發生着些什麼？

蕭雪魚適才只覺眼前一花，人影一閃，自己已被這公子逮着，心裏慌着也亂着，不知要拿自己怎樣？

天目神僧和地眼大師也在想，這小子究竟要挾什麼？自己同意還是不同意？如何出手救蕭女史？

孟相逢和孔別離也在想：天正死了，太禪歿了，十二大門派盡耗，今番挺而走險，也不能縱虎歸山。但如何才攔得住，這樣一個，輕描淡寫的，眉飛入鬢的，從容不迫的年輕人？

柳隨風在想些什麼？

只是「卡察」一聲，大肚和尙剛剛才落到一株樹上，他輕功不行，他才來到，卻不知塲中諸人，除武功較弱的蕭雪魚之外，人人都知道：

又來了一個人。

——只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 × ×

來的是什麼人？

鄧玉平轉頭望過去，却見過火光冲天中的蕭家聽雨樓的飛簷，依然瑩光閃閃。

× × ×

瑩光閃閃。

蕭秋水忽然飛射縱去，躍向飛簷。

鐵星月不明所以，直着嗓子叫道：「喂，別去，屋簷早上過了，殺出路，下去也同樣是火哇！」

邱南顧也叫道：「沒用的，別的屋頂都燒起來了，跳不過去的！」

唐肥冷笑道：「也許他以爲上屋頂，可以涼快涼快去……哼，烟往上冒，燻得他可眞够瞧哩。」她一直覺得蕭秋水沒什麼，奇怪的是諸人竟如此服他。

唐方說了一句：「他上去必有用意。」唐肥素敬服唐方，這才不敢再說下去。

蕭秋水的身子急若疾箭，宛若流星，掠上屋瓦飛簷，這時烟硝蔽日，却見蕭秋水往飛簷與斜裏一抹，手中多了一面晶光閃閃的長形令形牌，「篤」地持牌落了下來，衣角已被灼焦了幾處。

衆人趨近一看，只見令牌晶光瑩瑩，竟不知是銀是鋼，上刻有幾個在字：「天下英雄令」，後書「不得有違」四個字，也不見如何異殊。鐵星月搔首奇道：「如此小小一面令牌，如何號令天下英雄？」

梁斗道：「此令原本是天下英雄交予岳大將軍的信物，幾經波折，今落于秋水兄弟之手，要好好保存方是。」

齊公子則奇道：「你事先已知『天下英雄令』藏於簷處？」

蕭秋水道：「不是。」

齊公子倒是大奇，問：「那你又如何一出手就翻了它出來？權力帮爲了得到它，不惜勞師動衆，竟搜不出，却仍落到我們手上，眞是造化！」

蕭秋水道：「剛才烟硝漫天，我來時就注意到高簷上有一處特別閃光，離家前這飛簷却不見此，故有疑心，剛才映着旭陽一照，特別亮燦，而今經下面烈火一映，又閃亮不已，故上去看看，果然……」

說着愀然不樂。

梁斗等人心忖，蕭秋水惻然必定是因爲父母一家，未知生死下落，但一面「天下英雄令」，尙且帶不出劍廬，其危急情況可想而知，所以念及便傷情不已。

衆人一時也不知如何勸慰，但火勢已越來越大，大廳四處，轉眼已波及燃至。

× × ×

柳五望着火光燭天，道：「我只有一個要求。」

和尙大師心想：多半不過是要求放他一條生路，但總想把蕭女史放下再說，當下心意已決道：「你要走，是可以的，但是……」

柳隨風微笑搖首，和尙大師心裏鶻突，心忖：放你走，你還居然不要走，還想幹什麼……？

只聽天目神僧大喝一聲道：「你想作什麼？」

柳隨風的眼光，也似水波一般溫柔，一般遠颺。「江湖子弟江湖老。江湖人年少的時侯，總是想，跟當世的一些大人物較量，縱比輸了也好，總要把金刀往寶劍上碰出星花，才知道是不是好刀……」

說着忽然一頓，雙目深深地正視和尚大師，道：「白道上，武林宗師中，以北少林天正、南少林大師、武當太禪、丐帮裘無意爲典範，晚生只求大師賜教，一償夙願。」

衆人俱是一怔，此時此景，柳隨風居然不是要逃，而是要求與南少林主持和尚大師一戰。柳隨風笑了一笑，又道：「只不過晚生再狂妄，也知非少林精銳聯手之敵，在下只要求放手與大師一戰，單打獨鬥，若僥倖一勝，則旁人不能干涉在下去留。在下亦放了蕭姑娘，如此可好？」

衆人大是嘩然，和尚大師名滿江湖，挫敵無數，可說是未逢敵手，柳五如此說，顯然是有求勝之心，實在胆大包天，要知柳五並非李沉舟，李沉舟一身怪異武功，奇招絕學，武林中無人不懼，柳五只不過是李沉舟一名最重要的部屬而已，尚且如此斗胆，衆人有氣。

和尚大師一笑道：「其實柳公子又何必相脅？公子只要勝得了老衲一雙手掌，老衲亦無顏相留，柳公子請去便是。」

柳五笑，他齒白如貝，眼光溫柔若春水，忽然閃電般連點蕭雪魚身上三處穴道，一扳一推，已推至莫艷霞身上，莫艷霞反手拿住，心裏感激，暗忖：「柳公子要突圍，必不成問題，把蕭家女子推給我，是希望我藉此以自保，眞是苦心。」

柳隨風斂袖向和尚大師一拱道：「感謝大師不吝賜教。」隨而淵停嶽峙，又錯開幾步，走到下首，完全是以後輩事前輩之禮數，和尚大師微微一笑唸了聲「阿彌陀佛」道：「施主不必多禮，請進招。」

柳五恭謹地道：「大師請賜招。」

和尚大師心想再如此客套下去也無益，蕭家火光大作，必有事故，自己還是先料理這小子，趕去爲妙，當下大聲說了三聲：「請，請，請。」

突然大喝一聲：「請！」

前面三個「請」字，第一個說得柳五一怔，第二個使得柳五一呆，第三個撞得柳五一震，到了第四個請字，所有蟄伏的元氣盡出，如排山倒海，狂飇吞滅，湧捲而至，正是和尚大師一出手就想以「易筋經」中的氣功使出佛門「獅子吼」，以震倒柳隨風。第四個「請」字一出，一株垂柳，無風而「啪」地折斷，錦江無端激起水花一丈，柳五的青衫一閃，好似已被大喝聲震了出去，倏然不見。

就在這剎那，和尚大師只覺頭上衣衫一閃，一樣東西，「嗖」地經過。

和尚大師頭一偏，一掌往上托去。

就在這剎那間，和尚大師只覺頭上一輕，用手一摸，才知道頭頂法冠，已被柳五抓去。柳五一擊不中，五指易鈎，抓住法冠，倏覺一道疾風襲來，急翻身掠出，但衣袂已被切去一截。

衣袂乃輕絮之物，半空中又無處作力，和尚大師竟以肉掌切去一截衣角，其功力已至爐火純青的境界，柳五心頭大震。

和尚大師更是心頭輕敵之意盡去，正色道：「公子好武功。」

柳五恭敬地道：「難望大師背項。」

兩人交手一招，錯身間幾同歸於盡，不敢再大意，兩人凝視，一藹然淡笑，一洒想微笑，却遲遲不莽然發招。

柳隨風忽然一轉身，背冲向和尚大師。和尚大師倒是一呆，各門各派，可沒這般打法，何況這突兀詭奇的打法，對付一般人還可以，但遇到和尚大師這般高手，何能如此大意。

就在此時，柳隨風倏然一反，又正面向和尚大師。然後又是一反，遂而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反反正正，正正反反，不知轉了多少次，在短短不到十尺之距離中，如此旋轉着但極快疾地掀近！

和尚大師內外家修爲極高深，但也未遇過這種打法，一剎那間，他以「易筋經」中七種絕學，一齊發了出去，但所有功力、掌力、拳力、指力、腿力、脚力、勁力打到旋轉中的柳五，全給反彈了回來。

柳五掀近！

就在這時，淡青色的身影化作刀光。刀從何來。這刀的倏地出現，就如柳五刺殺太禪時一樣。

——只是和尚大師有備，太禪則無。

——太禪中刀死，和尚大師呢？

（未完）

鷹爪門太極

麥海雲

近代的太極名手，首推楊露禪，他晚年在國內各處倦遊歸來，留在北京，因爲清廷裏面有許多皇公大臣仰慕他的威名，聘他教授太極拳，那時他的兒子楊班侯，僅有十八歲，充任助教，因爲登門求教的人都是官宦之家，加上了楊露禪父子的武功卓絕，久而久之，兩人的名氣愈來愈响，當時能够跟楊班侯父子齊名的僅有一人，他就是御林軍總教練劉士俊。

劉士俊係當時翻子門的眞傳，即是鷹爪派的掌門人，不單是搏鬥之際上下翻飛，有如老鷹，不可捉摸，他的蠍子功更加神妙，不管使用七十二把擒拿手當中的任何一種，一經抓住，對方難以擺脫，他曾經在北京城外跟一個武林高手打賭，他能够站在地上，僅有雙手握住一條旗杆，好像揸筆寫大字，他的身體並不貼着旗杆，貼了就當作輸掉，他能够用離身握管的一招，從地面升到三十六尺高的旗杆頂，又再遂步降落，贏了一百兩銀，打賭的人看看那枝旗杆，只見旗杆上面有許多個指印，可見他確是憑着超卓的鐵指抓住旗杆節口上升的，當時有些人想向他挑戰，此事發生之後全部嚇窒，不敢冒險找他比武。

至於劉士俊本人，除了鷹爪門的絕招，還是岳飛六十四路的岳家拳唯一繼承人，六十四路拳，就算以極快速的時間打出，仍要打了一小時之久，可見他的功夫已經登峯造極，一般硬拳硬馬的教頭，休想跟他一決雌雄。

當時有許多皇公大臣跟楊露禪學習太極推手，略有成就，知道太極拳必然有獨特之處，否則，楊露禪不會名震天下，可惜他們本人習技未精，自覺難以跟壯夫較量高下，有把握取勝，故此逐漸懷疑楊露禪僅有名氣，眞的交手，便會打輸。另外一些人曾經在劉士俊門下學習鷹爪拳，那些皇公大臣無意中談及武功，各有各的看法，有人說楊露禪跟硬派的拳師較量，一定打贏，另外一些王爺則說，劉士俊天下無敵，楊露禪碰頭就輸，久而久之，王爺各執己見，似乎很難判定高下。

當時有一個親王喚做榮祿，有一天召見劉士俊，說：「楊露禪一向對太極拳十分自負，認爲苦練太極推手，天下無敵，就算對方的功夫認眞强硬，也無法把他擊倒，在言談之間，他曾經透露過，很想得你指教一番，你的意思怎樣呢？」

劉士俊傲然說：「禀告王爺，鄙職是御林軍總教練，不惜接受任何人挑戰，如果楊露禪想一決雌雄，鄙職必然從命。」

榮祿親王聽了，心上一喜，於是找個機會設宴，在宴會上以閒談性質對楊露禪說：「劉士俊是當今硬拳硬馬第一名高手，他教授門人之際，曾經說過你的功夫只重外表，並非實用，用來健身養顏，那是很妙的，如果用來跟高手過招，那就有些吃虧，你覺得他是否說得過份呢？」

楊露禪聽了，臉露微笑，說：「照這樣看，劉士俊似乎想比武決勝負，不過，王爺召他到來當臉玩玩，證實硬拳硬馬跟內家拳，究竟那一方面比較優勝，這是不錯的，反之，兩人展開生死決鬥，那就不必多此一舉。」

榮祿親王聽了，欣然點頭，跟着在宴會散後，分別派人到各處張揚此事，揚言兩位武術名家答應比武，就快在東門的城外搭一個牌樓，下邊就是廣場，牌樓所搭的木台極爲堅實，到時兩人在台上比武，可以容納千多人圍觀，這件事情勢在必行，借此證實內家拳究竟有無實用之處。

榮祿親王說得出，做得到，除了散佈流言使喜歡練武之人爭先恐後，依時到廣場圍觀，盡量舖張，令到當日的場面十分盛大，衆目睽睽，那時劉楊兩人就不會故意打和，亦即可以分得出兩派拳脚高下。

比武的一天是上元佳節，本來那個廣場有許多人擺賣雜物，遊人甚衆，到時王爺早已派人驅散小販以及其他閒雜人等，建了一座牌樓，木台也是十分堅實的，高約十尺，站在較遠之處的觀衆，佔地略高，仍可看得清清楚楚，那個廣場本來僅容一千四百人，平時作爲一般閒人散步買物之用，那天聞風而至的觀衆超過三千，因此把木台圍得水洩不通，至於皇公大臣，坐在高台之旁的座位，共有五層，單是那些人已經佔了兩百多個座位，有如看戲一般，可見場面認眞盛大。

他們都是公證人，至於榮祿王爺，不消說，自然是坐在當中了，劉士俊還沒有登台，首先由台下逐級走上去的兩人就是楊露禪父子，觀衆歡聲雷動，當時楊班侯十分謹愼的隨侍在側，因爲劉士俊還未到場，班侯乘機低聲對父親說：「孩兒今年十八歲，苦學太極拳已經有十多年，從來沒有遇過對手，很想借着今天跟劉士俊周旋，萬一打輸，然後由父親出馬，仍未爲遲，如果僥倖獲勝，那就更加顯得太極拳的威風，這樣安排，是否可行？」

楊露禪向他打量幾眼，點了點頭，立刻吩咐隨行的門人將這番話轉告榮祿親王，榮祿親王認爲此事可行，不久之後，劉士俊登台，榮祿親王就派人單獨召見，徵求他的意思。

劉士俊技高人胆壯，說：「我既然有胆跟楊露禪搏鬥，打一個抑或打兩個，同是一般，理該答應。」

因此之故，比武開始之前，便由親王派人向觀衆宣佈，先由楊班侯跟劉士俊交手，如果班侯打輸，然後由楊露禪出馬。

觀衆渴望多看幾場比武，歡聲雷動，於是確定了比武的程序。當時劉士俊站在台上，虎背熊腰，身型粗壯，班侯則眉清目秀，有如書生一般，兩人相較，以體型觀察，班侯並非敵手，因此台下觀衆多數暗中賭班侯打輸。殊不料交手之後，班侯連續發掌出擊，給劉士俊以擒拿手抓住，他的身形一抖，立刻擺脫了對方的威脅，同時劉士俊亦給對方的震動之力倒退幾步，如是劉士俊三次施展擒拿手，都是給班侯擺脫的，雖然沒有露出疲態，但却有些不安，楊露禪看了，乘機離座，分開兩人，拱手爲禮，劉士俊說：「我們的功力相同，心裏有數，請兄台留手，不必繼續搏鬥。」

他說的這番話，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認輸，但在觀衆的眼中看去，打輸的却是劉士俊，在這種情況之下，劉士俊聽了，心裏暗想，單是跟他的兒子楊班侯較量高下，已經無力取勝，就算勉强跟楊班侯再打個平手，還要過楊露禪這一關，若鬥下去，未必有利，而且楊露禪這樣說，無疑向自己求和，得個面子，樂得罷手，便即拱手相讓，說了幾句客套話，跟着離台。劉士俊離開之後，楊班侯臉有傲色，大搖大擺的走到父親的身邊，楊露禪向他瞪了一眼，說：「你以爲自己打贏他了嗎？你看看自己的手腕。」

楊班侯聽了這句話，突然覺得兩手的手腕發生劇痛，俯頭看看，竟然雙手的腕部各有五個指印露出來，大吃一驚，那時劉士俊已經走了，當然不會再鬥。皇公大臣在場，雖然看不出楊班侯的手腕有紅印出現，亦難判定輸贏，只說兩人打和而已。因此之故，太極門跟鷹爪比武，變成和局。假如楊露禪跟劉士俊展開生死鬥，楊露禪略佔上風，反之，楊班侯跟劉士俊繼續苦鬥，那就劉士俊佔上風了，楊班侯僅有十八歲，年紀尚輕，沒有在大場面作過生死間的龍虎鬥，缺少經驗，楊露禪看在眼裏，心知肚明，趁着兩人打了幾個回合，無意中分開，即時趨前講和，確是明智之舉，倘非如此，班侯萬一敗陣，他就要挺身而出，可能到時劉士俊給他打傷，亦有可能兩人都受傷，犯不着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之下，反映出楊露禪確是很有經驗，處世待人，絕非一般教頭所能及，無怪他在皇公大臣那邊教授拳脚，他們俱是說他不但武功精湛，處人之道，更爲老練。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謎中謎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陳秀蓮等人駕着女神號遊艇，計誘亞洲號遊艇上的殺手追擊，由於女神號設有特別的裝置，可在有礁石區域航行，不慮觸礁沉沒，所以陳秀蓮駕着神女號航經亂礁區而逃，亞洲號的殺手還不知中計，也尾隨女神號的航道直追而去。當女神號安全通過亂礁區，亞洲號正航行進入該區時，立即觸礁，連人帶船，爲海水淹沒。不久，突見兩個人浮上水面，於是陳秀蓮便把他們救上遊艇，原來這兩人一叫大虎克，是聞名國際的特級殺手，另一叫寇文，則是蘭寧的秘書。寇文與陳秀蓮談條件，便把這兩人安頓在一小島，然後回航香港……

死無對證

但是蘭寧爵士居然也是宣佈了在亞洲號的上面，有他的秘書寇文的名單，只是對寇文何以會在亞洲號遊艇上的事，却推而不知。

他說自己正在忙着開會，寇文自己去活動，只告訴同行的人，他跟幾個朋友登上了亞洲號遊艇。

殺人者俱樂部有五個殺手名單都在受難者的名單中，但是這是個很秘密的組織，每一個殺手都有身份掩護，多半是正式的商人，除了魯薏絲之外，誰都不知道他們是一批冷血的殺手。

而且這五個人也都在寇文經營的那家保險公司內投了鉅額的人壽保險。

寇文的岳父藍亭南爵士是保險公司的總裁，親自由倫敦飛來處理賠償事宜，雖然沒有找到任何一具屍體，但是他們却毅然宣佈，比照死亡加倍給付。

遇難者的家屬也來了，藍亭南總裁親自簽付了一張立即付現的支票。

這個消息又成了頭條大新聞，藍亭南

機毀人亡

爵士的皇家保險公司備受輿論的讚美，大家一致稱頌他們在道義上的負責與慷慨，使得皇家保險公司大大的出了一次風頭。

當然，保險公司的代表也來拜會過陳秀蓮，要求了解亞洲號失事的經過。

陳秀蓮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絕口不提亞洲號追踪攻擊女神號的事，只說在礁石區發現有船觸礁，女神號正要過去援救的時候，亞洲號巳經爆炸了。

爲了怕受到爆炸的波及，她不敢立即靠近，而亞洲號沉沒很快，在幾分鐘內，就完全沉入水底。

整個事件渲染了五六天，皇家保險公司却因此承接了將近有兩千萬左右美金的保險業務，而且還不斷地有人要求參予投保，比他們賠出的兩百萬美金，足足多賺了十倍，陳秀蓮倒是不能不佩服他們的生意眼精通，懂得把握時機，作最有利的宣傳。

一般的保險公司在延攬客戶的時候，說盡了好話，可是在賠償時，却是儘量地

拖延。

像這種事件，即使他們無法推托賠償的責任，但至少也得拖到兩年的法定期限，從沒有像皇家保險公司如此痛快的。

無怪乎一些有錢的人，希望能投保該公司了，尤其是一些航空公司以及貨運輪船公司，更是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有些公司在委託了皇家公司承保了旅遊險後，更以此作爲廣告招徠的。

陳秀蓮相信在那個小島上的寇文一定聽到了這個消息了，可是足足等了一個星期，依然沒有接到寇文提供的任何消息。倒是有點奇怪了。

這天她在東方偵探社裏，召集了全體人員，商討這一件事，問她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蘇菲說道：「我說過這個傢伙很不可靠。」

陳秀蓮道：「我相信他不敢搗鬼的，尤其是藍亭南自己前來，作了賠償，等於巳經宣布了他的死亡，這當然是蘭寧的授意，利用保險公司，對殺人者俱樂部的會員作了撫恤的補償，也相信他巳經遇難死亡了，他巳沒有威脅，但是他要想公開出現，回到家人的身邊，就必要等蘭寧爵士垮台，他應該比我們更急切才對。」

「也許他另外又在打什麼鬼主意。」

陳秀蓮道：「我知道他不是個安份的人，很可能他還想繼承蘭寧的部份事業，因爲他是蘭寧最親信的人，有些事情只有他一個人經手，只有蘭寧早點垮台，才不會轉移到別人手中去，也就是因爲如此，我才相信他會很賣力地合作的。」

葉長青道：「我也打電報問過那隣島的電報局，他們的回答說亞李夫婦倆都沒去過！」

陳秀蓮道：「事情有點不對勁，我們要去看看。」

葉長青道：「好！我們坐船去太慢，我安排用我父親的直昇機前去，那是我們去渡假時，遇有緊急事件，來不及連絡，就用直昇機去直接向我爸爸請示，飛過去只要一個小時就夠了！」

陳秀蓮點點頭道：「不過事情要保持機密，最好是我們自己駕駛前去。」

葉長青笑道：「我知道，我有合格的飛行執照，由我駕駛送妳們去！」

大家立刻就展開了行動，還是由她們原班四個人出發，在報社的私用停機坪上登機，一逕向外海飛去，只用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她們巳經降落在島上了。

直昇機降落在別墅前的草坪上，大家下來，一直奔向別墅，卻看不見一個人。

葉長青連叫了幾聲道：「奇怪了，怎麼連亞李夫婦也不在呢？」

陳秀蓮打開了冰箱，發現裏面巳經空了，兩箱酒也喝掉了一箱，皺眉道：「從食物的消耗量看來，他們並沒有離開呀！會不會是到海邊釣魚去了？」

「就算是釣魚，也應該看見我們的直昇機呀！」

她們找遍了幾間臥室，發現有兩間很凌亂，尤其是其中的一間，還有着很多烟蒂與撕掉的廢紙！證明寇文的確是在這兒工作，寫資料的。

別墅的旁邊有一具抽水馬達，是用柴油動力的，以便由島中的一個大型貯水池中把淡水抽上來，注入屋頂平台上的貯水池，她們找到了貯水池，只聽見馬達還在響着。

葉長青推開了停放柴油機的小屋的門，不禁發出了一聲驚呼，而且立刻掩上了鼻子。

大家趕了過來，也都瞪了眼。

小屋中橫着三具屍體，最裏面的一具是寇文，外面橫着的則是亞李夫婦。

兩具屍體是被人用小刀割斷了喉管死的。

陳秀蓮捏着鼻子，進去作了一番檢查，出來道：「寇文是很早就死了，屍體巳經開始腐爛，亞李夫婦則是今天早上才被殺死的，根據地上血跡的乾度看，不會超過六個小時。」

葉長青問道：「是誰行的兇呢？」

魯薏絲慘然道：「當然是大虎克，寇文的屍體上沒有傷，只有頸子斷了，那是用重手法以掌緣砍在後頸上造成的，只是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殺人呢？」

陳秀蓮嘆了口氣：「這是我的疏忽，我不該把大虎克也放在和他們一起的，這倒變成了我是間接害死他們的兇手了。」

「大虎克爲什麼要殺人呢？」

「當然是爲了阻止寇文向我們洩密！我實在太疏忽了，這傢伙很可能是被派在寇文身邊監視他的人！」

「妳是說……大虎克是蘭寧爵士的死黨？」

「蘭寧既然是殺人者俱樂部的主腦，大虎克是他的死黨也並不爲奇！」

「就算如此吧，他爲什麼又要殺死亞李夫婦呢？」

「亞李夫婦知道他行兇殺了人，他自然要滅口！」

「那……爲什麼要留到今天早上才行兇呢？」

「他要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離開，妳不是說過，島上沒有別的交通工具，只有乘坐漁船去那隣島，而且一定要亞李去交涉嗎？」

「是啊！他殺死了亞李，更沒法子離開了！」

「這個我沒有法子作預測，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會有辦法的，現在我們到那些漁民那兒去問一問……」

她們來到了島的另一端，那兒是十幾戶漁民，一共有三條漁船，這個島的全部產權都是葉家所有的，只是那些漁民巳經世代居住在島上，葉家向香港政府申請下產權之後，不忍心趕走他們，再者這兒沒有別的用處，也需要有人住着照顧，所以只劃定一半，作爲別墅的建築區，另一半就讓這些漁民們免費居住了。

葉長青去的時候，三條漁船都還沒有回來，島上只有兩三個小孩子跟一個老頭子。

看見了葉長青，老頭子連忙站起來：「葉小姐，我巳看見妳們的飛機降落，又來渡假了？」

葉長青道：「不！我是有事來的，龍水伯，這兩天島上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哇，對了！前幾天有兩個外國人在島上，亞李說他們是葉老太爺的朋友

，叫我們不要到別墅去，其實我們平常也從來不去別墅的！」

「以後就沒有見過他們嗎？」

「沒有！連亞李跟李媽也很少出來。對了，昨天晚上亞李陪着那個很高的外國人來托我兒子到隣島上去寄封信和買點東西！」

「信呢？」

「我兒子一早就開船去了，大概要等晚上再回來！」

「沒有人搭船出去吧？」

「沒有！有什麼事嗎？」

「奇怪，那個傢伙上那兒去了呢？」

「葉小姐，妳說的是誰啊？」

「大虎克，就是你說的那個高大的外國人！」

「不是還在別墅裏嗎？」

「早就不在了，那是個殺人的兇手，殺死了亞李跟李嫂，也殺了另一個外國人，然後逃跑了。」

「什麼……」

老頭子跳了起來，幾乎難以相信，葉長青道：「龍水伯，你實確知道沒有人來到這裏！」

「沒有！三條船是一起離開的，船上幾個人我都認識，再說我們早就得到葉老太爺的囑咐，不准帶人到島上來！」

「另外兩條船也沒有帶人出去？」

「沒有，我們都是小漁船，連個小孩子都藏不住，更不要說是那高大的一個洋鬼子了。」

「那大虎克可能還留在島上，我們找找看。」

陳秀蓮却輕嘆道：「不必找了，那個傢伙巳經走了！」

「走了？怎麼可能呢，他總不能游泳離開吧！這裏到最近的隣島也要有大半天的水程呢。」

老頭子也道：「是啊，沒有船是離不了的！」

陳秀蓮道：「他不必乘着船走，但是可以搭着船走！」

「這是怎麼說呢？」

「比如說他悄悄躲在船底下，用手攀着船，一直帶到隣島，這樣總沒問題吧，在隣島，他再雇用一條機船，就可以到達香港了，我相信大虎克一定是用這個法子離開這海島的！」

的確，假如用這個法子到隣島是不容易被人發覺的，而且島上的人再也不會想到有人用這個方法離開，也不會去注意船底了。

「他既然在葉家的土地上，葉家的客人如果要搭乘他們的船離去，由亞李說一聲就行了，何必要悄悄攀附在船底呢？」

陳秀蓮道：「大虎克是個很有名的殺手，他的腦筋自然不會太笨，昨天押着亞李來，就是有陰謀的，他只要求寄一封信，買點東西，亞李雖然在威脅下，想必不會太防備他，對了，老伯伯，你知道信是寄給誰的嗎？」

「我看過信封，好像是寄給葉小姐，亞李還說這是很重要的，叫我們今天一早，一定要送到隣島，然後再托人送到香港去……」

陳秀蓮道：「不錯！他不知道對亞李說了些什麼，大概總有一套理由，哄得亞李相信了他，帮他瞞了殺死了寇文的事，然後再等我們來解決，就因爲如此，亞李才沒有聲張，而且也相信他跑不了……」

魯薏絲忽然道：「大虎克不會寫中國字，老伯伯，你看得懂英文嗎？」

老頭子道：「我連中國字都不認得幾個，更不會看洋文了！」

「那麼你怎麼知道信是寫給葉小姐的呢？」

老頭子道：「島上只有李嫂會寫字，那信封上是李嫂寫的，而且的確是寫給葉小姐，這五個字我還看得懂！」

陳秀蓮道：「這就對了，他叫李嫂寫封信給青青，信中的內容他根本不管，隨便李嫂怎麼說都行，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第二天早上把信送到隣島，他可以附在船底下離去，今天一早，他殺死了亞李夫婦，躲在船底下走了！」

葉長青忽然担心地道：「他會不會在半路上爬上了船，殺害阿龍他們！」

老頭子却搖頭道：「這個倒不必担心，我家阿龍兄弟三個人都是在海上泡大的，那個洋鬼子雖然個子大，還不見得會怕了他，三個人對一個，怎麼也不會吃虧的，倒是這位小姐說得對，他要是躲在船底下，只把個頭冒出水面上，隱在看不見的地方，就不容易發現他了。……」

陳秀蓮看看錶，道：「船到隣島要多久？」

老頭子道：「我們都不用鐘的，船是早上出日頭的時候開的，今天又趕上順風，現在一定早就到了……」

陳秀蓮道：「不過他可能到了那兒，還要另外找船離開，也許一下子沒有這麼順當，我們乘了直升機趕去，或許還能追上。」

魯薏絲躁急地道：「那就快點行動吧，這個狗娘養的，我要是找到了他，不把他撕成一片片的餵王八才怪！」

老頭子奇怪地望着這個金髮的洋妞兒，實在想不透她是何方神聖，會說得一口的中國話，却又那麼粗野。

然而他巳經沒有時間去追索這個問題，四個女郎巳經飛快地跑向了廣場。

陳秀蓮還回頭叫道：「老伯伯，假如我們一時不能很快回來，你等你兒子回來後，招呼大家一聲，不要到別墅那邊去，那兒有三條人命，我們要通知警方人員前來處理呢！」

直升機很快地發動升空，向着隣島飛去，當遠遠地巳經看見了島影的時候，也看見了一條帆船，正對準她們的方向，葉長青道：「那就是阿龍的船！……」

陳秀蓮道：「他們巳經回頭了，這時找到他們也來不及問了，還是先到島上去吧！」

葉長青道：「不！他們對隣島的情形熟，人頭也熟，因爲他們打的魚，都賣到那個地方，要打聽什麼事，還是要他們去方便，我們降下去……」

陳秀蓮道：「那就下去，我到他們的船上，妳把阿龍叫到直升機上，帶着他先到島上去展開調查。」

「爲什麼要分開呢？他們既然巳經回頭，就應該到島上去追索！」

「不！我想到船上去研判一下，他是否搭附在船下離去的，但是要爭取時間，我們分頭進行較好，妳帶着阿龍，把情形告訴他，立刻展開追索，應該做些什麼，妳巳經知道了，只是最重要的一點，別先對警方宣布這樁命案。」

「那怎麼行！這是三條人命！」

「問題是妳怎麼對警方解釋寇文跟大虎克的事呢，目前我們必須先要把自己脫開，否則蘭寧很可能動用勢力，把我們給套了進去。」

「那怕什麼，殺人的又不是我們。」

陳秀蓮嘆道：「證據呢，那兩個人是巳經宣佈死亡了的，而突然屍體在妳家的別墅中發現，妳該怎麼解釋？」

葉長青道：「那怕什麼，我們給他照實說出來！」

「沒用的，一切要講證據，只有抓到大虎克，我們才有人證，否則他們還可以反咬一口，說我們謀殺了寇文呢！」

那架直升機好在是有水上降落裝置，她一面伸手向漁船上的人招呼，一面在海上降落，然後慢慢地向漁船靠去，等到船靠近了直昇機，龍家三個兄弟都在船頭上張望着，三個都是體格結實、皮膚黝黑的精壯小伙子，看見了葉長青，驚奇與歡欣參半。

葉長青第一個爬出了直昇機，跳上了漁船，一個高個兒青年巳經搶着道：「葉小姐，妳來得可眞不巧，我有一封信要給你的，才到島上去，沒有便人過去，只好交給郵電局，等明天的班船給妳送去，信是李嫂寫的，她說很緊急，必須儘快交給妳，可是又限定必須要交到妳手上親拆，不然我就要人拍成電報打給妳了，那封信還在郵電所裏放着。」

葉長青點頭道：「沒關係，我這就去拿。阿龍，島上今天沒有船出海到香港仔去？」

「沒有，今天香港賽馬，他們都集中在收音機前賭外圍，個個都懶得出海，所以一條船都不肯去，否則我早就把信帶出去了。不過這樣也好，妳就可以自己駕機去取信了，李嫂也不知道有什麼急事。」

葉長青沉聲嘆道：「李嫂跟亞李都死了……」

「什麼！」那三個小伙子都叫了起來，亞龍更是萬分驚詫地道：「他們公婆倆昨天還好好的，怎麼會死的呢？」

葉長青悲哀地道：「是被謀殺的，兇手就是那個光頭的大個子洋佬，我們是緝兇來的。」

「那個光頭佬？那他一定還在島上，我們快去把他抓起來，活活地吊死他。」

亞龍憤然地說着，葉長青搖搖頭：「不在島上了，我們搜得很仔細。那個光頭不但殺死了亞李夫婦，也殺死了另外一個外國人，我們根據一切的情況判斷，知道兇手巳經離開了島上。」

「不可能，一共就是那幾條船。」

「的確是走了，而且最大的可能就是搭你們這條船。」

「葉小姐，妳別說笑話，我們一向守着老爺定的規矩，不隨便搭載生人到島上，更不會載人離開。」

「我沒有說你們違規，他叫你們送信只是一個藉口，實際就是要搭你們的船離開，當然不會讓你們知道，他是偷偷地搭載的。」

「葉小姐，妳看我們這條船才多大，上面不可能搭乘了一個人而不被我們發現的。」

「他不是上船，而是附在你們船底下，等船到了埠，他再悄悄地上岸，換乘別的船離開。」

「這……這個我們倒沒有想到。」

陳秀蓮道：「青青，妳趕快帶了他先到島上去，展開搜索，我們在船下作一番檢查後，隨後就來。」

葉長青招呼了亞龍上了直昇機，帶了魯薏絲先飛走了，臨走還吩咐道：「亞虎、亞鰍，這位陳小姐是我的大姐，你們要聽她的話，隨後再趕來。」

兩弟兄忙答應了，亞虎道：「陳小姐我們知道，前一陣子在收音機裏報告新聞時聽過她的名字，說她是一位女英雄。」

葉長青道：「她的本事很大，你們弟兄兩個加起來也打不過她，所以你們一定要聽她的話。」

直昇機飛走了，亞虎跟亞鰍兄弟兩人對陳秀蓮十分恭敬，請示她如何行動。

陳秀蓮道：「我先要下水檢查一下，看看大虎克是否躲在船底下偷渡，一共是四小時的水程，我想他不可能一直用手抓住什麼地方而泡在水裏拖着走的，一定要找個能固定他的地方，下去一檢查就能證實了。」

亞虎道：「我們這條船是平底的機帆，底下也沒有可以存身的地方，只有一個裝海鮮的水窟，是通向水底的，不過用鐵絲網封住了窟底，他除非是割破了紗網藏身在裏面。」

說着把陳秀蓮帶到船尾的地方，那是一個正方形的木井，底是通的，上面用木蓋蓋好。

那個木井有一公尺見方，此刻正當午後，光綫很强，船的吃水不深，在上面就可以看見井底的透明海水。

亞虎的判斷很正確，井底的鐵絲網完全破壞了，一個人可以整個地鑽在裏面，冒出大半個身子。

亞虎憤然地道：「這個狗賊的確該死，我在船離島不久，就聽見這裏面有一點聲音，當時沒想到會有人躲進去，所以沒打開看一下。」

陳秀蓮問道：「平時這裏面都是空的麼？」

「不，我們在捕魚時，捉到了龍蝦、螃蟹，或是石斑等活海鮮，就養在裏面。這些東西運到餐館或是海鮮船上的價錢很高，昨天我們在這裏面還有兩隻龍蝦，五條石斑，那個光頭佬到船上來看了一下，似乎很滿意，拿了一張大紅牛，把牠們統統買去了，我們好高興，還以爲這個光頭佬是個洋盤，出手很大方……」

陳秀蓮點點頭道：「他是個很有心計的人，恐怕早就計劃到要利用這個地方藏身離開，他恐怕你們會在半路上打開蓋子來撈海鮮，所以一面要你們送那封急信，避免你們中途停留，一面把這個木井也出空了，你們就不會開蓋了。」

亞虎憤然道：「陳小姐，妳放心好了

，他就是逃到了那個島上，也是沒有用的，今天島上的船都不開，島上的人頭我們很熟，一問就可以找到他。」

陳秀蓮道：「那個島我沒有詳細遊過，情形不太清楚，你能否告訴我一下大致的情形。」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了，以前，這個島也是漁島，根本沒人來，後來因爲有一個小港可以釣魚，還有沙灘可以游水，慢慢地才有人開發出來，作爲觀光地帶。」

「香港有這個遊樂的地方我怎麼不知道？」

亞虎道：「這個地方從香港坐船過來，還要兩個小時，所以一般遊客是不會來的，而且港灣跟沙灘都是私人經營的，好像是一個俱樂部跟一家觀光大飯店合營的，遊客也是他們用快艇或是水上小飛機送來的。」

陳秀蓮道：「我記起來了，那是一家叫什麼海上仙宮的觀光飯店，跟一個潛水者俱樂部合資經營的，他們還以活捕海鮮作爲號召，在報上大登廣告！」

「大概是吧，我們不常去香港，也不大看報紙，只聽李嫂說過有這麼一回事，那邊的別墅我們也住不起，而且他們的海鮮是騙人的，一個小叉口，水又不深，那裏會有多少海鮮，他們在外面用網圍了起來，所有的海鮮都是我們捉了賣給他們放在裏面，再讓那些遊客們潛水下去，用魚槍叉起來……」

陳秀蓮道：「該死的青青，怎麼不告訴我島上有這些地方呢？」

亞虎道：「葉小姐恐怕也不知道，這都是在最近一兩年才新設的，她最近很少來這邊，來了也都是在自己的島上住個一兩天，根本就沒到那邊島上去。」

陳秀蓮沉思片刻才道：「亞虎，島上的外國人多嗎？」

「島的北一半全是漁民們的住家，半個外國人也見不到，只有偶爾一些好奇的遊客來逛逛。南端是俱樂部的遊樂區，漁民們不過去，遊客倒是中國人跟外國人都有，大致以中國人居多。」

「那個殺人兇手如果躲進了南端，就不好找到他了。」

「這個不見得，俱樂部雇用的工作人員，一部份是島上的，而且島上有間警所，進出的遊客都要在那兒登記的，這是什麼外島管制條例……」

「好，那我們趕快到島上去吧。」

亞虎兄弟兩人立刻掉轉船頭，向海島駛去，這是一條機帆船，雖有機器動力，但是一半還要靠風力，速度並不快，偏偏又趕上了逆風，布帆無從借力，加足了馬力，走起來仍像蝸牛一般。

陳秀蓮頓足道：「我若是早問清楚，就跟青青一起乘直昇機趕去了，現在去只怕又晚了一步。」

蘇菲在旁道：「二姊在亞龍口中問知了情形後，也會到南端去展開偵查的。」

「我就是怕她們去打草驚蛇，大虎克是個很狡猾的職業槍手，我恐怕她們會吃虧。」

蘇菲笑道：「這點大姊倒不必担心，還有魯薏絲在一起，她是黑社會出身，大虎克未必鬥得過她們。」

「我還是不放心，而且我好像有點預感，總覺得有點不對勁。」

走了約莫二十分鐘，蘇菲用手指着天空道：「大姐，妳看，這不是二姐的直昇機飛回來了嗎？大概她有所發現，趕來接妳了。」

陳秀蓮抬頭望去，果然是葉長青那架直昇機一直飛了過來，蘇菲跟亞虎到船頭上去搖手招呼。

陳秀蓮也瞭望了片刻，直昇機越飛越近，忽然叫道：「快！找地方掩蔽，對方來意不善。」

「怎麼會呢，難道二姐還會攻擊我們麼？」

「上面不是青青，是大虎克！」

聽陳秀蓮這麼一說，蘇菲才趕緊伏倒在船舷旁邊，同時，也把亞虎推落到艙底去。

他們才掩蔽好，直昇機已飛抵了他們的頭頂，同時艙口伸出了一枝長管步槍，砰砰聲響，對漁船開始射擊！

幸好人都已躲在掩蔽的地方，沒有受到傷害，陳秀蓮只有一枝手槍，這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掩體中伸手出去，向直昇機展開了反擊。

不過她這枝手槍是袖珍型的勃朗寧，射程很短，在一二十公尺內還有殺傷力，直昇機在五十公尺的高空，居高臨下，她的手槍毫無作用。

反倒是上面的步槍在她身邊，爆起了一蓬的木屑，子彈打不中她，濺起的木屑卻刺膚生疼。

亞虎兄弟倆都已嚇呆了，陳秀蓮滾進了艙裏道：「亞虎，船上有竹篙沒有？」

「有，陳小姐，妳要做什麼？連手槍都打不到，竹篙更沒有用了。」

「你別管，拿根竹篙，帶根細繩子，一把刀子給我。」

亞虎不敢多問，倒是很快地把這些東西拿來了，陳秀蓮把手槍交給了蘇菲道：「妳拿好，不要隨便發槍，控制着別讓直昇機太迫近過來，子彈不多，不能隨便浪費。」

蘇菲拿了槍，小心地瞄準着，直昇機攻擊了一陣，試圖着把距離迫近。已經可以看見機上除了光頭的大虎克外，還有一名年輕的男子。穿着T恤跟運動衫，駕駛着直昇機，大虎克則拿着一枝步槍，意圖對船上的人作進一步的攻擊。

蘇菲扣動扳機，射擊了兩槍，一槍擊碎了機門的玻璃，另一槍好像擊中那個機師的肩膀，他的運動恤上立刻冒出一朵紅花，而且直昇機也擺動了一陣，不過立刻又恢復了平穩。

陳秀蓮笑笑道：「射得好，蘇菲。」

直昇機又飛高到四五十尺的高度，使她們的手槍失效，但是大虎克的彈藥好似很充足，不斷地向下射擊。

那條漁船已經彈痕斑斑了，陳秀蓮一聲不響，埋頭工作。用刀子把竹篙劈開，選了較直的一截，用繩子扣上，製成了一把竹弓，又開始製作竹箭。

蘇菲道：「大姐，妳想拿這個去對付直昇機，恐怕連機身都射不穿，怎麼會有用呢？」

一顆子彈穿過，亞鰍大叫道：「不好，油箱打破了，還好沒起火。」

但是油箱的電油已經流了出來，陳秀蓮道：「別緊張，快熄火關掉引擎。」

亞虎帮忙把火門關熄，漁船失了動力，在海上飄流着，直昇機還是在上空不斷地射擊着。

陳秀蓮已經削好了三四枝箭，道：「拿點棉紗，沾上電油，綁在箭頭上，點上了火交給我，快，小心，別燒着了流出的電油。」

亞虎比較沉穩，倒是很快地依言做好了一枝，好在他是抽烟的，身邊有打火機。點好了一枝火箭，立刻交給陳秀蓮，她拿過了箭，搭在弓弦上，用力拉開，瞄準直昇機射出去。

只可惜力量不够，因爲那把弓太强了，還差着四五尺，火箭就掉落海中。

陳秀蓮換了個姿勢，用兩隻脚蹬住了竹弓的兩端，雙手拉弦，再搭上第二枝火箭，把弦拉得滿滿的。

等直昇機出現在一個很好的位置時，她控制住方向把箭射了出去。

火箭有如一條火龍似的穿空而上，一下子釘上了機腹下的滑水板上。

箭頭上的電油立刻燃燒起來，因爲風助火勢，燒得很快，那個機師倒也很機警，立刻把直昇機遠遠地拉開，先飛到遠遠的海面上降下，利用海水把火澆滅了，但是再也不敢過來攻擊了。繞了兩個圈子，就向香港的方向飛去。

船上幾個人這才吁了一口氣。

亞虎翹起個大拇指道：「陳小姐，妳眞了不起，聽新聞廣播說妳跟壞人打鬥時，如何英勇機智，我還不相信，以爲是他們瞎吹亂捧的，今天總算眞正看見了，只用一柄粗製的竹弓，兩根竹箭，就把直昇機給打退了，機上還有一枝長槍，妳簡直就是一位女天神。」

對他的頌辭，陳秀蓮只付之淡淡一笑，嘆口氣道：「亞虎，葉小姐的直昇機被兇手們奪去了，她們跟你哥哥恐怕是出了事，我們快去看看。」

兄弟兩人立刻動手再發動引擎，但是油箱中的油已經漏光了，引擎只動了一下，就又停止了。

蘇菲皺眉道：「那可怎麼辦？」

陳秀蓮道：「揚起風帆前進。」

亞虎道：「可是現在是逆風，根本沒有用。」

「逆風一樣可駛船的，我來操縱。」

兩兄弟把風帆升了起來，陳秀蓮把風帆調整到側面受風，然後又把船頭略偏，果然船又向着島上緩緩地前進了，亞虎不禁佩服地道：「陳小姐，我駕了十幾年的船，竟不知道在逆風時也可以行船。」

陳秀蓮笑道：「這是力學的原理，當然也需要技巧，所以奧林匹克世運會才把帆船也列爲比賽項目，如果一定要順風才能行船，那就是船隻性能的比賽，不能算是運動了，現在你們照我的方法來控制船隻，我來修理引擎。」

亞虎道：「引擎沒有壞，而且我們也有兩桶剛買的電油，只是油箱漏了，如果要發火的話，會很危險的。」

蘇菲道：「把漏洞用棉紗塞進來不行嗎？」

亞虎搖搖頭：「不行的！小姐，油還是會從棉紗上滲出來，如果碰到了火花，整條船都會燒掉的，除非是把油箱的漏孔焊補起來，可是船上又沒有工具。」

陳秀蓮笑道：「你去提一桶油來，我有辦法的。」

亞鰍去提了一桶電油來，亞虎道：「陳小姐，操縱帆跟舵的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學會的，還是妳辛苦一下吧；如何修理油箱，妳說好了，我來動手，也可以學點見識。」

陳秀蓮想想道：「帆船的操縱確是不容易一下子學會，蘇菲，妳在天堂島上很久了，應該沒問題。」

蘇菲道：「可以將就，只是沒有大姐這麼高明。」

「妳就操作一下吧，叫阿鰍去帮妳的忙，順便教教他，這也是爭取一點的時間而已，很快我就可把引擎恢復使用的。」

蘇菲帶了阿鰍在上面操作帆片，使漁船保持着前進，陳秀蓮則叫亞虎提着電油，來到後面的機器房，指點亞虎把油管的螺絲鬆開，把連通油箱的管子移過來，插進了油箱裏，然後吩咐發動引擎。

亞虎懷疑道：「就這麼簡單？」

陳秀蓮笑道：「你發動好了。」

亞虎拉動了引火的鋼絲繩，才拉到第二下，引擎已噗噗地響了起來，隨即船速也加快了，引擎的操作很正常。

亞虎睜大了眼睛道：「原來這樣子也能行動的，我還以爲一定要經過油箱才能使油通進引擎呢。」

「油箱並沒有特殊的裝置，也是利用內部眞空，使電油吸進氣缸，跟這油桶裏過油沒有兩樣，這祇是一點普通常識。」

亞虎氣呼呼地道：「我可叫那個機匠小金給坑了，上次我的油箱漏了，他一定要把油箱拆下來，拿到香港來，補好了才送來！」

「這是正常的修理方法，我祇是一個臨時的急救辦法，不能作爲常用的，第一、是油箱桶裏的存油不多，第二、你必須在一邊看好扶好，避免倒下來，第三、這究竟有點危險，不能碰到一點火花，不像油箱那樣密閉安全。」

「這個我都知道，上次的修理費不過才十元錢，來回的運送費用，加上裝拆工錢，他敲了我四百元去，早知道這個辦法可行，我自己把船開了去，最多消耗五十元的電油，這麼叫他敲了三百多去。」

陳秀蓮笑道：「如果你每一次都自己來，那些修理的人不全要餓死了，你的錢花得不寃枉，那是知識的代價。」

「可是我花了錢並沒有學到知識。」

「我不是說你花錢就能學到知識，而是說他們學習修理所付出的代價，當然要從你們身上撈回來，別看我現在教你的一點小學問，我們的代價不下上萬塊呢，把一部機器拆開來，慢慢研究，最後裝不回去了，花錢叫人來裝，就這樣拆了裝，裝了拆，一部機器被我拆得報廢了，才摸到一點門道！」

亞虎欽佩地道：「陳小姐，像妳這麼又美麗、又有錢的闊小姐，居然肯下功夫來研究這些東西，實在叫人欽佩。」

陳秀蓮一笑道：「亞虎，美麗、富有，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活在世上，主要的是使自己有用，不白白的活了這一生，要使自己有用，就一定要知道很多知識，有些知識雖然學的時候並不能有用處，但是在必要的時候，却能解決大困難。」

「是的！妳有許多很轟動、很了不起的故事，那些都不是美麗跟有錢就能換來的。」

「亞虎，能說出這樣的話，可見你這個人很有頭腦。」

「那裏，我就從來沒進過學，未唸過書。」

「亞虎，說來你不信，我也沒進過學呢！」

「陳小姐，我是眞的不信，妳那麼大的學問。」

「我都是自己學來的，並不一定要在學堂裏才能得到學問，你認得多少字？看過多少書？」

「我！只是胡亂地認識幾個字，勉強能看看武俠小說。」

「那就很不錯了，武俠小說上也能學到很多知識的，我一開始學認字後，也是先看武俠小說，因爲那上面的故事很熱鬧，很有意思，以後我的行事也受了武俠小說的影響，我看到那些俠客們練好了武功，打不平，懲惡人，我也下苦勁練功夫，然後跟幾位同好姊妹，開設偵探社，不過我慢慢懂事了，就知道光靠武俠小說上的那點知識是不够的，必須還要增加許多新的知識。」

「我怎麼能跟小姐比呢？」

「別自暴自棄，我是人，我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

「陳小姐，我倒不是看不起自己，但是我知道要追上妳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妳的聰明，也沒有妳這麼好的機會，我只求能够及上妳的十分之一就够了！」

「亞虎！你的口氣倒是不小，多少大學教授，想及上大姐的十分之一都不够格呢。」

原來是蘇菲過來了，剛才接上了這句話，亞虎低下了頭，陳秀蓮道：「蘇菲，不能這麼說。」

蘇菲笑道：「這是眞話，我以我自己來說吧，我也算是一個碩士，有了學位，要我在大學裏開一門課程，當個教授，不會難倒我，可是我要跟大姐比起來，別說是十分之一，連二十分之一都不够，妳就像是一部活的百科全書，世上所有的學問，妳沒有一項不知道的。」

陳秀蓮笑笑道：「沒有的事，大學教授只是專長一門而已，那是別人所不及的，別的地方就比人家差，就以亞虎而言，說到捕魚的知識、下網的方法、附近魚類出沒的狀況，他就比任何人强。」

「那也能稱爲學問嗎？」

「這當然是學問，假如我們飄流在這海上，四無人跡，要想求生的話，你的這些知識、這些技術就能派上大用塲，我們誰也比不上，一個大學教授處於這種環境，就只有活活餓死了。」

這番話不但激動了亞虎的自尊，也掃除了他的自卑，使他挺起了胸膛。

蘇菲輕輕一嘆道：「大姐，我現在才發現妳的過人之處在那裏了，妳能找出一個人的價值！」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那是應該的，任何一個人，都有他存在的價值與優點，只在我們是否去尊重而已。」

「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是在抹殺別人的價值，或者是去掠奪別人的價值，這就是大姐偉大的地方，也是人所不及之處，這與學問無關，妳是先天就具有的。」

陳秀蓮剛要開口，忽然聽得亞鰍在外面喊道：「看啊，葉小姐她們來了。」

這一喊使大家都忘了談話，連忙擁到船頭上了，原來已經接近海島了，一條快船正疾駛而出。

船上站着葉長青跟魯薏絲，拚命地向這邊揚手呼喊。

亞龍在後面駕駛快艇，似乎很着急，把快艇駕得像飛似的，掠起一條白色的海浪。

兩條船很快地接近，葉長青第一個跳上了船，魯薏絲也跳了上船。

魯薏絲嘟着嘴，一派喪氣的模樣，陳秀蓮却情不自禁地擁抱了她們每個人一下，道：「謝天謝地，我直在爲妳們担心，妳們安然地來了，那就好了。」

魯薏絲道：「大姐，我們在島上找到了大虎克，只沒抓住他，反而叫他……」

陳秀蓮笑道：「叫他搶了妳們的直昇機跑了對不對？」

葉長青與魯薏絲都瞪大了眼睛道：「大姐怎麼知道的？」

陳秀蓮道：「我們在海上遇到了。」

魯薏絲搶着道：「說起來眞氣人，我沒想到他在島上會有同黨，我們上去一打聽，認爲他可能在南端潛水俱樂部裏的成份居多，就到那兒去問，一個管理員跑來問我們，把我們叫到一個房間裏，說是要請負責人來跟我們一談，帮助我們搜索，那知道這王八旦就是他的同黨，把我們反鎖在房子裏，他却帶了大虎克，駕了我們的直昇機跑了，最氣人的是把我帶來的來福槍也偷走了。」

陳秀蓮道：「幸虧妳帶的是一枝來福步槍，如果妳帶的是一枝衝鋒槍，那我們就慘了，妳看這船上的槍孔，就是那枝來福槍造成的。」

看到了漁艇上斑駁的槍痕，葉長青不禁笑了道：「這倒眞是萬幸，他要一槍一槍地發，否則一梭子彈下來，縱然不把你們的人打傷，也可以把油箱打得起火爆炸，那就慘了！」

蘇菲笑笑道：「我們已經够慘了。油箱也中了一彈，幸虧引擎已經熄了火，否則早就成了清燉紅燒香肉了！」

陳秀蓮笑道：「蘇菲！妳幽自己一默可以，可別把我算在內。」

魯薏絲也笑道：「這位英倫大學的美人雖然修過東方語文，能說得一口學術性的中國話，却不知道香肉是什麼呢！」

蘇菲果然不懂地問道：「我看到有些地方招貼着什麼正宗香肉，而且也去嚐了一碗，滋味很好，的確很香，那是什麼肉呢？」

魯薏絲一笑道：「說了妳別叫，那是狗肉！」

蘇菲不信道：「胡說，狗肉怎麼能吃

的？」

魯薏絲道：「怎麼不能吃，妳自己也吃過，不是很好吃嗎？」

蘇菲道：「這不是好吃與否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而……」

葉長青道：「牛對人的貢獻更大，你們還不是照樣吃牠的肉，剝牠的皮……」

陳秀蓮笑道：「青青！妳對她說這些，她恐怕無法了解的，因爲在她的印象裏，早已不用牛耕田了，牛就是養來取乳、食用與製革了，只有一些科學落後的農業地區，還在保持用獸力來代耕！」

她轉向蘇菲笑道：「香肉就是狗肉，中國人是最懂得吃的民族，法國人雖然好吃，只是講究新奇，像吃螞蟻等等，實際上並不眞的好吃，只有中國人，從不放過任何一種美味，所以法國人在中國開餐館的很少，而中國餐館在法國却賺足了他們的錢，近十年來，中國的餐館在全世界都風行開來，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蘇菲果然有點作嘔的感覺，拍拍胸口道：「這……太野蠻了！殺了狗！還公開地賣……」

陳秀蓮一笑道：「這個問題我不抬槓，是各人道德觀的不同，中國人對西方人那種成年的子女把年老的父母棄置不顧，同樣認爲是野蠻不人道，那似乎比吃狗肉更不合人情。」

蘇菲道：「這件事在西方國家中，絕對不容許存在，第一個保護動物協會就會大舉攻擊！」

陳秀蓮輕輕一嘆道：「可是西方人對最高等動物——人受到虐待却能無動於中，關於這些人道主義的看法，我不去批評，因爲他們畢竟是表現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只是意義太狹窄了一點，使人覺得近乎虛僞了一點。」

蘇菲忙道：「大姐這個說法我不同意，每當有一次較大的屠殺時，仍然有很多人出來打抱不平的，英國人上書給首相，美國人上書給總統，譴責暴行，要求他們主持正義，制裁暴徒，祇是這些人的力量太小了，只能够做道義上的呼顲而已，却無法對暴行者做進一步的制裁。」

葉長青忍不住道：「只是口頭上喊喊有什麼用？」

陳秀蓮一笑道：「青青！妳這句話太衝動了，口頭上喊喊，多少也代表了一點正義的聲音，那總比無言的沉默、目睹着這暴行的好，國際間道義是最不可靠的，只有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要想挺起腰、抬起頭，不能去靠別人，必須要靠自己來爭氣！中南半島的變化就是一個例子，國際間給越南的援助不能說不多與不够，但是最後大家逼得放棄了，憑良心說，那不能怪別人。」

葉長青道：「那要怪誰呢？」

「怪越南人自己不爭氣，美國人替他們打了那麼多年的仗，他們自己反而變成客人了，這樣的一個民族，怎麼扶得起來呢？」

葉長青閉口不言了，魯薏絲道：「我們不必去討論那些大題目，還是回到我們自己的問題上來，對於大虎克，我們是否要追下去？」

葉長青道：「自然要追下去，他殺死寇文我可以不管，可是亞李夫婦兩條命死得太寃枉了，我說什麼也不能放過他！」

陳秀蓮道：「是的！這件事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因爲麻煩是我引起來的，當時我就不該自作聰明，把他們送到那個地方去。」

葉長青道：「那怎麼能怪大姐呢。事前誰也沒想到大虎克會是他們潛伏的黨羽，連寇文都不知道，否則他也不會肯跟大虎克在一起了！」

陳秀蓮嘆道：「就是這一點才使我疏忽了，我一直不放心的是寇文，因爲他跟蘭寧的關係太接近了，以致於疏忽了大虎克。」

魯薏絲道：「我可是事先提過警告了，殺人者俱樂部的職業兇手沒一個是可信的，依我的意思，在海上時，就給他們補上兩槍！」

陳秀蓮道：「當時槍在妳的手中，我也曾經授權給妳，讓妳決定他們的生死的，妳爲什麼不開槍呢？」

魯薏絲吃吃地道：「我……只是無法在那個情形下殺人。」

陳秀蓮點頭道：「是的！妳不能，我們都不能，因爲我們不是職業兇手，這也正是我們跟他們所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不必自怨自艾了，就算我們負起了所有的責任，也無法使死者復生；而且大虎克只是行兇的兇手，却不是眞正的兇手。」

「行兇的兇手還不是眞正的兇手？」

「是的！職業兇手並不是元兇，他們只是爲錢而殺人。却沒有行兇的動機，我們固然不能放過直接行兇的兇手，但是更不能放過主使行兇的元兇。」

魯薏絲道：「那我們就對付蘭寧那個老混蛋去！」

陳秀蓮道：「怎麼對付呢？一切都要證據，寇文一死就沒有了一個指證他的證人。」

魯薏絲道：「但我們却知道他是主使人。」

陳秀蓮搖頭道：「我們知道是一回事，指證他又是一回事，僅靠我們口頭的指證是扳不倒他的。」

魯薏絲恨恨地道：「乾脆我們也給他一記冷槍。」

葉長青連忙道：「不行，妳別胡來，這不是解決的辦法。」

魯薏絲道：「那什麼是解決的方法呢？這老狐狸狡猾得很，我們絕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入他的罪的證據。」

大家又沒了主意，蘇菲道：「大虎克殺死寇文，顯然是爲了保護蘭寧，使他無從去指證蘭寧的罪行，但也可知大虎克的身份，比寇文更爲重要，我們只要找到大虎克就行了。」

魯薏絲道：「人都跑了，還上那兒找去？」

葉長青道：「跑不掉的，他一定會在香港着陸，我們可以動員一切的力量去找他，把他給挖出來。」

陳秀蓮搖搖頭道：「大虎克是已經被宣佈爲死亡失蹤的人，我們不能公開地去找他的！否則我們自己也脫不了關係，尤其是把大虎克跟寇文兩人藏起來，我們無

權這樣做，在法律上我們就站不住脚。」

蘇菲也道：「不錯，假如把事情公開出來，首先我們就要爲寇文之死負責，大虎克找不到，我們自己就先要陷進去。」

葉長青想了一下才道：「他偷了我們的一架直昇機，那是報館的產業，我們可以用這個理由申請警方尋找失機。」

陳秀蓮道：「這個辦法也行不通的，他們把直昇機飛到香港後，不會吞沒下去的，隨便找個空地一丟，最多只能找回失去的直昇機，對緝兇毫無用處。」

葉長青急了道：「這樣說，那我們只有認了？」

陳秀蓮一嘆道：「恐怕只有認了，不但如此，而且對亞李夫婦的死亡，我們也得設法隱瞞下來。」

阿龍道：「這倒沒問題，我們那個島上很少有人去，亞李夫婦也沒有別的親友了，只要我們不說出去，誰也不會知道那兒發生過命案。」

陳秀蓮道：「島上其他的人呢？」

阿龍道：「也沒問題，大家都是朋友，而且都是受到葉老太爺恩惠的人，我關照他們一聲就行了。」

「這樣子行嗎？」

阿龍道：「行！大家都知道亞李夫婦是被那個光頭鬼佬殺死的，不會怪到妳們頭上，而且我們島上的人也不懂得什麼法律，我們有自己的規矩，只要不放過殺人的兇手就行了。」

陳秀蓮說道：「這一點我可以保證，那怕追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把兇手找出來的。」

葉長青道：「那我們還得到島上去把屍體運走。」

阿龍道：「這倒是很重要的，島上的人很迷信，如果把屍體放在那兒，會引起大家不安的，連我們島上的人死了也都是運到海中舉行水葬的，大家都要維持島上的乾淨，不能埋葬任何一具屍體的。」

於是大家又上了漁船，把那條快艇拖在後面，向海島回駛。

在歸程中，陳秀蓮很沉默，一直在想心事，大家也沒有去打擾她。

好不容易在暮色中，他們來到海島，却意外地發現了朱麗跟馬佳琍以及劉嫂。

她們是乘坐女神號來到島上的，由於女神號的速度比那條漁船快了好幾倍，所以竟比陳秀蓮她們先到了海島。

朱麗看見她們一個個都無恙後，才連連地在胸前劃着十字道：「感謝上帝，妳們都很好，差點沒把我們急死了。」

馬佳琍道：「是啊，聽見了出事的消息後，我們都急得哭了起來，警方只說有兩具屍體，却都已經燒成了焦炭，又不知道是誰？」

陳秀蓮奇道：「出事的消息？是誰出了事？」

馬佳琍道：「還不是妳們……不，是妳們乘坐的直昇機，在濱海的地方失事爆炸，現場上有兩團燒焦了的枯骨，法醫判斷是人骨，而且根據爆炸的碎片，知道是妳們乘坐的直昇機，電話打到報館，葉老伯跟伯母也急死了，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有趕緊坐了船來看看，二姐，妳快用艇上的無綫電話跟報館連絡一下，好叫伯父伯母放心。」

葉長青怔了一怔道：「直昇機爆炸焚毀了？大姐，妳的火箭還眞厲害，居然把他們給解決了。」

陳秀蓮却凝重地問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爆炸是發生在兩點十五分……」

陳秀蓮皺眉道：「我們跟直昇機作戰是在一點鐘左右，直昇機飛到香港，只要半個小時，怎麼會在兩點多鐘才失事爆炸？這件事有問題！爆炸的地方在那裏？」

「在九龍大鵬灣內沙頭角。」

「奇怪，怎麼會在那裏呢？」

葉長青道：「那倒一點都不奇怪，那地方較爲偏僻，大虎克要想不讓人發現，悄悄地登陸，自然是那兒較爲理想。」

陳秀蓮道：「時間上仍然不對，我要好好地思索一下！」

她又開始靜思了，而且還拿了一幅港九的地圖，詳細地在上面畫許多小點。

葉長青這時也把經過的情形向朱麗她們說了。但是葉長青沒有立即打電話，因爲她不知道如何說詞，很可能警方也有人在她的父母身邊。

陳秀蓮畫了一陣才定下一點道：「這是直昇機爆炸的地方！」

朱麗趕來看了道：「我沒有去過現場，甚至於連妳們上那兒去了都沒敢說，得到消息後，立刻就來了，我怕這兒還有什麼不便告人的地方，更不敢把警方人員帶了來，不過根據警方在收音機裏的宣佈，大概不會錯！大姐，妳怎麼會知道一定是這兒呢？」

陳秀蓮道：「因爲祇有這兒，才能跟接應的人會合，大虎克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會把命送在那兒的……」

葉長青道：「這個地方我記得，上面是公路，下面就是一道絕壁，下臨海洋，直昇機很容易在那兒出事。」

陳秀蓮道：「因此他們就安排了那一次失事。」

葉長青道：「大姐，妳說那是故意安排的？」

「當然是故意的，對方知道了大虎克殺人逃亡之後，也知道我們一定不會甘休的，乾脆就讓大虎克也消失了，使我們無從查證起。」

葉長青忍不住道：「他們對自己人也如此心狠手辣嗎？」

陳秀蓮道：「妳別忘了，亞青聯盟也好，殺人者俱樂部也好，都是犯罪組織，犯罪組織最忌諱的就是身份暴露，一個成員的身份如果已經被人知道，就不能再發生作用了，反而會危害組織的安全，所以乾脆消滅的好。」

「直升機中的兩具屍體就是大虎克跟那個協助他逃走的人？」

陳秀蓮道：「我想是一定的，尤其是他們要把屍體燒得一團焦黑，使人無法指證是大虎克，用意至爲明顯，大虎克這個人已不適合留在人世了。」

對那個組織的手段之毒辣，每個人都不禁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葉長青道：「這一定是蘭寧爵士搗的鬼，我絕不饒恕他，回到香港，我要揭發他的罪行。」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藍衣人破了風來儀的六光陣，風來儀不得不依照諾言，讓藍衣人帶着任三陽離開，風來儀却爲今次輸給藍衣人而感到萬分激憤……夜靜時，朱翠輾轉難眠之時，藍衣人忽地靜悄悄來到，原來他竟是海無顏，海無顏前來告訴她，此去不樂島，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因爲島上的白鶴高立是個極可怕的人物，囑咐朱翠小心從事，接着，匆匆離去，而一位失去足踝的單老人也就在此時突然出現，言及他這次要隨朱翠一起去不樂島……朱翠也隨着風來儀乘船前往不樂島……

河海清波浪　逍遙遠近遊

——隨着這聲刺耳的尖鳴之後，疾若箭矢般的低飛直掠而過，却已只剩下了一個小小的白點！

朱翠一驚道：「啊——好漂亮的一隻鷂子！」

風來儀忽似想起了什麼，面色微微一變——

就在這一刹，那隻幾乎已經消失於視綫之外的鷂子倏地尖鳴一聲，去而復還。

這一次較諸前一次的速度更快，剪翅間已來到了眼前！

風來儀一聲叱道：「小心！」

話方出口，即見那隻銀色鷂子有如銀星一點，勢如箭矢般，直向着朱翠頭頂上飛射過來！

朱翠在耳中方自聽到這聲鷹鳴之始，已然有些警覺，風來儀再一出聲示警，立刻使她覺得其勢不妙——

說時遲，那時快——

緊接着又是一聲刺耳的尖鳴，這隻小小銀鷂突然咀爪齊施，自高而下向着朱翠臉上襲來！

朱翠一驚之下，身子向側方一偏，右手二指霍地遞出，用「金剪指」力向着鷹腹就揷！

她原以爲憑自己功力，無需眞的傷着了牠，就只是指上風力招着了牠一些，也必能使這扁毛畜牲當場濺血而已！却是沒有料到，這隻銀色鷂子敢情爲人豢養，平日受過極爲嚴格的訓練，大非尋常！

眼前朱翠「金剪指」方一遞出，即見當空鷂子一聲短鳴，靈巧的身子就空一滾，驀地下墜了尺許！

輕功上乘身法中，有「細胸巧翻雲」之一招，所謂「細胸」正是指的眼前鷂子，可知其身法該是何等快捷犀利了。

朱翠一驚之下，才知道自己竟是過於輕視了對方，二指一招點空，眼前銀色鷂子已臨胸際！

這隻扁毛畜牲果眞受過嚴格攻擊訓練，每有驚人之式——

由於雙方近在咫尺，朱翠看得非常淸楚——

這隻鷂子生就一身銀翼，火眼金睛，咀爪如鈎，尤其是額上一撮角毛，狀似一朶迎風綻放的銀菊，的確是俊極了，却也凌厲極了。

一沉即起，夾合着「劈拍！」凌厲的一聲震翅聲，這隻銀鷂第二次昇起來，却以尖削的一截翅尖，反向朱翠顏面上力掃過來！

朱翠想不到這隻小小的鷹，竟然如此狠惡，一時不禁爲牠逗得火起，嬌軀向後一收，兩掌合夾，發出了六成掌力——

這隻銀鷂好精靈，就在朱翠掌力將吐未發之間，牠似乎已經覺出了不妙，一聲啁鳴，猛力昇翅直起，其勢之疾快，出人意外！

雖然這樣，却也爲朱翠所發出的掌上力道掃着了些邊兒，隨着這隻鷂子發出的一聲尖鳴，空中炸開了一天的銀羽！——

緊接着又是一聲尖鳴，在餘音繞空之際，這隻小小銀鷂已箭矢般地直起當空！

一串串凌厲的鳴叫聲，隨着牠的低飛盤旋不去，兀自眷念着眼前不去！

朱翠幾乎爲之驚異了。

一旁的風來儀却像似已有所見，冷笑一聲道：「我們大概有客人來了！」

話聲方頓，即聽見有人撮口爲哨所發出的尖銳聲音！——一隻亮頂方頭的快船，正以奇快的速度，自迎面處馳來！

緊接着，第二聲尖銳的哨音，亦自發出！

空中那隻銀鷗在第二聲口哨發出之後，在空中應了一聲，立刻翻轉翅膀，一逕向那隻快舟上投身飛去！

風來儀看到這裏冷冷哼了一聲道：「停船！」

青荷把話關照下去，大船立刻頓了下來，眼看着對面那艘快舟乘風破浪，像是昂行波面的一條海龍，瞬息間已來到了面前。

走得快停得也快！

嘩啦！一聲，風帆放下來，快船在水面上打了個蹌，頓時停住——雙方間隔距離大概不足兩丈！

朱翠這才看見，對方那艘平頂快船的船頭上一字平列着五個人——

四個短裝勁服青年，擁襯着一個皓首銀髮的白衣老者——老者左手上抬，讓空中緩緩搧翅的那隻銀色鷗子落於其上，一看即知人鳥相處和諧，也就可以猜知這隻鷗子必爲其所豢養了。

風來儀兀自坐在椅子上沒有移動，可是臉上神態已微有愁容！

「原來是這個老不死的！」她一面向朱翠招呼道：「妳不必跟他嚕嗦，一切由我應付！」

風來儀這邊方自關照了朱翠，對船上那個皓首銀髮的老者，已自發出了老聲老氣的一陣子笑聲。

「三娘娘！咱們總有十年沒見了吧，哈哈：正要專程往謁，想不到却在海面上見着了，這可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

話聲不大，但吐字清晰，每一個字都像是爲風力吹送過來，清楚的送進了每人的耳膜！

朱翠在與對方照面之始，已經預感到來者不善，這時聆聽到對方的話聲，才警覺到來人敢情功力絕高，只是這一手「千里傳音」，想要把話聲傳送得如此清晰，聲音聚而不散；如果沒有極爲精湛的內功根本無能達到！

——她眞是想不到連日來波折重重，邂逅能人無數，眼前這個老人更不知又是何方神聖駕到了！

風來儀仍然平靜的坐在椅子上——

「原來是神鷹葛兄……眞正是久違了，失敬，失敬！請過船一敍如何？」

白髮老人一笑道：「遵命！」

話聲略頓，點頭向身側左右道：「走吧！」

五人看來幾乎是同樣的動作，同時自快舟上騰身昇起，有似一朵雲彩般地輕飄，冉冉落身於對舟之上！

快船上的舟子，立刻把船搖近，然後打上搭頭，使大小二舟聯在一起，不致爲浪花衝開！

號稱「神鷹」的葛姓老人往前連走了幾步，抱拳向風來儀笑道：「十年不見，三娘娘風采依舊，想必是養生有術了！」

「葛兄太誇獎了！船行大海，無以待客，一切簡陋了。」

「三娘娘太客氣了！」

說話時早有船上侍者，抬來了坐椅！

姓葛的老人拱了一下手，老實不客氣的也就坐了下來，他左右的四名青年，顯然是礙於輩份，不敢與老人同起同坐，依然分左右偎在老人身邊坐下！

「這位是……？」

葛老人的一雙眼睛其實早已經注意到了另一邊座上的朱翠，到底忍不住開口詢問！

風來儀一笑道：「葛兄豈有不認識這位姑娘的道理？顯然是明知故問了！」

葛老人一笑搖頭道：「三娘娘仍然是快人快語，葛某人這點心思看來是瞞三娘娘不住了！」

一面說自位子上站起，向着朱翠恭敬的抱拳道：「如果老朽雙眼不花，這位想必就是名震當今的無憂公主了，幸會，幸會！」

朱翠含笑回答道：「不敢當——前輩是……」

姓葛的老人一聲笑道：「老朽遁居世外，早已是化外之民，就是報出萬兒來，殿下亦未必知道——」

一旁的風來儀冷冷的道：「葛兄未免太謙虛了！」遂即向朱翠介紹道：「姑娘可曾聽說過貴州黃天嶺的『神鷹老人』葛白翎麼？這位就是了！」

朱翠想了想，確實記不起曾經聽說過這個人，爲了顧全初次見面的禮貌，她依然點點頭道：「久仰——」

葛白翎赫赫一笑道：「怎麼樣，我就知道殿下妳沒有聽說過吧！」

風來儀微微一笑道：「曹羽這個老賊看來是決心給我們不樂帮過不去了，居然連多年不問外事的你也給說動出山了，咱們是明眼人不說暗話，葛老兄乾脆一句話，你這一趟是爲什麼來的？」

「神鷹老人」葛白翎臉色似乎不大自在，打了個哈哈，一隻手輕輕摸着架在他左腕上的那隻小小銀鷗，眼角間拉起了幾綫皺紋——

「三娘娘眞是乾脆的很……好吧，既然這樣，我們就直話直說，姓曹的不錯和我葛某人是有過那麼一點交情，話可得說清楚了，可是從前，自從他當了官，發了財，我可就沒再見過他，這一次承他瞧得起，親自找到了我葛某人的毛驢，說是有重事相托，拿着幾十年交情的大帽子往下一壓，老朽還眞不能不管！」

風來儀微微一笑道：「什麼事呢！」

葛白翎哂道：「這幾年大家都知道不樂帮的買賣是幹得越來越大了，我那位曹兄弟今天雖然是食官祿，却也知道買賣上的規矩……這件事因爲礙着三位當家的金面，所以他又很難啓齒，因爲知道老朽過去承三位當家的抬愛，有過這麼一點交情，所以再三情託，老朽也只好……這叫無可奈何！」

「原來這樣，我明白了！」風來儀嘴角拉出來淺淺的笑意：「這麼葛老兄是來談生意來啦？那敢情好……什麼生意還值得老兄親自上門？說來聽聽吧！」

葛白翎伸出手摸着頷下的短鬚呵呵笑道：「抬愛、抬愛！」偏頭向身邊人招呼

道：「來呀——把準備好的東西呈上去給三娘娘先收下！」

他身邊四弟子之一立刻答應一聲，上前一步，先把身上一襲黑色寬大的披風卸下，這才見在他背上揹有一個紅色四方漆箱——

這名弟子頗爲謹愼的把這個箱子取下來，雙手平托，上前幾步道：「三帮主驗收！」

「這是幹什麼？」——

風來儀眼睛轉向葛白翎道：「什麼東西？」

「三娘娘不要見笑……」葛白翎嘿嘿笑道：「這份禮可不是老朽送的，老朽除了這身骨頭之外，什麼也沒有，說得清楚一點，這是那位曹兄弟前此得罪了貴帮，特備的一份請求恕罪的薄禮，我看三娘娘也就給他一個機會，收下罷！」

鳳來儀先一刹尚還是面若秋霜，這一刹却又改了笑顏！

「啊——我明白了，葛兄這麼說，我知道了，要是你老兄的東西，我還眞不便收，既然是姓曹的送的，那可就另當別論了！」

「對了，對了……這是曹老弟專爲孝敬三位帮主的！」

葛白翎瞇着兩隻眼笑得令人費解！

風來儀遂即轉向一邊的女婢青荷微微點了一下頭，後者立刻會意，上前幾步伸出雙手接過了那個朱漆匣子，顯然那匣子份量極爲沉重，青荷原先沒有料到，方一過手幾乎墜了下來，第二次聚力，才平托而起！

青荷雙手平托着這個四方匣子，一直走到了風來儀面前站住——

葛白翎一笑道：「裏面是上好赤金一千兩，請三娘娘過目驗收！」

風來儀一笑，只在匣子上瞄了一眼道：「不必了，送禮的不嫌多，收禮的人豈能嫌少……請轉告那位曹提督一聲，就說他的禮物我收下就是了！」

葛白翎一笑道：「三娘娘眞不愧江湖本色，老朽這裏代表我那位曹兄弟謝謝你啦！至於那筆買賣……？」

風來儀點點頭道：「再次海上，只怕談說不清……這麼吧，就請葛兄轉告那位曹大人，就說我們在不樂島上恭候他的大駕，還迎他隨時造訪，見面再談吧！」

葛白翎一愣道：「這……三娘娘只怕是在說笑話吧，不樂島人間仙境，豈又是我那位兄弟所能去得的？」

風來儀冷冷一哼道：「這就是他的造化了……葛兄遠道而來，如果只爲這位曹大人傳送人情，使命已了，可以請便了，如果還有私人上的交往，就請入內少坐，容我吩咐看酒侍候。」

「神鷹老人」葛白翎那能聽不出對方這種下逐客令的口氣？嘴裏嘿嘿笑着，心裏却由不住罵道，好個風婆子，妳對別人這樣，對我姓葛的也能沒一點交情？上千兩的金子就是這麼好拿的麼？

心裏琢磨着赫赫一笑道：「三娘娘好說，那可不敢當，老朽受人所託，忠人之事，承閣下看得起，收了我那曹兄弟一份薄禮，而且承蒙於邀我那兄弟島上一聚，老朽總算不負此行，臉上有光，容老朽在這裏先謝謝你啦！」

一面說連連拱了拱手。

風來儀一笑道：「這就不敢當了。」

葛白翎暗罵道：「好個老貨，妳還跟我裝傻。」

心裏琢磨着，赫赫一笑道：「能得三娘娘金口玉言，這件生意，八成兒作成了，這就請娘娘賞下一件信物兒，老朽總算受人所託，這也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啊——這樣。」

風來儀似乎才明白了過來，露出了細密的一嘴白牙，微微笑了一下，道：「老哥哥你大概是很久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了，要不然怎會連跟不樂島上作生意的規矩都忘了。」

「什……麼規矩？」

「跟不樂島作生意的人，很少不賒本兒的，要不然怎麼叫『不樂之捐』呢！」

葛白翎仰天打了個哈哈，笑聲一頓，那雙大三角眼睛裏閃動着熠熠兇光，只是還勉强保持着臉上的笑容。

「老妹子，你可眞會說笑話了，就算不樂帮算盤再精，吃遍天下，還能吃到老哥哥我的頭上？赫赫……不行，不行，妳得給我揹回些什麼才成。」

一面說，這個老頭兒可眞沒有要走的意思，非但沒有走的意思，簡直不退反進，兩隻手作勢往前面揮了一下。

身邊的四個人各自移動身子，向前面進了幾步。

迎着他們的是船上四名黃衣弟子。

四弟子的突然出現，使得葛白翎一方面的人多少有些感覺意外，也就自然而然的停了下來，看起來簡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風來儀目睹及此，微微點頭笑道：「看來老哥哥你是不拿點什麼憑證，就不打算回去了。」

葛白翎長笑一聲道：「好說——二娘娘妳是聰明人，爲了幾個局外人，可犯不着傷了自己人的和氣。」

這話可是說得十分露骨了。

一面說時，那雙三角眼可就轉向一旁在座的朱翠身上，這一眼也就等於說明了所謂「生意」是怎麼一回事？

「說吧！」風來儀臉上仍然帶着笑：「你要什麼憑證，只要你能拿得去的儘管拿去就是了。」

葛白翎點點頭道：「豈敢——三娘娘既然這麼說，老朽也不能不識抬擧。」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乾咳一聲，目光向着一旁的朱翠掃了一眼，怪笑一聲道：「老朽對這位公主眞是久仰之至，如能請到這位公主的大駕，過船一談，三日之後由老朽專程送上貴帮，如何？」

朱翠聆聽之下，忍不住倏地由位子站起，正要說話，風來儀却用眼睛制止住了她！

「這也沒什麼！」風來儀一笑道：「只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我好不容易請到了這位姑娘，家門未到，豈能又讓你接走了，這件事你不覺得有點不大合適麼？」

葛白翎嘻嘻一笑，深深向着風來儀打了一躬身道：「二娘娘多多成全，多多成全！」

一旁的朱翠聆聽到此再也忍不住心裏

的忿怒，冷叱一聲，道：「住口！」

一面說，倏地上前一步，杏目圓睜，道：「你是什麼人？誰認識你？不樂島是我自己甘心情願要去的，你以爲我會上你的當麼，眞是做夢！」

葛白翎先是楞了一楞，緊接着嘿嘿一笑。

風來儀見狀却在旁笑咪咪的岔口道：「聽見沒有？這可不是我從中阻止，人家東主兒自己不答應，你可怪不得我，回去吧！」

「神鷹老人」葛白翎一生自負，在黔省黑白道上，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一身軟硬功夫，更是罕見敵手，正因爲這樣，那位權傾一時的內廠提督曹羽，才會折節下交，親入苗疆，許以重酬的把他請了出來！

曹羽滿以爲以葛白翎之古怪難纏，在江湖上之聲望，即使是不樂島的三位島主，也必得賣賬三分，這才好說歹說的請他出來作個說客。

想不到葛老頭兒第一次出面，滿以爲憑自己的面子，這位不樂島的三島主多少也得有個交待，那裏知道一千兩黃金送出去，却像是丟進大海，連個憑證都沒有，接下去又碰了黃毛丫頭朱翠一鼻子灰——風來儀却也對自己下了逐客令。

這一切，不禁觸使了葛白翎的一腔怒火——

「朱公主，這件事只怕不由得你自己作主了。」

話聲出口，右肩輕晃，落在肩頭上的那隻銀色鷂子先是一聲尖鳴，驀地搧動雙翅，直起當空，同時間他身軀有似一陣風也似的已經迫近了朱翠身前。

這一陣風力不啻是內功眞元的化合，設非朱翠有精湛內功根底，只是對方這一衝之力，只怕也當受不起。

葛白翎顯然技不止此，隨着他前進的身子，兩隻手倏地張開來，往前微微探身直向朱翠一雙肩頭上按了下來。

朱翠右手輕起，一掌直劈過去，只覺得對方隨着兩手環抱之姿，帶來了極大的力道圈子，一時想要脫出，殊爲不易，這才知道眼前這個老頭兒敢情不是好相與，一念之後，正待施展全身之力，用「雙掌開碑式」，拚着兩臂爲對方拿獲之險，也要給對方一個厲害。

無如她這裏方自動念，身側疾風忽地襲來。

耳邊上响起風來儀的聲音道：「讓我來——」

一條人影驀地切了進來，現出了風來儀翩然進身之姿，舉手，進身——快速地已經取代了朱翠方才的位置！

表面上看來，似乎不足爲奇，事實上隨着風來儀的進身，却有凌厲的殺着，那遞出了的一雙手，雙雙點向葛白翎肘腕之間，施展的是武林中極爲罕見的「鐵指金風」之術。

即使葛白翎練有護體罡力，也當受不住這般「點力」的攻破。

一驚之下，葛白翎不得不把遞出的雙手向後一收，身軀後收，足足的退出了三尺開外。

面前的風來儀顯然已經取代了朱翠方才站立的位置——

一股冷森森的氣機，由她身上傳出，直襲向葛白翎正面，和對方所放出的眞元內炁相互糾葛，迎在了一塊。

「哼哼……大妹子妳這是成心要給老哥哥我過不去了！犯得着麼？」

說話時葛老頭頭上那一綹子白頭髮簌簌的顫動着，每一根髮梢上都像是注滿了勁道，那雙菱形的長三角眼裏，隱隱現着兕光。

風來儀這一刹臉色變得雪白，對方的不識相已使她動了眞怒。

然而，她當然也想到了對方這個人的不同與一般，事情未到最後破裂關頭，總要留一分情面的好！

「葛老兄，這件事你萬萬不該插手，更何況是官家的事情！你更犯不着，姓曹的硬拉你下河，你不能不防，看在我們近三十年交情的面上，我勸你還是及早抽身的好！」

姓葛的發出了狠嗥也似的一聲長笑！

「謝謝妳啦，我的三娘娘……妳這是叫我往邊上站不是嗎？妳的好意我謝謝妳啦。」

「姓曹的事叫他自己了，你又何苦來？」風來儀臉罩青霜：「這件事不瞞你說，不是你我兩人就能解決得了的！」

「老妹子，妳這是存心給我難看……這叫『羞刀難入鞘』，我已經劃出了道兒，除非這個雌兒跟我走一趟，今天勢將難以善罷干休。」

「哼哼！」

風來儀哼出了一串的冷笑，隨着他兩隻手的平伸，身後的人俱都往後撤退開來，一下子就飛出了前艙整個的艙面地方！

葛白翎看在眼裏，自然心裏有數。

「好！老妹子妳這是要跟我翻臉，我只有接着妳的了。」

「但願你能接得住。」

葛白翎一面說，也學風來儀方才那個樣子，兩隻手緩緩向兩側平伸而出，大股的罡風隨着他探出的手掌，迅速的向兩邊擴散開來。

原先站在他身邊的四個漢子，一齊退向兩側船舷。

現場只剩下了兩個人對立的場面。

「咱們有話在先，」葛白翎冷冷的說道：「我知道妳武功了得，可是多少年來，老哥哥我可也沒有把功夫拉下，到底是人家的事，犯不着見眞章兒！」

「一切都聽你的就是了。」

輕輕的一句由她嘴裏溜出來了，可是那雙眼神兒，有如磁石引針，絲毫也沒有離開葛老頭身上。

「好極了，咱們就這麼說吧，我要是敗了，扭頭就走，妳要是輸了，這個雌兒可得聽我的。」

一旁的朱翠忍着一肚子的氣，拿眼睛看風來儀，倒要看看她怎麼說。

風來儀冷冷的道：「這件事恕我不能越俎代庖，那要看人家姑娘自己的意思才成。」

葛白翎點點頭道：「好吧，只要妳不插手多事就行。」

風來儀臉上不着一絲笑容，點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說吧！」

說時，她平伸向外的一雙手，已經緩緩的放了下來。

「神鷹老人」葛白翎肥大袖子的雙手，看過去就像是兩隻展開的翅膀巨鷹，却沒有收回來。

兩個人的眼睛緊緊的對視着。

海浪似乎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拍向船身，整個船身動得那麼厲害，只是站立在船板上的兩個人，却像是打進地面的兩根樁子，一動也不動的釘在那兒。

朱翠看到這裏，心裏已有數。

大凡高手對招，越是武技精湛者越不喜歡那些不着邊際的「戀戰」，常常却是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醞釀心裏已久的厲害殺着，三招兩式之間便能決定了勝負存亡。

眼前的風、葛二人，看來正是情形如此。

朱翠在細細的觀察之後，尤其覺得心驚，他們越是遲遲不出手，越顯得出手時的凌厲不同凡响。

浪花一波一波的拍打着，白色的泡沫引誘着當空啁啾的大羣海鳥，陽光炫耀着散發出醒目的那種「白」！

朱翠乃又聯想到，這些動與靜，在一對高手如風來儀與葛白翎的眼睛裏，都可構成出手的靈思來源，那種出招時的「快」，常常與鴻飛一刹的靈思混爲一體，這其間的微妙確是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宣了。

現場對峙的兩個人看過去實在太木訥了，似乎週圍所發生的一切都與他們沒有關係，然而誰又能知道他們的心靈深處的動靜又如何？誰又能知道他們不是在捕捉着一剎即逝的出手良機！

浪花依舊！

海鷗依舊！

大船一次一次的抬起來又沉下去。

一聲清晰的鷹鳴起自當空，在眼前的靜寂裏，這聲鳴叫顯得格外驚心，從而才使得各人想起來敢情天空中還留有葛白翎所豢養的那頭銀翎鷂子。

大家夥俱都由不住抬頭向空中望去。

一點銀星，筆直的由當空一直墮了下來。

朱翠旁觀者清，一驚之下才看見了敢情那隻銀色白鷂子，正以雷霆萬鈞的奇快速度向下俯衝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

緊接着又是一聲嘹亮的鷹啼——這隻小小的銀鷂，直向着風來儀頭頂腦門上力衝下來。

「神鷹老人」葛白翎把握着這一刹良機，倏地一聲冷叱，箭矢也似的直向着正面的風來儀身前撲到，其速之快簡直與當空的銀色鷂子混爲一體！

——這一人一鷂敢情早有默契，一個空中，一個地面配合得恰到好處，堪稱天衣無縫！

看到這裏，在場每個人都由不住怦然一驚，俱不禁爲風來儀揑上一把冷汗！

風來儀似乎在空中第一聲鷹啼時，已得到了啓示，她甚至於連頭都不抬一下，一雙瞳子仍如箭狀的直直釘向對面的大敵，直到第二次鷹啼時，她才倏地出手，其動作竟然看來與葛白翎不差先後！

——那麼快速的一個迂迴！

在動手過招上，這樣的招式簡直太離奇了，堪稱前所未見！由於轉動得過於疾猛，船面上旋起了大片的疾風——這個神妙的招式妙在不但躲過了當中飛鷂的下襲，也閃開了正面的强敵！

葛白翎當然技不止此，在他一經發覺到風來儀的迂迴身法之後，緊接着向相反的方向一個快閃施出了一招「反迂迴」！

四隻手掌，發出了「波！」的一聲互接！

這一聲接掌，聲音並不大，可是所加諸在二人雙掌上的力道必屬驚人！

——大船就像是忽然觸礁了那樣的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四隻手一經交接，立刻回抽，一個往裏，一個往外，像是鞭下的陀螺，旋轉出兩片疾風，神龍交尾般地直向着海面上落了下去！

大家夥看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呼叫！

朱翠也吃了一驚。

不容她再多思忖，風、葛二人已作了第二次的交手！

內功中有所謂的「提呼一氣功」，練到功力精湛時，僅僅憑丹田內一氣提收，可以超波渡水，眼前二人顯然似是熟於此功的健者！

第二次掌上的交接，顯然是在海面上！看上去動作較先前艙面上的那一次要快得多。

水面上過招，當然不比陸地，而且最忌濁力，這一點兩個人都很清楚！

陽光映照下的海水，泛出千萬點閃目的金星。

兩個當今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誰也不干服輸，風來儀三點金波，由側翼掀身直上，葛白翎搧動大袖，借助風力躍波直起！

第二次在海面上又湊在了一塊！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快。

葛白翎的一式虎撲，顯然撲了個空！

風來儀的「雷火抄手」亦沒有落實！

看上去雙方都像是險到了極點！

這一次失手，已使得他們喪失了繼續在海面上逗留的機會，所謂「提呼一氣功」，顧名思意是只憑着一口氣的運轉，自不能作長時的逗留！

是以在這次交手落空的一刹，兩個人已同剪水的燕子，雙雙掠波直起！

大船上各人但覺人影飄忽，定目看時，二人已雙雙站立船頭！

風來儀神色自若的一笑，道：「承教了！」

說話時，她微笑的目光直直的看向對方下軀！

各人也都注意到了，葛白翎一雙腿脚上顯然已爲海水打濕，尤其是脚下的那雙靴子，濕淋淋的像是剛從水裏撈出來的一樣——

反過來再看風來儀情形就完全不一樣，全身上下，包括脚上的那雙鞋子在內，連一個水珠兒都不曾沾上！

葛白翎把這番情形看在眼裏，就算是再沉得着氣，臉上也掛不住，頓時臊了一個大紅臉！

雙方動手過招，雖然並沒有分出勝負

高下，可是這麼一來彼此功力的深淺已是洞若觀火，最起碼在輕功上來說，風來儀已是領先一籌。

那隻銀鷂子兀自在空中輾轉翺翔，不時發出尖銳的鳴叫聲，一次又一次的低飛下抄，想是識得風來儀厲害，不敢造次攻擊！

葛白翎揑口發出了一聲長哨，單手往空中擧了一下，當空鷂子遂即翩翩下落，輕輕的落在了他的手腕子上！

「見識了！」他向着風來儀點點頭：「這一次不算，改日我專程還要造訪！」

一面說偏頭向身後四名弟子道：「走吧！」

五條身影同時騰身而起，像是來時一般模樣，一片雲似的落在了方才乘來的船上！

緊接着鬆下了兩船之間的搭鈎，這艘快船掉過了船頭，一逕乘風破浪而去！

海面上，轉瞬之間又恢復了原來的平靜！

打量着對方這艘快舟的離去，風來儀臉上並沒有多少喜色，只是冷冷的吩咐道：「開船！」

就這麼大船就起錨了！

× × ×

夜色朦朧，水天一色！

月光輕吻着海面，海面泛蕩着微波！

幾隻海鳥兀自在船頂上盤旋着！

海鳥出現的地方，顯示着距離陸地不遠，也許在鳥類的心目中，「船」與「陸地」有着相關的意義，就那麼眷念盤旋着捨不得離開！

朱翠伏在窗上，凝望着汪洋大海的海水！

那麼寧靜，那麼單調……然而却包涵着太多的神秘，自古以來，似乎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揭開海的奥秘，讓生活陸地上的動物，得窺一些兒海的堂奥！

這眞是一艘巨大建築，裝飾華麗的大船，內艙的佈署亦極盡華麗爲能事——一色紫紅色的紅絨幃幔，椅墊，加上紅木雕塑的坐椅，就是皇帝出巡的座舟，想來也不過如此！

艙壁上懸掛着一張小小的橫幅，所顯示的水墨丹青畫面是一天雲海的幾座高峯，筆力超逸，令人望之作出塵之思！

畫面上的題字是「不樂山上快樂多」，下欵不見落墨却留有一方朱印，上面是「琴劍閣主」！

不知何時朱翠的目光已由窗外移回了這張小小橫幅，她不禁爲這幅淡淡的水墨丹青吸引住了。

好一個「不樂山上快樂多」，畫上所顯示的景象，當然是自己將要前往的不樂島了，有了不樂帮才有不樂島，現在又加上一個不樂山，加上三位不樂帮主，看來那地方的一切都被冠以「不樂」之名了。

江湖上囿於傳說之種種，簡直把這個傳說中的島嶼形容成了人間地獄，其實眞實的情景是否這樣呢！

——這個答案其實不難明白，只需看看風來儀所下榻的那個別館以及現在所乘坐的這艘座船便知道了！

朱翠不禁想到了自己此刻所負的任務實在太重大了，今後在島上可是一點差錯也不能出，而實際上自己所担負的使命却是要摧毁這個帮派，摧毁這個島嶼……這工作毋寧說實在太艱鉅了。

她的眼睛遂即又情不自禁的由那張小小橫幅上移開來！就在這時，她耳朶裏聽見了「咯！」的一聲！

聲音傳自壁角，使得她吃了一驚！

壁角推置的是她所携帶的箱籠雜物，就在她眼睛注視之下，耳邊上又是「咯！」的响了一聲！

這一次朱翠可聽清楚了。

聲音傳自那個大籐箱裏——

「啊——」首先使她聯想到的，是老鼠！

這隻箱子自從被風來儀手下人取回來之後，她還從來沒有打開過，要是裏面藏了老鼠，八成衣服也都被咬壞了！

這麼一想，她就不顧思索的縱身而前，開了鎖，霍地掀開了箱蓋。

老鼠倒是沒有！却有一個人！

一頭花白的亂髮鬍鬚，掩蓋住這個人的臉，那顆頭却是奇大無比，全身球也似的環抱着，獨獨少了一雙脚！

「啊——是你……？」

朱翠驚得叫了起來，可是她立刻壓低了聲音，無限驚詫的說：「你老人家怎麼來……了？」

一面說趕忙觀察艙門，所幸門是關着的！

箱子裏的那個人——單老人，這才像是剛剛睡醒了覺似的，一面伸出胳膊，長長的打了個呵欠，彎腰坐了起來！

朱翠道：「喔唷！我的衣服……」

可不是嗎！挺漂亮的衣服，都給壓皺了！

「對不起，對不起……這……是，難道說到了不樂島了嗎！」

「那有這麼快……還在半路上呢！」

說話之間，單老人已蛇也似的由箱子裏爬了出來！

朱翠注意到他出來的姿態確是怪異極了，雖然整個的身子壓向箱邊，那箱子却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眞……」朱翠打量着他道：「你好大的胆……要是被他們知道那還得了？」

單老人打了個呵欠道：「他們不是沒有知道嗎！這地方好極了！」

朱翠笑一笑道：「我還在奇怪你老人家怎麼個來這兒，原來你竟先已經躲在箱子裏了！」

單老人這時已盤膝坐好，乾笑了兩聲道：「箱子裏怎麼不好？到那裏也不用我老人家走一步，跟坐轎子一樣，動不動還有人抬着！」

說到這裏忽然兩隻耳朶跟兎子一樣的聳了一下，道：「不好——」

話聲一落，兩隻長手在坐椅上倏地一接，嗖！一聲縱起來，往下一落，已鑽到了箱子裏，緊接着反手蓋上了箱蓋，朱翠來不及過去爲它上鎖，即見自己睡房艙門倏地敞開來！

風來儀一身長披的站在門前，眼睛裏充滿了靈活的機智，想是對於眼前景像，多少有些意外！

「姑娘妳還沒睡？」

「噢！」朱翠生怕她進來，忙自站起來道：「這就要睡了……」微微一頓遂反問道：「怎麼……有事麼？」

風來儀點點頭，說道：「算了，沒什麼……」

說罷回過身來，剛要離開，忽然又觸及了什麼，回過身來道：「再有兩個時辰，船過『石榴海峽』那裏風景很美，要是妳能起來，最好不要錯過，我們在那裏會停一會的！」

朱翠答應了一聲，看着她背影完全離開了之後，才過去把房門關上，然後慢慢走向箱子旁邊道：「老前輩，你可以出來了！」

「我已經出來了！」

可不是嗎，人已經坐在船樑柱子之上了。

朱翠心裏一動，暗自折服，這個老怪物眞有神出鬼沒的能耐！

「天不早了，大姑娘，妳該歇歇了，我不打擾妳，到外面看看去！」

話聲一落，已由房樑上飄身而下，緊接着房門微啓，探頭向外觀看了一下，蛇也似的竄了出去！

朱翠搖搖頭，確實也拿他沒有辦法，房裏既藏了這麼一個人，總是有點彆扭，她可不能像平常那樣睡法，只得先靜下心來，在床上練了一陣吐納，身邊是欸乃的櫓槳聲，給人以無比的寧靜與和諧感覺……很快的她就進了到無人無我的境界！

× × ×

船過「石榴海峽」，確是風光無限，但見大小千百島嶼，星羅棋佈的散落在廣大的海面上，妙在這些純屬石質的大小島嶼，色澤嫣紅，吃黎明的天光一照，一座座狀如琥珀，瑪瑙，交織出一片五色繽紛，這等美景朱翠端的前所未見，由不住暫壓愁懷，當下泊舟島岸暢快的玩了一通！

原來這些石島最大也不過兩丈方圓，小者不過尺許，如其說是「島」還遠不如說「礁石」來的恰當！除了供人觀賞，談不到利用價值！人家不能居住，倒是引來了無數海鳥！

風來儀同着朱翠，青荷施展輕功把大小石礁踏玩一遍，由於水面霧氣過重，連衣服都弄濕了。

老少三人似乎都有些「童心未泯」，在這些礁石間儘情嬉玩了一通，又捉了些蝦和螃蟹，用竹簍子裝着，這才又返回大船！

大船起纜，緩緩離開時！

風來儀指着海面上鮮紅欲滴的這片琉璃世界道：「現在太陽還沒出來，如果映着朝陽，那景緻更是美不勝收，即使是神仙世界，想來也不過如此！」

朱翠讚美一聲道：「怪道要叫做石榴海呢，看起來眞像一顆顆的石榴子兒！」

青荷笑道：「現在時候不對，要是在春天，更好玩兒呢！這些石頭還會變顏色呢！」

「眞的呀！」

朱翠驚訝的叫着，好像孩子也似的笑了。

青荷道：「可不是麼！我去年同着二娘娘來過一回，這些石頭有的變藍了，有的變黑了，紅的紅，白的白，嗳呀，可眞美極了！」

說話之間，只聽見「咕嘟嘟！」响起了一聲號角。

一艘雙帆二桅，鐵甲裝身的快舫，由遠方石榴海邊劃出了一個弧度，其快如矢的直向眼前馳來！

朱翠心裏一動，暗忖着這一路上事情還眞多，莫非又有什麼人來找碴兒不成？一念未完，即見對方快舟上，「嗚嘟嘟！」又响了一聲號角。

這一次朱翠看清了，敢情站立在船頭上的那個人吹的不是什麼號角，是一隻大海螺。

——這個人頭上纏着金色的布，身上也是一派金光，除了他之外，倚立兩舷船身還有多人，也都與他一般模樣，金衣金帽，連帶着高竪當空的一片三角形旗幟，也都是金色，看上去却是氣象壯觀之極！

朱翠心裏想道，嘗聽人說海盜打刦行船之事，莫非對方這艘來船，就是傳說中的海盜麼！

想着就偏過頭來看向風來儀，看看她作何表情！

「這是我們的船！」風來儀一笑道：「也許妳還不知道，一入石榴海，就算是我們的地盤兒了！」

朱翠這才想到，怪不得他們一個個穩若泰山，如此鎮定呢！

想念之中，那艘銀色鐵甲快舫已風馳電掣的來到了眼前，八隻快槳同時向外一探，同時掄起，落下，只一下已把疾飛快馳的船身定在了海上，距離朱翠所乘坐的大船不過丈許左右，這等熟練的操舟法，的確令人嘆爲觀止！折服十分！

由於船速過疾，停的勢子又過猛，一下子湧起了丈許來高的浪頭，嘩啦一下潑上了大船的船頭，整個船頭都打濕了。

大小二船都在快速的起伏之中。

小船上立在船頭的一名金衣漢子，倏地拔身而起，起落之間已來到了大船上，先是向着風來儀抱了一下拳，緊接着單膝下跪道：「巡海第九小隊，屬下侯騰參見三娘娘……三娘娘萬福！」

風來儀點點頭道：「起來吧！」

侯騰應了聲遵命，這才打躬站起，再次抱拳道：「劉公算計着三娘娘快來了，特命屬下與第七、十一、十三各小隊出海接應，屬下已在這附近守候了六七個時辰了。」

風來儀點點頭道：「島上沒事吧，大爺他們可回去了？」

侯騰道：「大爺還沒回來，二爺回來了好幾天了，島上平安無事，三娘娘請放寬心！」

風來儀點頭道：「很好，過來，我給你引見一位貴客，這位就是鄱陽湖的朱公主！」

侯騰神色一驚，立時上前一步，向着朱翠深深一躬道：「參見公主殿下！」

朱翠搖搖頭道：「不敢當，請你不要這麼稱呼我！」

侯騰愕了一下，拿眼去看風來儀！

風來儀一笑道：「這裏沒有什麼事情，你們先走吧！」

侯騰退後一步抱拳道：「是，屬下這就在前面開道吧！」

（未完）

五嶽英豪傳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慕光與諸葛朗結伴西出玉門關，兩人來至六盤山處，為熊策及孟飛熊、侯霈阻住去路，雙方正在劍拔弩張之際，令狐楚楚突然出現於山巔，向熊策提出忠告，勿生事端。熊策因懾於令狐楚楚之威名，只好讓嚴慕光，諸葛朗通過。由於令狐楚楚對嚴慕光甚為垂愛，因此沿途暗中照護，使嚴慕光感動不已。某日，嚴慕光，諸葛朗兩人來至一山崖之下，驀見上官鳳策驢飛馳而過，刹那間運用指風在崖石上鐫字警告，勸兩人回頭，勿再前進。兩人近前一看字句，俱不禁大驚失色……

羣邪擋去路　玉關戰雲湧

諸葛朗亦自雙眉略蹙地，「咦」了一聲說道：「我也覺得『鐵心王母』上官鳳縱比『桃花羽士』熊策略強，也尚不致到達如此超凡入聖地步！」

嚴慕光苦笑說道：「話雖如此，但眼前事實，却與我們所想，距離太遠，完全不能符合！」

諸葛朗驀然眉尖略挑，運用絕頂輕功，踏壁登空，向那「勸君早走回頭路，前行百里鬼門關」等十四個字跡之中一一仔細凝目！

他登壁之際，是滿面驚異神情，但下壁之時，却換了一臉哂笑神色。

嚴慕光問道：「諸葛兄看出甚麼蹊蹺了麼？」

諸葛朗搖頭冷笑說道：「對方並非眞實功夫，只是故作驚人之筆地，賣弄玄虛，惑人耳目而已！」

嚴慕光「哦」了一聲，恍然說道：「莫非對方是預先鐫好字跡，方才只用指風把石粉撞去，故示神奇的麼？」

諸葛朗點頭笑道：「嚴兄猜得不錯，那最上面的『勸君』二字之中，尚有些殘餘石粉，未被指風掃淨！」

嚴慕光蹙眉說道：「對方何必這等作法？」

諸葛朗笑道：「這表示他們對『血神經』看得極重，遂用盡方法，意欲嚇退來人，獨佔此寶！」

嚴慕光長嘆一聲說道：「其實『血神經』只是一種傳說，直到如今，根本無人見過——。」

諸葛朗笑道：「血神經雖然無人見過，但『血河圖』却確曾出現，此去大漠，除了弔祭嚴兄兩位紅粉知己之外，必定還有不少精彩驚險場面，足供欣賞！」

嚴慕光笑道：「勸君早走回頭路，前行百里鬼門關，從這兩句話兒之中，可以看出對方第二道關口，設在百里之外，但不知是由甚麼人物主持而已！」

諸葛朗微笑說道：「主持人物，適才已與我們朝過相了，定然就是『鐵心王母

』上官鳳！」

話音剛了，身後又起隱隱蹄聲！

嚴慕光諸葛朗愕然回頭，只見遠遠捲來一團紅雲，竟比適才「鐵心王母」上官鳳所騎那匹「黑旋風」俊驢的來勢，還要迅疾不少！

嚴慕光剛神色驟變地，驚噫一聲，那團紅雲業已潑風似的捲過身邊，馳出了數丈以外！這一瞥之間，看出來者是位紅衣中年美婦，騎了一匹全身毛赤如火的千里神駒！

嚴慕光身形微動，想追未追他，略一遲疑，那團紅雲，已在黃沙滾滾之中，逐漸消失！

諸葛朗見嚴慕光神情有異，遂訝聲問道：「嚴兄，你認得這馬上人麼？」

嚴慕光忽然臉上現出一種傷感神情，黯然答道：「我不認得人，却認得馬！」

諸葛朗讚道：「這匹馬兒眞好，竟比『鐵心王母』上官鳳所騎『黑旋風』俊驢的脚程還快，牠是甚麼來歷？」

嚴慕光俊目之中，淚光微轉地，悲聲答道：「這匹馬兒，名叫『千里火雲駒』，是『南嶽雙姝』中『紅衣仙子』許靈莎的心愛坐騎！」

諸葛朗聞言，愕然說道：「既是『紅衣仙子』許靈莎的坐騎，怎會到了這魔頭手內？」

嚴慕光聽得目光一閃，向諸葛朗問道：「諸葛兄，這馬上紅衣美婦是誰？」

諸葛朗微笑說道：「她是『世外八凶』中的『鳩盤宮主』赫連英！」

嚴慕光道：「照她『鳩盤宮主』外號中的『鳩盤』二字看來，赫連英該老醜異常，怎的却是一位中年美婦，只適合了『宮主』模樣？」

諸葛朗哈哈笑道：「她這外號與令狐楚楚姑娘有異曲同工、翻天覆地之妙！」

嚴慕光詫然問道：「此話怎講？」

諸葛朗秀眉微挑，反向嚴慕光問道：「令狐姑娘為何號稱『蛇蠍美人』？」

嚴慕光答道：「據她自己釋解是：『遇惡魔，如蛇蠍，侍君子，是美人！』」

諸葛朗點頭笑道：「由此類推，我可以得到兩句結論，認為這赫連英是『心似鳩盤，顏如宮主』！」

嚴慕光頗為讚服地，目注諸葛朗，含笑讚道：「諸葛兄委實可稱絕世聰明！」

諸葛朗搖手遜謝說道：「這只是觸類旁通的偶發靈機而已，那裏敢當嚴兄如此盛讚！」

說到此處，秀眉連軒，星目之中，神光電閃地，點頭微笑說道：「世外八凶之中，最難纏難惹的，是三位女魔，如今居然已有『鐵心王母』上官鳳，『鳩盤宮主』赫連英等兩位趕到，前途確實有熱鬧看的了！」

嚴慕光冷笑說道：「怪不得對方在壁上留字有『前行百里鬼門關』之語！」

諸葛朗搖了搖頭，含笑說道：「縱有『鐵心王母』上官鳳，『鳩盤公主』赫連英兩人聯手，仍不配稱為『鬼門關』，除非『幽靈鬼女』陰素梅也自趕到！」

嚴慕光含笑問道：「諸葛兄與『幽靈鬼女』陰素梅見過面麼？」

諸葛朗搖頭答道：「沒有見過，但我聽說世外八凶之中，數『幽靈鬼女』陰素梅武功最高，心計最刁，手段最辣！她一人可以抵得上其餘七個！」

嚴慕光聽得豪情勃發地，微笑說道：「陰素梅既然這等厲害，如有機緣，我倒想見識——。」

諸葛朗不等他話完，便自搖手笑道：「嚴兄還是不要見她的好！」

嚴慕光以為諸葛朗輕視自己，劍眉方自微挑，諸葛朗又復含笑說道：「小弟不是輕視嚴兄，只因你生得太以英俊倜儻，翩翩濁世！而『幽靈鬼女』陰素梅又是一位絕色女子，萬一她也惺惺相惜，一見鍾情，像『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般愛上了你，豈非要把嚴兄弄得迷惑於脂粉陣中，銷盡英風豪氣！」

嚴慕光聞言，一陣震天狂笑說道：「諸葛兄，嚴慕光並非好色之徒，除非因令狐姑娘一來行為正大，並無『蛇蠍』之性，二來對小弟委實關垂太切，將來或許不致過拂她一片情意外，縱令『幽靈鬼女』陰素梅，生具傾城傾國的絕代天姿，袒裼裸裎於側，也絲毫無動於中的了！」

「嚴兄不要說得嘴響，『幽靈鬼女』陰素梅，若是與你硬鬥？倒比較好辦，就怕她故張情網，一味懷柔，則常言道得好：『最難辜負美人恩』——。」

嚴慕光搖手截斷諸葛朗的話，長嘆一聲說道：「南嶽雙姝已死，够得上使嚴慕光感激『美人恩』的，只有令狐姑娘一人，我那裏還會懼怯『幽靈鬼女』陰素梅施展甚麼一味懷柔的故張情網手段？諸葛兄，你要對我調侃，須知你品貌才華，勝我十倍，『幽靈鬼女』陰素梅要看定然看上你，不會看上我呢！」

諸葛朗失笑說道：「我是銀樣蠟槍頭，陰素梅怎會看得上我？」

嚴慕光笑道：「諸葛兄，你甚麼都好，就是有些深藏若虛，過份謙抑！慢說小弟看出你身懷絕藝，即照你自己所說，生具神力，身懷極上乘的絕頂輕功，及淵博才能，高華品貌，均比我強勝得多，可以稱得上是銀樣鋼槍頭了！」

諸葛朗笑道：「嚴兄眞會拿我取笑，我還是第一次聽見『銀樣鋼槍頭』的說法呢！」

嚴慕光一面緩步前行，一面喝了一大口陳年「竹葉青」酒，微微含笑說道：「把諸葛兄比做個鋼槍頭，恐怕還有些唐突了你？」

諸葛朗俊眉微皺，忍笑問道：「照嚴兄之意，要把我比成甚麼？」

嚴慕光笑道：「最恰當的比喻，該把你比成一塊罕世奇珍的『萬年寒鐵』！」

諸葛朗忍俊不禁地搖頭說道：「萬年寒鐵？那我不成了『鐵心王母』上官鳳的『王母杖』了麼？」

兩位蓋世奇俠，一面談笑，一面前行，不知不覺之間，業已走出了七八十里遠近。

諸葛朗指着四外，向嚴慕光微笑說道：「嚴兄夜色漸合，四外荒涼，我們業已走了不少路途，恐怕距離『鐵心王母』上官鳳留字所說的『鬼門關』，業已不遠了呢！」

嚴慕光笑道：「諸葛兄，我們在『鐵

心王母』上官鳳，及『鳩盤宮主』赫連英之中，各選一個對手如何？」

諸葛朗想了一想，含笑說道：「上官鳳那根『寒鐵王母杖』，極爲沉重霸道，但我生具神力，輕功也頗有自信，由我對付何如？」

嚴慕光點頭笑道：「由諸葛兄對付『鐵心王母』上官鳳，由我對付『鳩盤宮主』赫連英的這種安排最好，因爲我正要向赫連英探問，她所騎那匹『千里火雲駒』，是從那裏來的？」

諸葛縱朗聲笑道：「小弟深知嚴兄已得令師『冷竹先生』的七成以上眞傳，一身功力，是當世武林中年輕一輩的翹楚人物——。」

嚴慕光不等諸葛朗話完，便自皺眉說道：「諸葛兄，你怎麼好端端地又拿我打起趣來？」

諸葛朗搖頭笑道：「小弟不是打趣嚴兄，而是說以你的功力與『鳩盤宮主』赫連英動手，別的不用担心，但對她左手食指，及右腰間的一具豹皮囊，却須特別注意！」

嚴慕光笑道：「諸葛兄既然指點，便請索性指點得詳盡一些！」

諸葛朗微笑說道：「小弟聽說『鳩盤宮主』赫連英的左手食指，留有長達三寸的極銳指甲，並滲奇毒，只要一絲見血，對方便將聽其擺佈！不用時，捲成小捲，藏在指尖，眞氣略凝，即可洞金穿石，驀然傷敵，命名爲『羅刹斷魂刀』，端的厲害無比，必須小心防禦！」

嚴慕光變然說道：「這倒確實意想不到，若非諸葛兄預加指示，小弟到時眞恐難逃毒手！」

諸葛朗繼續笑道：「至於赫連英右腰間所懸的豹皮囊中，是貯了一囊養熟毒蜂，倘若放出傷人，也須特別注意！」

嚴慕光劍眉微皺，苦笑說道：「用毒蜂作爲暗器，眞出人意料之外！」

諸葛朗微嘆一聲說道：「鬼蜮江湖，何奇不有？像嚴兄這等舉止過方的正人君子，難免到處要吃虧呢！」

嚴慕光目注諸葛朗含笑說道：「諸葛兄，我要請教一下，你爲何對於『世外八凶』底細，如此熟悉？」

諸葛朗笑道：「我有兩位好朋友，久走江湖，見聞極博，鎭日談笑之間，遂得了不少益處！」

嚴慕光含笑問道：「諸葛兄這兩位好朋友，定是甚麼武林中的出奇高人？」

諸葛朗突對嚴慕光深深一揖說道：「嚴兄請恕我賣個關子，要等我們大漠事完，重進『玉門關』之際，方可說出我這兩位好友姓名！」

嚴慕光笑道：「諸葛兄爲何要這麼神秘？」

諸葛朗笑道：「嚴兄莫怪我神秘，我想與你商量一件事兒！」

嚴慕光訝然問道：「甚麼事兒？我們是情投意合的道義知交，似乎用不着『商量』二字？」

諸葛朗微笑問道：「嚴兄，我們既是情投意合的道義知交，則這等『嚴兄』『諸葛兄』的稱呼起來，是否稍嫌生分？」

嚴慕光眼珠微動，恍然笑道：「莫非諸葛兄有意與我，互訂蘭盟？」

諸葛朗點頭笑道：「嚴兄認爲我是否高攀得上？」

嚴慕光高興得縱聲大笑說道：「這是我想說已久之語，如今却被賢弟搶先出口而已！」

諸葛朗笑道：「既然彼此同心，最妙不過，我們且敍敍年庚，看來你總把大哥做定的了！」

嚴慕光笑道：「我二十七歲！」

諸葛朗笑道：「你大我四歲，以後便須大哥賢弟相稱，不能再諸葛兄長諸葛兄短的了！」

嚴慕光目光微掃四週，蹙眉說道：「我們互訂蘭盟，總應該有個儀式，可惜這山野荒郊，無法尋得香燭——。」

諸葛朗不等嚴慕光話完，便自搖手笑道：「大哥怎的迂腐起來？相交在心，不在形式，我們撮土爲香，共指明月爲憑，青山爲證便了！」

嚴慕光笑道：「撮土爲香，古人倒有，但這共指明月青山，作爲憑證之事，却眞虧賢弟想得出來，委實高雅無比！」

兩人完成金蘭盟約以後，諸葛朗又向嚴慕光笑道：「大哥，我還有一樁事兒，想和你商量商量！」

嚴慕光訝然笑道：「賢弟又有甚麼事兒？我已經說過不必再用這『商量』二字了！」

該葛朗笑道：「大哥江湖游俠，馳譽八荒，經常使用的兵刃暗器，是否一根玉笛，一張金弓，一柄短劍，及十二隻特製精鋼弧形箭？」

嚴慕光點頭笑道：「賢弟說得不錯，就由於這幾樣兵刃暗器，江湖中的多事之徒，才替我起了『玉笛金弓神劍手』的外號！」

諸葛朗伸手笑道：「大哥，請你把這些成名之物，全部借我一用！」

嚴慕光一面如言解笛取弓，一面詫聲問道：「賢弟要用我的兵刃暗器則甚？」

諸葛朗笑道：「大哥不曾會過『鐵心王母』上官鳳，『鳩盤宮主』赫連英，小弟也從未與她們通名朝相，故而前途闖關之時，我們不妨互易身份，讓對方迷惑一下，添點興趣！」

嚴慕光想了一想，微笑說道：「賢弟這個方法頗妙，玉笛、金弓、短劍等，也無甚特殊手法，但那十二枝弧形箭——」

諸葛朗笑道：「我雖不會用『弧形箭』，但却會用『廻旋日月刀』，其中妙理，想必互通，只是一個用手發出，一個由弓弦彈出的些微分別而已！」

嚴慕光遞過弓箭等物，微笑說道：「聽賢弟這樣說法，可能這十二枝『弧形箭』，由你施展起來，威力將會更大？」

諸葛朗搖頭笑道：「武功手法，各有專長，我畢竟初用金弓，神妙之處，怎會超過大哥？這樣作法，不過要使上官鳳、赫連英等，感覺撲朔迷離，摸不着頭腦而已！」

嚴慕光聽得失笑說道：「我們又不是雌雄二兔，賢弟這『迷離撲朔』之語，比喻得有點失當了吧？」

諸葛朗臉上一紅，忽然向嚴慕光笑道：「大哥，我們今夜既訂蘭盟，索性彼此換椿表記如何?」

嚴慕光點頭笑道：「互換表記，倒是使得，但我身無長物——」

諸葛朗把玩着嚴慕光那柄精鋼短劍，微笑說道：「大哥，我也有柄短劍，便來個換劍爲盟，倒頗有趣！」

嚴慕光大笑說道：「好極！好極！」

但他自諸葛朗手中接過另一柄短劍，略加注目之下，却不禁大爲驚愕！

原來諸葛朗所贈給他的這柄短劍，鯊魚皮鞘，眞金什件，僅看外形，便知是柄不凡神物！

嚴慕光雙眉緊蹙，伸手輕軋劍柄，一陣清越龍吟起處，精光芒彩，砭膚森肌，映得人鬚眉俱碧！

諸葛朗含笑問道：「大哥，是否覺得此劍可愛？」

嚴慕光苦笑說道：「如此神兵，誰不珍愛，但賢弟以金易鐵，過份深情——」

諸葛朗連連搖手笑道：「大哥，我們既是兄弟，何分彼此？你樣樣都好，可能由於文武兼修，稍稍還存有一些不够酒脫的儒家腐氣！」

嚴慕光被諸葛朗說得俊臉一紅，只好把那柄短劍，揣向懷內，含笑問道：「賢弟，此劍何名？」

諸葛朗笑道：「此劍非中國所鑄，故不知名，但鋒芒之利，却也未必在『魚腸』『昆吾』等我國古代名劍之下呢！」

兩人一路談笑前行，路徑轉入山區，越來越險！

嚴慕光一時興起，引亢作歌，唱起李青蓮的詩句道：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
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彎，
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歌聲至此，突然聽得山道旁的一座小林之中，有個蒼老婦人口音，怪笑說道：「好個『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你們不聽良言相勸，還想生出『玉門關』去麼？」

嚴慕光聞聲之下，知道對方定是「鐵心王母」上官鳳，遂與諸葛朗相偕止步，暗作準備！

諸葛朗低聲笑道：「大哥注意，我們互換身份了，你作大哥的應該讓我幾分，不到非你出手之時，不必出手！」

嚴慕光弄不清諸葛朗葫蘆之中，究竟賣的甚麼藥？也祇好點頭應允。

神功却敵

這時從小林之中，走出一位白髮婆婆，一位紅衣美婦！

來人正是意料中「世外八凶」之內的「鐵心王母」上官鳳、「鳩盤宮主」赫連英，但那「黑旋風」俊驢，及「千里火雲駒」，却未見騎出。

諸葛朗手中正拿着那張金弓，遂用弓梢一指上官鳳、赫連英，朗然發話說道：「你們方才幾句話兒是對我們說的麼？」

「鐵心王母」上官鳳因從未與諸葛朗、嚴慕光打過交道，如今既見諸葛朗手執金弓，腰懸玉笛，自然把他當作是「玉笛金弓神劍手」，遂冷笑一聲說道：「嚴慕光，你難道未曾看到我的前途留字?」

諸葛朗哈哈一笑，劍眉雙挑，岸然答道：「我嚴慕光憑藉一身所學，游俠江湖，從來愛闖鬼門關，不走回頭路，那裏會被你事先鐫好字跡，再故示神奇地，用指風撞去石粉，留在石壁上的那兩句話兒嚇倒？」

「鐵心王母」上官鳳被諸葛朗揭破秘密，不禁臉上微紅，手中「王母杖」丁丁連頓，濺起紛飛石火，怒聲問道：「你不知道我們的來歷？」

諸葛朗大聲說道：「你們有什麼了不起？一個叫『鐵心王母』上官鳳，一個叫『鳩盤宮主』赫連英，全是『世外八凶』之內人物！」

諸葛朗的這句話兒，說完之後，其他三人心中，均有不同想法！

嚴慕光深知諸葛朗素來謙冲，如今却故作高傲，滿含向這「世外雙凶」挑釁意味，不由心頭暗詫，立意做個緘口金人，倒看他怎樣鬧法？

「鳩盤宮主」赫連英則一面醉心於這位少年人物的絕世丰儀，一面對諸葛朗竟能一口叫出自己與上官鳳的來歷名號，並毫無怯色之事，微覺驚訝！

「鐵心王母」上官鳳，則仍盛怒喝道：「世外八凶，威名震世，就連你師傅『冷竹先生』查一溟，也不敢對我們略加輕視！」

諸葛朗「哼」了一聲，哂然說道：「你不要自吹自擂，慢說我師傅，連我嚴慕光也未曾把你這『鐵心王母』四字，看在眼內！」

「鐵心王母」上官鳳厲聲叱道：「你要找死？」

諸葛朗絲毫不怯地，哂然一笑說道：「憑你這根『寒鐵王母杖』，大概還制不死我！」

「鐵心王母」上官鳳越發怒不可遏地，瞋目叫道：「嚴慕光，你只要敢硬接我三記『王母杖』，而無所傷損，上官鳳與赫連英便自動撤去這第二道關口！」

諸葛朗大笑說道：「僅接三杖，未免太以容易，這樣好了，我以三樁絕技，作爲向你們『世外雙凶』的買路錢如何？」

「鳩盤宮主」赫連英一旁含笑接口問道：「嚴朋友打算表演三樁甚麼絕技？」

諸葛朗秀眉雙揚，右手拔出與嚴慕光互換的那柄短劍，左手持着金弓，並指了指腰間玉笛，傲然笑道：「武林人物，既送我『玉笛金弓神劍手』之號，自然是表現玉笛金弓神劍等三種造詣！」

「鳩盤宮主」赫連英越看諸葛朗這種英武中微帶嫵媚的絕世風神，越覺心中傾倒，遂堆起一臉媚笑說道：「嚴朋友打算怎樣表演？赫連英願聞其詳！」

諸葛朗意氣凌雲，旁若無人地，狂笑地道：「我要以這柄短劍，硬接『鐵心王母』上官鳳『寒鐵王母杖』的三記千鈞重擊！我要以金弓弧形箭，射斷上官鳳頭上的一莖白髮！我要以玉笛飛聲，請你們聽一闋催眠魔曲！」

慢說滿懷怒氣的「鐵心王母」上官鳳，就是對諸葛朗頗有好感的「鳩盤宮主」赫連英，也聽得搖頭，深覺對方這三個「我要以」，未免信口開河，過份誇大！

上官鳳一頓手中「王母杖」，搖頭冷

笑說道：「無知狂妄小輩，竟敢信口開河，那裏用得了三記千鈞重擊，大概只要我這『王母杖』輕輕一落，你便劍折人亡，化作南柯幻夢！」

諸葛朗把手中金弓擲給嚴慕光，橫持短劍，目注上官鳳，冷笑說道：「你若不信，何不試上一試？」

「鐵心王母」上官鳳忍無可忍，手中「寒鐵王母杖」，一招「瑤池降福」，帶着虎虎風聲，當頭砸下！

她因對方手中是柄尋常短劍，無論如何也決非自己「寒鐵王母杖」，及千鈞神力之敵，故而這招「瑤池降福」，來勢雖猛，却只用了八成功力！諸葛朗果然毫未閃避，舉劍硬接，但他接杖手法，極為特殊，是以劍尖點向當頭疾落的「寒鐵王母杖」，杖劍相觸，「叮」然微响，諸葛朗手中短刀，完好如常，上官鳳的「王寒鐵母杖」却被點得震起數尺！

上官鳳收杖瞠目，駭然欲絕？

諸葛朗却神色自如地，微笑說道：「以你『鐵心王母』名頭，杖下威力，當不止此？難道空有『鐵心』之名，並無『鐵心』之實，竟對我杖下留情了麼？」

「鐵心王母」上官鳳被嘲刺得臉上一紅，白髮一飄，再度狂揮「寒鐵王母杖」，一招「怒浪拍山」，攔腰疾掃！

上官鳳因適才試出對方身負奇絕武學，這一杖不敢再復大意，足足凝聚了十一成功力出手！

諸葛朗寸步未動，岸立如山，直等對方「寒鐵王母杖」的怒嘯杖風，將及腰間，才快如石火電光般，把右手短劍，交到左手，用了一招「丹鳳掠羽」！

「叮」然脆響，一片龍吟，諸葛朗手中的精鋼短劍，依然完好無恙，上官鳳手中的「王母杖」，也依然被震退數尺！

倘若以杖禦杖，只要雙方力量相等，便可能發生這種情形，但以劍禦杖，雙方在兵刃本身的重量之上，即巳極端懸殊，更何況以劍尖禦杖身，則分明諸葛朗在內力方面，至少要比「鐵心王母」上官鳳強達一倍以上。嚴慕光看在眼中，心頭驚佩萬分，劍眉雙揚，默然不語！

「鐵心王母」上官鳳收杖却卓立，與「鳩盤宮主」赫連英交換了一瞥驚愕萬分的尷尬眼色。

「鳩盤宮主」赫連英妙目流波，先向諸葛朗媚然一笑，再對「鐵心王母」上官鳳說道：「上官大姊，我看你第三杖也不必打了，嚴朋友『神劍』之名不虛，只要他能把其餘『金弓，玉笛』兩者，再表現出相着火候，我們便賣個交情，撤去這道關口，也無不可？」

「鐵心王母」上官鳳深知對方既能連接兩杖，則第三杖縱發，亦必徒勞無功，「鳩盤宮主」赫連英這等說法，正是為自己署為保存體面！

遂在聞言之下，點頭說道：「六妹既然這等說法，我就看看對方在『金弓、玉笛』之上，有何造詣？」

說完收杖卓立，果然不再出手！

諸葛朗見對方做張做致，不禁暗暗好笑，遂揣起短劍，回頭向嚴慕光叫道：「大哥，弓來！」

嚴慕光面含微笑，抛過金弓，心中却在暗想，自己「弧形箭」手法特殊，難道諸葛朗初次借用，也能得心應手，有所驚人表現？

諸葛朗一面接了，一面放出三枝「弧形箭」！

這「弧形箭」，名雖為箭，其實就是「月牙飛刀」，不過在刀柄末端？添一小槽，可以扣在弓弦以上發射，更增威力而巳。

諸葛朗把三枝「弧形箭」一齊搭在弓弦之上，又面向「鐵心王母」上官鳳笑道：「上官老婆婆，你能不能借我三莖白髮一用？」

「鐵心王母」上官鳳眉頭微蹙，冷哼一聲，忽然自她頭頂心及兩鬢之上，各有一根五六寸長的白髮，挺立而起。

嚴慕光知「鐵心王母」上官鳳的內家氣功，業巳練到由心所欲地步，也不禁暗欽佩。

諸葛朗屈肘拉弓，弦如滿月？

「鳩盤宮主」赫連英心中一動，暗想雙方相距不過一丈四五，這嚴慕光為何要把弓弦拉得如此滿法？

她心中疑念才動，諸葛朗右手巳鬆，「嗡」的一聲弓弦響處，三枝「弧形箭」化成三道電漩寒光，直向「鐵心王母」上官鳳的頭頂射去。

好個「鐵心王母」上官鳳，眼看三道電漩寒光，帶着劃空銳嘯，直奔自己的頂頭射來：却神色自若地，夷然卓立，連目光都不曾瞬上一瞬！

諸葛朗所發出這三枝「弧形箭」，雖然擦着「鐵心王母」上官鳳的頭頂掠過，但三莖白髮，怒立依然，連一莖也未被射斷。

「鳩盤宮主」赫連英覺得以對方單劍點杖，所顯功力，及不可一世的神情氣宇看來，在金弓獻技之上，絕不應如此失手？故而在箭風銳嘯，白髮依然之後，口中微「噫」一聲，臉上也顯出一種驚奇不解神色。

但更驚奇之事，接踵而來，諸葛朗並未再拽了弦，空中却又響起「弧形箭」嘯。原來，那三枝「弧形箭」在掠過「鐵心王母」上官鳳的頭頂之後，便名副其實地，在空中走了三個圓弧！

左邊一枝，由左向右，右邊一枝，由右向左，當中一枝，則由下往上地反向飛回！

「鳩盤宮主」赫連英如今恍然悟出，對方適才為何要把弓弦拉得那滿之故。

三枝「弧形箭」迴旋而來，循着原飛軌跡，絲毫不差地，仍舊回到「鐵心王母」上官鳳的頭頂之上。

諸葛朗突棄金弓，雙手向前虛空一抓，口中發出了頗為得意地朗聲狂笑！

「鳩盤宮主」赫連英又驚又佩地，微嘆搖頭，「鐵心王母」上官鳳面色鐵青地，略退半步，但這「世外雙凶」的四道烱烱目光，却一齊凝注在諸葛朗的左右雙手之上。

嚴慕光則忘其所以地，連連鼓掌，由衷叫好。

諸葛朗緩緩收起右手中的三枝「弧形箭」，再復撤去左手中的三莖白髮，自腰間放下了那根玉笛。

「鳩盤宮主」赫連英目光一轉，向「鐵心王母」上官鳳耳邊低低數語！

諸葛朗不理對方的鬼祟態度，手橫玉笛，微笑說道：「我如今吹奏一闋「催眠曲」能令你們頓飯光陰以後，神思悃然，雙雙入睡。」

說完，剛把玉笛橫向嘴邊吹了幾聲，却見「鐵心王母」上官鳳在向自己搖手示意，遂停笛不吹，含笑問道：「上官老婆婆，你有甚麼話說！」

「鐵心王母」上官鳳冷然說道：「我們從短劍金弓之上，巳知『玉笛金弓神劍手』七字，名不虛傳，不必再聽甚麼玉笛魔音，這道關口撤去，『玉門關』左近，再圖後會。」

語音了後，仰頭一嘯，那「千里火雲駒」及「黑旋風」俊驢，便自林中電疾馳出！

赫連英、上官鳳雙雙飄身上騎，向嚴慕光、諸葛朗微一揮手，絕塵而去！

嚴慕光此時方想起自己忘了向「鳩盤宮主」赫連英詢問她所乘「千里火雲駒」的來歷，但巳追踪不及，不由劍眉深蹙，滿面黯然神色！

諸葛朗見狀，含笑問道：「大哥為何不悅？是不是想給上官鳳、赫連英吃點苦頭？」

嚴慕光搖頭苦笑說道：「我只顧瞻仰賢弟的罕世絕藝，却忘了向『鳩盤公主』赫連英，詢問她那『千里火雲駒』，是從何而得？」

諸葛朗一面交還金弓玉笛，一面含笑說道：「大哥忘了詢問，也無所謂，好在對方不會這樣輕輕放過我們，『玉門關』左近，還要與『鳩盤宮主』赫連英見面的呢？」

嚴慕光手持金弓，微嘆說道：「這張弓兒，在賢弟手中，至少比在我手中增加了對成威力。」

諸葛朗笑說道：「上官鳳和赫連英是被我唬走，難道大哥也被騙過？未曾看出其中究竟？」

嚴慕光愕然道：「賢弟此話怎講？」

諸葛朗笑道：「關於發射『弧形箭』之事，只要略懂『月牙刀』、『寒玉玦』等暗器手法之人，皆可使其廻旋反飛，故而難就難在回頭見準的一點之上！」

嚴慕光點頭笑道：「三枝『弧形箭』廻旋反飛，射斷了三莖白髮，賢弟正把最難的一點都作到了。」

諸葛朗失笑說道：「倘叫我用手發箭，或可作到大哥所說的程度，但用了弧形箭，倒反陌生，不怕大哥見笑，我在上官鳳頭上那三莖白髮之內，只射斷了一莖，其餘兩莖，則略差毫厘，並未射中。」

嚴慕光訝然說道：「賢弟怎的這樣說法？我分明眼見自賢弟手中散落了三莖白髮？」

諸葛朗搖頭笑道：「說來慚愧，我發三枝『弧形箭』中，有兩枝軌跡略偏，知道難免當場出醜，可能辱及大哥盛名，遂急中生智地，施展『隔空取物神功』，藉着收取『弧形箭』之便，索性把其餘未被射中兩莖白髮，一齊抓斷，取到手內？」

嚴慕光聽得目注諸葛朗，不住微笑！

諸葛朗被他笑得臉上一紅，蹙眉問道：「大哥，你在笑些甚麼？」

嚴慕光笑道：「我笑賢弟像一隻美麗異常的能言鸚鵡！」

話完，又即雙目微閉，蹙眉思索！

諸葛朗愕然不解地問道：「大哥，你在想些甚麼？」

嚴慕光微睜雙目，含笑答道：「我在猜想賢弟為何對我如此掩飾行藏？」

諸葛朗驚道：「我掩飾甚麼行藏？」

嚴慕光笑道：「賢弟武功太好，彷彿比我師傅都高，定然有驚人來歷，只不知為何掩飾，不肯說出而已。」

諸葛朗俊臉飛紅地，急急叫道：「大哥——」

嚴慕光截斷諸葛朗的話頭，搖手笑道「賢弟不必再復巧辭，常言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賢弟巳在言語之中，無心露出破綻！」

諸葛朗以一種極為窘急的神情，囁嚅問道：「我——我——我露——露出了甚麼破綻？」

嚴慕光笑道：「隔空取物，只能在近距離施展，賢弟適才與『鐵心王母』上官鳳相距約有一丈四、五，怎能運氣遙將對方頭上的兩莖白髮，凌空抓斷？倘若賢弟所說眞是實言，則足可稱為當代第一高手的。」

諸葛朗愧然含笑，向嚴慕光長揖說道：「大哥既然如此垂詢？小弟不敢再瞞，先師就是業巳功行圓滿的無名神尼！」

嚴慕光「哎呀」一聲，失驚說道：「我風聞無名神尼的一身奇學，曠古絕今，賢弟獲此名師，難怪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明身手。」

諸葛朗微微一嘆說道：「先師所學，委實海闊淵源，慚愧的是小弟資質太差，僅得她老人家的十之三、四而巳！」

嚴慕光讚羡萬分地，搖頭笑道：「賢弟還要自謙，據我看來，你在當今世之中，業巳絕少敵手！」

說到此處，忽又訝然問道：「但『無名神尼』既有賢弟這等得意高足，怎的江湖傳言，她老人家身邊，除了一名長年隨侍的小尼姑外，從未收過弟子？」

諸葛朗笑道：「江湖傳言不差，先師確未放徒，小弟也只是幸蒙垂青，稍沐恩光的私淑弟子而巳。」

嚴慕光深深看了諸葛朗幾眼，含笑說道：「賢弟本相既露，我們又結蘭盟，今後在武學方面，可得隨時對你大哥，多加指點？」

諸葛朗愧然笑道：「大哥說那裏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大漠事完，我們游俠江湖，鎮日切磋，必然互有進益！」

嚴慕光笑道：「我們大漠之行，除了弔祭『南嶽雙妹』之外，要不要對『世外八凶』及『西嶽派』搜尋『血神經』之事，湊湊熱鬧？」

諸葛朗想了一想，點頭說道：「湊湊熱鬧也好，這卷『血神經』貽禍江湖，為害甚烈，是件極為不祥凶物，我們如能湊巧獲得，把它當衆毁去，永絕武林人物的覬覦爭奪之心，倒是一樁莫大功德呢！」

嚴慕光笑道：「我們大概最多只能設法搗亂，不使『世外八凶』及『西嶽派』搜尋着『血神經』，以免助長兇焰，自己

恐怕無法獲得。」

諸葛朗含笑問道：「大哥何以如此說法？」

嚴慕光笑道：「因爲我想尋着『血神經』，非先把三角『血河圖』湊齊不可，看『世外八凶』及『西嶽派』如此情勢，他們或已湊齊『血河圖』，可以按圖索驥，我則全在暗中摸索，如何有望？」

諸葛朗笑道：「大哥，你猜錯了，『世外八凶』及『西嶽派』等人，根本就不曾把三角『血河圖』湊齊。」

嚴慕光吃驚頗甚地，詫然問道：「賢弟難道除了身負絕世武學之外，並通卜筮妙術，否則怎能如此肯定論斷？」

諸葛朗失笑說道：「這理由太簡單了，因爲有一角『血河圖』在我身畔，故而『世外八凶』等人，最多也只尋着兩角而已！」

諸葛朗一面說話，一面自身邊摸出一卷小小羊皮，遞給嚴慕光觀看。

嚴慕光展開了羊皮，見到一幅山水圖形，兩山夾峙，一水中流，水色則赤紅如血！

但山水兩端，均有餘勢，顯然是三角的當中一幅了。

嚴慕光看完捲好，交還諸葛朗，劍眉微蹙道：「僅僅一角『血河圖』，似乎仍難——」

諸葛朗笑道：「大哥，莽莽江湖之中，講究的就是各抒巧思，勾心鬥角，我只要有了這一角『血河圖』，便可把『世外八凶』及『西嶽派』等一干兇邪，戲弄於手掌之上！」

說到此處，眉頭一動，又向嚴慕光含笑說道：「但我在『玉門關』左近，利用這角『血河圖』，作弄羣兇之際，所用手段，難免略爲過份，還請大哥不要罵我刁鑽古怪才好。」

嚴慕光點頭笑道：「賢弟確實刁鑽古怪，絕頂聰明，但世事往往當局者迷，也要多加小心，不要中了對方算計才好？」

諸葛朗雙眉一挑，目閃神光，問道：「大哥既是旁觀者清，你看出誰要對我算計？」

嚴慕光笑道：「賢弟在前途代我顧慮之事，業已在你身上發生！」

諸葛朗想了半天，惑然問道：「大哥，你所說的究竟是甚麼事兒？」

嚴慕光目注諸葛朗，縱聲狂笑說道：「賢弟以絕世神功，震懾『鐵心王母』上官鳳之時，那位『鳩盤宮主』赫連英，慕藝憐才，一雙媚眼，業已滿含情意地，向你頻送秋波，難道你竟毫無所覺麼？」

諸葛朗俊臉微紅，苦笑說道：「大哥怎麼開起小弟的玩笑來了？」

嚴慕光正色說道：「賢弟不要以爲我是戲語，我冷眼旁觀之下，確實看出『鳩盤宮主』赫連英，對你愛意極深，此去大漠之中，她必然要大費心機，賣弄風流解數，佈起脂粉羅網！」

諸葛朗失笑說道：「赫連英倘若眞的有如此想法，却無殊對牛彈琴！」

嚴慕光蹙眉說道：「賢弟怎的把自己比作那蠢然之物？」

諸葛朗微笑說道：「小弟一生從來不解風流，赫連英倘若眞的對我留情，豈非等於對牛彈琴，一般無二？」

嚴慕光笑道：「以賢弟這等風華，這等品貌，應該是月夕花晨，儘多綺債，衣香鬢影，到處留情，怎會不解風流？我看眞是矯情忒甚！」

諸葛朗含笑說道：「小弟決不矯情，大哥若是眼紅，我便把這樁飛來艷福，奉讓如何？」

話音方了，忽又搖頭笑道：「不行，不行，大哥已有那位『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對你垂青，倘知我再把『鳩盤宮主』赫連英奉讓給你，定然嬌嗔大發，醋海興波，小弟難免吃不消兜着走呢！」

金蘭兄弟二人，一番笑謔，繼續西行，路途之間，果然不時均會發現「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供應他們的精美酒食，及專門留給嚴慕光情切切意綿綿的幽香小柬！

計程已近「玉門關」，嚴慕光與諸葛朗，雖然談笑從容，但不知「世外八凶」，及「西嶽派」，在最後一道關口之上，究竟集結了多少好手？心中自均充滿了戒意！

但直等他們走出了「玉關門」，也未發生意料中的絲毫朕兆！

嚴慕光訝然說道：「怪事，怪事，難道這般兇徒，被賢弟的絕藝神功，嚇破了胆不成，否則怎不出現？」

諸葛朗笑道：「對方所說最後一關，是設在『玉門關』左近，並未指定在『玉門關』內，大哥請看，眼前極目無垠的一片黃沙，豈不才是絕好的厮殺所在麼？」

嚴慕光若有所思地，悵然說道：「令狐楚楚也未見來此赴約！」

諸葛朗搖頭笑道：「大哥放心，以令狐楚楚對你那等惓惓深情，那會失約？我料定她必與『世外八凶』等人，同時出現，八方豪俠，齊聚黃沙，這一場惡鬥，熱鬧得緊呢！」

嚴慕光默默無語，緩步繼續前行，但行未多時，便聽得前途有片隱約歌聲傳來，唱的是：

「勸君早走回頭路，
勸君莫入玉門關，
塞外風高魂魄冷，
中原返骨道途難！」

諸葛朗聞聲，向嚴慕光笑道：「大哥，對方以歌示警，我也想唱幾句，給他答覆！」說完，暗運神功，縱聲歌道：

「勸君休覓血神經，
漠漠黃沙無處尋，
三角血圖差一角，
何必紛紛枉費心？」

這幾句歌聲，傳送遠方以後，羣邪果然不再從容，立有幾條人影，在飛揚黃沙之中，電疾馳來！

嚴慕光諸葛朗卓立如山，岸然相待！

來人除了第一道關口的「桃花羽士」熊策，「神勇鐵金剛」孟飛熊，「鐵心諸葛」侯鼐，及第二道關口上「鳩盤宮主」赫連英，「鐵心王母」上官鳳等五位兇邪以外，還多了一位跛足老者！

嚴慕光在看清這些電疾馳來的人影以後，便向諸葛朗低聲問道：「賢弟，那跛足老者，是不是『西嶽三怪』中的『跛足天君』邢百非！」

諸葛朗點頭說道：「正是這個老怪，對方好手極多，令狐姑娘倘若再不出現？我們似乎有點勢孤了呢！」

說話之間，羣邪業已馳到面前，雙方相距丈許對立！

「桃花羽士」熊策首先向嚴慕光發話問道：「嚴朋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姑娘，爲何失約？」

嚴慕光尚未答話，「鳩盤宮主」赫連英却已急急向「桃花羽士」熊策問道：「七弟，你說甚麼？他們兩人到底是誰是嚴慕光？誰是諸葛朗？」

諸葛朗緩步當前，含笑說道：「我是諸葛朗，那一位是我結義大哥嚴慕光！」

「鳩盤宮主」赫連英雙目之中，射出一種熱情如火的愛慕光輝，凝注諸葛朗臉上，點頭微笑說：「這就對了，我正覺得『冷竹先生』查一溟的門下弟子，不會有你所表現的那等功力！」

這幾句話兒，聽得嚴慕光怒火中燒，臉色大變，伸手取下了腰懸玉笛！

諸葛朗冰雪聰明，早知赫連英輕視「北嶽」一派，嚴慕光臉上必然難堪，遂趕緊岔開話頭，向赫連英問道：「方才那首『勸君早走回頭路，勸君莫入玉門關，塞上風高魂魄冷，中原返骨道途難』的歌兒，是誰唱的？」

「跛足天君」邢百非應聲答道：「是我唱的，我不懂你們兩人爲甚麼這般不識好歹地，非要硬闖大漠不可？」

諸葛朗微笑道：「你們根本找不到『血神經』，何必要攔阻我們進入大漠？」

「跛足天君」邢百非雙眼一翻，冷然問道：「你又怎麼知道我們找不到『血神經』？」

諸葛朗笑而不答，反向這位西嶽兇人問道：「你們難道未曾聽見我唱的那首歌兒？」

邢百非蹙眉目注諸葛朗問道：「方才那首『勸君休覓血神經，漠漠黃沙無處尋，三角血圖差一角，何必紛紛枉費心』的歌兒，是你所唱的麼？」

諸葛朗點頭笑道：「你們只有兩角『血河圖』，怎能找得着『血神經』呢？」

邢百非愕然說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只有兩角『血河圖』？」

諸葛朗大笑說道：「這還不容易猜？一來我曾經見過另外一角『血河圖』，二來你們若非把其餘兩角『血河圖』，一齊弄到手中，也不會這等勞師動衆地，遠來大漠！」

話方至此，玉門關方向，捷若雲飛地，馳來一青一紅兩條人影！

「跛足天君」邢百非目光微瞥，向羣兇失驚道：「諸位小心戒備，來人想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旁的青紅二婢！」

語音方了，來人已到面前，果然是一個全身純青，一個全身火紅，兩位年輕俏美的絕代嬌娃！

青衣少女，正是嚴慕光曾在「華山」見過的聶小青，首先肅立恭身，向嚴慕光含笑說道：「家主人令狐楚楚因臨時有要事羈身，不克趕來，特令侍婢聶小青、謝小紅，恭聽嚴公子及諸葛朗公子差遣！」

嚴慕光聞言窘然，諸葛朗含笑答道：「聶姑娘與謝姑娘無須如此多禮，你們且隨侍嚴公子，由我與對方答話，若有借重之處，再煩你們一展絕世身手！」

聶小青、謝小紅雙雙襝衽恭身，低頭應命，立即一邊一個，分侍在嚴慕光的左右！嚴慕光驀然添了這一雙紅粉侍衛，倒弄得俊臉發燒，面紅耳赤！

「跛足天君」邢百非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未曾親來，不禁兇燄又熾，目注諸葛朗，厲聲問道：「諸葛朗，你在何處見過另一角『血河圖』？」

諸葛朗悠然一笑說道：「邢天君，論起江湖身份，你是當世五嶽名家中的一派宗師，怎的說話如此欠缺禮貌？你不說一個『請』字，不稱我一聲『諸葛朋友』，我會告訴你麼？」

「跛足天君」邢百非被對方質詢得羞怒交集，但因自己握有兩角「血河圖」，倘能把另外一角尋得，「血神經」便在掌握之中，故而只得忍氣說道：「邢百非承認失禮，請教諸葛朋友，你在何處見過另外一角『血河圖』？」

諸葛朗雙眉一軒，大搖大擺，神氣活現地，含笑說道：「我諸葛朗生平作事，決不蝕本，你們若想要我回答這項問題，便得先回答我一項問題！」

「鳩盤宮主」赫連英覺得諸葛朗刁鑽可愛，一旁笑道：「諸葛仁兄，你有甚麼問題，我答覆你！」

諸葛朗笑道：「俗物幾人能識禮？多情畢竟是紅粧！赫連宮主，你這一聲『諸葛仁兄』，叫得我好不舒服，我的問題，正是非你答覆不可！」

一句「俗物幾人能識禮」，譏刺得「跛足天君」邢百非眉橫眼豎，另一句「多情畢竟是紅粧」，却奉承得「鳩盤宮主」赫連英眼笑眉開，嚴慕光冷眼旁觀之下，不由暗暗搖頭，深覺自己這位諸葛賢弟，既極刁鑽可惡，又復刁得可愛！

「鳩盤宮主」赫連英滿面春風，媚笑問道：「諸葛仁兄，你想問的究竟是甚麼問題？」

諸葛朗笑道：「你所騎的那匹『千里火雲駒』，是從那裏來的？」

赫連英含笑答道：「這匹馬兒，在我所居『祁連山』中，被一條罕見毒蛇纏住，我殺蛇救馬，他遂降心歸從，並使我無心之下，得了一角『血河圖』呢！」

「跛足天君」邢百非靜等赫連英話完，又向諸葛朗問道：「諸葛朋友，你要問的話兒，已經問完，如今該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諸葛朗俊眉微挑，哂然一笑，慢吞吞地，自懷中取出那卷羊皮，向面前六位兇人說道：「另外一角『血河圖』，就在我的身上。」

「跛足天君」邢百非等聞言均頗大感意外，也均紛紛思索，怎樣才能把這角「血河圖」弄到手內？立時按圖索驥，尋得「血神經」，參究經上絕學，稱雄宇內！

諸葛朗目光一掃羣兇，微笑說道：「你們爲何都在眼珠亂轉，是不是想要我這角『血河圖』？」

「鐵心王母」上官鳳應聲答道：「我們已有兩角『血河圖』，自然想一齊獲得湊全應用！」

諸葛朗大笑說道：「不難，不難，你們有三條途徑，可以取得我這角『血河圖

』的！」

邢百非接口問道：「那三條途徑？」

諸葛朗笑道：「第一條最容易，但也最俗氣不過，就是拿錢來買！」

邢百非臉上浮現一份喜色問道：「你想要多少錢？」

諸葛朗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萬兩黃金！」

邢百非眉頭一蹙，苦笑說道：「照說萬兩黃金的價錢不貴，但在這窮邊大漠之內，却那裏拿得出來，我與諸葛朋友，打個商量，能不能在華山交欵！」

諸葛朗搖頭笑道：「欠賬生意，我不想做？」

「鐵心王母」上官鳳問道：「第二條途徑呢？」

諸葛朗笑道：「第一條途徑是買，第二條途徑是賭！」

上官鳳問道：「怎樣賭法？」

諸葛朗微笑說道：「既是武林人物，自然免不了動手較功，你們任選一人，和我比鬥，無論是何功力，一概奉陪，就拿一角『血河圖』，作爲賭注，你們若能得勝，三角『血河圖』不是就齊全了麼？」

「跛足天君」邢百非因未曾見過諸葛朗的厲害，自恃功力，遂在聽完話後，應聲獰笑說道：「我和你賭！」

諸葛朗看了刑百非的那隻跛足一眼，失笑問道：「刑天君莫非要和我賭輕功，是麼？」

這句問話，極爲佻㒓刁鑽，不禁使邢百非聽得雙眉騰煞地，厲聲答道：「你猜得不錯，我正要和你比比輕功，但除了用一角『血河圖』作爲賭注以外，還想加上一條性命！」

諸葛朗大笑說道：「這樣賭法，邢天君未免太吃虧了！」

邢百非怒目問道：「此話怎講？」

諸葛朗笑道：「我是江湖中的無名小卒，你是當代武林中的一派宗師，自然你的那條命兒，要比我値錢一些！」

邢百非聽出對方語氣，彷彿自己業已死定，不由氣得厲吼一聲，滿頭亂髮，一齊豎立如蝟！

就在這位「西嶽」兇人，暴跳如雷之際，「鳩盤公主」赫連英却堆起滿臉嬌笑，向諸葛朗緩緩說道：「諸葛兄所提議的這個『賭』字，我們一概贊成，但『血河圖』既値萬金，似乎不應草率，而應賭得隆重一些！」

諸葛朗笑道：「赫連宮主請講，你有什麼隆重賭法？」

赫連英嬌笑說道：「所謂隆重，也就是不必以一陣爲斷，我想我們大可繼續上次未了之會，以內力、輕功、暗器等三陣的綜合比鬥，以比鬥結果來決定勝負！」

諸葛朗眉梢微軒，含笑問道：「赫連宮主，你能不能宣佈你們的出陣人選？」

赫連英笑道：「內力一場，由『神勇鐵金剛』孟飛熊出陣，器暗由我担任，至於輕功一場，便由邢天君負責，但不知你們的人選，又是如何安排？」

諸葛朗見赫連英居然指定「跛足天君」邢百非担任輕功比鬥，便知道適才自己幾乎看走了眼，這位「跛足天君」並不因跛足之果，而對輕功身法，有所缺陷，反可能爲了彌補這天然殘疾，練成了什麼特殊功力！

故而略一尋思，便即率然答道：「共只三陣，何必派上多人，就由我單獨領敎便了！」

「鐵心王母」上官鳳因嚐過諸葛朗的厲害，聞言之下，搖頭冷笑說道：「我們三人，鬥你一人，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若是這種賭法，我上官鳳絕不同意！」

赫連英聞言，遂向諸葛朗笑道：「諸葛兄聽見沒有，我上官大姊不願意倚多爲勝，請你也分派三人出陣，我們才好舉行這場賭約！」

諸葛朗微一沉思，心中暗罵對方好不狡猾，分明畏怯自己武功，却把話兒說得這等堂皇冠冕！

赫連英生性異常淫媚刁狡，見狀又復含笑問道：「諸葛兄沉吟什麼？難道除你一人之外，其餘都是些酒囊飯袋不成？」

聶小青、謝小紅，相顧微微一笑，未動聲色！

嚴慕光却劍眉雙剔，向諸葛朗朗聲叫道：「諸葛賢弟退後，讓我領敎『世外八凶』的驚人絕藝！」

諸葛朗哈哈大笑說道：「常言道得好『殺鷄焉用牛刀，有事兄弟服其勞』！大哥『玉笛金弓神劍手』的威名盛望，久震中原，如今在這大漠之中，你何必再事爭功？也該讓我做兄弟的有個成名露臉的機會才是！」

諸葛朗設辭極巧，把位鬱怒欲發，傲氣騰眉的「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說得無法逞强，只好搖頭一嘆，苦笑却步！

諸葛朗說服自己這位結義大哥，又復轉身對垂手侍立嚴慕光左右的聶小青、謝小紅含笑說道：「聶姑娘，我本來不想勞動二位，但赫連宮主既不許我單獨應敵？則只好請你們一展高明身手的了！」

聶小青恭身笑道：「聶小青、謝小紅奉家主人說，恭候差遣，赴湯蹈火，無往不從，請諸葛相公儘管吩咐就是！」

諸葛朗笑道：「我請聶姑娘與『神勇鐵金剛』孟朋友較內力，謝姑娘與『跛足天君』邢朋友較輕功，我則奉陪赫連宮主，領敎領敎你『五毒散花蜂』的獨門暗器威力！」

赫連英見諸葛朗一口叫出自己傲視江湖的獨門暗器，「五毒散花蜂」名稱，不由大吃一驚，暗忖這位論風神、容貌比嚴慕光還要俊俏幾分，論武功已達驚人境界，論江湖見識，却又極爲淵博的諸葛朗，到底是何來歷？諸葛朗見她目注自己，深作沉吟，遂含笑問道：「赫連公主，你在想些什麼？三陣之中，我們是先較量內力，還是先較量輕功暗器？」

赫連英聞言，從迷茫中清醒過來，目光微注「神勇鐵金剛」孟飛熊，應聲答道：「第一陣先較內力！」

赫連英這種決定頗含深意，因爲她覺得聶小青雖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邊、傳譽江湖的青紅二婢之一，但女子多半柔弱，何況是聶小青這等嬌媚絕世的美俏紅粧，最多在兵刃掌法上，得有眞傳，或在輕功上有特殊天賦之外，內力方面，必然敵不過「神勇鐵金剛」孟飛熊等曠代威猛！

（未完）

